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

疯癫老人日记

叶渭渠 主编
竺家荣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疯癫老人日记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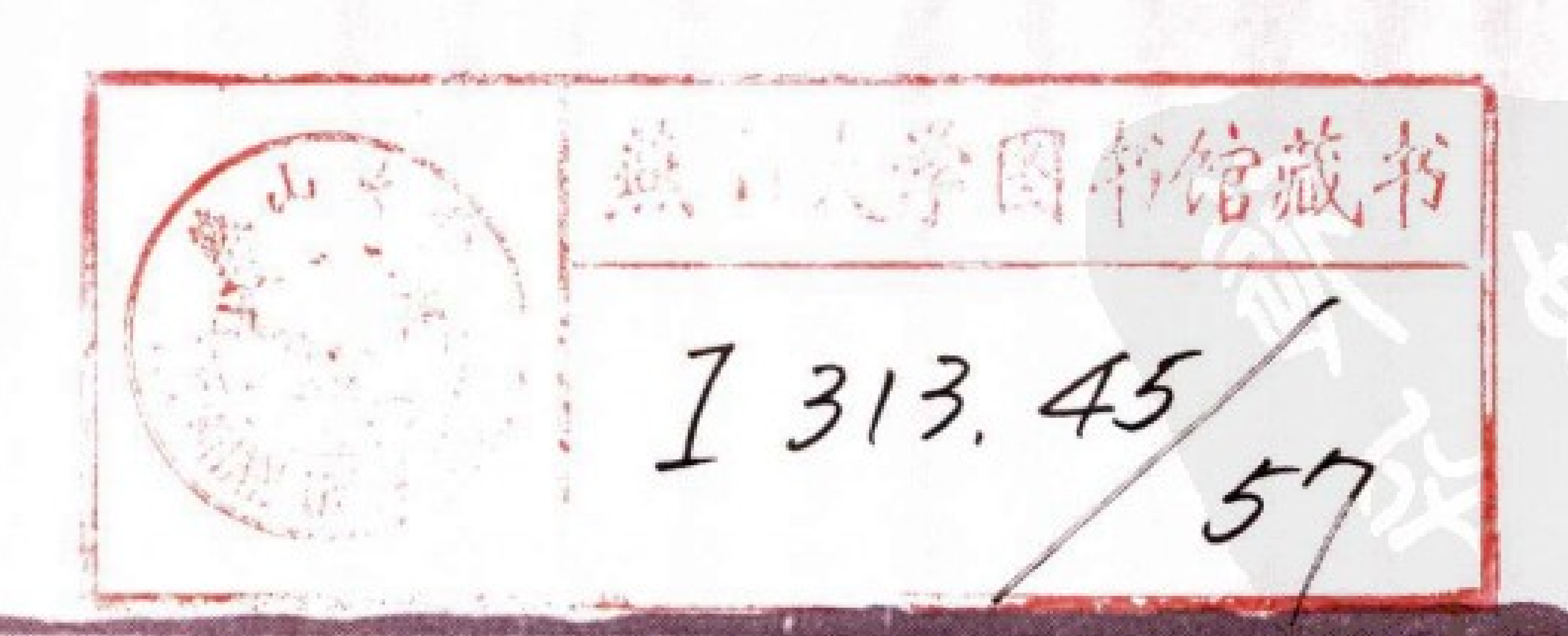


ISBN 7-5059-3666-2/I·2815
定价：21.50元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

疯癫老人日记

竺家荣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癫老人日记/〔日〕谷崎润一郎著;竺家荣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6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叶渭渠,唐月梅主编)
ISBN 7-5059-3666-2

Ⅰ.疯… Ⅱ.①谷… ②竺…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41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0-1855 号

书　　名	疯癫老人日记
作　　者	[日]谷崎润一郎
译　　者	竺家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利群
责任校对	刘复云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12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666-2/I·2815
定　　价	21.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早期作品追求从嗜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中后期作品回归日本古典与东方传统，在与诸多社会关系疏离的背景下，幽微而私密地描述了中产阶级男女之间的性心理与性生活。谷崎的小说世界充满荒诞与怪异，在丑中寻求美，在赞美恶中肯定善，在死亡中思考生存的意义。他的散文世界则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

谷崎润一郎的唯美艺风

代总序

叶渭渠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他的文学特征是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于性与爱的压抑，以追求恋爱自由为其主旋律，讽刺因循守旧的封建遗风，表露对压制人性的不满。他以自我和人性的解放为基调，展现了对女性美和官能美的绝对忠实，企图以此来拒斥一切旧有的价值观念。

谷崎润一郎自幼勤奋读书，接触日本古典文学，倾倒于《雨月物语》、西行的和歌集《山家集》，喜爱定家的和歌、上田秋成的作品，并习汉诗，培养汉学的素养。在中学就读时，在作文方面已经可以运用丰富的汉语语汇，且行文流丽自然。当时他所写的评论文章《评厌世主义》、《道德的观念和美的观念》等，理路清晰，语汇丰富。同时模

仿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的文章，习作小说《春风秋雨录》，开始显露他的“神童”的才能。他于1905年考人第一高等学校，攻读英国文学，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哈巴狗的葬礼》、《模糊的记忆》。他在当学仆的主家里与小女侍相恋，他给小女侍的情信被主人发现后遭解聘。于是他本人认为自己具有“神童”和“鬼面”的两重性格。在东京大学国文系学习期间，就积极开展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文才，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文身》（1910）、《麒麟》（1910）、《少年》（1911）、《帮闲》（1911）等。尤其是大型杂志《中央公论》刊登了他的《秘密》（1911），显示出一种从出奇而产生的逼人的才华，具有作为新作家的特异的地位。

这个时期最值得注目的，是《文身》和《麒麟》二作，其主题都是突现“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极力地礼赞美——官能性的美。《文身》描绘文身师清吉“得到了光辉的美女的肌肤，刺人了自己的灵魂”的故事，即文身师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在一个年轻美女的背肌文上蜘蛛图案，翌晨美女人浴，苦痛难忍，清吉却发现在晨曦的映照下，她的背肌显出一种妖艳的美，并被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绚烂人工美的魅力所倾倒。《麒麟》则取材于中国古典，描写了孔子向卫灵公宣讲王道和施善政，灵公远离了私生活方面的欢乐，引起了灵公的夫人南子的不满。南子便利用美酒和肉欲等种种所谓“夺魂术”来诱惑圣人孔子，最终未遂。但灵公却无法抗拒南子的肉体魅力，又再次回到欢乐的私生活里。最后孔子离开了卫国。这纯属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企图通过错乱的心理，在丑恶、颓废和怪异中求其美。润一郎这种摇荡官能所创造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其后他的文学世界的重要要素。在《麒麟》的荒诞故事里，存在于孔子与南子之间的灵公，曾对其夫人南子说：“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要亡我的恶魔。”于是，润一郎

借题发挥，写了《恶魔》(1912)，用一种悖于常理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用舌头舔其恋人擦鼻涕用过的手绢，来寻找“潜藏在人间的欢乐世界里面的这样秘密而奇妙的乐园”，即寻找官能、感觉的刺激，以及从自我虐待、自我摧残中寻求变态的快感，以朦胧、淡化自己对现实的苦恼和虚无感。在这里，作者完全否定感情的普遍性，排除审美判断的种种感情要素，以官能感觉来代替感情而超越美以外的任何价值，包括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这两篇作品的特点，一是通过受女性虐待而获得快感；二是在残酷中展现女性的美，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对“恶”的追求是非常彻底的。从此他便有了“恶魔主义者”之称。

永井荷风就谷崎这些早期的作品极力推举，并写了《谷崎润一郎氏的作品》一文称赞道：“迄今，明治现代文坛无一人能亲手或未曾想过要亲手开拓艺术的一个领域，而谷崎润一郎氏却完成了，并取得了成功。换句话说，谷崎润一郎氏完全具备现代作家群中任何人都没有的特别的素质和技能”。荷风还在文中列举了润一郎作品的三个特征：第一“是从肉体的恐怖中产生的神秘幽玄，是从肉体的残忍中反动地体味到痛切的快感”；第二“是完全反映都会的事，从江户到成为东京的都会是谷崎氏的思想的乡土。广而言之，他的作品可以说完全是乡土的”；第三“是文章的完美性”。当时仍无名的谷崎润一郎由此一举成名而登上文坛。

谷崎刚步入文坛，但由于欠交学费而被学校当局除名，但他的创作走向另一个新高潮。他的《金色之死》(1914) 通过一个美貌的少年冈村从沉溺于所谓快乐的生活到企图建设一个理想之乡，来实现自己的艺术思想，最后完成“金色之死”，以赞扬生与艺术的一致性。谷崎在《饶太郎》(1914) 中塑造了一个追求嗜虐快感的主人公饶太郎，当女方愈爱他，他就愈渴望女方更残酷地拷打他，使他达到亢奋的倒错快乐的恍惚状态。他说过：

"美比善多余，与恶一致"，暗示唯美的宿命达到了极点。

他开始苦恼于艺术与人生难能一致，已经感到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不可能实现其文学理念的统一。于是在《为父者》(1916)一文中表示，他一边"肯定和赞美'恶'的力量"，一边"不断地受到良心的威吓"。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他总结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说：

对我来说，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最初尽可能使生活与艺术一致，或者努力试图让生活隶属于艺术。我写《文身》、写《被弃之前》、写《饶太郎》的时候，认为这似乎是可能的。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极其秘密地实行了我的病态的官能生活。于是我感到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存在难以忽视的差距，这时我企图为了艺术，至少要有益地消耗生活。我想，我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完全为了我的艺术而努力。我的结婚也可以解释为终究是为了更好更深刻地表现我的艺术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比起生活来，艺术更优先。只是在今天，这两者存在轻重之差，一时难以完全分割。我的心思考艺术的时候，我憧憬恶魔的美。我的眼反观生活的时候，我受到人道警钟的威胁。因臆病而刁横的我，不能一来就继续这矛盾的两个心的争斗，迄今往往走上歧路。

在"这矛盾的两个心的争斗"之下，润一郎的《褴褛之光》(1918)所歌颂的就是一个丑陋的女乞丐身上所隐藏的美，就是说女乞丐虽然具有一般乞丐的一切丑恶，然而在丑恶之下另有妙龄女子所共有的那种容貌之娇艳、肌肤之光泽，显示出一种"褴褛之光"的美的魅力。作者以此来宣扬其丑恶抑制着美，而艳美却要战胜丑恶的主题思想。以此总结和实践作为基础，他用更理论化的形式，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文学的唯一机能是表现官能美

的理念。因此他强调："我从来是不关心政治的，我只是关心衣食住的模式、女性美的标准和娱乐场所的发达"（《回忆东京》）；"所谓思想，无论多么高尚也是看不见的、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所以其中最美的东西就是人的肉体"。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艺术就是性欲的发现。所谓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的官能的快感，因此艺术不是精神的东西，而完全是实感的东西"（《金色之死》）。这就是说，他舍弃了其他的美的基准，完全以官能的享受作为所有美的客观标准，并不断反复地运用这一标准来指导他的创作。除上述诸作外，他还相继写出像《情窦初开》（1913）、《阿艳之死》（1915）、《魔术师》（1917）等同样沉缅于女性肉感美或变态性欲的小说。

在这种背景下，他写了自传体小说《异端者的悲哀》（1917）。故事描写主人公章三郎与胆小的父亲、爱虚荣的母亲和患肺病的妹妹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狭窄的臭气熏天、甚至"腐蚀人的骨髓"的陋室里，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他慨叹这四铺半席的陋室不能相信是"以万物之灵长自豪的高尚的生物的栖息地"，对人生几乎绝望而沉沦到不幸的绝顶。他对人生绝望之余，对道德也无动于衷，他自嘲"天生就是道德性麻痹的狂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但章三郎却又梦想着过王侯般的奢侈生活，于是在他的妹妹逝后两个月，他发表一篇以妖艳的恶梦作为素材的、甘美而芳烈的恶魔的小说而走上文坛。这个作家连恋爱也看作是"渴望某种美丽的女人的肉体，只不过像吃美食穿美衣一样，是官能的快乐而已，而决不是以对象的人格、对象的精神作为爱的目标"，是个彻底的利己的享乐主义者。

小说主人公章三郎，实际上是润一郎的分身，他的利己的享受主义的结果，致使他的三次婚姻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不得不致函其弟表示后悔结婚。润一郎承认他生活的大部分包括结婚生活

“都完全作为我的艺术了”。所以可以说，这是恶魔主义的宣言，也是“异端者的悲哀”。

润一郎本来对西方的艺术并不抱多大的兴趣，即使日本文艺界已经热火朝天地时兴法国画家高庚的裸体女像画，追求西方文化情趣的时候，他对西方文艺思潮也持冷淡的态度，而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但是，在西方的虚无和颓废思潮泛滥之下，在他苦苦地渴望女人的肉体和追求官能的快乐之下，他对西方的态度有所改变，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已寻找不到他所憧憬的美，而在遥远的西方拥有伟大的艺术。于是开始对西方的艺术产生兴趣，一度倾倒王尔德那种否定宗教、反对世俗的道德和习惯，在恶魔的、倒错的世界中追求美和快乐的艺术主义精神，并以这种艺术精神作为其“恶魔主义”的理念支柱，企图从“恶”的力量中发现他所追求的美的对象。

这时期，谷崎这样具体地谈到西方对他的影响：“西方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就是‘恋爱的解放’。进一步说，就是‘性欲的解放’。试想一下，西方昔日有希腊的裸体美的文明，今日欧美都市许多街头还屹立着神话中的女神塑像。在这样的国度和市街成长的妇女们，当然保持着匀称的健康的肉体。而我们的女神真正为了保持她们同样的美，我们也必须有他们那样的神话，将他们的女神仰为我们的女神；必须将远溯数千年的美术，移植到我们的国家来。”（《恋爱及色情》）

他这种崇拜西方的思想在《德探》（1915）中发展到了极端，他力数西方文艺的“直率而宏伟地歌唱人生的悲哀和欢乐”，表示自己“突然受到强烈的崇拜西方热所袭击，感到涌起一种像颤抖似的兴奋”，从而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必须接触西方或依靠同化来开拓自己的艺术”。他甚至说：“为了满足我的渴慕，如果可

能，我要到西方去——不，与其到西方去，不如彻底变成他们国土的人，有决心埋骨在他们的国土上的觉悟，移居那里，这是惟一最好的办法”。尽管谷崎润一郎如此憧憬西方，但由于家境贫困，他没有机会像永井荷风那样到西方直接体验西方的文化，只好于1921年迁居横滨本牧外国人居住区，间接地体味纯西方式的生活。对西方一度达到狂迷的程度。

三岛由纪夫在评论润一郎的《金色之死》失败的原因时，曾谈及谷崎的小说是日本文化处在东西方文化混淆和混乱中，没有统一模式的时代产物。主人公冈村所创造的美的理想之乡，是模仿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的雕刻，又混杂着乔尔乔涅和克拉纳赫的名作人像画以及罗马、中国、佛教密宗的东西。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无秩序的混乱，象征着当时知识分子的梦与模式的混乱，简直就像是“香港的西伯利亚天然林地带、帕米尔高原和庭园”那样庸俗的东西。

三岛的上述评论，说明谷崎润一郎从事文学创作初期，“日本文化处在东西方文化混淆和混乱中”，他虽然一度憧憬过西方，但他没有亲自到过西方，没有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学是近乎不理解的。同样，他虽然也向往过东方，把目光投向中国和印度，但他对东方文化传统却缺乏自觉的认识。相当一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仍在东西方文学的十字路口徘徊。

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成为废墟。以此为契机，谷崎润一郎迁居关西，不知不觉间被古都奈良和京都之美所征服。尤其是1926年他重访中国，到上海之前，以为上海一定具有与北京一样的东方魅力，可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之后，便产生一种厌恶“崇拜极坏的西方”之情，于是在《上海见闻录》一文中表示：“要了解西方，非到西方不可；要了解中国，则非到北京不可”。他从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反思，

逐渐地重新认识了东方的传统。《各有所好》（1918—1929）和《痴人之爱》（1924—1925）的问世，成为谷崎润一郎诀别恶魔主义和回归古典美的标志。直到晚年，他一直思考着从西方回归东方传统的问题，更集中地关心日本古典的艺能和纯日本的东西。正如他所说的：真正的文学，就是“我所谓的‘寻找心中的故乡的文学’”（《关于艺能》），从此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润一郎的主要作品大多是产生在这个时期的。除了《各有所好》、《痴人之爱》之外，还有《卍》（1928—1930）、《吉野葛》（1931）、《盲人物语》（1931）、《刈芦》（1931）、《春琴抄》（1933）等，都是充满了传统的情调，体现了对传统的新的追求。

润一郎不是在静态中，而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态中思考传统这个问题的。他的一些小说，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来肯定善良。比起对待善良，他更认真地对待善中的恶，常常通过对美的扭曲和玷污，来探寻生的深层意义，以期在丑恶和颓废中痛切地感受人生。很明显，这种怪异的倾向，与他接受王尔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他所追求的嗜虐趣味，又非常重视赋予东方的神秘色彩和幽玄的美。

《痴人之爱》写了主人公河合让治崇拜西方，被一个混血女子娜奥密的肉体魅力所征服，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恋爱，甚至自甘受虐，对娜奥密奉献上一份“痴人的爱”。《各有所好》描绘富家出身的主人公斯波要本人崇拜西方，可以容忍染上西方生活方式的妻子另有情人，而自己却沉醉于文乐的木偶净琉琉的世界，从木偶小春身上幻想着传统中永恒的女性美的面影，以及再发现传统的美。《卍》则描写作为大阪律师柿内孝太郎之妻柿内园子，与同一画院学画的光子发生同性恋，而孝太郎又受到光子的诱惑，光子又已有情人荣太郎，从而展开四人异常

的纠葛关系。最后荣太郎为了复仇，将此事公诸新闻，园子夫妇和光子三人殉情。只有园子生还，于是怀疑起这是自己的丈夫和光子两人之间默契的结果。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这种自动受虐、同性恋的变态意识，通过微妙的阴翳显露出来，充满了离奇的神秘色彩，收到了这类题材所难以料想到的艺术效果，同时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对回归传统的诉求。

谷崎在《痴人之爱》中为什么将崇拜西方的让治称作“痴人”？在《各有所好》中还将斯波要对妻子外遇、自己沉醉古典称作“各有所好”？唐纳德·金这样解释道：“谷崎将让治规定为‘痴人’，全都是暗示他终于要从崇拜西方时代摆脱出来的事实”；“《各有所好》的主人公斯波要与谷崎一样，过去是迷恋西方的男子，但不知不觉间，又被诱回到孩提时熏陶的深刻的世界。各有所好（法国也有 Chacuna son gout 这样的表现）——这是讽刺又被日本传统美所吸引的主人公那种心态的主题”。

所以，谷崎润一郎其后的小说虽然大多还是在一种怪异的情绪中追求一种微妙的幻影，在官能的愉悦中寻求新的好奇，而且比起描绘精神上的受虐狂来，更注重描绘肉体上的受虐狂。他企图从官能性的自我陶醉中，发现东方式的神秘的幽玄，来创造一种东方式的感觉美、虚幻美，追求日本传统中的“永恒的女性”之美。

《春琴抄》就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名作，它写了出生在大阪道修町的一个女孩子阿琴，9 岁上双目失明。阿琴成为女琴师，教授比她大四岁的佐助学习三弦琴，佐助也有志于音曲之道，两人遂结成师徒。阿琴便得春琴之名。21 岁的春琴怀了孕，人们认为其对象是佐助，春琴加以否认。不久，姿色绝伦的春琴在新购得的宅邸入浴，不知何故，面貌猝然变得丑陋了。佐助为了保持他所爱慕的春琴的美的形象，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之

后佐助双手扶地对春琴说："师傅，我已经瞎了，一辈子看不见您的脸了"。春琴问道："佐助，是真的吗？"沉默半晌，佐助感到这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可以说，作者笔下的春琴和佐助的爱是真实的爱，又是理想的爱。同时它反映了作者认为美应该是眼睛所看到的、视觉官能所捕捉到的，这种美一旦消失，要保持其美的惟一办法就是毁掉产生美的生理感觉之源——眼睛，使美幻觉化，在幻觉中将美置于人工的乐园，即所谓追求"凄惨的快乐"。谷崎本人在《异端者的悲哀》开章就说："他愿意徘徊在睡眠与觉醒的中间世界，尽可能地在半意识状态中摇荡，朦胧地眺望着美丽的白天鹅的幻影，让他的心灵体味一种不可思议的喜悦和快乐"。作者的唯美追求抱有强烈的主观热情，所以他创造了一种摇荡情绪的气氛，沉溺在官能和耽美的虚构世界、梦幻般的美的世界。

作者在《盲人物语》和《刈芦》中则欲图通过物语的形式、活用古典文体中所凝练出来的日本语美的传统，编织出这样两个故事来：前者由主人公盲人法师弥市讲述自己年轻时，奉侍小谷城，城主浅井与织田信长不和，小谷城沦落后，浅井自戕，他的美貌妻子阿市与三个女儿一起被带回到信长身边。弥市仍奉侍其左右，并对她产生一种偶像崇拜之情。当阿市嫁到柴田胜家后，北庄城池陷落时，两人与城共命运。弥市背着一个女儿逃到城外去了。后者的主人公"我"在秋月下的湖边酌酒咏歌时，芦苇丛中出现了一男子，这个男子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他的父亲芹桥慎之助年轻时为寡妇阿游的美貌所倾倒，并向她求婚。阿游却促成他与自己的妹妹阿静结了婚。阿游却与一造酒厂老板再婚，在巨椋池畔的别墅生活。后来芹桥家家道中落，阿静故去。父亲慎之助每年中秋明月之夜，都带着他到巨椋池畔，透过别墅的篱笆来窥视阿游的姿影。这些作品，一方面表现了浪漫的倾

向，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古典式的哀愁色彩，并加以调适，企图统一地把握这个两方面，创造出另一个新的向古典倾斜的艺术天地。

润一郎在这个时期的随笔《饶舌录》（1926）中开始关注“东方主义”，他写道：“首先，东方主义是指什么呢？对我来说，还不甚明确。要言之，也许可以说是指东方的情趣、思想表达方法、体质、性格等吧。不仅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从政治宗教到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细节，令人感到东方存在着某种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东西。”他还注意到印度诗圣泰戈尔提倡的东方的精神主义在东西方文化接合点上的思考。同时对日本固有的文章，特别是对其所具有含蓄性和余情性随着西方的近代文学和文体的传入而逐渐消失表示了遗憾。但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还有舍割不了的联系，对东方文化还没有达到自觉认识的一面，所以他又说，“亚细亚除出了释迦、基督和默哈默德三教祖之外，似乎没有理由说东方更是精神性的”，“过去的青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归了东方。但现代的青年，到了那样年龄的时候，东方情趣已荡然无存”等等。

这种在东西方文化中徘徊的思想状态，在随笔集《阴翳礼赞》（1933）中已经看不见了，而且更热烈地表现出其回归传统的审美意识的愿望。他在文章中首先强调了引进西方文化要加以改造来适应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他说：“固然，引进外国的文明利器无可厚非，但为什么不重视我们固有的习惯和生活情趣，略加改良以适应我们的传统呢？真是令人慨叹！”其次他巧妙而详尽地通过从平安朝的物语文学、和歌、室町时代的能乐、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江户时代的木偶净琉璃、歌舞伎，以及民族乐器三弦等传统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种种所陶冶出来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相关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的种种相比较，强调了日本

民族审美的独特性，主张礼赞阴翳、礼赞崇高肉体、礼赞日本风情。在传统的触发下，润一郎对美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超越了恶魔主义，产生了一种对日本文学的古典美的冲动。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的变化上，而且直接反映在促使他改编日本中世和近世的物语《三人法师》（1929）、《乱菊物语》（1930），以及从1939年至1941年前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用现代语翻译《源氏物语》上。翻译这部古典名著是一项光大传统的巨大文化工程，是需要占去大量的创作时间的，尤其是作家正处在创作旺盛时期，如果不是对日本文学传统美的倾倒之强烈和深切，是不可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来完成的。而且从1951年至1954年又重新翻译了一遍，出版了《新译源氏物语》。这项《源氏物语》现代语的翻译工作，对于润一郎后期的作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痴人之爱》到《春琴抄》，从《饶舌录》到《阴翳礼赞》这一时期，是谷崎润一郎实现典雅的古典美、对传统的反思与自觉期，也是他的文学达到圆熟之境、文学创作最旺盛时期。他与佐藤春夫的"让妻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他在这一时期记下了日本近代文学史重要的一页。

谷崎润一郎回归传统和翻译现代语本《源氏物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细雪》（1943—1948）的诞生。这部作品堪称谷崎文学的颠峰之作。晚年润一郎创作的主要作品还有作为习作期的《恋母记》的延续的《少将滋干的母亲》（1949—1950）和《梦的浮桥》（1959）；描写性无能的主人公故意让妻子与第三者接近、引起自己的妒忌感情来刺激自己对妻子的性欲望的《钥匙》（1956）；记述老年主人公虽接近死亡、但仍企图从种种生活的制约中实现其追求感觉上快乐的心态的《疯癫老人日记》（1961—1962）等，反映了谷崎一贯的唯美的艺风。这是作家绝笔之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丰饶的文学之美的终章。

目录

疯癫老人日记

1

16日。……晚上去新宿第一剧院看夜场。剧目有《恩仇彼岸》、《彦市谭》、《助六曲轮菊》，我不想看其它两个，只想看《助六曲轮菊》。但勘弥演的助六不够过瘾，纳升演的扬卷十分美艳，比起助六来，我更想看扬卷。老伴和飒子相伴前往。净吉从公司直接去剧院。看过助六的只有我和老伴，飒子没看过。老伴说好像看过团十郎演的助六，很早以前看过一两次代之羽左卫门演的。只有我一个人真正看过团十郎演出的助六。记得那是明治三十年前后，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这是团十郎最后一次演出，他是明治三十六年死去的。扬卷由前代歌右卫门主演，当时他叫做福助。意休是福助的父亲，

由芝翫主演的。我家那时还住在割下水，至今我还记得在广小路有个浮世绘版画店，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店里并排挂着助六、意休和扬卷剧照的织锦画。

当年羽左卫门演助六的时候，意休是前代中车，扬卷还是福助主演。记得当时是个寒冷的冬日，羽左卫门高烧四十度，只好停演。门兵卫特地从宫户座请来中村堪五郎演助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总之，我喜欢《助六曲轮菊》这出戏，即使是勘弥演的，只要一听说上演《助六》，也一定要去看。况且，还能看到我一向偏爱的纳升呢。

大概勘弥是第一次演助六，不大令人满意。不仅是勘弥，近来的助六都穿着紧身裤，这使我不禁皱起了眉头，实在扫兴。光腿上涂白粉才有看头。

纳升演的扬卷很好看，总算没白来一趟。歌右卫门且不必说，近来没有看过这样优美的扬卷了。我并没有 Pederasty（鸡奸）的嗜好，然而最近竟莫名其妙地对歌舞伎的年轻旦角着了迷。其实这是全凭化装。当然我也不是全然没有 Pederasty 的兴趣。

年轻时我曾有过一次奇妙的经历。从前，新派里有个叫若山千鸟的美少年演旦角，他属于山崎长之辅座，到中洲的真砂座去演出，年纪大了之后，作为第六代岚芳三郎的助手去了宫户座。虽然上了些年纪，看起来也就三十岁上下，光艳迷人，像个妙龄女子，根本看不出是男人。他演红叶山人的《夏衣》里的女儿时，我真的被她，不，是被他迷住了，真想晚上请他到家里来，让他穿上舞台女装给我看，哪怕一会儿也好，和他睡上一觉。我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老板娘听见对我说，你真有意的话，我就让他去你家。于是我的愿望竟然实现了，顺利地同了衾。谁知要行事时，他却和一般艺妓的方式没有两样。就是说他始终不让对方感到他是男子，完全变成了女性。他盘着云鬓躺在枕头上，在被

子里仍穿着内衣裤，技巧十分高明，实在是一次奇妙非常的体验。顺便说明一下，他并不是所谓两性人，完全具备男性的器具，只是通过技巧不使人感觉到而已。

无论他的技巧多么高超，我原本没有这种嗜好，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所以后来再没与同性发生过关系了。可是到了七十七岁的今天，已经丧失了那种能力的我，却对女装的美少年迷恋起来，这是什么缘故？难道说青年时代的若山千鸟的记忆又渐渐复苏了吗？不像这么回事。好像和已经衰退的老年人的性生活——虽然不行了，但也有某种形式的性生活——有些关联。

今天写累了，不写了。

17日。接着写昨天的事。进入了梅雨季节，阴雨连绵，昨天很闷热。剧场里有空调，可我决不使用这东西。就因为它，我左手的神经痛更厉害了，皮肤的麻痹更严重了。以前是从手腕到指尖发麻，现在手腕以上，直到肘部都痛起来，有时还越过肘部，波及肩膀周围了。

“你看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这么勉强自己，非去看戏不可呀。”老伴说道。“而且还是二流演员的戏。”

“别这么说。我只要一看到扬卷的脸，就忘记痛了。”

我遭到老伴的奚落，更加固执了，手臂也越来越感觉冰冷。我在外套上又加了一件衣服，左手戴上了鼠皮手套，还用手帕包上白金怀炉抱在手里。

“纳升的扮相真的很漂亮。爷爷说的没错。”飒子说。

“你也看得懂吗?”

“虽说演得好坏看不懂，扮相，做相很漂亮。爷爷，明天去看日场好不好？小春演的《河庄》肯定好看。您想看的话，明天就去怎么样？再往后天气更热了。”

说实在话，我受不了手痛，本来不打算去看日场，由于受了老伴的责怪，就赌气明天忍着痛再去看一场日场。飒子早看穿了我的心思。飒子不讨老伴的欢心，就是因为在这种场合，她向来不顾老伴的态度，一味迎合我的心情的缘故。……

今天日场的《河庄》是下午2点开演，3点20分结束。今天比昨天更热。车里热得烤人，可冷气我更受不了。我担心手痛会加剧。司机说，昨晚是夜场还好说，今天会碰上游行队伍，堵塞交通，应提前出发。不得已1点就出发了。今天是三个人。净吉不去。

幸好没遇到塞车，顺利到达。段四郎的《恶太郎》还没演完。

我们不看此剧，径直进了餐厅稍事休息。她们两人都喝饮料，我要冰激凌，被老伴阻止了。

《河庄》是小春纳升、治兵卫团子、孙右卫门猿之助等主演。从前，代雁治郎在新富座演出此剧时，孙右卫门是这个猿之助的父亲段四郎，小春是前代梅幸。团子演的治兵卫非常卖力，但稍嫌过火，而且过于紧张，显得生硬。这也难怪，这么年轻就饰演这么重要的角色。看他如此努力，祝愿他将来成大器。同样演重要角色的话，不要上大阪的戏，上江户的为宜。纳升今天也很漂亮，但感觉扬卷更出色。后面还有《权三与助十》，放弃不看，离开了剧院。

"既然到了这儿，顺便去伊势丹看看吧。"

我明知老伴会反对，还这么建议道。果然老伴说：

"你又想去受空调的罪吗？天这么热，早点回去多好。"

"你瞧，"我举起蛇纹木手杖给她看。"铁头又掉了，不知怎么搞的，这东西总是不结实，两三年准掉。去伊势丹看看说不定能配上。"

其实，我还有别的想法，不好说出来就是了。

“野村，回去时会不会遇见游行啊?”

“问题不大。”

据司机说，今天有学联的游行，2点开始在日比谷集会，主要行进范围是国会、警视厅一带。只要避开他们走就行。

来到伊势丹三楼的绅士用品柜台，没有满意的手杖，顺便去二楼的妇女用品柜台看了看。店里正在出售中元节的礼品，人很多。在一个意大利服装展示台前，挂满了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意大利风格的时装及饰品。

“啊，太漂亮了。”飒子一个劲儿地赞叹着，半天不离开柜台。

我给飒子买了一条卡尔丹绸的头巾，三千元左右。

“我很喜欢这个坤包，就是太贵了。”

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制造的驼色女士包，金属扣上镶嵌着人造蓝宝石，非常耀眼，定价二万几千元。

“叫净吉给你买呀，又没有多少钱。”

“他才不给我买呢，他可小气了。”

老伴在旁边不说话。

“已经5点了。咱们现在去银座吃晚饭，然后回家。”

“去银座的什么地方呢?”

“去滨作吧。我早就想吃鳗鱼了。”

我叫飒子给滨作挂电话，预约了柜台前的四个座位，订在6点过去。如果净吉能来的话，也叫他来。野村说，游行要持续到夜里，从霞关到银座，10点解散，所以现在去滨作的话，8点就能回去。只是要绕一下，就不会碰上游行队伍了。

18日。继续写昨天的日记。

我们按预定时间6点到达滨作。净吉已经先到了。老伴、我、飒子、净吉依次就座。净吉夫妇要了啤酒，我们要了粗茶。凉菜我们要的是瀑川豆腐，净吉要毛豆，飒子要海蕴。我还点了个凉拌鲸鱼丝。生鱼片是两份加级鱼，两份梅肉鳗鱼。加级鱼是老伴和净吉的，梅肉是我和飒子的。只有我要了烤加级鱼，其他人要了烤香鱼。饮料四人都是清蒸鲜菇，外加一份酱烧茄子。

“我还想要点什么。”

“开玩笑吧，这么多还不够吗?”

“不是不够，……一到这儿来就想吃关西菜。”

“爷爷，我剩的你吃吗?”

飒子的鳗鱼几乎没有动。她是想剩下给我吃，只吃了一二片。说心里话，我也估计到她会剩下——也许这正是此行的目的——才来这里的。

“我已经吃饱了，梅肉盘子都撤了。”

“梅肉我也剩了。”飒子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梅肉盘推了过来。

“再给你要份梅肉吧。”

“不必了，足够了。”

虽说飒子只吃了两片梅肉，盘子里却一片狼籍，真不像女人吃过的，我猜她也是故意的。

“我还给你留了香鱼肠子呢。”

老伴说。老伴吃烤鱼的技术很高，是她最得意的。她把鱼头、鱼骨、鱼尾堆到盘子一边，鱼肉吃得一干二净。肠子留给我已成了惯例。

“我这儿也有。”飒子说。

飒子吃剩的香鱼也是乱七八糟的，比梅肉还不像样。我且不去多想这又是什么用意。

吃饭时，净吉说他这二三天可能去札幌出差，大约去一个星期。他问飒子想不想和他一起去。飒子说，虽然一直想去游览一下北海道的夏天，这次就算了。因为已和春久约好，20日去看拳击比赛。净吉只说了句："是吗?"没再勉强。7点半左右回家。

18日早晨经助去上学，净吉去公司上班后，我在院子里散了会儿步，就去亭子里休息。离亭子只有三十米距离，但近来腿脚渐渐不灵便起来，今天比昨天还迈不动步子。也许是进入梅雨季节后湿气增多所致，可是，去年的梅雨时没有这样。虽然不像手那么痛，那么冰凉，但两腿感觉沉沉的，直抽筋。沉重感有时达到膝盖，甚至波及脚背和脚心，时好时坏的。医生的看法也前后不一致。开始说是以前的轻度脑溢血后遗症，导致脑中枢的病变，而影响到腿部神经。照了X光后，又说是脊椎和腰椎变形了。要想矫正的话需要躺在倾斜的床上，还要把头部向上牵引。后来又说暂时还不需要这么做。我实在难以忍受那种姿势，就这么对付着。医生吓唬我说，即使行走不便，每天也要走一走。不走动走动的话，就会真的走不动了。我拄着竹手杖，也总是要摔倒，所以一般由飒子或护士搀扶着散步。今天是飒子。

"飒子，给你。"

在亭子里休息时，我从袖子里拿出一叠钱放到飒子手里。

"这是什么?"

"这是二万五千元，去买昨天那个包吧。"

"真不好意思。"

飒子迅速将钱塞进了衣服里面。

"不过，看见你用那个包，老伴会不会猜到是我给你买的呀?"

"婆婆当时没注意，她往前走了。"

我觉得她又在说谎。

…… ……

19日。虽然是星期日，净吉下午从羽田出发了。他前脚走，飒子后脚就开车出去了。飒子的开车技术让人担心，家里人都不坐她开的车，这辆赫尔曼自然就成了她的专用车了。她并不是去送丈夫，是去看阿兰·德隆演的《阳光普照》了。今天大概也是和春久一起去的。经助一个人呆在家里，今天嫁到十堂的陆子带孩子们来，也许他为这个没出去。

下午1点多，杉田氏来出诊。佐佐木护士见我痛得不行，非常担心，打电话请他来的。据东大艉浦医院的内科诊断，脑中枢的病灶已经消除，因此痛感并非脑部所致，已转为风湿性的神经痛了。杉田建议我去骨科看一看。前几天，去虎门医院照了片子，发现脊椎附近有个阴影，医生恫吓我说，从手的剧痛来看，说不定是得了癌。然后又照了脊椎的切面扫描，结论是万幸不是癌，但第六节和第七节脊椎变形了。腰椎也变形了，只是比脊椎轻一些。手脚疼痛和麻痹就是它引起的。要想治疗，就要制作倾斜三十度的活动床，每天早晚在上面躺十五分钟左右，同时头部要进行牵引。时间和次数逐渐延长，坚持二三个月就会好起来。这大热的天，我实在不愿意受这份罪，可又没有别的好办法。杉田医生劝我试试看，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来木匠制作活动床，找来医疗器械店的人，照我的脖子尺寸做牵引套。

2点左右陆子来了，带着两个孩子。长子去打棒球没有来。秋子和夏二立刻进了经助的房间。三个人准备去动物园。陆子和我寒暄了几句，就去客厅和老伴没完没了聊了起来。她们一向如此，不稀奇。

今天没什么特别要写的，就写点心事吧。

也许人到了老年都是这样，近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想自己的死。我不是近来才开始想的。从二十多岁就开始想了，最近越来越严重。"今天我会不会死?"一天要想二三次之多。想的时候并没有恐惧感。年轻时倒满害怕的，如今反而有几分乐趣。可以对自己的死和死后的光景进行细致入微的想象。告别仪式不要在青山殡仪馆举行，就在这个家的大厅里放上棺椁，以便吊唁者从大门经中门，踩着石子路来上香。吹奏乐太吵人，找个像富山清琴那样的人弹上一段《残月》即可。

月隐海滨松影里
月入波卷浪涌中
如光似梦之浮世
梦醒眼前现真如
恍惚身在月宫住
……… ………

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清琴的吟唱。自己已经死去，却能听见这乐声。我还听见了老伴的哭泣声。五子、陆子都与我合不来，生前常和她们怄气，现在她们也在放声痛哭。飒子也许无所谓，也许悲伤不已，至少会做做样子吧。不知我死后是什么模样，最好跟现在一样富态，稍有些面目可憎就更好了。

"爷爷……"

写到这儿，老伴领着陆子进来了。

"陆子有事要和你商量。"

陆子的事情是这样的。长子阿力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虽说早了点，已有了女朋友，想要结婚，父母同意了。可是，让他们去住公寓又不放心，打算让他们暂时住在家里，等阿力毕业工作

后再让他们出去单住。可家里地方太窄，光是陆子夫妇和三个孩子已经很拥挤了，媳妇再过来，以后生了孩子可怎么办。所以他们夫妇决定换一个更宽敞的现代式的房子。正好离十堂不远的地方，有个房子出售，很合他们的意，想买下来，但需要三百万以上。一百万还拿得出，再多的话，目前有困难。当然不是让爷爷出钱，他们打算去银行贷款，只想请爷爷支援两万元的利息，明年就还上。

“你们不是有股份吗？卖了不行吗?”

“卖了的话，我们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就是，最好是不要动用。”老伴帮起腔来。

“是啊，那是备不时之需的。”

“哪儿的话，你丈夫才四十多岁，这么年轻用得着这么多虑吗?”

“陆子出嫁后，从没为钱求过咱们，这是第一次，就帮帮他们吧。”

“三个月之后的利息怎么办呢?”

“到时候再说吧。”

“那可就没完了。”

“牟田也不想给您添麻烦，只是怕时间长了，房子被别人买去，请您救救急。”

“这点钱，跟你妈要也行啊。”

“你让我出，真说得出口，给飒子买车你就不说了?”

老伴这么一说，我来了气，横下心来一分也不给。结果，心情反而舒畅了。

“我考虑考虑吧。”

“今天不能给我答复吗?”

“最近要花费的地方太多了。”

她们不满地离开了房间。

正写到关键的时候受到了干扰。再接着往下写点儿。

五十岁之前，死的预感特别的强烈，非常可怕，现在不那么厉害了。大概是对人生感到疲惫了，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了。前几天在虎门医院做扫描后，被告知可能是癌时，老伴和护士都大惊失色，我却面不改色，连自己都没想到能如此镇定，仿佛漫长的人生就要结束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我没有一丝对生的执著，可是只要活着，总是被异性吸引，我预感这种心境会持续到死亡的那一瞬间。

我没有像久原房之助那样扬言“九十二岁时还要生个孩子”的旺盛精力，已经是纯粹的无能力者了，但是却能够以各种变了形的，或间接的方法来感受性的魅力。现在的我正是靠着对性欲和食欲的乐趣而活着。似乎飒子能模糊地猜到我的这一心绪。在这个家里，只有飒子了解我，她好像在用间接的方法试探我，观察我的反应。

我很清楚自己是个皱皱巴巴的老头。晚上睡觉前，摘下假牙照镜子时，觉得自己的长相实在特别。在上颚和下颚上没有一颗牙，也没有牙龈。一闭上嘴，上唇与下唇便瘪了进去，上边的鼻子快垂到下巴上了。自己这副尊容实在无法恭维，甭说人类，就连猴子长得都没这么丑陋。凭这张脸想博得女人的青睐，纯粹是天方夜谭。不过，人们觉得这老头完全不具备吸引女人的资格，而放松警惕，这正是我的可乘之机。虽说我既无资格也无实力，却可以堂而皇之的接近女人。尽管自己没有能力，却可以教唆美女去勾引美男引起家庭纠纷，坐山观虎斗。

20日。……现在看来净吉并不很爱飒子。也许生了经助后，爱情渐渐冷却了。他经常出差，在东京时又总在外面吃饭，回家

很晚。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可又没有明显的迹象。他对工作好像比对女人更有热情。过去他们俩也轰轰烈烈地热恋过，净吉的感情不持久也许是来自父亲的遗传。我是个放任主义者，并不过多地干涉他们，但是老伴一开始就反对他和飒子结婚。据飒子自己说是在 NDT 当舞女，但她只当了半年，听说她后来在浅草一带的夜总会里呆过。

我曾问过她："你跳过芭蕾舞吗？"

"没有。我曾经想当芭蕾舞演员，专门学过芭蕾，能用脚尖走几步，现在不行了。"她这么对我说。

"好不容易学到这个程度，怎么不学了？"

"因为脚会变形，太难看了。"

"所以才不学了？"

"我不愿意脚变得那么难看。"

"变成什么样？"

"难看极了。脚趾全磨出了茧子，肿得老高，指甲都掉光了。"

"你的脚挺好看呀。"

"本来比现在好看，就因为跳芭蕾长了茧子，变了形。停止跳舞后，为了使脚恢复原样，我每天用磨脚石、锉刀等各种工具摩擦脚部，不过还是不如以前了。"

"是吗，让我看看。"

我意外地得到了触摸她的脚的机会。她把脚伸到沙发上，脱下尼龙袜子让我看。我把她的脚放到自己的膝盖上，一个一个地捏着脚趾头。

"摸着挺软的，哪有茧子呀？"

"您仔细摸摸看，使劲摁一下试试。"

"是这儿吗？"

“是吧，还没磨掉吧。芭蕾舞演员有什么好，一想到脚这么难看，就没心情看这种舞蹈了。”

“列贝辛斯卡亚的脚也是那样的吗？”

“当然了。连我在训练时都从鞋里流出鲜血来了呢。不光是脚趾，就连脚心都没肉了，变成劳动者那样干巴巴的。胸部也干瘪瘪的了，肩膀的肌肉像男人一样坚硬。舞蹈演员也差不多，我幸亏没去跳舞。”

想必净吉正是被她的风姿给迷住了。虽说她没正经上过学，脑子却很好使。她学会了开车，喜欢看拳击，而且居然还喜欢插花。京都的一草亭的女婿每周来东京两次教她插花，每次都带来许多奇花异草。她学的是去风流派。今天她在我房间里插了一盘芒草和三白草、泡盛草，我顺便挂了幅长尾雨山的书法。

柳絮飞来客未还
莺花寂寞梦空残
十千沽得京华酒
春雨阑干看牡丹

26日。大概昨天多吃了点凉拌豆腐，半夜开始闹肚子，拉了两三次。吃了三片止泄药也不见好。今天又折腾了一整天。

29日。下午我让飒子开车陪我去明治神宫方向兜风。本想二人悄悄出去，可是护士非要陪我去，很扫兴，只玩了一会儿就早早回家了。

2日。几天前血压又有些升高。今天早晨是180/110，脉搏100下。护士让我吃了三片阿达林，手还是冰凉的，疼痛不已。

过去无论多痛都不影响我睡觉，可是昨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不得不叫醒佐佐木，让她给我打了止痛针。这种针虽然很见效，但打了之后心里不舒服。

“老爷的活动床已经做好了，不如试试看吧。”

我虽然不大情愿，可身体越来越糟糕，也有心死马当活马医了。

3日。……试着把石膏做的固定环套在脖子上，并不觉得疼，只是脖子一点也不能扭动，只能目不转睛地平视前面。

“这简直像地狱里的刑具。”

今天是星期日，净吉、经助、老伴和飒子都围拢来看新鲜。

“哎哟，爷爷真可怜。”

“这能坚持多少分钟啊？”

“要治疗几天哪？”

“还是算了吧，这么大年纪，哪禁得住呀。”

大家在周围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回不了头，看不见他们的表情。

最后还是换下了固定环，用柔软的布代替它吊住下颚来做牵引。虽然好受一些，脖子还是不能动，只能直楞楞地瞧着天花板。

“好了，十五分钟到了。”护士看着表说道。

“第一次结束。”经助嚷着跑了。

10日。牵引治疗已经一周了。十分钟延长到了二十分钟，活动床的斜度也增加了，以加强抻脖子的力度。然而却丝毫不见成效。手还在痛。据护士的看法，怎么也得连续做两三个月方可见效。我不知自己能否坚持到底。夜晚，大家商量起来。

飒子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方法不大合适，到了夏天先停一下，考虑考虑别的办法。听一个外国人讲，美国有一种叫做德尔辛的药，专治神经痛，尽管不能根治，每天吃三片，肯定能止痛，特别见效。我去买来，您吃吃看好不好？"

老伴说："请住在田园调布的铃木来给你扎扎针你看怎么样？也许见效的，我去打电话。"老伴抱着电话筒说个没完没了。铃木说，他非常忙，希望能去他家治疗，如果出诊的话，一周只能来两三次。根据您说的情况，多半能治好，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几年前我心脏不好的时候，还有头晕的时候，铃木都给我治好过，所以，这次也请他下周来出诊。

我原来体格很健康，从少年时期直到六十三四岁时，除了做痔疮手术住过一星期医院外，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六十三岁时得了高血压。六十七八岁时因轻微脑溢血躺了一个月左右，但并没有感受到肉体的痛苦。感到肉体痛苦是七十七岁的喜寿之后的事。开始是从手到肘，又从肘到肩，接着从脚到腿，渐渐行动不便起来。这样了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别人可能会这么想，我自己也这样想过。谁知食欲、睡眠、大便都比以前理想了，不知算不算因祸得福。虽然医生不让喝酒和吃辛辣的食物，但可适当吃些牛排和鳗鱼。我的食欲相当的好，可以说来者不拒。睡觉也总是睡过了头，加上午睡，一天要睡九、十个小时。我一天要大便两次，尿量也增多了。夜里要起两三次，却从不影响睡眠，半梦半醒地排尿，然后倒下便睡着。有时，由于手痛而醒来，却迷迷糊糊的，不知不觉又睡着了。实在痛得受不了时，打一针就睡着了。靠着能吃能睡，我才活到了今天。否则，说不定早已不在人世了。

"您总说手痛，走不动，看您活得挺自在的，是不是说谎哪？"有人这么对我说。我没有说谎，只是有时痛得厉害，有时

不厉害，甚至有时一点也不痛。随着天气的湿度变化而感觉不同。

奇怪的是，痛的时候也有性欲。应该说痛的时候性欲更强。或者说对于让我碰了钉子的异性，更感到其魅力，被其吸引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嗜虐倾向吧。并不是从年轻时就有这种倾向的，而是上了年纪后才逐渐变成这样的。

假设这里有两位同样美丽、同样适合我的口味的女性。A和蔼、诚实、体贴，B冷淡而虚伪。要问我会对哪个女人感兴趣的话，现在，我敢肯定我会对B感兴趣的。当然，B的长相决不能比A差。对于相貌我有我的嗜好，我讨厌高鼻子，最重要的是腿要白，身材要苗条，在这些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坏女人更让我着迷。有的女人会偶尔面露残酷的表情，我最喜欢这种表情了。我一看见女人的这种表情，就觉得她不光是表情，本质上也冷酷，甚至希望她是这样的女人。以前，泽村源之助的舞台扮相就是如此。法国电影《恶魔般的女人》里的女教师西蒙·西欧丽，以及最近走红的炎加世子也是这种长相。这些女人实际上也许是善良的女人，然而，如果真是恶人的话，与她同居——即便不能，至少住得近一些，可随时接近她们，那该多幸福啊。……

12日。……即便是坏女人，本质也不能显露在外。坏得可爱是必要条件。坏也有程度之分。有偷窃癖、杀人癖者虽然招人痛恨，也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我知道她是专门哄骗男人睡着后偷窃的女人，反而更会被其吸引。明知她是骗子也难以抗拒其诱惑的。

大学时代，班上有个叫山田湿的法学士。毕业后他在大阪市政府工作，早已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个律师，明治初年曾为高桥阿传做过辩护。他常对儿子谈起阿传的美貌，说她妩媚也好，性

感也好，反正，迄今为止他没见过如此妖冶的女人。说她是妖女更贴切，能和这女人睡一觉，死也愿意。他一有机会就对儿子唠叨这些。

到了我这岁数，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艳遇了，如果现在我面前出现阿传那样的女人的话，被她亲手杀死才是最幸福的。与其像我现在这样活受罪，不如干脆被残酷地杀死为好。

我之所以爱飒子，也许正因为她身上有我的那种幻影。她有点坏心眼，也有点尖酸，还有点爱说谎。和婆婆、姑嫂都处得不太好，对孩子也缺乏关爱。刚结婚时还好一些，这三四年来变成这样子的。这多少跟我的教唆有关系，她本来并没有那么坏，现在她的本质也是善良的，但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一套，并且颇引为自豪。大概她看出来我这老头很欣赏她这么做吧。不知怎么搞的，比起自己的女儿来，我更偏爱她，甚至不希望她和她们处得融洽。她越是给她们使坏，越使我着迷。这种心理状态是最近才开始的，而且日趋严重。难道受到病痛的折磨，无法享受正常的性快乐，会使人的性格变得如此乖戾吗？我想起了前几天家里发生的一件风波。

经助已经七岁，上小学一年级了。可是飒子至今未再生育。老伴怀疑飒子在避孕，而且怎么看怎么像。我也觉得多半是这么回事，但在老伴面前却加以否定。老伴忍不住一再跟净吉提起这件事。

“怎么会呢?”净吉总是笑着敷衍她。

“准是这么回事，我很清楚。”

“哈哈，那你就自己问问飒子呀。”我说道。

“有什么好笑的。这可是正经事。就因为你偏向飒子，她才这样为所欲为的。”

终于净吉把飒子叫来，让她向老伴讲清楚。我听见飒子高声在说什么。她们争执了大约一个小时，最后老伴叫我去一下，我

没有去，所以不知道详细情况。后来听说飒子受不了老伴的埋怨，竟然进行了反击。

她说：“我不太喜欢孩子。”

还说：“大家都说原子灰在散落，生那么多孩子干什么。”等等。

老伴也不示弱：“你背着我管你丈夫直呼‘净吉’吧？净吉在我面前虽然直呼你的名字，但在外人面前对你是用敬称的呀。这一定是你让你丈夫这么叫的。”就这样越扯越远，最后，老伴和飒子都火了，净吉谁也劝不住。

“既然这么讨厌我们，就让我们分开过吧。喂，亲爱的，你说呢?”

她这么一说，老伴就卡壳了。老伴和飒子都明白我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照料爷爷的事有婆婆和佐佐木就行了，对吧，亲爱的。就这么办吧。”

见老伴不说话了，飒子来了劲。争吵到此告一段落。我直后悔没亲眼看看这场有趣的争吵。

“已经出了梅雨天了吧。”

老伴进来说道。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来前两天的争吵还没有释怀。

“今天是花市，使我想起了墓地的事，你说怎么办?”

“不着急。我说过不愿意在东京找墓地。我是东京人，可不喜欢东京。在这儿买墓地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迁到哪儿去了呢。”

“我明白。可是你不是说无论如何要在下个月的大文字[①]之

① 8月16日晚在京都的“如意岳”山上点燃的“大”字形篝火。

前，在京都买好墓地吗?”

“还有一个月呢，不着急，让净吉跑趟京都吧。”

“你不亲自去挑选吗?”

“这么热的天，我这身体根本去不了。就推迟到春分吧。”

我们夫妇俩于二十三年前领受了法名。我的法名是琢明院游观日聪居士，老伴的法名是静皖院妙光日舜大姐。我不喜欢日莲宗，想改换净土或天台宗。不喜欢日莲宗的理由是，不愿意向佛坛上供奉着头戴棉帽的泥人般的日莲上人像进香。我希望能在京都的法然院或真如堂周围入土为安。

“我回来了。”

这时，飒子进来了。现在是下午5点左右。碰见老伴也在，她恭敬地打了个招呼，老伴躲不及似地离开了房间。

“一上午你都不在，去哪儿了?”

“去商店买东西了。还和春久去饭店的餐厅吃饭，然后去埃特兰做衣服，接着又和春久一起去有乐座看《黑人奥菲尔》了……”

“你的右胳膊晒黑了。”

“这是昨天去逗子兜风晒的。”

“还是和春久一起去的?”

“是的。春久太差劲了，来回都是我开车。”

“只晒黑了一部分，别的地方显得特别白。”

“因为方向盘在右边，开一天车的话，就晒成这样了。”

“看你的脸色红润，好像很兴奋。”

“是吗? 也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不过，布莱诺·麦罗不错。”

“你说的是谁?”

“是《黑人奥尔菲》里的黑人主人公，这个电影以希腊神话里的奥尔菲的传说为原型，由黑人演主角，全部用黑人作演员。”

“好看吗？”

“麦罗是足球运动员出身，没演过电影。在电影里演一个电车司机。他一边开车一边朝过路的女孩子打飞眼，帅极了。”

“我可能欣赏不了。”

“为了我去看好不好？”

“你为了陪我再看一次？”

“是啊，您看吗？”

“行啊，去看看。”

“这个电影我百看不厌。——一看到那张脸，就想起我以前崇拜的莱奥·埃斯宾诺沙了。”

“又是个怪名字。”

“他是最轻量级世界锦标赛的菲律宾拳击手，也是黑人，没有麦罗长得帅，但是感觉很像。打飞眼时尤其像极了。现在他不如以前了。”

“我只看过一次拳击。”

这时老伴和佐佐木来通知我该上活动床了，飒子趁势更夸张地说起来。

“他是塞班岛上的黑人，左拳非常有力。他伸出右臂，击倒对方后，马上缩回胳膊，简直神了。一伸一缩好看极了。进攻时他总爱嘴里发出‘嘘嘘’声。对方击打过来时，一般人都是或左或右地躲闪，他只是上身向后一仰，身体柔软得出奇。”

“哈哈，原来你喜欢春久，是因为他的皮肤跟黑人一样黑呀。”

“春久的胸毛很浓，黑人胸毛很少，所以出汗时全身亮光光的，魅力无穷。我一定要拉您去看一次拳击不可。”

“拳击手很少有美男子吧？”

“鼻子经常被打瘪的。”

“和摔跤相比呢?”

“摔跤主要是观赏性的。别看打得鼻青脸肿的，并没认真打。”

“拳击也要流血呀。”

“是的，不过不像摔跤那么故意做给人看的，所以不那么血淋淋的。一般都是打在对方的脸上，有时眼角被打破了。”

“少夫人经常看这种比赛吗?”

佐佐木插嘴道。老伴一直呆呆地站着，随时准备逃开的样子。

“有很多女人去看呢。”

“我肯定会吓晕的。”

“血让人兴奋，还使人愉快。”

我突然感觉左手剧痛起来，同时感到极大的快感。一看到飒子那恶妇般的脸，快感越来越强烈了。

17日。昨晚盂兰盆送灵火后不久，飒子就出门了。她要乘夜行特快去京都看祇园会。春久要去给庆祝活动摄影，昨天先去了。摄制组住在京都饭店，飒子住在南禅寺，说是20日回来。她和五子不睦，住的时间长不了。

“轻井泽什么时候去?孩子们一来可就离不开了，早点去为好。”老伴说，“20日入伏吧?”

“今年怎么办好呢?——像去年那样呆长了也没意思。25日和飒子约好去后乐园看全日本轻量级拳击锦标赛的。”

“真不自量力，到那种地方去，小心别伤着。”

23日。写日记是因为有兴趣才写的，并不是为了给谁看。视力急剧减退，不能长时间看书，又没有其他消遣的方法，为打

发时间才写起来的。为了看得清楚，用毛笔把字写得大大的。不愿被人看到而锁进便携式保险柜里。保险柜已经增加到五个了。也曾想过是否把它们烧掉，转念一想，留下来也未尝不可，不时翻出日记看看，常常为自己变得如此健忘而惊讶不已。一年前发生的事，就像刚发生的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丝毫不觉得疲倦。

去年趁着去轻井泽不在家住，请人把家里的卧室、浴室、厕所都作了改建，无论我怎么健忘，惟独这件事记得一清二楚。打开去年的日记本一看，有关这次装修的记录不够详细。今天打算详细写写这件事。

直到去年夏天之前，我们夫妇一直是在同一个和式房间里并排睡觉的，而去年在房间里铺上了木板，摆上两张床。一张是我的床，另一张是佐佐木护士的。老伴早就单独去起居室睡觉了，自从有了床以后，便彻底分开睡了。我是早睡早起，老伴是夜猫子；我喜欢西式厕所，老伴非得和式厕所不可。于是把挨着卧室右边的，我们夫妇的厕所改造成我专用的坐便，并打通卧室与厕所的墙，可以不出房间就去厕所，方便多了。卧室左边是浴室，去年也进行了改造，从盥洗池到地面、墙面都镶上了瓷砖，还新装了淋浴设备。这些都是按照飒子的设计施工的。浴室与卧室之间也打通了，不同的是从里面可以锁上门。

顺便写上一点，厕所右边是我的书房（厕所与书房之间也打通了），再往右边是护士的房间。护士只是夜间睡在我旁边，白天一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老伴则无论白天黑夜都在起居室里，几乎整天看电视或听收音机。没事很少来我的房间。净吉夫妇和经助一家的卧室、起居室在二楼，另外还有一间客房。年轻夫妇的起居室装饰得相当豪华。由于楼梯是螺旋式的，我腿脚不便，极少上楼去。

改造后的浴室，也有不尽人意之处。老伴说浴池必须是木制

的，瓷砖浴池水容易凉，冬天更觉得冰凉。可是，施工时按照飒子的吩咐，装上了瓷砖。果然是个失策。——因为瓷砖一湿，很容易滑倒，对老人来说太危险了。老伴就曾摔了个四脚朝天。有一次，我要从浴池里站起来，去扶池子边时，手总打滑，怎么也起不来。我的左手不好使，这种时候很不方便。

昨晚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佐佐木护士有小孩，每月要回亲戚家去看一二次孩子。傍晚走，第二天上午回来。佐佐木不在的晚上，老伴睡在佐佐木的床上。我10点睡觉，睡前入浴，浴后马上睡觉。老伴自从摔了一跤之后，就不帮我洗澡了，由飒子或女佣帮我洗。她们都不如佐佐木洗得耐心、舒服。飒子作好准备工作后，便站得远远的看着，不好好帮我洗，最多用海绵给我搓搓背。洗完后，从背后给我擦身，再往我身上撒些婴儿爽身粉，打开电风扇，但决不到我前面来。不知是对我的恭敬还是厌恶。最后给我穿上浴衣，送进卧室，便赶紧离开了。似乎下面就是老伴的事，与她无关了。我一直心里盼望她能来陪睡。

老伴不喜欢睡在别人的床上，总是把佐佐木用的床单、被子统统换掉，然后皱着眉头躺下。老伴经常起夜，说我那个西式厕所有尿也尿不出来，每次都绕远到和式厕所去，所以总说睡不好觉。我暗暗期待有一天由飒子来替换她。

今天，偶然的机会使我的期待成真了。下午6点时，佐佐木有事请假回去了。吃完晚饭，老伴突然感觉不舒服，早早睡了。自然而然入浴和陪睡都由飒子承担了。帮我洗澡时，她穿了件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套头衫，下边穿着到膝盖的紧身裤，看上去十分健美、潇洒。我感觉她比以前搓洗得认真，脖子周围、肩头、胳膊，处处都感觉到她那轻柔的触摸。把我送进卧室后，对我说：

“我马上就来。您稍等一会儿，我洗个澡。”

便又返回了浴室。我一个人在卧室等了三十分钟左右，等得有些心神不定，就躺下了。这时，她从浴室出来了。这回她穿了件粉红色的睡袍，脚上穿着中国式样的绣有牡丹花的拖鞋。

“让您久等了。”

这时走廊的门开了，女佣阿静抱着个折叠藤椅进来了。

“爷爷，还没休息吗？”

“正要睡呢。你拿这个来干什么？”

飒子回答说：“爷爷睡得早，我暂时睡不着，坐在这上面看看书。”

她把藤椅拉开，躺在上面，打开了带来的书。好像是本法语教科书。她把台灯朝向自己一边，以免光线照到我。大概她也不愿意睡佐佐木的床，打算在藤椅上过夜吧。

见她躺下，我也躺了下来。我的卧室里稍微开了一点冷气。这几天天气闷热，又潮湿，医生护士说为了干燥空气，开着空调比较好。我一边装睡，一边偷看她睡袍下面露出的绣花拖鞋的小尖尖。

“爷爷，还没睡着吧，没听见您打鼾。听佐佐木说，您一躺下就马上打起鼾来。”

“奇怪，今天怎么也睡不着。”

“该不会是因为我在旁边吧？”

我没回答。她扑哧一笑，说：“太兴奋对身体可不好唷。”

然后又说：“让您兴奋可不行，给您吃片阿达林吧。”

飒子对我说这种卖弄风骚的话还是第一次。我听了有些昂奋。

“不必了吧。”

“没关系，我去拿药来。”

她出去取药时，我想出了一个小把戏。

“来，吃了吧，两片够吗?”

她左手端盘子，右手拿着阿达林药瓶往盘子里倒出了两片药，然后去浴室接了一杯水来。

“张大嘴，我给您喂药，您可得好好吃噢。”

“别放在盘子里，你用手捏着放进我嘴里。”

“那我去洗洗手。”

她又去了浴室。

“我自己喝水会洒的，你喂我喝吧。”

“不行，不行，不许得寸进尺。”

她迅速将药片放进我嘴里，又准确地将水倒进嘴里去。

我本想假装药力起作用，装睡，谁知不知不觉真睡着了。

24日。半夜2点左右时，我去上厕所，见飒子果然睡在藤椅上。法语书掉在地上，台灯关上了，我迷迷糊糊记得去了两趟厕所，早上照常6点钟醒来了。

“您醒了?”

“怎么，你已经醒了?”

“倒是我昨晚没睡好呀。”

我拉开窗帘，她不愿意让我看见她刚睡醒的模样，赶紧钻进了浴室。……

下午2点左右，我从书房回到卧室，睡了大约一小时，刚刚睁开眼睛，突然浴室开了个缝，飒子伸出头来。我只能看见她的头，别处看不见。她头上戴着浴帽，脸上湿淋淋的，能听见哗哗的喷水声。

“今天早上真是失礼了。我来洗澡，顺便看看您。”

“今天是星期日吧，净吉不在家吗?”

她所答非所问地说：

“我洗澡时从不锁门，随时可以打开的。”

她的意思是对我十分信任呢？还是想看就进来看呢？或者是觉得我这老糊涂的存在完全不是问题呢？为什么特意对我说这句话呢，实在想不明白。

“净吉今天在家，正忙着准备晚上吃烤肉呢。”

“有客人来吗？”

“春久和甘利来，十堂那边也来人。”

上次借钱的事闹得不愉快，陆子暂时不会来，大概来的是孩子们吧。

25日。昨晚完全失策了。6点开始在院子里烤肉。我见外面很热闹，心里也痒痒起来，想加入到年轻人中间去。老伴一个劲儿劝阻说，这个时节坐在草地上会着凉的，可是，飒子招呼我：“爷爷，来坐一会儿吧。”

我对他们大吃特吃的羊肉、鸡翅之类一向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看看春久和飒子是怎么接触的。可是才坐了三十多分钟，渐渐感到凉气从腿上一直到了腰间。不一会儿，佐佐木担心地来到院子里，警告我要注意身体。这么一来，我愈加固执，不肯马上站起来。可是却感觉越来越凉了。老伴了解我的脾气，也不再坚持。佐佐木担心得不行。又挨了三十分钟，我终于站起来回房间了。

然而，麻烦事在后头呢。凌晨2点时，我觉得尿道奇痒，急忙跑进厕所排尿，一看尿成了乳白色。回到床上没过十五分钟又想尿尿，而且特别痒痒，就这样反复了四五次。佐佐木给我吃了四片西诺敏，又用暖水袋焐在尿道上，才好容易不难受了。

几年前，我得了前列腺肥大症，总是尿不干净，或尿不出

来，还导过两三次尿。尿闭症是老年人多发病，排尿时间长。在剧院上厕所时，后面排着长队等我，很难为情。有人说前列腺手术在七十五岁以前可以做，手术后的感觉好极了，能够像年轻人那样哗哗地尿出来，就像回到了年轻时代。但也有人说，这种手术又难做，又不愉快，还是算了吧。我一犹豫，就错过了手术的年龄。近来有所好转，可是，由于昨晚的失误，前功尽弃了。医生说要多加小心，西诺敏吃多了有副作用，服用不要超过三天。每天要验尿，有杂菌的话，就吃杀菌药。

结果，不能去后乐园看拳击赛了。尿道的故障今天早上见好，想去也能去，但佐佐木说夜里外出太危险，不同意我去。

“爷爷，对不起，我自己去了，回来讲给你听。”

飒子说着快步出了门。

我不得不安静地让铃木扎针了。从2点半到4点半，时间很长，很不好受。中间休息二十分钟。

学校放暑假，经助打算和十堂的孩子们去轻井泽，老伴和陆子陪他们一起去。飒子对她们说：“我下个月去，经助就拜托了。”净吉也是下个月去，准备请十天左右的休假。春久电视台的工作繁忙，白天还有空闲，晚上根本脱不开身，何况去度假了。……

26日。最近我每天必做的事如下：

早上6点前后起床，先去厕所，排尿时，将最初的几滴尿取入消过毒的实验管里；

用硼砂液洗眼；

用苏打水仔细漱口；

用含叶绿素的牙膏清洗牙龈；

嵌入假牙；

在院内散步约三十分钟；

做牵引，此亦延至三十分钟；

吃早饭。在卧室里吃。牛奶一瓶，奶酪加烤面包一片，菜汁一杯，水果一个，红茶一杯。同时吃一片阿利它命。

在书房看报，写日记，时间富余的话看看书。上午一般写日记，有时延长到下午或晚上；

上午10点佐佐木来书房给我量血压；

三天打一次50CC的维他命；

中午在饭厅就餐。一般是一碗面条和一个水果；

下午1点至2点在卧室午睡；

一、三、五2点半至4点半，铃木氏来给我扎针；

下午5点开始又做三十分钟牵引；

6点以后在院子里散步。由佐佐木陪伴，有时是飒子；

6点半吃晚饭。我要求菜的花样要多，所以，每天都花样翻新，品种丰富。老人和年轻人的口味不同，吃饭的时间也不统一；

饭后在书房听收音机。我眼睛不好，晚上不看书，几乎不看电视。

前天，即24日中午，飒子无意间说的话，总是在我脑子里盘旋。猜不出她是故意这么说的，还是无意说的，反正她的话奇妙地挑起了我的兴致。这两天里，她的话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今天下午，我睡醒后去了书房，一到3点，我又回到卧室来了。我知道飒子最近都是这个时间来洗澡。我悄悄推了推浴室的门，果然没有锁，里面有喷水声。

“有事吗?”

我只开了个缝，她就发现了。我很狼狈，但很快就镇定下

来。

“你说从不锁门，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一边说一边探进头去。她的全身被遮在浴帘后面。

“我没骗您吧。”

“没有。”

“站在那儿干什么呀，进来吧。”

“可是，没理由进来。”

“小心啊，太兴奋容易摔倒，镇静，镇静。”

木踏板立了起来，地上湿漉漉的，我小心翼翼地钻进浴室，又把门锁上了。从浴帘的缝隙中能隐约看见她的肩头、脚尖。

“既然您进来了，呆着也难受，就给我搓搓背吧。”

水声停了。她将上半身背朝我探出了帘外。

“把那条毛巾拿来，别害怕，用力搓。对了，我忘了，爷爷的左手不方便，用右手使劲搓。”

我突然从毛巾上面抓住她的双肩，用舌头去吸她的右颈，就在这同时，我的左脸挨了她一巴掌。

“爷爷怎么这么不自量力呀。”

“我以为你不在乎呢。”

“当然在乎啦，我告诉净吉去。”

“对不起，对不起。”

“请您出去吧。”

她又打开喷头冲洗起来。

“您慢着点，别慌，摔倒可不得了。”

我走到门口时，感觉到她柔软的手指推了我的后背一下。

我坐在床上歇了一会儿，她从浴室出来了，还穿着那件睡袍和那双绣花拖鞋。

“请原谅，刚才对您不敬了。”

“没什么。”

“痛吗?”

“不痛，只是吓了一跳。”

“我动不动就爱煽男人的嘴巴，习惯了。”

“我猜也是。对各种男人动过手吧?”

“可是，对爷爷动手太不像话了。”

28日。…… ……

昨天下午针灸。今天下午3点，我又在浴室外偷听。没有锁门，有哗哗的水声。

“进来呀。我等您来呢。前天对不起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

“人上了年纪，脸皮就是厚。”

“昨天被你打了一巴掌，你还不补偿我一下?”

“开什么玩笑。请您发誓今后不再做那种事。”

“就吻了脖子一下，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

“脖子不能吻。”

“什么地方可以吻呢?”

“什么地方都不行。感觉就像被鼻涕虫舔了似的，一天都不舒服。”

“要是春久呢?”我顿了顿，说了出来。

“当然也打啦。真的。上次就让他领教了。”

“何必呢?”

“我的手很有弹性，真打的话，疼得好像眼珠都要掉出来似的。”

“我巴不得挨一下呢。”

“真是个没有教养的不良老人。可怕的老头子。”

“我再问一遍，脖子不行的话，哪儿可以呢？”

“从膝盖以下可以允许一次，就一次噢。——而且不能用舌头，只能用嘴唇接触。”

她从浴帘缝里伸出了小腿；膝盖以上都遮得严严的。

“这简直跟医生诊脉一样啊。”

“笨死了。”

“接吻不让用舌头，太难为人了。”

“不是让您接吻，是用嘴唇碰一碰。对爷爷来说最合适了。”

“先关上水龙头好不好？”

“不能关，等您亲完后，得马上冲洗干净，不然太难受。”

我的感觉好像只是喝了一些水。

“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什么事呀？”

“春久说今年夏天太热了，想经常来洗洗澡，他让我问问您行不行。”

“电视台那边没有浴池吗？”

“有是有，可是演员和非演员的浴池是分开的，水特别脏，没办法，他只好去银座的东京温泉洗澡。如果能在咱家洗的话，离单位又近，方便多了。所以托我问问您。”

“这点小事，你看着办吧，不用什么都问我。”

“其实，前几天，他背着您来洗过一次，不过，总觉得不合适。”

“我无所谓。要问的话，问你妈去。”

“爷爷帮我说说吧，我不敢。”

她嘴上这么说，其实更在意我的态度。因为是春久的事，她才特意跟我打招呼的。

29日。……下午2点半开始扎针。我平躺在床上，双目失明的铃木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从包里拿出针盒，用酒精消毒银针，这些准备工作他亲自做，而他的徒弟只站在他的背后。到今天为止，手的冷感，指尖的麻痹感都依然如故。

三十分钟时，突然春久进了房间。

“伯父，打扰您一下，您正在治疗中，很抱歉。前几天托飒子请求您的事，听说您同意了，实在感激不尽。我从今天开始借用您家的浴室，特来向您致谢。”

“这点小事，不用这么客气，随时都可以使用。”

“谢谢您。那我就不客气地常来打扰了。当然不是每天来。——最近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哪里，越来越老糊涂了，每天都被飒子数落。”

“瞧您说的，飒子总是感叹您不服老呢。”

“哪儿的话，现在不是还在扎针吗，苟延残喘而已。”

“怎么会呢。伯父肯定会长寿的。——我就不打扰您治疗了，我去跟伯母打个招呼，先告辞了。”

“大热天的，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多谢了。我是忙碌命。”

春久出去后不久，阿静端来了两份茶点。休息时间到了。今天是布丁和冰红茶。休息之后继续治疗，4点半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心事。

春久请求允许他来洗澡，事情不像那么简单，好像有什么计策。很可能是飒子的主意。今天春久是故意在我治疗时来问候我的。她一定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开老人的纠缠。我常听飒子说，春久夜间很忙，白天时间多，他来洗澡的时间是下午，和飒子洗澡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说，选择我在书房或治疗时来。他一

定会锁门吧。

还有一件事让人担心。大后天，8月1日，老伴、经助、陆子和三个孩子以及女佣阿节等七人出发去轻井泽。净吉2日去关西出差，6日回京，7日也去轻井泽呆十天。这样一来，对飒子可是天赐良机。飒子说，她下个月去轻井泽住两三天，理由是虽说有佐佐木和阿静在，把爷爷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放心，而且，轻井泽的游泳池水太凉，无法游泳，偶尔去还可以，不愿意长时间住在那边。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得设法留在家里了。

“我先去了，你什么时候来呀?”老伴问我。

“还没想好。好容易刚开始了针灸，再扎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你不是说一点也不见效吗? 天气又热，先停一段吧。”

“不行，最近感觉有点效果了。”

“那么，你今年不打算去了?”

“我会去的。”

就这样，好歹通过了老伴的盘问。

3

5日。…… ……

2点半铃木来了，马上开始治疗。3点多休息时，阿静拿来了冰激凌和冰红茶。她正要转身离开，我随意问道：

“今天春久来了吗?”

“来过了，现在已经回去了。”

她含糊其词地应了一句，就出去了。

盲人吃东西费时间，徒弟一勺勺慢慢地将冰激凌喂进他的嘴里。他吃一口冰激凌，喝一口红茶。

“对不起，失陪一下。”

我下了床，来到浴室门口，拧了拧把手，门锁着。我假装去洗手，进了厕所，从厕所来到走廊上，打开通向走廊的浴室门一看，里面没有人，但是，春久的衬衣、裤子、袜子都脱在筐里，玻璃窗开着，拉开浴帘看看，浴池里也没有人，只有地砖和周围的墙上都溅满水滴。阿静这丫头，说假话糊弄我。可是，他人在哪儿呢？飒子又在哪儿呢？我去餐厅的酒吧台寻找，碰见阿静端着可乐瓶和两个杯子从餐厅出来，正要上二楼去。一看见我，立刻变得脸色苍白，站在楼梯口，端盘子的手微微颤抖着。我也有些慌乱，这个时间自己在走廊乱转也不大正常。

“春久还没走吗？”

我故作开朗，语调轻松地问道。

“是。我以为他已经回去了呢……”

“是吗？”

“……在二楼上乘凉……”

盘子里有两瓶可乐，两个杯子。两个人在二楼“乘凉”。既然衣服扔在筐里，他洗完澡穿的是浴衣了。洗澡是否也是一个人呢。二楼有个客房，他们在哪间屋里乘凉呢？穿着浴衣乘凉也没什么，但是客房、客厅、起居室都空着，老伴也不在家，用不着上二楼。他们一定认为2点半到4点半我在接受治疗，不会从卧室出来的。

我看着阿静上了二楼后，马上返回了卧室。

“对不起。”

我又躺上了床。我离开不到十分钟，盲人刚刚吃完冰激凌。

继续扎针。从现在开始的五十分钟时间，我必须把自己交给

铃木。4点半，铃木走了，我回到书房去。他们以为可以在我治疗的时间内，悄悄地下楼离开，然而他们失算了，没想到我突然出现在走廊上，撞上了阿静。如果我没撞上阿静，他们就不会察觉我知道他们的事了。应该说阿静碰见了我，还算是幸运的。如果往坏处猜测的话，也许飒子估计到了我怀疑她，可能在治疗中到走廊来查看，而故意为之，早点让老人知道更便于行事。

"没关系，不必那么慌张，沉住气，大大方方地离开。"

我仿佛听见了飒子的声音。

从4点半到5点休息，5点至5点半做牵引。5点半到6点休息。在这段时间里，不，恐怕在我治疗的时候，二楼的客人就已经回去了。飒子也一起出去了呢，还是不好意思见我，躲在屋子里呢，反正一直没见到她的人影。今天只在吃午饭的时候见了她一面。（从2日以来，就只有我和她两人面对面地吃饭了）6点，佐佐木来叫我去散步。我正要到院子里去时，

"佐佐木，今天你不用陪了，我来吧。"

忽然，飒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春久什么时候走的？"

一到亭子里，我就直截了当地问道。

"那以后不久就走了。"

"那以后是什么时候？"

"喝了可乐后不久。他说反正也被您瞧见了，立刻就走更让人怀疑。"

"干这种事心虚啊。"

"他一个劲儿地说，肯定会被伯父误解，让我跟您好好解释一下。"

"算了，不谈这个了。"

"误解就误解吧，不过二楼比下面通风好，我们只是上二楼

喝可乐而已。上年纪的人总爱想歪了，净吉就不这样。”

“算了吧，怎么都没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呢?”

“我声明一下，你是不是误解了我呢?”

“怎么误解了?”

“假设你——只是假设——和春久做了什么事，我也不打算追究……”

飒子满脸惊讶，默不作声。

“我不会对老伴和净吉说的，都藏在我心里。”

“爷爷的意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差不多吧。”

“您有毛病吧?”

“也许吧。你刚发现呀，你不是挺聪明的吗?”

“可是，您是怎么想的呢?”

“自己不能享受恋爱冒险，为了出气，让别人去冒险，我在旁边欣赏。人到了这个地步很可悲的。”

“自己没有希望了才这样自暴自弃的吧?”

“还有种酸溜溜的心情，你就当我是同情你们吧。”

“说得真好听，同情当然好，可我不愿意为了让爷爷欣赏而牺牲自己呀。”

“这怎么是牺牲呢？让我愉快的同时，你自己也愉快呀。比起我来，你更愉快得多，我才真可怜哪。”

“请留心不要再挨嘴巴。”

“别打岔。你是只和春久一个人吗？还是跟甘利或者别人都干呢?”

“一到亭子里来就说这事，散散步吧。不光运动腿脚，对脑子也有好处。您看，佐佐木在那边看我们呢。”

小路有两个人并排走那么宽。路两旁的胡枝子伸展到了小路上。

“植物越来越茂盛了，您扶着我走吧。”

“你能搀着我就更好了。”

“这可不行，爷爷个子太矮。”

本来在我左边的飒子，突然转到了我的右边。

“我来拿手杖，您用右手扶着我的肩膀。”

说着，她将左肩靠近了我，用右手的手杖拨开挡路的胡枝子。……

6日。……接着昨天的写。

“净吉到底对你怎么样啊?”

“我还正想问您呢。您觉得呢?”

“我也说不上来。我尽量不去想净吉的事。”

“我也一样。问他也问不出真话来。总之，他现在不喜欢我了。”

“如果说你有情人的话他会怎么样?”

“他会说，有就有了呗，请不要顾虑。——表面是在开玩笑，其实他很往心里去的。”

“谁都会在老婆面前逞强的。”

“他好像也有喜欢的女人，似乎是跟我有同样经历的，在某个酒吧工作的女人。我跟他说只要让我经常见见经助，离婚也行。他说不想离婚，经助太可怜，还说，你不在的话，父亲会伤心的。”

“真小看人。”

“他对爷爷的事什么都清楚，我没对他说过什么。”

“到底是我的儿子。”

“哪有这么尽孝心的呀，真新鲜。”

“其实他是对你有留恋，拿父亲作幌子。”

说实在的，我对自己的长子，卯木家的嗣子净吉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宝贝的儿子如此无知的父亲实在罕见。只知道他从东大毕业后，进了太平洋塑料工业公司，但不了解他的具体工作情况。据说是从三井化学买进树脂原料，制造成摄影胶片、聚乙烯膜、聚乙烯制品，如塑料桶啦、装蛋黄酱的塑料管等等的公司。工厂在川崎一带，总公司在日本桥。他在总公司的营业部工作，不久将要升为部长，不知他现在拿多少工资和红利。他虽然是继承人，但目前我是这家的主人。这个家的经济他也负担一部分，但大部分是依靠我的不动产所得和分红所得。以前每天的家计都由老伴负责，这几年由飒子当家了。用老伴的话说，飒子很会算计，对进出货的来往帐单都非常仔细。还时常去厨房打开冰箱查看，所以一谈起少夫人，女佣都很畏惧。

据老伴说，她为了尽可能节省开支而虐待女佣，把省下来的钱全部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让大家过紧巴巴的日子，自己不知道有多奢侈呢。有时她让阿静打算盘，但一般都是飒子亲自计算。税捐交给会计去计算，由她和会计打交道。作为少夫人的工作也相当繁忙，而她却能大包大揽，并且做得干脆利落。这一点很让净吉满意。如今他在卯木家已经站稳了脚跟，对于净吉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她是不可缺少的。

当年老伴反对净吉和飒子结婚时，净吉说：

“她虽是舞女出身，但肯定会管理家政，我看得出她有这个才能。”

净吉其实只是信口开河，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过了门后，果然渐渐显露出了她的管理才干，也许连飒子自己也没想到吧。

说实话，我虽然同意他们结婚，总觉得长不了。迷上一个女

人会迷得神魂颠倒，厌倦起来也很快，这一点都是我的遗传。我以为他和我年轻时完全一样，现在看来不能简单下定论。结婚时净吉相当投入，现在却差得远了。不过，在我看来，她比刚结婚的时候漂亮多了。来我家已经近十年了，越来越好看了，生了经助后尤其如此。现在已经没有过去那种舞女的感觉了，只是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偶尔卖弄一下往日的风情。以前和净吉在一起时，想必曾是风情万种的，现在都已冷却下来了。到如今，儿子只是以她的经理才能为德，怕失去她会有种种的不便。

看着和狗亲热的飒子，俨然一副贵妇人的派头，言语动作干脆利落，聪明伶俐，而又不乏人情味和娇嗔，很有吸引力。既然大家都这么看她，儿子自然也不无得意，所以很难作出离婚的决定，即使对她有所怀疑，也只能视而不见，只要别让他太难堪。……

7日。……净吉从关西回来，今早去轻井泽。

8日。……下午1点至2点午睡，起来后等着铃木来出诊。这时，浴室从里面敲了几下。

"我锁上门了。"里面传来飒子的声音。

"那位来洗澡?"

"是啊。"

飒子探了探头，就咔嚓一声锁上了门。我见她的脸色冷冷的，没有表情。好像她一个人先洗澡，头上的浴帽正往下滴答水。……

9日。……今天不扎针，午睡后，我仍然呆在卧室里。

"我锁上啦。"

今天她也敲了几下。今天比昨天晚了三十分钟，而且她根本没探出头来。下午3点多时，我拧了拧门把手，门还锁着。下午5点做牵引时，听见春久临走时跟我说了几句寒暄话。

“伯父，多谢了，每天都洗得很舒服。”

我看不见他的脸，真想瞧瞧他说这话时什么表情。

6点在院子里散步时，我问佐佐木：

“飒子不在家吗?”

“少夫人刚才好像出去了。”

佐佐木去问了阿静回来说：

“少夫人确实出门了。”

10日。……下午1点至2点午睡，然后是重复8日的每件事情。

11日。……今天不是治疗日。不过今天和9日那天不一样。飒子没有说“我锁上啦”，而说的是“我没锁门啊”。

难得她今天的气色很好，从里面传出哗哗的水声。

“今天他不来吗?”

“不来，您进来吧。”

我顺从地进去了。她马上躲进浴帘后面去了。

“今天您可以吻我。”

喷头关上了。她从浴帘下面伸出了双腿。

“怎么还是诊脉的姿势?”

“当然了。膝盖以上不行。不过，这回我把喷头关上了呀。”

“是想要报答我吧，我也太不上算了。”

“不愿意就算了，不勉强您了。”

然后又加上一句：“今天也可以用舌头。”

我和7月28日那天用的是一个姿势，用嘴去吸她的小腿肚。

我用舌头慢慢地添着，近似接吻的感觉。从腿肚一直往脚踝吻下去，她竟一直没说什么。舌尖触到了脚面，进而触到了脚趾。我跪在地上抱起她的脚，一口含了三个脚趾头，又吻了脚心。湿润的足底很诱人，仿佛也有表情似的。

“差不多了吧?”

突然喷头开开了，喷了我一脸的水……。

5点佐佐木来通知我做牵引时，问我：

“哎呀，您的眼睛怎么红了?”

这几年来，我的眼白常常充血，担心是眼底出血，去看医生，结果，眼底血压正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可是，每当眼底充血时，血压就明显增高。佐佐木马上给我号了脉。

“脉搏90多下，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啊。”

“给您量量血压吧。”

她让我躺在书房的沙发上，静躺十分钟后，在我的右臂缠上橡皮管。我看不见血压计，但是从佐佐木的表情上大致猜得出来。

“今天有没有不愉快的事?”

“什么也没有啊。血压高吗?”

“200左右。”

她一般这么说的话，肯定都在20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过240，不过，我并不像医生那么吃惊。

“今天早上量的时候是高压145，低压83，很正常的，怎么突然这么高了。真奇怪。是不是大便时太用力了?”

“没有。”

“没什么事吗?真奇怪。”

佐佐木左思右想着。而我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刚才吻脚心的

触觉还留在嘴唇上呢。一定是我在吻飒子脚趾的时候血压高上去的。我的脸一下子变得火热，血液全部涌到了头部，我甚至想到自己会不会在这一瞬间脑溢血死去。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曾设想过种种情况，然而一旦真到这时候，还是害怕。于是，我拼命强迫自己冷静，对自己说不能过于兴奋，可是，奇怪的是，越这么想，越停不下来。越来越疯狂地吮吸起来。一边想着我要死了，一边吸着。恐怖和兴奋，快感在心里交替着。心绞痛发作似的疼痛快使我窒息了。……到这会儿已经过了两个小时，血压还没下来。

“今天就不要做牵引了，安静地休息一下为好。”

佐佐木不管我是否同意，硬把我送回了卧室，让我躺下休息。

下午9点，佐佐木又拿着血压计进来了。

“再给您量一次。”

结果好容易回到了正常状态。高压150，低压87。

“好了，这回可放心了，刚才是223和150哪。”

“这是偶然的。”

“偶然的也不行啊。幸亏持续时间不长。”

放心的不光是佐佐木。我比佐佐木还要松了一口气。然而同时，我又觉得照现在的状况，我还可以继续疯狂下去，这种程度的桃色冒险不该就此停下来，纵使一时疏忽丢了性命又有何妨。……

12日。……下午2点多春久来了，好像呆了两三个小时。晚上吃完饭，飒子马上出了门，说是去斯卡拉座看马尔丹·拉萨尔主演的《扒手》，然后去普林司饭店游泳。我想象着身穿坦胸

露背的泳衣的飒子那雪白的臂膀，在灯光下闪烁的情景。

13日。……下午3点左右，又经历了一次桃色冒险。只是今天眼睛没有红，血压也正常。反而让我扫兴，仿佛不到那个程度就不过瘾似的。

14日。净吉晚上从轻井泽回来。他星期一上班。

16日。飒子说昨天到好久没去的叶山游泳了。今年夏天为了照顾我，没能去下海，所以没机会晒黑一点儿。飒子的皮肤有白人那么白，被太阳晒到的部分有些发红。她说从颈部到胸部晒出了一个V字形的红印，穿着泳衣的地方很白，今天她似乎是为了让我见识一下而请我进浴室的。

17日。今天好像春久也来了。

18日。……今天也进行了桃色冒险。只是和11日、13日稍有不同。今天她是穿着凉鞋冲澡的。

“你为什么穿凉鞋？”

“在歌厅看脱衣舞时，舞女都是光着身子，穿着鞋表演的。对于迷恋脚的您来说，这样不是很有魅力吗？”

这还没什么，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今天允许爷爷Necking吧。”

“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都不知道吗，前几天爷爷还做过哪。”

“是亲吻脖子吗？”

“是啊，是Petting的一种呀。”

“我没学过这个英语。”

“上年纪的人真是麻烦，就是爱抚的意思。”

“那么，我可以吻你的脖子了?”

“您可得感激我哟。”

“我给你磕头好吗。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害怕我吃不消呢。”

“您是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再往后能做什么呢?”

“先别想那么多，先做 Necking 吧。”

结果我抵挡不住诱惑，享受了二十多分钟的所谓 Necking。

“哈哈，我赢了，这回您可不许不答应我了。”

“答应什么呀?”

“我说出来您可别吓瘫了。”

“到底什么呀?”

“我老早就想要买件东西。”

“什么东西?”

“猫眼石。”

“猫眼石?”

“对，不是那种小的，是男人戴的那种大个的。我在帝国饭店的首饰店里看上了一颗，我很喜欢。”

“多少钱?”

“三百万。”

“你说什么?”

“三百万。”

“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

“我知道您正好有笔款子没用。我已经订了货，说好这两三

天内去取货的。”

“没想到 Necking 这么昂贵呀。”

“不过，以后每天都可以允许您 Necking 呀。”

“光是 necking 可不行，真的接吻才有价值。”

“说什么哪。刚才还说给我磕头呢。”

“这可麻烦了，被老伴知道了怎么办哪?”

“您没那么笨吧。”

“怎么说也心疼啊。对老人不能这么欺负吧。”

“看您那副高兴的样子，言不由衷。”

我的确是满脸愉快的表情。

19 日。天气预报台风快到了。也许与此有关，手痛又发作了。腿也不灵便起来。飒子买来杜尔辛，每天吃三次，总算减轻了疼痛。

下午，铃木来电话，“台风来了，出行不便，今天请休诊一次。”我让女佣转达“知道了。”便从卧室回书房，刚坐下，飒子进来了。

“台风要来了，非这个时候去不可?”

“趁着您还没改变主意，把我想买的买了，尽快戴在手上。”

“我说话算话的。”

“明天是星期六，一睡懒觉就取不了钱了。俗话说，好事要快做。”

这笔钱我本来有别的用途。我们一家祖祖辈辈住在割下水，从父亲那代起搬到了日本桥区横山町一街。那是明治初年的事。大正十二年大震灾后，又搬到了麻布狸穴的新居。我四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过了几年母亲也去世了。房子破烂不堪，战后，我想把那边重新翻盖一下，作为养老之所，但老伴一直持反对意

见，理由是这样做对父母不孝。飒子所指的就是这笔费用的一部分。

“我回来了。”

飒子早早回来了。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犹如凯旋归来的将军。

“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不说话，伸出手来给我看，手心里有颗猫眼石，果然非常漂亮。我翻盖养老所的空想化为这柔软手心里的一块石头。

“这有几克拉?”我拿在手里掂了掂。

“十五克拉。”

这时，我的左手又痛起来了，赶紧吃了三片杜尔辛。看着飒子那炫耀的神色，疼痛也变成了快乐，这比起养老所有意义得多。……

20日。台风14号越来越近，又是刮风，又是下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去轻井泽。有飒子和佐佐木陪同我。佐佐木坐二等车厢。佐佐木总是担心天气，想再推迟一天，我和飒子都不同意。我们两人都神气十足的，根本不把台风放在眼里。此乃猫眼石的魔力。

23日。本打算和飒子于今日回京，可是由于学校要开学了，所以决定于明日提前返京。老伴说，你们也再推迟一天，和大家一起回去吧。结果，和飒子两人的旅行乐趣化为泡影。

25日。今天早上刚刚开始恢复牵引，就因没有效果而停止了。针灸也打算到月底停下来。……飒子一到家就马上去看今晚后乐园的拳击比赛。

9月1日，净吉今天去福冈出差五天。

3日。秋意朦胧。阵雨过后，天空晴朗。飒子在书房里摆了一盆高粱和鸡头的插花，在大门口摆了盆七草。我顺便又换了一幅字画。这回是装裱了的荷风散人的七绝一首。

卜宅麻溪七值秋
霜余老树拥西楼
笑吾十日间中课
扫叶曝书还晒裘

荷风的字和汉诗并不算很好，但他的小说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这幅字是从一个画商那儿买的，但是，听说有一个人模仿荷风的字可以乱真，所以这幅字真假难辨。战前，荷风一直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市兵卫町的一座木头房子里，号称偏奇馆，所以才有“卜宅麻溪七值秋”一句。

4日，拂晓5时左右，迷迷糊糊听见蟋蟀的叫声。虽然声音不大，却一直叫个不停。这使我回想起住在割下水时的事。那时我只有六七岁，每天早上，奶妈搂着我睡觉时，总听见蟋蟀在走廊外不停地叫着。蟋蟀不像铃虫和松虫似的成群结队，而是单独活动，那只蟋蟀的叫声清晰地钻进耳朵里来。于是奶妈便对我说：

“阿督，你听，已经到秋天了，蟋蟀在叫呢。”

七十七岁的现在，黎明时想起蟋蟀的叫声，想起奶妈说话的样子，历历如在眼前。恍惚自己就在割下水的家里，被奶妈搂着

睡觉。随着脑子渐渐清醒，才发现这叫声原来出自和佐佐木并排睡觉的这间屋子。真是不可思议。这房间里怎么会有蟋蟀呢。门窗都关着，外面的声音根本听不见，可是确实听见叫声了。

“咦?”

我侧耳细听，渐渐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到的并不是蟋蟀的声音，而是我自己的呼吸声。今天空气干燥，老人的喉咙发干，加上感冒，每呼吸一次，就发出嗞嗞的响声。我觉得那么可爱的声音不像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怎么听都像是虫鸣声。我试着呼吸了几下，果然发出了嗞嗞声。使劲呼吸时，声音更大，好像吹笛子似的。

“您醒了?”

佐佐木抬起了身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我又呼吸了一下。

“是老爷的呼吸声。”

“你怎么知道啊?”

“每天早上都能听见。”

“是吗? 每天早上都发出这声音?”

“老爷不知道自己发出这声音?”

“不知道。前几天开始一到早上就听见这种声音，迷迷糊糊的以为是蟋蟀在叫。”

“不是蟋蟀，是从老爷喉咙里发出来的。不光是您，一上年纪都会发出这种声音的。”

“你早就知道了?”

“是啊。最近每天早上都能听见。嗞嗞的，挺好听的。”

“我想让老伴也听听。”

“太太听见过。”

“飒子听见了一定会笑的。”

“少夫人也不会不知道的。”

5日。夜里梦见了母亲。对我这个不孝儿来说真是新鲜事了。大概是由昨天黎明做的梦和奶妈的梦引起的。

梦中的母亲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时候的样子。她穿着外出穿的灰条纹黑绉和服，好像正要出门。她坐在起居室里，从腰带中拿出烟袋抽烟，忽尔她到了门外，光着脚穿着吾妻木屐走着。头发盘成银杏式，插着珊瑚簪子和镶有贝壳的甲骨梳子。发型是那么清晰，却看不见她的脸。也许，母亲个子矮才看不清的吧。不过，可以肯定是母亲。遗憾的是母亲没看我，也没跟我说话，我也没跟她说话。她大概是去横网那边串亲戚吧。我只记得这一分钟的梦境，其它都想不起来了。

醒来后，我又反刍似地回忆起梦中的母亲来。可能是幼年时的某个印象在梦里复苏了。奇怪的是，母亲还是年轻时的模样，我却是现在的老态。我比母亲个子高，所以低着头看母亲。尽管如此，还是认为自己是幼童，母亲是母亲。

母亲知道孙子净吉的出生，可是在净吉五岁时她便去世了，不可能知道嫁给净吉的飒子。对于他们的婚姻，连我的妻子都强烈反对，母亲还活着的话，恐怕也会反对的。总之，和舞女结婚简直不可想象。然而，他们不仅结了婚，自己的儿子居然还迷上了孙媳妇，为了得到爱抚她的许可，竟以三百万为代价。母亲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吃惊得晕过去。万一父亲也活着的话，我和净吉都会被逐出家门的。不过，见到了飒子的美貌，母亲会怎么看呢？

据说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我依稀记得她当年的风采。我把母亲和飒子作比较，发现她们相差甚远。从明治二十七年到昭和

三十五年，日本人的体格变化太大了。母亲的脚也很美，可是看了飒子的脚，知道了两人的美完全不同，简直不像同是日本人的脚。母亲的脚可以放在手心里那么小巧玲珑，走起路来，脚成内八字，就像天鹅走路的姿态一样优雅。明治的女人都是那么走路的。而飒子的脚像柳鲽那样修长，是飒子最引为自豪的。母亲的脚是扁平的，我一看到奈良三月堂的观世音菩萨的脚，就想起母亲的脚来。

从前的人化妆方法十分简单。已婚的女人一般满十八岁以后都剃眉，染黑牙齿。明治中期以后，这一习惯渐渐被废除。如果飒子看到那时的母亲会作何感想呢。飒子把头发烫成卷发，戴着耳环，涂各色唇膏，描眉，涂眼影，戴假睫毛。指甲的修饰就更不用提了。同是日本人，六十多年的岁月，竟然变化如此之大，看来我也活得够长的了，经历了这么多数不尽的变化。母亲一定万万想不到，从她去世的昭和三年算起，三十三年后，她的儿子竟变成了这样的疯子——竟然不知廉耻地迷恋她的孙媳妇，而且，不惜牺牲妻子、孩子的利益来换取这女人的爱。不，就连我自己也万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12日。……下午4点左右，老伴和陆子进来了。好久没见到陆子了。7月19日我拒绝她借钱的要求后，她对我很失望，一直尽量回避我。今天和老伴一起来，一定有什么缘故。

“前些天，孩子们打扰了。”

“有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没什么事……”

“是吗。孩子们很可爱。”

“谢谢。今年夏天他们玩得很开心。”

这时，老伴插嘴道：

“陆子听说了一件事，想告诉你一下。”

“是吗？”

“你还记得油谷吧？”

“去巴西的那个油谷？”

“记得油谷的儿子吗？净吉结婚时，他们夫妇代替他父亲出席的婚礼……”

“我哪能都记得呀，他们怎么了？”

“让陆子跟你说吧。”

站在我面前的这两个人，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比飒子才大四岁，已经是中年妇女的体态的陆子，罗罗嗦嗦地说了起来。

“前几天，我们从轻井泽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就是上个月的25日，后乐园有拳击比赛，您知道吧？”

“我怎么知道。”

“反正有比赛。油谷夫妇提前入场，想找个前面的座位。快开始时，只见一位苗条的夫人，一只手提着一个驼色坤包，一只手甩动着一个汽车钥匙进了场，并且坐在了他们身边，您猜她是谁？”

“……”

“油谷夫人在婚礼上见过飒子，她说已经过了七八年，也许对方记不得我了，但我绝对忘不了她，她长得那么出众，比以前更漂亮了。我刚要跟她打招呼，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坐在飒子的身边，看样子是熟人，和飒子亲热地说话。我就没好打招呼。”

“……”

“油谷夫人一眼就看见了飒子手上戴的闪闪发光的猫眼戒指。因为飒子就坐在她右边，所以，她左手戴的戒指看得一清二楚。据夫人说，那么大的猫眼难得见到，足足有十五克拉以上。我和妈妈都没见飒子戴过，她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

“我想起岸信介当总理大臣时，因为从法属印度支那买了猫眼而招致非议，当时报纸上说，那石头价值二百万。在那边买是这个价钱，要是进口到日本后，大概还要贵上一倍吧。这么说，飒子的猫眼相当昂贵了。”

这时，老伴插了一句：“一定是有人给她买的呗。”

“总之，那石头太耀眼了，油谷夫人眼睛都直了，不住地看，也许飒子发觉了，就从包里取出网眼手套戴上。然而不仅没遮住它的光辉，反而透过网眼更加光彩夺目了。那手套好像是法国手织网眼手套，还是黑色的——黑色更能衬托出宝石的美丽。或许飒子正是为了这个效果才戴手套的。夫人说那天晚上根本没看成比赛，只顾看那手套里的戒指了。”

4

13日，继续昨天的内容写。

“你知道吗，飒子怎么会有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老伴单刀直入地问道。

“……”

“你说呀，什么时候给她买的？”

“买了又有什么不好的。”

“有什么好的呀。问题是这笔钱是从哪儿出的。你不是说最近花费太多，才不借钱给陆子的吗？”

“……”

“你所说的花费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对了，是这么回事。”

听了我的话，老伴和陆子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有钱给飒子，就是没钱给陆子。”

我先发制人，并想出了一个好借口。

“你不是反对翻盖房子吗?”

“当然反对。那里是父母的故居，谁像你那么不孝呀。”

“瞧瞧，我父母有个多孝顺的儿媳妇呀。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这笔钱就是这么来的。”

“就算有这笔钱也不该给飒子买那么贵的东西呀。”

“这有什么。又不是给外人买，是给咱们宝贝的儿媳妇买的。父母亲他们也会表扬我的。”

“翻盖房子的钱也不止这些呀，还有富余吧。”

“当然有，只用了一部分。”

“剩下的打算干什么用?”

“那是我的事，请不要干涉。”

“告诉我们你打算干什么用总可以吧。”

“这个嘛，飒子曾说过院子里有个游泳池就好了，所以先给她修个游泳池，她一定会高兴的。”

老伴什么也没说，两眼都瞪圆了。

“游泳池一时半会儿也修不成啊，眼看都秋天了。”陆子说。

“等水泥干透需要时间，现在开工，也需要四个月才能完工。飒子已经了解清楚了。”

于是，陆子也沉默了。

“而且飒子不喜欢一般人家那么窄小的，至少要长 20 米，宽 15 米的，否则无法进行花样游泳表演。她说要表演给我看，为了这个才修游泳池的。”

“这还算是件像样的事，自己家里有游泳池的话，经助也会高兴的……”

“她根本不关心经助，学校的作业都推给家庭教师，你也一样不关心孩子，咱们家的孩子真可怜。”

“既然修游泳池，也让十堂的孩子们来游吧。”

“当然可以。来多少都行。”

没想到让她们在这儿出了口气。我总不能说不让孩子们来游泳吧。不过，七月要上学，八月把他们打发到轻井泽去就行了，关键的问题还是春久。

“修游泳池需要花费多少呢?”

我早就等着她们问这个问题了。老伴和女儿被我的气势压得竟忘了问这个重要问题了。我松了口气。我最担心她们由猫眼石入手，对飒子和春久的关系刨根问底，那可就棘手了。好在我摆出了一副强硬的架势，居然使她们没再问下去。不过，早晚她们还会涉及这个问题的。

13日是大安。傍晚净吉夫妇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他们夫妇一同出门近来很少见。净吉穿着晚礼服，飒子穿和服。九月天气还很热，飒子完全可以穿西服，不知她为什么要穿和服去。

“怎么样，爷爷，您看怎么样?”

“转一圈给我看看。”

白色质地的和服下摆是浓淡相间的黑色植物图案，淡兰色打底，领口的衬里露出了一圈天蓝色。系成筒带的腰带也是以淡兰色加银丝线为底色，织有美丽的金丝线花纹，配上粉红色的系带和金银线绕成的系绳。她手上戴着翡翠戒指，拎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镶有白色珠子的坤包。

“偶尔穿穿和服也不错，没戴耳环和项链就对了。”

“爷爷很懂穿着啊。”

阿静拿着草履盒跟在飒子后面进来了，拿出草履摆在飒子跟前。穿着拖鞋来的飒子，特意在我面前穿草履给我看。草履是新

的，在阿静的帮助下才好容易穿进去。她来回走了几步，颇以自己的脚踝凸出而自豪。大概她是为了这个才穿和服，才在我面前穿草履的吧。……

16日。近来每天暑热难当。已是九月中旬还这么热，不太正常。我的脚也因此浮肿起来，脚趾尤其严重，用手一摁，陷进去很深，半天也不复原。脚底肿得更厉害，就像拖着铁板一样沉重。穿木屐要费好大劲，一遍是穿不进去的。所以，脚总是踩到地上，把脚底弄脏。佐佐木很担心，每天让我平躺着，还给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并不像是脚气。

她说："请杉田医生来给您好好检查一下吧。心电图也该做做了。这次浮肿挺厉害的。"

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件事。佐佐木扶着我散步时，本来应该关在笼子里的克利，不知怎么搞的，自己跑了出来，直朝我扑了上来。克利一定是跟我闹着玩的，我可是被吓了一大跳，像遇见了猛兽似的，来不及抵抗就被扑倒在草地上了。没怎么摔疼，只是后脑被磕了一下，嗡嗡直响。好半天爬不起来，靠着手杖才站了起来。克利又扑向佐佐木，听见佐佐木的尖叫声，飒子穿着睡衣跑过来。

"雷斯利，干什么！"

只喊了几声，克利就立刻温顺下来，跟在飒子后面摇着尾巴朝狗笼子那边走去。

"没伤着您吧？"

佐佐木给我拍打着浴衣问道。

"被那么大的家伙撞一下，老人哪站得住呀。"

"幸亏倒在草地上了。"

我和净吉原来都喜欢狗，也养过狗，但都是些像英国硬卷毛

猎犬或丝毛犬之类的小型犬，养大型犬是自从净吉和飒子结婚以后的事。记得他们结婚半年后，净吉说“想养条俄国狼犬。”不久，就买来一条优种狼狗，还聘请了训狗师每天进行训练。从饮食、洗澡到排泄都进行严格调教，老伴和女佣们非常不满。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回想起来，这肯定不是净吉的意思，而是飒子唆使的。

两年后那条俄国狼犬得脑炎死了，这回她终于亲自出面，说要养条英国赛狗，并托宠物店买了一条来，起名科巴，飒子对它宠爱有加。让野村开车，载着她和狗满街兜风，还经常带它散步，所以有人说少夫人对狗比对经助还喜欢。后来那只科巴被别的老狗咬了，不久得了丝虫病死了。第三次买来的才是这条克利。据血统书上说，它的父亲生于伦敦，名叫雷斯利，于是，管这个狗崽也叫雷斯利了。这些事在我当时的日记里都有记载。雷斯利也同样受到了飒子的宠爱。大概是陆子她们在老伴面前煽风点火的缘故，从两三年前开始，认为家里面不宜养克利这样的大型狗的意见有所抬头了。

其理由当然是两三年前爷爷腿脚还硬朗的时候，被大狗扑一下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甭说是狗了，就连猫扑上来都招架不了。我家的庭院里净是斜坡、台阶和石子路，要是摔倒在那样的地方，磕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现成的例子就有某某家的老人，被狼狗绊倒摔成重伤，住了三个月的医院，还打了石膏。所以老伴让我去跟飒子说说，不要养克利了，说飒子不听她的话。

“可是她那么喜欢克利，不让养太可怜了……”

“是你的身体重要还是狗重要啊。”

“就算不养了，那么大的狗怎么处理呀?”

“送给喜欢狗的人家就行了。”

“小狗还好说，那么大个就不好训了，再说我也不讨厌雷斯利的。”

“你是怕飒子不高兴吧。你就不怕摔成重伤？”

“既然这样，你就去跟她说呀，如果飒子同意的话，我没意见。”

其实我明知老伴跟她说了也没用。“少夫人”的权威已经日益凌驾于“老夫人”之上了，老伴也不愿意为一条狗而闹得不可开交。

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雷斯利。扪心自问，我只是在飒子面前装着喜欢它而已。每当看见飒子带着雷斯利开车上街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如果是和净吉一起出去自不必说，就算和春久一起我也认了，但是对这条狗则愤愤不平起来。加上这狗长得一副贵族相，举止优雅，似乎比黑人模样的春久还要容貌秀丽。飒子让它紧挨着自己坐在旁边的座位上，脸还贴着它的脖子，别人见了会作何感想呢？

野村对我说：“少夫人在外面并不是那样的，只是在老爷面前才这么做的。”

果真如此的话，也许是为了揶揄我而故意做给我看的。

这使我想起自己曾出于讨好飒子的心理，在她面前不由自主地对雷斯利特别温和，还往笼子里扔点心给它吃。飒子见了严肃地申斥我说：

“爷爷您这是干什么呀。请不要随便喂它东西吃。——您瞧，它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不吃您喂的东西吧。”

说着她进了笼子，故意爱抚起雷斯利来，还亲它的脸颊，跟接吻差不多了。她得意地笑着，仿佛在说：“您吃醋了吧”。

为了博得她的高兴，即使受伤我也在所不惜，要是因此死了，倒正和我意。但是，如果不是被她踩死，而是被她的狗踩死

的话，就无法忍受了。

下午2点杉田氏来出诊。佐佐木把狗事件立刻通知了他，才来得这么快的。

“听说您受惊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先给您检查一下。”

他让我躺下来，仔细检查了四肢和腰部。幸好没查出毛病。杉田又听了好几遍心脏，还听了听后背。然后用带来的仪器测了心电图，对我说：

“基本正常，回头我把结果通知您。”便告辞了。

晚上心电图的结果出来了。

“心脏正常，和上次相比没有变化。还有必要再检查一下肾脏。”

24日。佐佐木今天晚上请假去看孩子。她已经有一个月没回家了，不同意不大合适。可是明天正好是星期日，佐佐木就要多呆一天回来，她当然愿意这样，但这边就得问问飒子的意见了。老伴自7月以来就不再顶替佐佐木陪睡了。

“我没意见，她难得回去一次，就让她回去吧。”

“你没关系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

“明天是星期日呀。”

“我知道，那又怎么了?”

“你也许无所谓，净吉这阵子不是经常出差吗?”

“是啊，怎么了?”

“他难得星期六，星期日两天都在家。”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他一定盼望能搂着老婆睡懒觉吧？”

“不良老人还有心为儿子考虑那么多哪。”

“赎罪呗。”

“净瞎操心，净吉才不会领您这份情呢。”

“也可能。”

“好了，不用担心了，我今晚会去您那儿过夜的。爷爷起得早，然后我再回去不就得了。”

“那样会把他弄醒的，多可怜哪。”

“什么呀，他肯定睁着眼睛等我哪。”

“真说不过你。”

晚上9点30分入浴，10点就寝。和上次一样，阿静又抱来了藤椅。

“你还睡在那上面？”

“您就别管了，睡您的吧。”

“睡藤椅会感冒的。”

“阿静办事周到，会给我拿好几条毛毯来的。”

“要是害你得了感冒，就对不起净吉了。——不对，不光对不起净吉。”

“您真够烦人的。又想吃阿达林了？”

“两片大概不起作用吧？”

“瞎说。上个月吃了两片您马上睡得跟死人似的。张着嘴直流口水。”

“我的样子一定不堪入目吧？”

“随您去想象吧。不过，爷爷，我陪您睡觉的时候，您为什么不摘假牙呀？我知道您一向是摘掉睡的。”

“当然摘下来睡舒服了，可是摘了实在丑得不得了，老伴和佐佐木看见倒没关系。”

“您以为我没看见过？”

“你看见过吗？”

“去年您抽风病发作时，昏睡了半天时间，您忘了？”

“那次看见的？”

“其实有没有假牙都差不多。总想要掩盖丑相才不正常呢。”

“我并不是要掩盖什么，是不想让别人不愉快。”

“您以为不摘假牙可以掩盖丑相就错了。”

“那我就摘了它。——好了，你瞧我这张脸。——”

我从床上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冲着她摘去上下假牙，然后故意使劲咬住牙龈，尽可能使脸颊瘪进去，鼻子耷拉在嘴唇上边，就连黑猩猩长得也比我这张脸好看。我咔巴咔巴磕着牙龈，舌头在嘴里蠕动着，作出难看的表情给她看。飒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忽然从床头桌的抽屉里拿出镜子举到我的眼前。

“您让我看有什么用，倒是您看过自己的脸没有呢？如果没看过的话，就请您看看吧。——您瞧，就是这副样子。”

说着她把镜子支在我的面前。

“怎么样，这张脸？”

“是一张丑陋得难以形容的脸。”

我看了镜子里的脸，又去看飒子漂亮的脸，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两张脸属于同一种生物。越是觉得镜中的脸丑，就越觉得飒子是个无比优秀的生物。我遗憾地想，如果我的脸再丑一些就好了，那就显得飒子更漂亮了。

“行了，睡觉吧，爷爷，快回到床上去吧。”

“我想吃阿达林。”

我一边往床边走，一边说。

“今天也睡不着？”

“和你一起总是兴奋。”

“看见那样的脸还会兴奋吗?”

“看完那张脸，再看你的脸就更兴奋了。这种心理你明白吗?”

“不明白。”

“就是说，我越丑，就显得你越漂亮。”

她根本没听我说话，出去拿药去了。然后手指上夹了一根美国烟回来了。

“好，张开嘴。”

她把药放进我的嘴里。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最近偶尔在二楼偷偷抽。”

她打着了手里的打火机。

“其实我并不喜欢抽，不过，这也是一种装饰品，就抽一根。”

28日。……下雨天，脚疼得更厉害。今天早上起来时，手的麻痹、脚的浮肿和痉挛都加重了。下雨不能去院子里散步，只好在走廊上走走。我颤颤巍巍地走着，直担心一不留神会从走廊上掉下去。手的麻痹已发展到了肘部和肩部，这样下去会不会半身不遂呢。从傍晚开始手感觉更加冰冷了，仿佛泡在冰水里似的没有知觉。可是别人摸我的手时都说一点也不凉，我本人却凉得受不了。于是便按照以往的经验，用大毛巾浸透热水后把手和手臂都包裹上，外面再包一层法兰绒，再敷上两个白金怀炉。十分钟后，换一次热毛巾，如此反复了五六遍，才减轻了冰冷的感觉。

5

29日。昨晚由于长时间浸泡了热水，手痛有所缓和，才睡了个安稳觉。早晨又疼了起来。雨停了，天空十分晴朗。身体健康的话，这样的秋高气爽之日该有多么惬意呀。我已经有四五年无法享受这种好天气了，心里很难过。服了三片杜尔辛。

上午10点量血压，降到了105/58。听佐佐木的劝，我吃了两块咸饼干加一点奶酪，喝了一杯红茶。二十分钟后又量了一遍，又上到了158/92。这么一会儿工夫，血压变化这么大，可不太妙。

“请不要写得时间太长，又痛起来可怎么办?”

见我总是写日记，佐佐木劝阻道。

“稍微有点疼的时候，写写东西就忘了。疼得厉害了就不写了。忙你的去吧。”

下午1点开始午睡。迷糊了一个小时，醒来后浑身都是汗。

“这样会感冒的。”

佐佐木又进来给我换下了汗湿的内衣。我的额头、脖子都粘乎乎的。

“一吃这药就出汗，有没有别的药啊?”

5点杉田来出诊时，我问道。

“不好办哪，没有太合适的药了。如果不愿意吃药的话，就打腮腺激素针试试吧。”

注射之后感觉疼痛减轻多了。

10月1日。手疼还在继续。小指和无名指疼得最厉害，一

直疼到手腕。手腕麻痹得不能转动，也分不清是疼痛还是麻痹了。下午和夜间又打了两针。……

2 日。疼痛不见好。佐佐木和杉田商量，注射了镇静剂。

4 日。又实验了坐药，没什么效果。……

9 日。从四日到今天几乎一直手疼，没精神写日记，整天躺在床上。佐佐木不离左右地看护我。今天感觉好一些，想写一点。

过去的五天，服用、注射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我根本记不住它们的名字。我本来睡眠很好，现在却难受得睡不着，还得吃各种安眠药。老伴和净吉经常来看我。

5 日下午，是疼痛最厉害的一天，老伴来看我时，对我说：

“是不是让飒子来看看你呀？”

“………”

“让她来比较好吧。你不是对她说过，疼的时候一看见她的脸，不管多疼都忘了吗？”

“胡说！”

我突然吼道。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激动。也许是不想让她看到我这现在副模样，那太难为情了。其实，心里确实希望见到她。

“怎么，不想让飒子来看你吗？”

“不光是飒子，陆子也最好不要来。”

“上次你把陆子轰走了，陆子都哭了。”

“有什么好哭的。”

“可是飒子来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讨厌起飒子了？”

"混蛋，混蛋，混蛋。谁说讨厌她了，是太喜欢了。因为太喜欢了，才不愿意见的。"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真的不知道，别发火，对身体不好。"

老伴像哄小孩似地说完，赶紧走掉了。我被老伴戳到了痛处而恼羞成怒。老伴走了以后，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一想，也用不着发那么大的火。飒子要是听说了，会怎么想呢……

"对，还是见见她为好。……"

下午我忽然这样想。今天夜里手肯定还会疼的。——我打算在最疼的时候，像小孩一样哭叫起来，"飒子，飒子，我太疼了，救救我吧！"飒子就会吃惊地跑进来。

"我只要飒子来，别人不用进来。"

我再把佐佐木轰出去，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就说：

"太疼了，救救我吧。"

"好的，好的。爷爷，您打算让我干什么呀。什么都可以，您尽管说。"

"和我接吻我就能忘了疼。吻脚不行，吻脖子也不行，必须是真的接吻才行。"

我就这样拼命耍赖，放声大哭，会怎么样呢？即便是飒子也会屈服吧。近两三天内实行一次试试看。虽说要找个"最疼的时候"，但是并不一定非要等最疼的时候，装疼就行。胡子必须刮掉，乱蓬蓬的不便于接吻。假牙也要摘掉，还要清洁口腔……

就在我写日记的时候，手又疼了起来，什么也写不下去了。……我扔下笔喊起佐佐木来。……

10日。打了0.5cc的易尔加比林，感到头晕，天花板直打转，柱子也成了双影。五分钟后恢复了正常。颈部感到沉重，吃

了安眠药后睡觉。

11日。疼痛和昨天差不多。今天用了诺布隆坐药。……

12日。吃了三片杜尔辛，又出了好多汗。……

13日。今天早上好些了。趁此机会赶紧把昨天发生的事写下来。

晚上8点净吉来看我。最近他尽量天黑以前回家。

“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好什么呀，越来越厉害了。”

“你还自己刮了胡子，看着挺精神的。”

我今天早上忍着手疼刮了胡子。

“刮胡子费了半天劲。老不刮的话，更像个病人了。”

“让飒子来给你刮不行吗?”

这个净吉，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不会是见我刮了胡子，猜到了什么吧。其实他不喜欢家里人随便使唤飒子，大概因为自己的老婆是舞女出身而有点自卑吧，这就更加助长了“少夫人”的气焰。当然她变成这样也有我的责任，不过净吉这小子身为丈夫，从一结婚就处处迁就她。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怎么样，反正在别人面前非常明显。奇怪的是，他怎么会让他的宝贝老婆去给父亲刮胡子呢。

“我不愿意让女人给我刮。”

我故意反驳道。不过我心里在想，当我仰靠在椅子上，让她给我刮脸时，就能清晰地看见她那薄薄的，透明的鼻孔，真是美事啊。

“飒子会使用电动刮胡刀的。我生病的时候就是她给我刮

的。”

“怎么，你也让她干这个?”

“当然了，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以为飒子不愿意干呢。”

“不光是刮胡子，什么都可以让她来为你做。”

“谁知道她做不做，你光对我说没用，你能当面命令飒子，一切都照父亲的吩咐做吗?”

“当然可以啦。我一定这么吩咐她。……”

不知他是怎么对她说的，当天晚上，飒子突然来到我的房间。

“虽然您说不让我来，可是净吉要我必须来，我就来了。”

“净吉去哪儿了?”

“他说出去喝一杯。”

“我真想见识一下他在我面前命令你的样子。”

“他哪能命令我呀，早就躲出去了。”

突然我的手不失时机的疼了起来。五根手指僵直得像木棍一样，手掌内侧和外侧抽着疼，感觉手就像插在淹菜缸里似的冰凉，凉得几乎没有知觉，还伴随着阵阵疼痛。别人体会不到我难以忍受的痛苦，就是医生也不会了解的。

“阿飒！好疼!”

我不禁叫了起来。不是真疼的话叫不出这种声音，装疼是装不了这么像的。首先我从来没有管她叫过“阿飒”，这是很自然地叫出来的，我为此庆幸万分，一边忍着疼，一边心中窃喜。

“阿飒，阿飒，我好疼啊!”

我的声音就像十三四岁的顽童，这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声音。

“阿飒，阿飒，我的阿飒哟。”

说着说着我哇哇地大哭起来，鼻涕眼泪一块儿流，从嘴里滴滴哒哒地淌出了口水。哇，哇，哇，——我并没有作戏，在叫“阿飒”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淘气的孩子，竟忍不住哭了出来，怎么也控制不住。啊，我是不是已经疯了呀？我是个疯子吧？

“哇，哇，哇……”

我心想，疯就疯了吧，管不了那么多了。麻烦的是，这么想的一瞬间，突然产生了反省之心，害怕真的疯了。然后，便开始了演戏，故意装起小孩要赖来了。

“阿飒，阿飒，哇……”

“行了，别闹了，爷爷。”

刚才一直害怕得默默瞅着我发疯的飒子，偶然和我对视了一眼，马上看出了我内心的变化。

“装疯的话，会真的发疯的。”她凑近我的耳朵，用非常沉静的，冷冷的声音说道。“看您刚才那副傻样，离疯也不远了。”

她的声调里充满了嘲讽。

“您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您老是这么哭，我能做什么呀。”

“好，那我不哭了。”我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地说。

“我这个人很要强，您跟我演戏，我才不会买您的帐呢。”

下面的事不用再写了，总之，接吻又泡汤了。只是两人张开嘴，相互距离一公分左右，飒子往我嘴里滴了一滴唾液而已。

“好了，可以了吧。不愿意的话，我就不来了。”

“我没有骗你，真的很疼呀。”

“这回好些了吧？”

“还是疼啊。”

“您又叫唤什么呀，我可要走了，一个人自己哭吧。”

“飒子，以后让我经常叫你阿飒好吗？”

"老糊涂。"

"阿飒。"

"又是耍赖，又是骗人，谁会上您的圈套呀。"

她说完气鼓鼓地走了。

15日。……今天晚上服用了巴比妥和普罗姆拉尔。安眠药也得不断地变换，否则没有效果。鲁米那尔根本不起作用了。

17日。根据杉田的意见，请舰浦博士来出诊。下午博士来了。杉田跟他详细介绍了我的病情，还给他看了X光片子。博士说，得把片子拿回去给专家看过后再作答复。不过，据他看来，左手神经系统不正常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做牵引的话，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去除神经的压迫。只能依靠药物来维持。帕罗辛针剂比较好，有些药有副作用，不吃为好。又给我仔细检查了之后，带着片子回去了。

19日。晚上8点半时，有人没敲门就偷偷摸摸进来了。

"谁呀?"我问道，来人没有回答。

"谁呀?"我又问了一次，原来是经助穿着睡衣蹑手蹑脚地进了房间。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爷爷，手疼吗?"

"小孩子不用关心这个，你该睡觉去了。"

"我已经睡了，是偷偷跑来看您的。"

"去睡吧，去睡吧，小孩子不用管……"

刚说到这儿，不知怎么搞的，鼻子一酸眼泪落了下来。这和前几天在这孩子的母亲面前流的眼泪性质完全不同。那次是哇哇

地大声哭的，这次只掉下来一滴。我为掩饰自己赶紧戴上了眼镜，可是眼镜马上蒙上了一层雾，这可麻烦了，对孩子也无法掩饰了。

上次哭说明自己疯癫，这次说明了什么呢？上次的眼泪是预料之中的，而这次却是预料之外的。我和飒子一样喜欢恶作剧。明知作为男人掉眼泪没出息，却特别爱哭，动不动就掉眼泪，还怕别人看见。年轻时，老伴总说我心术不正，不像好人。可是，老伴一哭，我就马上软下来。我表面上多愁善感，心地善良，其实内心是个极端乖戾而薄情的人。可是我这样一个男人，一听见小孩子对我说的安慰话，便控制不了自己，竟掉下了眼泪。

“爷爷，坚强些，会好起来的。”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来掩盖自己的哭声，我怕佐佐木听见，就对经助说：“啊，会好的，你快去睡吧。……”

在黑暗的被子里，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似地流了下来。

过了三十分钟，等眼泪完全干了之后，我从被子里探出头来，经助已经不在了。

“经助少爷说了好多很懂事的话呢。”佐佐木说道。“他年纪不大，却很担心爷爷呢。”

“小小年纪这么老成，真讨厌。”

“哎呀，您怎么这么说呀。”

“我说过小孩不许到这里来，他还偷着跑来。小孩子就得像个小孩子才行。”

这一把年纪了，却在孩子面前哭起来，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即使我本来就爱哭，也太反常了。我琢磨是不是死期临近了才会这样的。

21日。今天佐佐木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她原来在PQ医

院工作过，今天去PQ医院看牙时遇见了整形外科的福岛博士，和他交谈了二十分钟左右。她告诉博士，老爷手疼的情况，问他除了牵引之外有别的好办法没有，博士说，有是有，但有一定的危险性，一般的医生是不会做的，也不愿意做，不过我可以做，而且有成功的把握。这种病叫做颈肩腕症候群，只要在有故障的脊椎处注射利多卡因来租佃其交感神经，手马上就不疼了。只是颈部的神经紧挨着颈部大动脉，注射需要很高的技术，才能不扎到动脉上。万一扎到血管上，病人就会呼吸困难起来，因此一般的医生不采用这个方法。但是我愿意冒这个险。迄今为止，我已经做过多次这种手术了，一次也没有失败过。我有自信能够做好这个手术。我问他需要多少天可以恢复，他说一天就行，手术只用十二分钟。

“那位福岛博士是可以信赖的人吗?”

“当然了。他在PQ医院工作，不会有问题的，他是东大毕业的医学博士，我很早就认识他了。”

“到底有没有危险哪，万一做坏了会怎么样呢?”

“既然先生那么说了应该没有问题的。要不然您亲自问他一下?”

“如果真能如此的话，就太好了。”

我先问了杉田的看法，他说：“是吗？真有那么高明的技术吗？简直神了。”对此事持怀疑态度，不大赞成我做这个手术。

22日。佐佐木去PQ医院去详细询问了博士。博士说他已经做了几十个人的这种手术，患者都很快康复出院了，但是如果担心的话，可以请一位麻醉师参加手术，再把氧气准备好，以备万一，这样就可以放心了。

“您打算怎么办呢？博士说决不会勉强您的，您要是有顾虑，

还是不做为好，好好考虑一下吧。”

前几天晚上，在小孩面前哭泣的事还有些耿耿于怀，仿佛是件不吉利的预兆。哭得那么厉害，兴许是死亡的预感在作怪。我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实际上胆小如鼠，却听信佐佐木的话，要去做那危险的手术，确实有点不同寻常。说不定这一针会置我于死地呢。

可是，我不是早已做好死的准备了吗。当今年夏天虎门医院说我得了癌时，我不是也面不改色吗？既然如此，借此机会碰碰运气又有何妨？即使万一运气不好，有什么可惋惜的呢？像现在这样每天手疼，看见飒子都没有乐趣了，飒子也把我当成了病人，不正经搭理我了。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呀。一想到飒子，我就想要豁出去试试看了。……

23日。疼痛还在继续。吃了杜冷丁睡下后，不一会儿又醒了。又打了一针萨尔布罗。

6点睡醒后，我又琢磨起昨天的问题来。

我不怕死，然而一想到我现在正面临着死亡就感到可怕。还是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床上安静地躺着，亲人环绕在身边，不知不觉地像睡着了似地死去的好。我不愿意到那个什么PQ医院去，让那位不认识的博士做手术，最后喘不上气来死去。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的时候伴随着痛苦、紧迫感和恐怖感。也许会在那临死的刹那间，七十年来所做过的坏事都像走马灯似的历历出现在眼前。你这家伙干了这么多坏事，还想舒舒服服地死，想得倒美，受这份罪理所应当，活该！——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对我这么说道。看来还是不去PQ医院的好。

今天是星期日，天阴下雨。我犹豫不决，又和佐佐木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明天由佐佐木去征求东大艉浦内科的艉浦先生的

意见，如果先生说可以做就做，先生说绝对不要做就不做。

24日。傍晚佐佐木回来了。报告说，艉浦先生说，我不认识PQ医院的福岛博士，而且也不懂骨科，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不过，既然他是东大出身的博士，又在PQ医院工作的话，至少是可以信任的，决不会是冒牌的。即便手术不成功也会采取万全之策的，所以可以相信那位博士。我内心希望先生不赞成，那样一来我就心安了，没想到先生是赞成的。没办法，难道我注定将面临冒险的命运吗？我实在想不出逃避手术的好借口，最后决定了去做手术。

25日。

“我听佐佐木说了什么手术的事，有没有危险哪。你现在虽然疼，慢慢会好起来的，用不着做那个手术呀。”老伴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就算失败了也死不了。”

“虽说死不了，昏过去半死不活的也让人看着难受。”

“每天这么受罪还不如死了呢。”我格外悲壮地说。

“什么时候做？”

“医院方面说什么时候都行。既然决定做，越快越好，明天就去。”

“等一等，你的性子就是急。”

老伴出去了，不一会儿拿来了日历。

“明天是先负，后天是佛灭，28日是大安，就定在28日吧。”

“你还真信这一套，我不管什么佛灭不佛灭，越快越好。”我明知老伴会反对还是这么说。

“不行，定在28日，到那天我陪你去。”

“你去干什么。”

“不，我要去。”

“这样我就放心了。”佐佐木说道。

27日。

今天是佛灭之日。书上写着“此日搬家，开店及其它皆凶”。明天下午老伴、佐佐木、杉田等陪同我去PQ医院。今天早上起来疼得很厉害，注射了镇痛剂。傍晚又疼起来，用了坐药。到了夜里又打了奥斯比丹，这个药是第一次用，虽说不是吗啡，也是一种麻醉药。好容易疼痛减轻，得以安眠。从这天以后，好几天不能执笔，几天后根据佐佐木的病床记录写了日记。

28日。上午6点醒来。终于到了命运之日，心里突突直跳，非常兴奋。在床上静躺，使自己镇静。早餐和午餐都是运到房间里吃的。我说想吃中国料理东坡肉，大家都笑我。

“看您这么有食欲，我就放心了。”佐佐木说道。

当然我并不是真的想吃，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午餐是一杯浓牛奶，一片烤面包，一个西班牙煎蛋卷，一块奶油点心，一杯红茶。我想去饭厅吃，为了能见到飒子，可是老伴不同意，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屋子里吃饭。饭后午睡十分钟，睡得当然不塌实。

1点半钟杉田来了，量了血压。2点出发。我右边是老伴，左边是杉田，佐佐木坐在司机旁边。就在汽车发动的时候，飒子的赫尔曼也发动了。

“咦，爷爷这是去哪儿呀？”飒子问道。

“去PQ医院打针，一个小时就回来。”

“奶奶也一起去?”

“奶奶认为她得了胃癌，顺便一起去检查一下，她总是疑神疑鬼的。”

“怎么会呢。”

“你去哪儿呀?”

“去有乐座，回头见。”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自从洗浴的季节过去之后，好长时间没见到春久了。

“这个月演什么片子?”

“卓别林的《独裁者》。”

赫尔曼一阵风似地开走了。

我吩咐大家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所以飒子什么也不知道。说不定老伴或佐佐木已经告诉她了，她只是故意装不知道吧。然后不露痕迹地有意在同一个时间出来，这也许是老伴的吩咐，反正见到她是件高兴的事。——一想到老伴的用心良苦，我心里很是感激。

按约定时间到达了医院，我马上被送进了XXX病房，然后被推进了X光室。杉田他们都跟了进来。我为了脱着方便是穿着和服来的。老伴帮我把衣服脱光，我躺在台子上，按医生的吩咐不断变换身体的姿势。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一个很大的摄影暗箱，从各个角度进行拍照。操作台离得比较远，难以对准要拍摄的部位，调节起来很费时间。正是十月末，台上很凉，可能是太紧张了，竟不觉得手疼了。

然后被送回×××病房躺在床上，X光照片很快就送来了。福岛博士仔细看了片子后说道：“那么，开始注射吧。”

博士拿起注射器，“请您到这边来，站在这里好打一些。”

“好的。”

博士站在明亮的窗边，我从床上下来，故意迈着勇敢而有力的步子走到博士跟前。

“现在就开始，一点也不疼，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请不要顾虑。”

“那就开始注射了。”

我感到针尖扎入颈部，果然一点也不疼。想必我的脸色也没变，身体也没有颤抖。我很平静，不觉得可怕。博士扎的是实验针，一般都是这样的程序，先拔出来看看有没有进血，像福岛博士这样谨慎的医生更不会掉以轻心的。

“哎呀，不好。”只听博士说道：“我给许多患者打过这种针，一次也没有扎到血管上过，今天不知是怎么搞的，您看，这针里面有血，大概是扎到毛细血管了。”

“那么，要重来一遍吗?”

“不，今天还是暂停为好。真是抱歉，明天请您再来一趟，下次一定会成功的，我从来还没有失败过。”

我反而放下了心。今天就算过去了，命运又延长了一天。可是一想到明天的事，就觉得还不如干脆重打一针，决一胜负痛快呢。

“博士太谨慎了，出那么点血，何必这么害怕呀?”佐佐木嘟囔着。

“哪里，这才说明先生了不起哪。见到一滴血就中止手术是不容易做到的，必须有极强的责任心才行，医生就应该这样，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杉田说。

约好明天的时间后，我们打道回府。在车里，杉田还一个劲儿地夸赞博士的做法。佐佐木则不停地说：“干脆打了就完了。”不过两人都认为博士过于重视这次手术了，若是像平时那样轻松地扎针的话，不至于失败的。

"我一开始就不赞成，明天就别去了。"老伴说。

回家后，飒子还没回来。经助正在和狗玩耍。

我还是在卧室进餐，手又疼起来了。

29日。今天和昨天同一时刻出发，同行者全部相同，不幸的是，手术经过也和昨天完全一样。今天注射时也进了血。越是准备得认真，博士就越是紧张。我们倒有些过意不去了。最后博士说，这是不吉之兆，非常遗憾只好作罢了。看来博士也不想再试了。这回我彻底放了心，松了口气。

下午4点回家。壁龛里的插花新换了一盆。是将雁来红和贵船菊插在琅轩斋的花篮里。不知今天是京都的插花师傅来了呢，还是飒子为老人特意插的呢？或者是作为枕边花而特别认真地插的呢？挂了很久的荷风的字也换成了浪华逸民菅盾彦的作品。这是一幅细长的水墨画，画了一个亮着灯火的灯台。盾彦喜欢在画旁题汉诗和和歌，这幅画上也题了一首万叶和歌。

6,

9日。自从去PQ医院以来又过去十天。老伴说很快会好起来的，还真有些见好。也许是该到好转的时候了，光吃药就见效，不可思议。我是个现实的人，病情稍稍好转便想要去看墓地。今年春天以来一直惦记这事，不如趁着这个时候去趟京都吧。……

10日。……

"你总是这样，稍微好一点就呆不住了，再观察一段怎么样？

在火车上疼起来可麻烦了。”

“已经没事了。今天都 11 月 10 日了。京都的冬天早，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

“不一定非要今年去呀，等到明年春天再说好不好?”

“这事和别的事不一样，不能拖延。这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去京都了。”

“又说这种话。你想让谁陪你去?”

“和佐佐木两人太寂寞，让飒子一起去最好。”

我去京都的主要目的就在这里，其他都是借口。

“住南禅寺吗?”

“带着护士太麻烦，而且飒子对那儿没好印象，不愿意住在南禅寺。”

“可是飒子去五子那儿又要吵架了。”

“打起来才有意思呢。”

我故意和老伴抬杠。

“南禅寺永观堂的红叶很美，我已经好多年没去看了。”

“永观堂的红叶还没到时候，高屋和真屋的红叶正红呢，可是我这腿脚也去不了。”

12 日。……我们乘下午 2 点 30 分的第二回音号出发。老伴、阿静、野村送我们到车站。我坐在窗边，旁边是飒子，佐佐木坐对面，可是开起车来后，窗边风太大，便和飒子对调了座位。不妙的是手又疼起来了。我让列车员拿来一杯水，偷偷吃了两片准备好的止痛药，我怕她们两人知道了又要小题大做。血压是临出门量的，154/93，上车后，我感到自己很兴奋，大概是因为好长时间没跟飒子并排坐在一起了，也许是由于今天飒子的穿着很有挑逗性的缘故（她虽然穿的是素色套装，但里面的衬衣非常艳

丽，还佩带了一条法国宝石项链)。我血压一高就尿频，尿一频血压就高，也说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经过横滨时去了趟厕所，经过热海时又去了一趟。座位离厕所很远，每次都踉跄着走到厕所。佐佐木陪着我，十分担心。每次都需要很长时间。回到座位时差点摔倒，扶住旁边的人才站住。

“是不是血压又高了?”一坐下，佐佐木就问道。马上要给我诊脉，我甩开了她的手。

就这样下午8点好歹到达了京都。五子、菊太郎、京二郎都到车站来迎接。

“嫂子，大家都来迎接，真过意不去。”飒子客套得有些过分。

“哪里，明天是星期日，大家都有空。”

出站时，要上好多台阶，我感到吃力。

“爷爷，我来背您吧。”

菊太郎蹲下身子。

“不用了，我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呢。”

我硬着头皮由佐佐木搀扶着一口气走上了台阶，累得直喘气，大家都担心地望着我。

“这次您打算呆几天?”

“大概一周左右吧。早晚会去你那儿打扰一晚，今天暂时住京都饭店吧。”

我懒得跟她唠叨，急忙上了车。城山一家坐别的车跟在我们后面来到了饭店。

这是个两间一套的房间，一间屋子有两张单人床，另一间里有一张单人床，这是按照我的要求预备的。

“佐佐木你睡那间屋子，我和飒子住这间。”

我当着五子他们的面这样说道。

“我想一个人睡。爷爷和佐佐木一间吧。”

“为什么呀？一起睡有什么不好？在东京的时候不是经常这样睡吗？”

我故意说给五子听。

“那我就不能抽烟了。”

“随便抽，我不管。”

“可是佐佐木要骂我的。服务员，请把那个箱子拿到这间屋子来。”

飒子到单人房间去了。

“手完全好了吗？”一直吃惊得呆楞在一旁的五子，好容易才插上了话。

“好什么呀，现在还疼呢。”

“是吗？妈妈信上说您已经好了。”

“我对她是这么说的，否则不会让我出来的。”

飒子脱去风衣，迅速换了件衬衣和项链出来了。

“我肚子饿了，爷爷，早点去餐厅吧。”

五子他们已经吃过了，只有我们三个人去吃饭。为飒子要了杯葡萄酒。飒子说这里的牡蛎没有污染，吃了好多。饭后在大厅里和五子他们聊了一个小时左右。

“可以抽一根吧，这里空气流通的。”

飒子从手包里拿出一根香烟抽了起来。平时都是直接抽，今天稀罕地加了个烟嘴。这是个细长的鲜红的烟嘴，她的指甲油也涂的是红色，唇膏也是同样的颜色。她的手指白皙。我猜她的目的是有意在五子面前炫耀一下这红白相衬的效果吧。

13日。上午10点去位于南禅寺下河原町的城山家。飒子和佐佐木陪我前去。我这是第二次去城三家。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去

的记不得了。今天是星期日，在百货公司工作的菊太郎不在，京二郎在家。飒子不想陪我去看墓地，想去四条大街的高岛屋买东西，下午想去高雄那边看红叶，她觉得一个人去无聊，就问谁给她当导游。京二郎觉得当导游要比去墓地有意思，愿意陪她去，于是飒子和京二郎先走了。我、五子、佐佐木三人吃了午饭，决定去鹿谷的法然院、黑谷的真如堂、一乘寺的曼殊堂一带游览。夜晚和飒子、菊太郎他们共进晚餐。

我的祖先是江洲商人，四五代前开始在江户居住，我当然算是纯粹的老江户了，可是我不大喜欢现在的东京，而京都却能使我想起从前的东京。我认为东京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庸俗、杂乱的都市，都是那帮乡巴老，土里土气的，不了解东京从前的风貌的所谓政治家们干的。他们把日本桥、筑地桥和柳桥下面流淌的清澈的河水变成了臭水沟的。就是这些不知道隅田川里曾有过白鱼游动的时代的家伙们干的。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样令人不快的，与自己毫无缘分的土地里。可能的话，甚至想把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也迁到别处去。既便是老江户，也不清楚五六代以前的事了，况且我家祖先就是从京都出来的。再说，如果埋在京都，住在东京的亲人可以经常来京都游玩，“啊，这里有爷爷的墓。”会给我上一柱香。比起埋在与老江户无缘的多摩墓地要强多了。

“这么说来法然院是最合适的地方了，其他几个寺院都不适于散步。”五子一边走下曼殊院的台阶，一边说。

“我也这么想。”

“法然院在市中心，交通方便。樱花盛开的时候尤其热闹，然而一进寺院内便异常肃穆，使人心情宁静。”

“我不喜欢法华宗，想改为净土宗，不知能否得到寺里的墓地。”

“我经常去法然院散步，和寺里的和尚很熟。前几天问过他

们，他们说完全可以，不光净土宗，日莲宗也行。”

找墓地就算告一段落。我们经天龙寺来到吉兆，时间还早，飒子他们和菊太郎都还没到。我们临时开了个房间休息。过了不久，菊太郎来了，6点半飒子他们也来了，飒子说他们回了趟饭店。

“您等了半天了？”

“是啊。你们回饭店干什么？”

“换了件衣服，怕晚上冷。爷爷也小心别感冒。”

我猜她是想早点穿上新买的服装吧。她穿了件白衬衣，外套绣着银丝线图案的毛衣，戒指也换了，居然戴上了那颗惹眼的猫眼。

“墓地选定了吗？”

“大致定在法然院了。寺院方面也同意了。”

“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回东京呀？”

“哪儿那么快呀，还要请寺里的石匠来商量墓碑的样式呢。”

“爷爷不是专门研究过川胜先生的石造美术的书吗。您还说过五轮塔最好呢。”

“我的看法有些改变，不用五轮塔也行。”

“总之，赶快决定下来，早点回东京吧。”

“干么这么急着回去呀，看拳击？”

“差不多吧。”

五子、菊太郎、京二郎、佐佐木四个人的眼睛不约而同聚集到了飒子的左手无名指上。飒子毫不在意众人的目光，若无其事地坐在坐垫上。

“舅妈，这是猫眼石吧？”菊太郎打破冷场问道。

“是啊。”

“这个石头值几百万吗？”

“管它叫石头多不好听啊，可是价值几百万哪。”

“能让爷爷拿出几百万来，舅妈真有办法呀。”

“别舅妈舅妈的，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叫我飒子就行了。”

医生不让我喝酒，五子不能喝，佐佐木不敢多喝，只有飒子和菊太郎兄弟喝得很起劲，快9点才吃完饭。飒子送五子他们回南禅寺后自己回饭店了。我和佐佐木因时间太晚就住在吉兆了。

14日。上午8点起床。让释迦堂旁边的嵯峨豆腐店送来豆腐当早点吃，还带上两块豆腐，10点左右和五子去拜访法然院。飒子说今天要给花见小路茶室打电话，约上上次和春久来京都时认识的二三个艺妓一起吃午饭，然后去京极的SY影院看电影。晚上拉她们去舞厅跳舞。

我去会见了五子介绍的法然院住持，他马上领我看了墓地。寺院里果然如五子说的十分幽静，热闹的城市中竟有如此幽静之所，实在不可思议。这景致与垃圾场似的东京无法相提并论。对这里的环境我很满意。回来的路上，和五子在餐馆吃了点东西，2点回饭店，3点左右石店的老板来了，在大厅见了面，五子和佐佐木同席。

关于碑石的样式我有许多方案，正为不知用哪个好而犯愁。其实死了之后，埋在什么样的石头下都无关紧要，可是我特别在意这个问题。至少一般流行的那种长方形的，平板的石头上，刻着俗名或戒名，前面凿出放香的圆洞，和洒水的圆洞，这类式样太平凡了，一向乖戾的我实在看不上。尽管不同于父母和祖父母的墓碑样式，有些不敬，但我还是想要五轮塔式的。镰仓后期那种样式即可。水轮下面成细腰壶形，火轮的厚翘檐，垂水装置及风轮的空轮形状代表了从镰仓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遗迹。

这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川胜先生的书里写着，上京区千本

上石像寺里有阿弥陀三尊石佛。中尊为定印弥陀坐像，左边是观音，右边是势至的立像。这三尊佛像都很美。势至和观音都同样刻有衣着装饰，从宝冠、璎珞、天衣、光背等都细腻地刻画了出来。我看着照片忽然想到，如果把飒子的容貌体态模仿成这样的菩萨像刻出来，以此为我的墓碑是否可行呢？反正我不信神佛，也没有任何宗旨，我的神佛就是飒子。埋在飒子的立像之下是我最大的愿望。

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愿望。这个立像只有谁都看不出来像谁才是可行的。不能酷似飒子，但又要有飒子的感觉。我不想用花岗岩，打算用软质的松香石。这样就可以不必线条过于鲜明，朦胧地表现出来了。只有我一个人能感觉出是飒子才行。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必须告诉雕刻家模特是谁，那么，请谁来刻比较好呢？这可不是谁都能刻得了的。不幸的是我没有一个雕刻家朋友。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做，结果很可能不愿意帮这个亵渎神明的忙。

川胜书上有一张上京区今宫神社的线雕四面石佛，即四面分别刻了佛像的四方佛，阿弥陀如来，释迦如来，药师如来，弥勒菩萨等的坐像拓本。另外还有一副蜻蛉石线雕的阿弥陀三尊之一的势至菩萨坐像的拓本。如来的坐像都是男性的结跏趺坐，而这尊势至菩萨是像女性那样双膝并拢而坐。我很喜欢这个菩萨像。……

15日。接着昨天写。

我不需要四面佛，有势至一面足已。不用四方的石头，只用稍厚的石头，在正面刻上菩萨即可，背面刻上我的俗名和戒名，及享年。我打算找个奈良一带懂绘画的雕刻工匠，把势至菩萨像描下来，然后给他出示飒子各种姿势的照片，让他把菩萨像画得

与飒子相近。再把这张画像拿给凿石工匠，让他照着照片刻。这样一来谁也看不出我心中的秘密，而制成石像了。我便可以在头戴宝冠，胸佩璎珞，身披天衣的飒子石像下长眠了。

我和石店老板谈了约两个小时。我当然没有暴露我的计划，只是展示了一番对石像美术的知识之渊博，五子和佐佐木听得目瞪口呆。最后我说：

“我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让我考虑两三天之后再请您过来。今天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

石店老板走了以后，五子也回去了。我回到房间请人来按摩。

吃完晚饭，我突然要外出，叫了辆车。

“这个时间您要去哪儿呀？夜晚太凉，明天去不行吗？”佐佐木吃惊地阻止我。

“不太远，走着都能到。”

“走着去，开玩笑。京都晚上很凉，您要保重身体，临来时老夫人一再嘱咐我。”

“我要买件急用的东西，你跟我一起去，几分钟就完事。”

我不顾佐佐木的劝阻，出了门，佐佐木只好跟着我出来。我要去的是笔墨商店竹翠轩，离饭店不到五分钟的路程。我坐在店里和熟识的店主人寒暄之后，买了一个小指大的中国良墨，花了二千元，还花了一万元买了一枚端砚和二十张镶金边的白唐纸。

“好久没见了，您还是那么精神。”

“哪里，差远了，这次来京都就是找墓地的，来日无多喽。”

“您真会说笑话，瞧您这身子骨多硬朗啊。——您还想要什么，有郑板桥的画，想看看吗？”

“我是想买样东西，不知你店里有没有？”

“什么东西？”

“二尺红绸子和一块白布。”

“真是新鲜，您打算干什么用?”

“做拓石像用的棉团儿。”

“明白了，是做棉团儿呀，我叫老婆去找。”

几分钟后，夫人从里面拿着红绸子和白布出来了。

“这个可以吗?”

“可以，可以，很好，多少钱?”

“这还要什么钱哪，您要用尽管来拿。”

佐佐木完全不明白我的用意，吃惊地看着。

“好了，事情办完了。回去吧。”我钻进了汽车。

飒子还没有回来。

16日。今天一天在饭店休养。这四天来活动量很大，我也想休息一下，给佐佐木也放了一天假。她从来没去关西旅行过，希望能去奈良参观参观。我也有我的小算盘，就特意安排她今天去。并且让五子陪她去。五子一向不喜欢出门，所以桑造活着的时候，夫妇很少去旅行。我对她说，至少去看看奈良的寺院，再说我这次是从寺院选墓地，顺便看看别处的寺院，以备参考。我为她们包了一辆车，对她们说，这样可以途中去宇治的平等院，到奈良后参观东大寺、新药师寺西京的法华寺等，一天的时间很紧张，要强行军，所以要带上海鳗寿司，早点出发。上午参观东大寺，下午去新药师寺等。晚上在奈良饭店吃了饭回来。无论多晚都要回来，省得我担心。今天飒子一天不外出，在这里陪我。

上午7点，五子来接佐佐木。

“早上好。爷爷总是起得那么早。”五子说着从包袱里拿出两个竹皮卷放在茶几上。

“这是昨天买的海鳗寿司，给你们拿两包来，您和飒子当早

点吃吧。”

“谢谢了。”

“奈良有什么东西要买吗，像蕨菜饼什么的。”

“不用买，记着去药师寺请个佛足石来。”

“佛足石？”

“对，就是刻有佛的脚形的石头。”

“知道了。我们走了。爷爷不要太累了。”

“早上好。”飒子揉着眼睛从房间里出来。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吵了夫人的觉了，该死，该死。”佐佐木说了一连串客气话，然后和五子走了。

飒子穿着天兰色睡衣，脚上是兰底粉花的拖鞋。她不愿意睡佐佐木的床，从自己屋里拿来枕头，盖了我的大衣躺在沙发上继续睡觉。她闭着眼睛，也不跟我说话。大概是昨天晚上去跳舞回来太晚了，没睡够吧。

我起来洗了脸，让人送来日本茶，吃起寿司来。一气吃了三个，真不少。我尽量不吵醒飒子，轻轻地吃，吃完后飒子还在睡。

我拿出买来的砚台放在桌子上，慢慢研起墨来。把那一小条黑墨磨掉了一半。然后把白布撕成布条，揉成团儿，用红绸子包上作成棉团。大小各做了两个，一共做了四个。

“爷爷，我出去三十分钟行吗？我去餐厅吃点东西就回来。”飒子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坐在沙发上。这使我想起了势至菩萨的姿态。

“不用去餐厅吃了，这里还有不少寿司呢，就在这儿吃吧。”

“是吗，好吧。”

“好久没和你一起吃海鳗了。”

“是啊。——爷爷，刚才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呀。”

“研墨干什么?”

“别打听那么多了，赶快吃你的吧。”

年轻时无意间的见识，不知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我去过中国两三次，见过怎样制作拓本。不光是中国，在日本各地旅游时也偶然见过有人在野外拓碑。中国人的技术很高，在刮大风时也能用蘸了水的刷子，将白纸吧唧吧唧地拍在碑石上，制出清晰的拓本。而日本人则非常细致和神经质，他们谨慎地做成大小棉团，蘸上墨，一条线一条线地仔细涂抹，有的用黑墨，有的用朱墨，我觉得朱墨特别美。

“我吃饱啦。真好吃。”飒子喝着茶，我乘机对她说：

“这些叫棉团。”

“干什么用?”

“把它们蘸上墨汁吧唧吧唧拍在碑石上做拓本用。我喜欢用朱墨作拓本。”

“这里哪有石头啊?”

“不用石头，用别的东西代替。”

“用什么代替呢?”

“借你的脚用一用，我想用朱墨在这张白纸上制作你的脚的拓本。”

“做它干什么用呢?”

“用这个拓本来雕刻飒子的佛足石。我死了之后，把骨头埋在这块石头下面，才能真正往生极乐净土呀。”

7

17日。继续昨天的日记。

我本来不想告诉飒子的，但是昨天突然改变了主意，觉得还是告诉她为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之一是想看看飒子知道后是什么表情，什么反应。其次是想知道她看到自己的红色足底印在白纸上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她见到自己一向引以为自豪的脚像佛足那样印在白纸上，一定会喜不自禁的。我很想看见她高兴的笑容。她嘴上肯定会说“爷爷神经不正常。”心里其实很得意。可是，当我告诉了她真正的用途之后，她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这有什么用?”

不过我至少可以确认飒子没有不同意，而且有些好奇。于是我让服务员拿来两条大床单，把它们叠起来放在榻榻米上，准备好朱墨和毛笔，然后对飒子说:“飒子，也不费什么事，你躺在这个床单上就行了，其它的我来做。”

“这样行吗，朱墨会不会沾到我的衣服上?”

“绝对不会。我只涂你的脚底。”

飒子照我说的平躺下来，两脚并拢，稍稍翘起一点，使我能看得清楚一些。

一切就绪后，我拿起一个蘸了朱墨的棉团，将她的双脚间隔开两三寸，从右脚开始用棉团仔细地拍起来，使每一条纹路都能印得清楚。

由于我的左手不灵便，涂起来力不从心，总是涂不好，把飒子的睡衣都弄脏了。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涂抹，越来越兴奋，丝毫不知疲倦。

终于两只脚都涂满了。我开始把色纸往脚上贴，可是试了好几次都印不出满意的效果，二十张纸都浪费光了，我又给竹翠轩打电话，让他们马上送四十张色纸来。这回我改变了方式，把原来涂的都洗掉，让飒子坐在椅子上，我躺在她的脚下，仰着涂朱墨，然后，让她把脚踏在色纸上。

最初我的预定计划是在五子她们回来之前完工，把房间打扫干净，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事与愿违，五子她们9点以前便回来了。我听见敲门声，还没等我答应，她们就进来了，飒子赶紧躲进了浴室，地上到处是红色和白色的布团。她们茫然地面面相觑。佐佐木默默地给我量了血压。

“232。”她表情严肃地说道。

17日早上，飒子没打招呼就独自回东京了，我们是11点才知道的。

“飒子走了。”11点左右五子来了，对我说。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刚才知道。服务台的人说，太太刚才一个人去伊丹了。”

“胡说！你早就知道了。”

“我怎么会知道啊?”

“瞎说。狐狸精，准是你捣的鬼。”

“不是的，服务台的人说，太太留下话了，说她先走一步，坐日航回去，在她到达伊丹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听了也很吃惊。”

“撒谎。老狐狸，一定是你把飒子气走的。你和陆子都是最喜欢挑拨离间的人，都怪我给忘了。”

“哎哟，您怎么说这种话！太过分了!”

“佐佐木小姐。”

“哎。”

“你也会说是听五子说的吧。你们合伙来欺骗老人，把飒子给赶走了。”

“您这可是冤枉了佐佐木小姐了。佐佐木小姐，你先去大厅呆一会儿，趁这个机会，我有话想问问爷爷。既然被说成是狐狸精，我就什么都可以说了。”

“老爷血压高，请不要让他太生气——”

“好的，我知道。”

五子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

“你说我把飒子挤兑走的，纯粹是随便冤枉人。我猜想飒子走是另有别的原因。我不了解是什么原因，我想爷爷应该有所察觉吧。”她用讥笑的口吻说道。

我回答说：“她和春久的关系好不仅我知道，她自己也公开这么说，她丈夫净吉也知道，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然而没有证据说他们二人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

“真的没有一个人相信吗？”五子怪怪地笑着，然后又说：“我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我觉得净吉有些不可理解。假使飒子和春久之间有什么的话，净吉不可能装着看不见，默认他们吧。所以我觉得净吉也另外有人，可以说飒子和净吉已经达成了默契，或者说互相达成谅解了吧。”

五子说话的时候，我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满腔的憎恶，差点儿没吼起来，我怕那样会震破动脉，强压了下去。我虽然坐在椅子上，只觉得眼前发黑，坐也坐不住了。见我的脸色很难看，五子也吓坏了。

“不要说了，你回去吧。”

我竭尽全力颤抖着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呢，难道是因为被她发现了那个秘密吗？

五子走了。我由于昨天一天活动过于剧烈，浑身疼得受不了。夜里也没睡好，吃了三片阿达林，还在背上、肩上、腰上贴了好几块萨隆巴斯，结果还是睡不着。于是决定乘下午的火车回东京。佐佐木激烈地反对，她带着哭腔恳求我说，这么高的血压，怎么可能旅行呢，少说要静养三四天，等血压稳定后再说。我听不进去，五子来向我道歉，说要陪我回东京吧。我说，我看见你就生气，要去你就坐别的车厢。……

18日。昨天下午3点2分乘上了京都发的回音号。我和佐佐木在一等车厢，五子在二等车厢。9点到达东京。老伴、陆子、净吉、飒子四人来车站迎接。怕我走不动，还推来了担架车。准是五子在电话里让他们准备的。

“这是干什么，愚蠢！我又不是鸠山。”

我的无理取闹使大家束手无策。突然一只柔软的手拉住我的右手，是飒子的手。

“哎呀，爷爷，听我的话。”

我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老老实实地躺到车上，穿过长长的地下通道，车走得快，大家在后面紧追慢赶，老伴掉了队，净吉又回去寻找。我对通道里的岔道之多感到惊讶。从丸之内口出来，有两辆汽车等在那里。前面的一辆坐三个人，我、飒子和佐佐木，后面坐四个人，老伴、五子、陆子和净吉。

“爷爷，对不起，没告诉您就回来了。”

“和谁约好了吧。”

“才不是呢。说实话，昨天一天被您折腾得受不了了。从早到晚那么摩擦我的脚底多受罪呀。所以我赶紧逃跑了，请原谅。”

她说话的口气和以前不大一样，有点做作。

“爷爷累了吧。我12点20分从伊丹起飞，2点到达羽田。还

是飞机快呀。”

佐佐木护士看护记录拔萃

……17日晚上回京的患者，由于在京都连日疲劳的缘故，18日、19日两天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偶尔去书房补写前几天的日记。24日上午10点55分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17日下午3点，飒子夫人从羽田一回到狸谷的住宅，就马上给净吉打了电话，告诉他老人的精神状态非常怪异，她一天也不堪忍受与他共处，所以自己也没打招呼就提前回来了。夫妇两人商量的结果，背着老夫人去拜访了精神科医生井上教授，问他如何做为好。教授的意见是，老人的病属于异常性欲，目前的状态还不到精神病的程度，但患者总是需要情欲，这是患者生命的支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飒子夫人要注意不要让患者过于兴奋，也不要过于违背患者的意志，尽量和蔼地看护他。这是惟一的治疗办法。因此，自老人返京以来，他们尽可能按照教授的嘱咐对待老人。

20日　星期二　晴

上午8点，体温35.5°，脉搏78，呼吸15，血压132/80，没什么变化，情绪不太好。

早饭后患者进书房，好像是写日记。

上午10点55分，患者异常兴奋地从书房回到卧室，说了些我也听不懂话，我让他躺下，脉搏136，呼吸23，患者诉说心悸，血压158/92。打手势诉说头痛。脸上的表情很恐怖。给杉田医生打电话，也没有什么指示，因为这是经常有的现象，医生

往往无视护士的观察。

上午11点15分，脉搏143，呼吸38，血压176/100，又给杉田医生打电话，还是没有指示。检查了室温、采光、通风等。只有老夫人在家。看来有必要吸氧，与虎门医院联络。

上午11点45分，杉田医生来诊。我报告病情经过。诊视之后，杉田医生从医药箱里拿出注射液，亲自注射，打的是维他命K、氨茶碱。打完针，杉田医生正准备走时，患者突然大叫起来，昏厥过去。全身猛烈抽搐，口唇和指尖出现了明显的青斑。不久痉挛停下来，又开始了运动不安症，怎么也按不住他。

大小便失禁。整个发作时间达13分钟。然后进入深深的睡眠。

下午12点15分，老夫人突然头晕起来，送她到别的房间休息。10分钟左右恢复正常。五子夫人看护老夫人。

12点50分，患者安眠。脉搏80，呼吸16，飒子夫人进入房间。

13点10分，亲戚小泉医生来诊。

14点40分醒来，神志清醒，没有语言障碍。诉说脸部、头部、颈部疼痛。按照小泉医生的指示给他服了一片萨利德，二片阿达林。见飒子夫人在，静静闭上了眼睛。55分，自然排尿。尿量110cc，不浑浊。20点45分，诉说口渴，飒子夫人端给他一杯牛奶，150cc，菜汁250cc。

23点5分，浅睡状态。老人已完全清醒，虽然脱离了危险状态，也不排除再发的可能。所以，虽已夜深，净吉请来了东大艉浦教授，诊断说不是脑溢血的发作，是脑血管痉挛，现在已没有危险了。然后指示一天注射两次20%葡萄糖20cc，维他命B1100毫升，维他命C500毫升，睡前服两片阿达林，四分之一片索尔苯。还嘱咐今后两个星期要静养，谢绝会客，暂停入浴，气色好的时候可入浴。能下床之后，要先在屋内走动，看身体情

况选择太阳好的天气在院里散步，严禁外出，尽可能不要让病人过于思虑，绝对不可写日记……

胜海医师病床日记拔萃

12月15日　晴间浓雾后晴

主诉：胸闷发作。病史：三十多年来血压高，最高血压150/200，有时达到过240。最低血压70/95。6年前患了中风，之后有些轻度行走障碍。近几年来，左上肢，尤其是手腕总是神经性疼痛，一着凉更加严重。年轻时患过性病，能喝一升酒，最近只能喝一二小盅。昭和十一年以来已戒烟。

现病历：大约一年前开始心电图显示ST下降，T波的平低化等，怀疑是心肌障碍，但最近并无心脏不适。11月20日，剧烈的头疼、痉挛以及昏厥发作，艉浦教授诊断为脑血管痉挛。照他的指示治疗，病情稳定下来。30日，患者和不喜欢的女儿争吵之后，左前胸有轻度苦闷感。持续十几分钟，后来经常有同样的发作。12月2日夜晚，由于排便用力，心脏有50%部位感到剧烈抽搐。请附近的医生查了心电图，怀疑是胸部诱导的前壁中隔梗塞。以后每天都有小的发作。由于便秘，排便后容易发作。到目前为止对发作的处置是服用P剂Q剂，吸氧，注射镇静剂，罂粟硷等。12月15日住进本院（东大内科）A号病室。根据主治医S氏以及年轻夫人的病情介绍进行了初步地检查。患者较胖，贫血，没有黄疸，下肢轻度浮肿。脉搏90、稍快，血压150/75。颈部没有静脉曲张。心脏不肥大，有轻微收缩性杂音。腹部摸不到肝、脾。虽说右侧有轻度运动障碍，但并非软弱无力，没有异常反射。膝盖腱有所减弱。

16日　晴间多云

住院以后没有再发作，睡眠很好。黎明时有轻微苦闷感。为防止便秘。劝病人服用泻药。患者已意识到这一点，从德国拜尔药品公司买来了 Istizin 服用。由于患者长年患高血压和神经痛，对药物十分熟悉，年轻医生用药不小心都会被他挑出毛病的。他桌子上有各种各样的药，不开处方都可以，从中找出 P 剂 Q 剂服用即可。再发作时就让患者服用自己带来的硝酸甘油片。患者枕边备有吸氧器。

18日　晴转阴

住院以来未有剧烈发作。发作的病状主要是胸部苦闷，但很少持续几分钟以上。一着凉，神经痛会导致心脏病发作，病房的暖气不够暖和，家属又放了两三个电炉子进来。

20日　阴转晴

昨晚 8 点时从心窝开始有苦闷感，持续 30 分钟。服用硝酸甘油片和注射镇静剂，血管扩张剂后，缓和了一些。心电图和上次测的出入不大。血压 156/78。

23日　晴间多云

每天有轻度发作。尿中带糖，所以今天早上让患者多吃米饭和菜，然后化验血糖值，检查有无糖尿病。

26日星期日　晴间云

下午 6 点时左前胸部感到剧烈苦闷感，持续十几分钟，医院给我来电话。我让值班医生采取紧急处置，下午 7 点我赶到医院。血压 185/97，脉搏 92。打了镇静剂后很快安静下来。也许

是星期日主治医不在患者感到不安的缘故。发作时有血压升高的倾向。

29日　晴间细雪，浓雾后转晴

近几天没有剧烈的发作。矢量心电图也显示有前壁中隔梗塞的迹象。血清W氏反应呈阳性。明天开始使用刚从美国进口的最新扩张剂R。

昭和36年1月3日　晴转阴转雨

大概是新药比较见效，病情好转。尿浑浊，显微镜下白血球很多。

8日　晴间浓雾

泌尿科K教授来会诊，建议进行前列腺按摩和服用抗生素试试看。心电图显示心脏状况有轻度改善。血压143/65。

11日　晴间多云

两三天前开始诉说腰部疼痛，越来越厉害，在此同时，下午开始两侧胸部开始抽搐般地疼起来，持续十几分钟，是近来最厉害的一次发作。血压176/91，脉搏87。服用硝酸甘油片，注射冠扩张剂、镇静剂后得到缓解。从心电图上没有发现新的病变。

15日　晴

从昨天的X光照片来看可诊断为变形性脊椎症。为了使腰部尽量不弯曲，在腰部下面垫上熨衣板，使身体不下陷。

中略

2月3日　晴朗

心电图显示有很大好转。最近基本上没有小的发作。看这样子，近日可以出院。

2月7日晴间阴

病愈出院。今天是个暖和的好天气。此病最忌着凉，选择中午最暖和的时间，用空调车送回家。据说卯木氏家的主人的书房里安放了一个特大的炉子取暖。

城山五子手记拔萃

去年11月20日因脑血管痉挛而病倒的父亲，后来又患了心绞痛，心肌梗塞，同年12月15日住进东大医院，在胜海先生的治疗下好容易脱离了危险状态，住了五十多天医院，于今年2月7日出院，回到了狸穴的家中。可是心绞痛并未完全治愈，此后也有轻度发作，常常服用硝酸甘油片。2月至3月底父亲一直没有迈出寝室一步。佐佐木护士从吃饭到大小便都承担下来，阿静有时帮帮忙。

我京都的家里没有什么事，就在狸穴的家呆了一个星期。父亲不愿见到我，我尽量躲着他。这一点陆子和我一样。

飒子的处境很微妙，也很难做。按照井上教授的建议，她尽量对父亲表现出和蔼的态度，但是过于温和，或长时间在枕边伺候的话，父亲就会非常兴奋。每当飒子离开病室后，父亲便发作。如果她每天不来几趟病室，病人就会介意，导致病情恶化。

父亲也和飒子一样有着微妙的心理。由于心绞痛的发作伴随极度的痛苦，所以父亲虽然嘴上说不怕死，却害怕死前肉体的痛苦。所以尽力避免和飒子过于接近，可是不见她又不行。

我没有去过净吉夫妇住的二楼。但是据佐佐木说，飒子最近

不和丈夫睡在一个房间里，而是自己在客房里睡，偶尔春久也偷偷上二楼去过。

我回京都后的一天，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上次拓的飒子的脚拓本还放在竹翠轩，让我去取出来，拿给那个石匠，让他刻成佛足石。还说据大唐西域记所载，释迦佛祖的足迹至今还留在摩揭陀国，其足长1尺8寸，宽6寸，两足底有轮相。飒子的足底不刻轮相也行，长度同样放大为1尺8寸，让我务必这样对石匠要求。这种荒唐的要求根本没法提，我也没当回事就挂了电话。

几天后父亲又来电话说让我把拓本全部寄到东京来，我照办了。

拓本寄到东京后的情况，佐佐木来电话告诉了我。父亲从十几张拓本里挑出四五张比较好的，一张张不厌其烦地每天看上好几个小时。一度担心他会因此而兴奋，但又一想，比起接触飒子来说这样能使他满足也不错，就没加阻止。

到了5月中旬，天气好的时候，父亲能在院子里散步30分钟了。一般由护士陪同，偶尔飒子拉着他的手散步。

曾经预备修建的游泳池已经动工了，院子里的草地被翻掉了。

飒子说："建了也没用，反正夏天爷爷也不能到户外走动了，这是额外支出，还是停工吧。"

净吉说："看到游泳池如期开工，父亲会浮想联翩的，孩子们也都盼望着呢。"

钥

匙

1月1日。……我终于决定从今年开始把一直没敢写的事写进日记里。关于自己的性生活、自己与妻子的关系，我一向是不详细记录的。因为担心妻子偷看这个日记本而生我的气，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不担心这一点了。妻子肯定知道这本日记放在我书房的哪个抽屉里。她出身于有着京都遗风的老式家庭，呼吸着封建的空气长大，是个守旧的女人，她颇引以为自豪，所以说不大可能偷看丈夫的日记，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从今往后我要打破惯例，要频繁地记录有关夫妻生活的隐秘之事。她能否抵御偷窥丈夫隐私的诱惑呢？她天性内向，对隐秘之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她还惯于装模作样，掩饰自己的内心，这或许是女人特有的。我以前总是把放日记本的抽屉钥匙藏在某个地方，而且不时更换藏匿之所，但是好奇心很强的她很可能知道我所有藏钥匙的地点。其实她完全不必

这么麻烦，配上一把就可以了。

……我刚才写了“今年开始不担心这一点了”，其实，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甚至期待着她偷看似的。那么为什么我要把它锁在抽屉里，还将钥匙东藏西藏呢？也许我是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吧。如果我把日记本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她一定会想“这是为了让我看而写的日记”。……郁子啊，亲爱的，我不知你是否一直在偷看我的日记。即使我直截了当去问你，你也会说：“我决不偷看别人写的东西”，所以问你也白搭。不过你如果看了的话，我希望你相信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伪。当然对于猜疑心重的人，越这么说越会引起怀疑，我不会对你说什么的，你看了日记，真假就一目了然了。

我当然不会只写对她有利的内容，肯定要露骨地写一些让她感到不快、或使她不堪入目的事。我之所以打算把这些事写进日记，就是因为她那过分的秘密主义——，她耻于谈论闺房之事，偶尔我说两句下流话，她马上捂起耳朵，这是她所谓的“教养”，伪善的“女性的温柔”，矫柔造作的自命清高。我们结婚已有二十多年，女儿都快出嫁了，可上了床仍然是默默行事，从来没有一句亲昵的话，这哪像夫妻呀？我对她不给我谈论闺房之事的机会不满之极，这才决定写进日记里的。今后我不管她是不是偷看，就当作她在偷看，通过写日记来间接和她谈论这些事。

我真心地爱她，——以前我常常这样写，她也很明白这一点。只是在生理上我没有她的欲望那么强烈，在这一点上和她不太匹配。我今年五十六岁（她应该是四十五岁了），并不算太老，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干那事时总觉得力不从心。说实话，我现在大约每周一次，——也许应该说是十天一次更合适。可是她（这么露骨地谈论这种事是她最忌讳的了）尽管心脏不太好，那方面却出奇地强。这是现在我惟一感到困惑、苦恼的事。我作为丈

夫，不能充分完成对妻子的义务深感内疚，可是，假设她为弥补这一缺憾——这么一说，她一定会生气，这不过是个“假设”——找了个情人，我也受不了。我仅仅这样设想就已嫉妒万分。即使考虑到她自身的健康，是否也应该多少抑制一下她那病态的欲望呢。

……让我为难的，是我的体力逐年下降。近来，房事之后感到十分疲劳。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那么我是不是讨厌这事呢，正相反。我绝不是为了义务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应付她的要求的。我很爱她。在此我要揭露她的一个隐秘，她有着她自己全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独特的长处。如果我没有在年轻时和许多女性交往的经验的话，就不会了解她所具有的这一稀有的长处。据我的经验，她是极其罕见的器具所有者。如果她被卖到从前岛原一带的妓院去的话，肯定会大受欢迎，会有无数的嫖客聚集到她身边来，天下的男子无不为她而夜不能寐。(这件事还是不要告诉她为好。如果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至少对我自己是不利的。可是她知道了的话，是暗自高兴还是感到羞耻，或侮辱呢。大概表面上装作生气，内心不禁得意起来吧。)

我只要想到她的那个长处就感到嫉妒。如果其他男人知道了她的这个长处，而且知道我没有能完全报偿这一天赐的幸运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一想到这些就不安，一想到自己对于她这样罪孽深重，就充满了自责。于是我用各种办法来刺激自己。例如，我让她刺激我的兴奋点——我闭上眼睛，让她吻我的眼皮时能引起快感。或者我刺激她的兴奋点——她喜欢让我吻她的腋下来刺激自己。然而就连这点要求她也不痛快地回应。她不喜欢沉溺于此类“不自然的游戏”之中，总是要求单刀直入的正面进攻。她明知我对女人的脚有特别的嗜好，也知道她自己的脚长得特别美（完全不像四十五岁女人的脚），却故意不让我看她

的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她也穿着袜子。我求她至少让我吻一下脚背，她就说什么太脏了，不行，怎么也不让碰。她这样推三阻四的弄得我无计可施。

……刚刚进入新年我就发了这么多牢骚，真难为情，不过，还是觉得把这些写下来的好。明天晚上是“姬始”[①]，素来古板的妻子一定会遵循惯例，严肃地行事的。……

1月4日。……今天我遇见了一件稀罕事。书房有三天没打扫了，下午趁丈夫出去散步，我去打扫时，看见插着一枝水仙的书架前掉了一把钥匙。这没什么可稀奇的，但是，丈夫是不会毫无理由、不小心将钥匙掉在地上的。因为丈夫是个很谨慎的人。再说他多年来每天写日记，从来没有丢掉过一次钥匙。……我早就知道丈夫写日记，知道他把日记本锁在桌子的抽屉里，也知道他把钥匙有时放在书中间，有时藏在地毯下面。但是我分得清什么是我该知道的，什么是我不该知道的。我知道的仅仅是钥匙的藏匿之所。我决不会去偷看日记里写了什么。可是出乎意外的是，生性多疑的丈夫却总是把日记本锁起来，把钥匙藏起来，否则心里就不安似的。……丈夫今天把钥匙掉在地上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改变了想法，觉得有必要让我看日记了吗？也许他知道直接对我说你可以看日记，我反而不会看，所以用这种方式表示“想看的话就偷偷看，这是钥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明丈夫早就知道我知道钥匙的所在，只是装不知道吧？不，大概是要表明“我从今天开始默认你偷看我的日记”吧？……

这些都无所谓。即便是这样我也决不会看的。我不想越过迄今为止划定的界线，进入丈夫的内心。正如我不愿意别人了解我

① 新年后的第一次房事。

的心事一样，也不喜欢对别人的秘密刨根究底。况且想让我看的日记，就会有虚假的成分，不会都是让我愉快的事了。丈夫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反正我有一定之规。其实我从今年也开始写日记了。我只想写给自己看，当然我是不会让丈夫发觉我写日记的。我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写，藏在一个丈夫绝对想不到的地方。我写日记的第一个理由就是我知道丈夫的日记本的所在，而丈夫甚至不知道我写日记，这种优越感使我兴奋无比。……

前天夜里行了一年之始的房事。……啊，把这样的事写下来真难为情。去世的父亲经常教导我要“慎独”，如果他知道我写这些，不知会怎样叹息我的堕落呢。……丈夫照例是达到了欢喜的顶峰，而我照例是没有满足。而且事过之后的感觉非常不愉快。丈夫为自己的体力不支而惭愧，每次都说一通抱歉的话，同时也攻击我对他过于冷静。冷静的意思就是，我虽然“精力绝伦”，那方面病态的旺盛，但我的方式却过于“事务性”、“一般化”、“公式化”，毫无变化。二十年来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同一种姿势。——然而丈夫没有忽略我的无言的挑战，对我的细微表示都十分敏感。也许是对我过于频繁的要求总是战战兢兢，才使他变成这样的。——在他眼里，我是个只讲实利的，没有人情味的女人。丈夫说你爱我还不及我爱你的一半。你只把我当作必需品——而且是不完全的必需品。如果你真爱我的话，应该更热情一些，应该答应我所有的要求。我不能使你充分满足的一半责任在你，如果你稍稍挑起我的热情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无力。你一向不作任何努力，在这件事上从不主动协助我。你虽然很贪吃，却只是拱着手等现成的。总之，你是个冷血动物，是个心地很坏的女人。

丈夫这么看我也不能怪他。我从小受到古板的双亲的训诫，女人无论什么场合都是被动的，不可主动。我决不缺乏热情，我

的热情潜藏在内心深处，没有发散出来。如果硬要让它发散出来，就会在瞬间消失的。我的热情是苍白的，不是火热的，这一点丈夫并不理解。

……近来我常常感到，我和他是不是阴差阳错的当了夫妻呢？也许还有更适合我的男人。他也一样。我和他在性的嗜好方面相互不吻合之处太多了。我遵照父母之命糊里糊涂嫁到这个家里，知道了夫妻生活不过如此。现在想起来，我似乎选择了最不适合我的人。我当这是命里注定的，无可奈何地压抑自己，可是每当我和他面对面时，便无缘无故地感到不舒服。这种恶心的感觉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从结婚的头一夜，和他上床时就开始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那新婚旅行的第一夜，我上了床，见他摘下近视眼镜时，吓得浑身一哆嗦。经常戴眼镜的人一摘下眼镜，都会给人异样的感觉，但是丈夫的脸突然间变得像一张惨白的、死人般的脸。丈夫凑近我的脸，死盯着我看，我也自然而然地盯着他的脸看。当我看到他那细腻得像铝制品般光滑的皮肤时，又哆嗦了一下。白天没有看清楚，原来他的鼻子下边和嘴唇周围长着浅浅的胡须，让人直起鸡皮疙瘩。有生以来我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男人的脸，也许是这个缘故，从那以后，只要在明亮的地方长时间注视丈夫的脸，我就会心里发毛。所以为了尽量不看他的脸，我总是把灯关掉。丈夫却相反，那个时候总要把屋里的灯开得亮亮的，然后从头到脚把我的身体看个遍。（我很少同意他这么做，只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让他看看脚。）我不了解其他男人，不知男人是否都这么固执？那种死缠烂磨、黏黏糊糊地要求必要行为以外的游戏的习性，难道是所有男人共同的吗？……

1月7日。……今天木村来拜年。我正在看福克纳的小说，

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上二楼的书房去了。木村在客厅里和妻子、敏子闲聊。3点多，三人一起去看《美丽的萨布里那》了。6点时，木村又和她们一起回来了，和我家人一起吃了晚饭，一直呆到9点多才走。吃饭时，除敏子外，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白兰地。我觉得郁子近来酒量见长，虽说最开始教她喝酒的是我，其实她本来就是能喝酒的体质，只要给她酒，她一声不吭地能喝好多。虽然她也喝醉，却是阴性的醉法，内攻而不外发，所以一般人不易察觉。今晚木村给妻子斟了两杯白兰地，妻子的脸色有些发白，却看不出喝醉的样子。倒是我和木村的脸红彤彤的。木村不太能喝，似乎还不如妻子能喝。妻子和别的男人喝酒还是第一次。

木村开始是给敏子斟酒，敏子说："我不喝酒，给妈妈斟吧。"我早就感觉敏子在回避木村，大概是她感觉木村对母亲比对她显得亲热吧。我原以为这是自己的嫉妒心作怪，想要努力打消这个念头，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妻子对来客一向是冷淡的，惟独对木村很热情。当然妻子接近木村是由于我有意把敏子嫁给木村，所以常常让木村到家里来，并让妻子留意他们二人的情况。可是，敏子对这事似乎不大上心。她尽量回避和木村单独在一起，总是和郁子三人一起聊天，去看电影也必定叫母亲一起去。我说："你跟着去不合适"，妻子反驳说，作为母亲有监督的责任。我说："你的脑筋太旧了，应该信任他们"，她说："我也这么想，可是敏子叫我陪她去"。如果敏子真是这么说的话，很可能是敏子看出来母亲喜欢木村，为他们搭桥呢。我总觉得妻子和敏子之间有种默契。妻子也许还未意识到，以为是在监督两个年轻人，其实是自己爱上了木村。……

1月8日。昨天晚上我喝醉了，丈夫比我还醉得厉害。他一反平日，一个劲儿地要求我吻他的眼睑。我也因为喝过了一点，

竟晕晕乎乎地答应了。这还不算，吻他时，我一不留神看见了不该看的——他摘掉眼镜的脸。这种时候我一向是闭上眼睛的。昨天晚上却睁开了眼睛。他那铝制品般的皮肤，仿佛被显像管放大了似的展示在我的眼前。我倏地一抖，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好在丈夫很快戴上了眼镜，像以往那样仔细端详我的手和脚。……我默默地关掉了枕边的台灯。丈夫伸手要打开台灯，我早已把台灯推远了。

“喂，求你了，让我再看一次，求求你了。……”

丈夫在黑暗中摸索着台灯，怎么也摸不着，只好放弃了。……久违的长时间的拥抱。……

我对丈夫一半是极端的厌恶，一半是极端的爱恋。我和丈夫虽然性不合，但我并不想去爱别人。旧的贞操观念已扎根在我的头脑里。我对丈夫的那种执坳的、变态的爱抚方式深感困惑，然而我知道他是狂热地爱我的，因此，不回应他一下，总觉得过意不去。可是他如果还能像从前那样体力充沛的话，……他的精力怎么会减退的呢？照他的说法，是因为我过于放荡，自己禁不住自我的诱惑而失控的结果。女人在这一点上是不死之身，而男人要用脑，那种事会立刻影响到身体的状况。被他这么一说，我真是觉得羞耻，可我生就这样的体质，自己也没办法。如果丈夫真心爱我的话，应该想方设法使我高兴。我只希望他能明白，那些多余的游戏使我无法忍受。对我来说，那一套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影响情绪。我希望按照老规矩，在昏暗的闺床上，裹在厚厚的被子里，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悄悄行事。夫妇这方面的嗜好大相径庭实在是一大不幸，难道双方不能努力寻求妥协点吗？……

1月13日。……4点半时木村来了。说是从老家寄来了淹鱼子，带来让我们尝尝。他们三人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木村想要告

辞，我从书房下来，挽留他吃了饭再走。木村也没推辞，说了句我不客气了，又坐了下来。我回了书房，敏子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妻子在客厅陪木村说话。

晚饭只是家常便饭，由于有淹鱼子和昨天妻子买的鲫鱼寿司作下酒菜，我们又喝起了白兰地。妻子不喜欢吃甜食，喜欢吃下酒菜，尤其喜好鲫鱼寿司。我虽说是又好喝酒，又好吃下酒菜，却不喜欢吃鲫鱼寿司。家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喜欢吃。木村也不喜欢吃。

木村是第一次带礼物来我家，或许他早有吃晚饭的准备。我对他的心理还摸不准，不知他到底喜欢郁子还是敏子。虽说母亲上了年纪，要是我的话，也肯定会对母亲感兴趣的。从木村的表情上看不出什么来，也许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敏子。只是见敏子对他不太上心，才暂时讨母亲欢心的，通过母亲追求敏子的吧。

……重要的倒是我自己怎么打算的。出于什么考虑又一次挽留木村呢？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前天晚上，我已经对木村产生了一丝嫉妒了，——不，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可以说，同时我也在偷偷享受着嫉妒吧。我一感到嫉妒，那方面就会产生冲动，在某种意义上，嫉妒是必要的，它能够引起快感。

那天晚上，我利用对木村的嫉妒，成功地使妻子兴奋了。为了使今后的夫妻生活能令人满足地持续下去，木村这一兴奋剂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要提醒妻子的是，不要超出作为兴奋剂利用的范围。妻子尽可以走到极端的程度，越极端越好。我希望使自己疯狂地嫉妒。我希望她能明白，她努力这么做来刺激我，有利于她自身的幸福。

1 月 17 日。……木村这几天一直没来，可是我和妻子却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都要喝白兰地。妻子是劝酒就喝。我喜欢看

妻子极力掩饰醉态而憋得脸色发青的样子。我觉得这时的妻子有着万种风情。我想把妻子灌醉后和她睡觉，可是妻子就是不上我的圈套，反而借着酒劲愈加不让我碰她的脚，还要我为她做这做那。……

1月28日。……今天头疼了一天。虽然不到大醉的程度，昨天的确喝过了一点。……木村担心我的酒量会越来越大，只给我斟了两杯，并劝我别喝得太多了。丈夫则相反，比以前更加怂恿我多喝，他知道我从不拒绝别人的劝酒，就没完没了地给我倒酒。其实我的酒量也就到这儿了，尽管没在丈夫和木村面前失过态，但喝过了头会很难受，所以我还是适可而止比较好。

1月28日。……今天晚上妻子突然晕倒了。今天木村来了。四个人围着饭桌吃饭时，她离开了饭桌，好长时间没回来。木村说“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妻子一喝多，就爱去厕所，所以我就说“没事，一会儿就回来。”

木村还是不放心，起身去找她。不大工夫，他在走廊喊道：“小姐，你快来。”

敏子今天晚上一吃完饭就早早回自己房间了。

木村说：“真奇怪，哪儿都找不到太太。”

敏子在浴室里找到了妻子，妻子泡在浴缸里，双手搭在浴缸边上睡着了。“妈妈，别在这儿睡觉呀。”妻子仍然一动不动。

“先生，不好了。”木村跑来告诉我。我进了浴室给她把脉，脉搏很微弱，一分钟跳九十多下。我脱了衣服进了浴缸，把她抱出来，放在浴室的地板上。敏子用一条大浴巾裹住了母亲的身体，说：“我去铺床”，就去卧室了。

木村不知该干什么，在门口转来转去。我对他说“你进来搭

把手。”他这才轻轻地走进了浴室。“得赶快擦干她身上的水，不然会感冒，你帮忙擦一下。”我和木村两人用毛巾给郁子擦了起来。(在这么紧急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利用木村，我让他负责上半身，我负责下半身。连脚趾缝我都擦得干干净净，并命令木村：“你把手指缝也擦干净”，同时留心观察木村的表情)。

敏子拿来了睡衣，见木村在帮忙，就说了句：“我去准备暖水袋”，转身又出去了。我和木村给郁子穿上睡衣，把她送回了卧室。

木村说：“可能是脑贫血，还是不要用热水袋的好。”

三个人商量了一会儿要不要请医生来，我不想让医生看见她的这副丑态，可是她现在的心脏跳动很微弱，只好把儿玉医生请来了。医生的诊断果然是脑贫血，对我说：“不要紧，不用担心。”给她打了一针维他康复就回去了。这时已是凌晨2点了。……

1月29日。昨晚喝多了，很难受，就去了厕所，到此为止我记得很清楚。去浴室后，晕了过去也有印象，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今天早上醒来，见自己躺在床上，一定是被人送回卧室的。今天一天头疼得起不来床，迷迷糊糊地躺了一天，不停地做梦。傍晚时感觉好多了，勉强写了日记，然后接着睡觉。

1月29日。……妻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起床。昨晚我和木村把她从浴室送回卧室时是12点左右，儿玉医生回去是今天凌晨2点左右。我把医生送到外面时，头上一片美丽的星空，寒气袭人。卧室里有火炉，只要睡觉前往炉子里放一撮煤就够暖和了，木村说：“今天应该烧旺点。”，我让他多放了一些煤块儿。“请多保重，我告辞了”。虽然木村这么说，可是已是深夜，怎么

好让他回去呢。我说："寝具是现成的，就在客厅将就一晚上吧。""不用了，离得不远，不用费心了。"既然木村执意要回去，我也没再坚持。说心里话，我也希望他回去，因为刚才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计划。

把木村送走，又确认了敏子不会到这里来之后，我走到妻子的床边给她把了一下脉。刚才打的那针维他康复很管用，脉搏已经正常了，正在熟睡。

我加旺了火，火苗呼呼地响着。又取下罩在落地灯上的黑布，屋里亮堂多了。我把落地灯挪到妻子的床边，放在可以照亮她全身的地方。我感到自己的心脏突然剧烈跳动起来，我多年的梦想今晚终于能够实现了，这使我无比兴奋。我蹑手蹑脚地去书房拿来了日光灯台灯，放在床头柜上，——我一直热切地盼望能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欣赏妻子的裸体。

……一切都按预期的进行。我重新脱掉了她的衣服，让她一丝不挂的曝露在落地灯和日光灯之下。当妻子美丽洁净的肉体呈现在我眼前时，我竟有些恍惚，因为这是第一次这样观看妻子的裸体。许多"丈夫"对妻子的肉体一定都是了如指掌的，甚至连脚心有多少皱纹都一清二楚。可是妻子从来没有让我仔细看过她的整个身体。在亲热时，也只允许我看上半身的一部分，其他地方一律不许看。我只是用手触摸来想象其形状，感觉她的肉体很美。正是这个缘故，我才产生了要在灯光下一睹她身体的念头。

她是明治四十四年出生的，体格不像现代女性那样欧化，但是，她年轻时游泳，打网球，所以和同时代的女性相比，有着十分匀称的骨骼。她的胸部平坦，乳房和臀部不发达，腿虽然细长，但是小腿微微呈O型，不太直。尤其是脚脖子不够细。不过比起西洋人那种修长的腿来，我更偏爱像我母亲和姑母那样的日本女人的弯曲的腿。笔直如棍的腿没有曲线，不好看。比起发

达的胸部和臀部来，我更喜欢像中宫寺的本尊那样微微隆起的程度。我想象妻子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果然不出我所料。只有她那洁白的皮肤出乎我意料之外。一般人身上总有些细小的斑点，而我找遍妻子的全身也没发现一处。……虽然她已有四十五岁，还生育了一个女儿，皮肤竟然没有一点瑕疵。结婚二十年，同床共枕至今，才刚刚知道了妻子的肉体美而惊异的丈夫，就像是新婚不久的感觉一样。

我贪婪地注视着妻子的身体，感叹不已。忽然我想到妻子也许并没有睡着，只是在装睡。本来是睡着的，中途醒了，但是由于羞耻而装睡。我认定是这么回事。也许这仅仅是我的妄想，但我非要这样想。这雪白而美丽的肉体，像死尸般的任我抚弄，实际上却完全是有意识的，这个念头给予我莫大的愉快，我很可能不把这恶作剧写进日记里了。如果她确实在偷看我的日记，以后就不会喝醉了。……不，她不会不喝酒的，如果她不再喝酒，就证明她偷看日记了。……

……晚上8点，木村来电话，“后来太太怎么样了？我应该去探望一下的。”我告诉他：“后来吃了安眠药，现在还睡着呢。她不难受，不用担心。”……

1月30日。自醉酒以来，我还没有下床。现在是上午九点半，今天是星期一，丈夫好像三十分钟前出门了。出门之前他悄悄进来，瞧了我一会儿，我假装睡着，他在我脚上吻了一下才走。

女佣进来问我好些了没有，我让她拿条热毛巾来，简单洗了脸，又让她拿来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我问起敏子，女佣说：“小姐在房间里。”

今天我感觉好多了，已经能起来了，但我还是在床上写了日

记，静静地回忆前天晚上以来发生的事。前天晚上怎么会喝醉了呢？固然也有身体的原因，但是，那瓶白兰地似乎不是平时喝的牌子，好像是丈夫新买来的，标签上写着拿破仑白兰地。我觉得口感很好，不由多喝了一些。我不愿意被人看见自己的醉态，一喝得难受时就会躲进厕所里，那天晚上也是这样。几十分钟？不，大概有一二个小时吧。我没觉得难受，只有种恍惚的感觉。我模模糊糊到记得，由于长时间蹲在厕所里，腰和腿都累得不行，不知不觉双手扶了地，然后整个人摔倒在地上。我觉得自己身上沾了臭气，就摇摇晃晃地走到浴室，脱掉身上的衣服，后来的事就想不起来了。

后来一直觉得昏昏沉沉的，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身子向下坠去，——昨天一天我都是处在半睡半醒之间。头虽然疼痛难忍，却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使人忘掉疼痛的奇怪的世界。那肯定是梦境，可是怎么会有那么鲜明，真实的梦呢？我感到自己的肉体到达了痛苦和快乐的顶峰，我惊异的发现丈夫从来没有这样强有力，这样精力充沛过。一会儿我又觉得压在我身上的不是丈夫而是木村。这么说，木村为了照料我留宿了？丈夫又去哪儿了呢？我怎么可以做这样不道德的事呢？……可是，强烈的快感不容许我多加思考。夫妻生活二十多年，丈夫给予我的是多么乏味，多么平淡，多么难以忍受的感觉啊。现在回想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性生活，这是木村使我感受到的。

……我渐渐又意识到那些都是梦境，其实搂抱我的男人就是我的丈夫。大概前天晚上丈夫把我送回卧室后，趁我昏睡之际，抚弄我的身体了。由于他的动作过于激烈，我曾一度睁开了眼睛，发觉自己一丝不挂地曝露在灯光下，——对了，可能是由于日光灯太刺眼才醒的吧，——不过我的意识并不清楚，丈夫发现我醒了，就给我盖上被子，关了灯。——卧室里不该有日光灯

的，准是丈夫从书房拿来的。一想到丈夫在日光灯下仔细查看我的身体，并且欣喜不已时，我的脸都红了，对丈夫这种行为我既生气又羞愧。

丈夫给我喂了安眠药后我又失去了意识，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我产生的木村搂着我的幻觉就是那段时间。虽说是“幻觉”，可是，被搂抱的感觉是那样的实在，与被丈夫搂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伸出手紧紧抓住了木村年轻的胳膊，我被压在他那富有弹性的胸脯下。我觉得木村的皮肤非常的白，白得简直不像是日本人的皮肤。而且……真有些羞于启齿……反正丈夫也不知道这本日记的存在，我就如实写下来吧。……啊，丈夫能达到这个程度就好了，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奇妙的是，尽管我心里这么想，却一直感觉到这并不是梦，而是自己把丈夫当作木村了。我奇怪的是，那完全不像是丈夫的力度。……

……如果是由于那瓶酒使我醉成那样，还产生了那样的幻觉的话，我真希望今后经常喝酒。我必须感谢使我喝醉的丈夫。我在幻觉中看到的也许真的是木村吧。我从未见过木村的裸体，怎么会在幻觉中见到呢？我空想的那个木村和现实中的木村一样吗？我想要真正见识一下木村的裸体，而不是在梦幻中。……

1月30日。……中午木村从学校打来电话问：“夫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回答：“早上我出门时她还在睡觉，已经没事了。今天晚上来喝一杯吧。”“这怎么行呢。前天晚上太危险了，先生也控制一下吧。我只是去看看夫人。”

下午4点木村来了。妻子已经起来了，正在客厅里。木村说：“我只呆一会儿就走。”我挽留道：“今天再重新喝一次，别走了。”妻子在旁边只是吃吃笑，一点没有讨厌的神色。木村嘴上这么说，却没有要走的意思。木村虽然不会知道那天晚上他走

了以后卧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出现在郁子的幻觉中，使她陶醉，但是他脸上呈现出想要让郁子喝醉的神色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木村仿佛知道郁子为什么喝醉，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吧，或是受到了郁子的某种神秘的暗示吧。只有敏子，只要我们三人一开始喝酒，她就匆匆吃完饭离开饭桌。……

……今晚妻子又是中途去了厕所，然后去了浴室，又昏倒在浴室里。一切都和前天一样，儿玉氏来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此后木村帮忙料理，我夜晚的行动都和前天完全一样。最奇怪的是，连妻子的梦话都一样。……她今天晚上也喊了一声“木村”，难道说她又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了同样的幻影？……我是否应该解释为是自己在被她愚弄呢？……

2月9日。…今天敏子要求搬出去住。理由是想要安静地学习，还说正好有一个合适的住家，才突然提出来的。就是在同志社教她法语的老夫人的家。老夫人是法国人，教授敏子法语。她的丈夫是日本人，现在中风卧床，夫人在同志社教课，兼任私人教师养活丈夫。自从丈夫发病以来，除敏子外，不让别的学生到家里来，都是她自己出去上课。家里只有夫妇二人，如果敏子能住进去的话，夫人出门也放心多了，老夫人是巴不得敏子住进她家。房费也很便宜。最近，隔三岔五木村就来我家喝酒，每次我都晕倒在浴室，敏子一定是厌烦了。深夜，父母的卧室常常灯火通明，也会使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除此之外是否另有隐情就不清楚了。我说：“你去问问你爸爸的意见，他同意的话，我不反对。”……

2月14日。……木村今天趁妻子去厨房时对我说了件新鲜

事。

“你知道美国有个保拉罗德牌的照相机吧？这种照相机能够马上出照片，操作也很简单，携带方便。目前日本只有少数赶时髦的人使用，还没有普及。胶片在日本不容易买到，都是从美国托人买的。我有个朋友有这种照相机，也有胶片，曾跟我说过，需要用的话，可以借给我。”

听木村这么一说，我马上设想了它的用途。可是木村怎么会察觉到我会喜欢这种照相机呢？看来他对我们夫妻之间的秘密是一清二楚的。……

2月16日。……刚才，下午四点左右，发生了一件事。我把日记本藏在壁橱的一个抽屉里，放在一堆旧信笺的最下面。一般尽量等丈夫外出时写，有时怕忘了或一时冲动想写的时候，就等不到丈夫出门，趁他在书房的时候写了。书房就在客厅的上面，虽然听不见他的动静，但我大体能估计出他在干什么，他是在看书，还是在写字，或者在思考。恐怕丈夫也一样能猜到我在干什么吧。我一边留意上面，一边悄悄拿出日记本。也许是我多心，每次开始要写字时，总觉得上面突然也静下来，好像丈夫在屏息静气偷听下面的动静。

为了不弄出声音来，我不用钢笔在西洋纸上写字，而用毛笔在雁皮纸① 上写日记。刚才由于我太专注了，放松了几秒钟的警惕心，谁知丈夫竟悄无声息地下来上厕所，经过客厅，上完厕所又上二楼去了。也许丈夫并没有轻手轻脚，只是我的精神太集中了，根本没听见脚步声吧。总之，直到丈夫下了楼梯我才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正趴在小桌上写日记，听见声音，慌忙把雁皮纸

① 用一种叫做雁皮的植物制成的日本纸。

本子和砚台盒藏到桌子底下。雁皮纸的声音很特别，很可能丈夫听见了这个声音，他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想到雁皮纸，就会推测出纸的用途。以后我可要多加小心，被丈夫找到了日记本，如何是好？惟一的办法就是丈夫在家的时候，尽量不出门。最近由于头疼，我很少像以前那样频繁外出了，生活必需品让敏子和女佣去买。我必须想出一个对策，……

2月18日。……昨晚我听见妻子发出了四遍“木村”的呓语。她为什么会这样呢？她的意思是“我不想认为是你搂抱我，希望是木村，这样才会兴奋起来，其结果受益的还是你呀。”还是“这是为了刺激你，使你嫉妒的手段。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你忠实的妻子。”呢？……

……敏子今天到底还是搬走了。虽然郁子说今天是赤口，日子不大吉利，等到21日大安再搬吧，可敏子还是搬了。除钢琴晚几天再搬以外，其它行李在木村的帮助下都搬走了。住址是田中关田町，离这里也就五六分钟的路。木村借宿的地方在田中门前町，离关田町也很近。木村上楼来，“我把照相机给您拿来了。”然后放下那个一步照相机就走了。

2月19日。……敏子的心理状态我实在把握不了。她似乎对母亲既爱又恨，但对父亲却只有恨。她误解了父母的闺房关系，认为天生具有放荡体质的是父亲，不是母亲。在她看来，母亲体质纤弱，不堪过度的房事，而父亲却勉为其难，甚至超越常理，沉溺于莫名其妙的恶劣的游戏，因此单纯的母亲才被诱惑的。(其实是我有意引导她这样想的)

昨天，她来拿剩下的行李，到卧室来跟我告别时，警告我说：“妈妈会被爸爸杀死的”，说完就走了。这句警告在我听来充

满恶意和嘲弄，感觉不到女儿关心母亲的亲情。在她的内心深处也许有种自卑感，自己比母亲年轻二十岁，在容貌和姿色方面却不及母亲。她从一开始就讨厌木村，会不会是表面上装作讨厌他，而内心并非如此呢？所以暗地里对我抱有敌意呢？……

……我尽可能不出门，可是说不准哪天必须外出呢。如果藏不住的话，至少要想办法证明丈夫是否偷看了。我打算在日记本上做个记号，这个记号必须只有我能明白，他看不出来。——也许他看得出来反而比较好，醒悟到自己偷看日记被发现，以后就会小心些了，——这记号还真不容易做。用一次可能成功，反复使用就会被他钻空子的。可是，每次换一种方法，简直不可能。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我想出了用透明胶带把日记本封上的办法，这样一来，打开本子时，势必要撕开胶带，那么，丈夫偷看日记就得留下痕迹了。……

2月24日。……敏子搬出去住以来，木材虽然没有借口来我家了，还是隔两三天就来一次。有时我也打电话叫他来。（敏子每天照一面，每次只呆一会儿。）我已经使用了两次一步照相机了。拍照了妻子摆成各种姿势的、富于挑逗性的裸体。我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首先是我对拍照本身有兴趣，可以自由挪动睡眠中的女体，摆出各种姿势，令我愉快；其次是为了把这些照片贴在我的日记本里，这样妻子肯定会看到这些照片，她一定会惊异于自己从未意识到的，自身的姿色美；其三，使她理解我为什么喜欢看她的身体，从而赞成我——应该说是感激我这样做；其四，她会因此感到非常羞耻，能试探她装模作样到什么时候。

这个照相机没有焦距，只能靠目测拍照，像我这个外行，拍出来的肯定是模模糊糊的，加上木村拿来的胶片是过期的，更照不清楚了。但是每次都用闪光灯又不太方便。这个机械目前只是

为了达到第一和第四个目的。……

2月27日。今天是星期日，木村问我去不去看早上9点半的《红与黑》。现在考大学的学生们正忙于准备入学考试，教师们也很忙，每周都要在学校加几天班，给学生补课，回家后，也常常有校外的学生来请木村给辅导。木村预感能力强，是压题的高手，据说他压的题很准。木村的学问如何不好说，但在预感能力方面，我丈夫比他差远了。……所以木村这个月只有星期日有空闲。可是星期日丈夫整天都在家，我不方便出去。敏子也来叫我一起去，她的表情像是在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你们两人去不方便，我是为了妈妈才去的。"木村说："星期日不早点去就买不到票了。"丈夫也在一旁劝我说："我今天看家，你去吧。你不是一直说想看这个电影吗?"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去了。

10点半入场，下午1点退场。我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二人都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丈夫说他一天都不出去，可是我一进家门，他就出去散步了，直到傍晚才回来。

等丈夫一出门，我马上取出日记本，见透明胶带还贴在原处，不像有撕过的痕迹。可是用放大镜一看，隐约发现有几处破绽。(看来他是相当小心地撕开的）此外，我在其它页里夹的牙签也换了位置。现在可以确认丈夫看了日记了。以后我还继续写不写呢?

我不想让别人了解我的内心才写日记的，现在既然被人看了日记，就不该再写下去了。可是，所谓别人是自己的丈夫，用这个方法可以间接和丈夫交谈。有些不好意思说的话，通过日记就能说了。只是我希望丈夫看了就算了，千万别明说。他本来就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不用我特意嘱咐。当然，丈夫怎么做我不管，我是决不会看丈夫日记的。……

2月27日。……正如我估计的那样，妻子在写日记。我至今没在日记里提及这件事，其实，几天前我就有所感觉。前天下午，我下楼上厕所，路过客厅时，看见妻子伏在桌子上，还听见雁皮纸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二张，好像有一叠厚，被急忙塞到坐垫下面或什么地方去的声音。我家很少使用这种纸，妻子用它干什么可以猜得出来。这几天妻子都在家，没有机会证实，今天趁她出门，我在客厅找了找，很容易就找到了。令人吃惊的是，她早有准备，用透明胶条封住了口。没想到她的疑心这么重。我并不是偷看老婆日记的卑劣小人，可她这么做，我偏要赌气看一看。我十分小心地去揭胶条，希望不要留下痕迹，结果还是失败了。

我不得不佩服她计划的周密。不过，我必须解释一下，我虽然开了封，却一个字也没看。字写得那么细小，我这个近视眼看着太费劲了，这一点请务必相信我。可能我越说没看，她就越以为我看了。没有看却被误认为看了的话，似乎还是看了好，但我还是不看。其实我心里也害怕知道她在日记里怎样告白对木村的心情的。郁子啊，请你千万别在日记里写这个。虽然我不偷看，也不要写。现在只不过是在利用木村，可别超出这个界限啊。……

今天早上木村来邀请郁子去看电影，是我事先请他这么做的。我对他说："最近我在家的时候，郁子很少外出。我总觉得有些不正常。你把她带出去几个小时吧。"敏子一起去是以往的惯例，可是我还是难以理解她的心情。敏子比母亲还要复杂。也许她觉得我和世上其他父亲不同，对母亲比对她要爱得多，因此对我感到愤懑吧。如果她这么想就错了。我是同样爱她们二人的，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没有一个父亲会狂热地爱女儿。我

一定要找个机会跟敏子解释清楚。

……今晚敏子搬出去后第一次四人一桌吃饭。照例敏子先离席，妻子喝了白兰地后又重演了那一套。晚上木村回去时，我把一步照相机还给了他。

我说："虽然不用冲洗，但每次要用闪光灯很麻烦，还是用普通照相机吧。"

"拿到外面去洗吗?"

"你会洗照片吗?"

木村踌躇了一下说："在您家洗行吗?"

"你知道我拍的是什么照片吧?"

"不太清楚。"

"是见不得人的照片。我在自己家洗照片不太方便，家里又没有适合作暗室的房间。你现在住的地方有没有暗室呀?"

"我得回去跟房东商量一下。"……

2月28日。……上午8点，妻子还在昏睡时木村来了。他说是去学校上班顺便来的。我还没起床，听见他说话声，就起床来到客厅。"先生，一切都办妥了。"他指的是暗室那件事。那家的浴室现在空着，可以用来作暗室，屋子里还有自来水。我当即请他做好一切准备。……

3月3日。木村虽然考试繁忙，但比我对这事还要热心。……昨晚我找出好长时间没用的照相机，一晚上拍了一卷。木村今天若无其事地来我家，察言观色地问："照了吗?"

说实话，此时我还未下决心把这个胶卷交给木村去冲洗。他已经多次见过郁子的裸体，交给他去冲洗是最合适了。但是他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看见过郁子的身体，而且是短短的一瞬，并没

有从各个角度仔细地看过那些挑逗性的姿势。所以交给他洗的话，对他来说太刺激了。他如果就此止步当然好，会不会超出这个界限呢？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始作俑者了。该责备的只能是我，而不是他。

再说妻子看到这些照片怎么办呢？她肯定会为丈夫瞒着自己拍照，还让别人去冲洗而生气。接下去，她可能会想，既然自己的裸照被木村看到了——而且是丈夫让他看的，那么这和木村发生越轨行为也差不了多少。我也会由于想到这些而越来越妒火中烧。为了这种嫉妒和快感，我要冒这个险。

决定之后，我对木村说："请你把这个胶卷冲出来，绝对不要让别人参与，完全由你一个人来办。然后从中挑选一些有意思的放大。"木村内心非常兴奋，却极力装作平静的样子说道："好的。"便告辞了。……

3月7日。……今天又看见书架前掉了把钥匙，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了。上次是在正月4日的早晨。这次和上次掉在同一个地方。我想这一定有什么原因，便打开抽屉，拿出丈夫的日记本一看，谁知和我一样，也封着胶条呢。我明白，这是丈夫故意要表明"请务必看看"的意思。

丈夫的日记本是普通学生使用的作业本，看起来很容易就能揭掉胶条。我被好奇心所驱使，想试试自己能不能顺利地揭掉胶条。谁想到，无论我这么小心，还是留下了痕迹。丈夫肯定会发现我看了日记。不过我可以发誓，里面写的什么，我一个字也没看。丈夫知道我不喜欢听下流话，故意以这种方式和我谈论这些，所以我更不愿意看了，太肮脏了。

我只是翻了翻，看看写了多少，丈夫写的细细的、神经质又潦草的钢笔字，宛如无数蚂蚁在爬。我立刻合上了本子。忽然又

想起，刚才翻阅时，隐约看见本子上贴着几张淫秽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贴在日记本里呢？……是为了让我看吗？照片上的人是谁呢？

突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印象。前几天，半夜时我在梦中感到屋里突然啪的闪了几下。当时我以为是看到别人给我拍照的幻影，现在想起来，那很可能不是幻影，而是丈夫在给我拍照。我还想起他曾对我说："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美，我真想拍下来给你看。"对，那照片肯定是拍的我。……

……我迷迷糊糊感觉自己被脱光了衣服，如果那照片里的人是我的话，就证明那些感觉是真实的。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是不会允许的，但睡着以后就无所谓了。虽然这是很无聊的嗜好，可是，既然丈夫喜欢看我的身体，我就该努力做个贤惠的妻子，忍受他这种做法。要是在封建时代，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的。况且，我丈夫不做这些疯狂的游戏来刺激他自己的话，就不可能使我满足。我不仅仅是在尽义务，也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无比旺盛的情欲。那么，丈夫是请谁去冲洗、放大呢？有必要这么做吗？这仅仅是恶作剧吗？一向嘲笑我的"清高"的丈夫，是不是打算改造我呢？……

3月10日。……不知写下来合适不合适，妻子看了会有什么结果，坦白地说，近来身心有些异样的感觉。当然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点神经衰弱。我的精力本来不算弱，可是中年以后，由于应付妻子旺盛的欲求，精力过早地消耗尽了。现在总觉得力不从心，所以才采用种种不自然的，强迫的方法来刺激感官，好歹与精力绝伦的妻子抗衡，我常常担忧这样能坚持多久呢？

今天我开始利用木村这个刺激物，还发现了白兰地这个灵丹

妙药，二者使自己不可思议的欲火焚烧起来了。为了补充精力，我去找相马博士商量，每个月补充一次男性荷尔蒙，我还感觉不够，每隔三四天注射500单位脑垂体前叶荷尔蒙。然而要维持旺盛的精力比起药物来，主要还是精神的兴奋更起作用。对木村的嫉妒酿成激情，尽兴欣赏妻子的裸体而加速了性冲动，导致无休止的狂热。眼下我成了远比妻子还要淫荡的男人。一想到我每天都能沉浸在我梦寐以求的无上喜悦中，就为自己感到庆幸，同时也预感到这种幸福不会持久的，早晚会得到报应的。自己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着生命，不，现在我已经在精神和肉体上感受到了这种报应的前兆了。

上周一，木村去学校时顺便来我家那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我起床想要去客厅，刚一坐起来，忽然觉得四周的一切，炉子的烟囱、隔扇、门框、柱子等的直线都成了双影，我以为是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的缘故，拼命揉眼睛，可是，不像是视力有问题。以前一到夏天，我常常由于脑贫血而晕眩，一般二三分钟就过去了，这回却是好长时间看东西还是双的，直到今天还没恢复正常。虽说没有特别的不便和痛苦，却使人有种不祥的感觉。我本想去看看眼科，又觉得这不是单纯的眼科疾病，一定有更致命的病因，就不敢去了。有时身体还失去平衡，走路摇摇摆摆的。

昨天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下午3点左右，我打算给木村打电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所在学校的电话号码了。过去也有过一时想不起来的时候，但这次不像是这种情况，很像是丧失记忆。我有些惊慌失措，又去回忆木村学校的名称，结果也忘记了，最让我吃惊的是，连木村叫木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家女佣的名字也忘了，妻子和敏子的名字好歹还没忘，可是去世的岳父、岳母叫什么都忘了。敏子现在寄居的人家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甚至自己家的地名——只知道左京区，后面就想不起来了。

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这样下去，发展严重的话，大学教授的职位也保不住了。不仅如此，连单独外出，与人交际都不可能了，那就成了废人了。现在还只是人名、地名等想不起来，还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看来只是传达名称的神经麻痹了，传达知觉的组织并没有全部麻痹。这种麻痹状态只持续了二三十分钟，被阻断的神经又恢复了通畅，失去的记忆又回来了，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了。这件事我对谁也没有说，以后也没有再犯，可是对于不知什么时候会再犯的担忧——不止持续二三十分钟，而是持续一天，二天，一年，二年甚至一生的担忧一直萦绕心头。假使妻子发现了这件事，她会采取什么措施呢？大概会考虑到我的将来，多少控制一下以后的行为吧。不过以我的估计，这恐怕不大可能。她理性上虽然想控制，但她那永不知足的肉体不会听从理性的指挥，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将会置我于死地。首先我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了。我本来就害怕疾病，一向小心谨慎，但现在我感到活了五十六年才刚刚感受到生命的乐趣，从某种角度上说，我比她还要积极，还要不顾一切。……

3月14日。……上午，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敏子来了，“我要跟妈妈谈谈这件事。”她神情严肃，盯着我的眼睛说道，“昨天我在木村那儿看到照片了。”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妈妈，我一直站在你一边的，跟我说实话吧。”

她告诉我，昨天去木村那儿借法文课本，木村不在，就自己进屋从书架上拿那本书时，见里面夹着几张照片。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为什么瞒着我？”

我猜想她说的照片可能就是前几天我在丈夫日记本里看到的

那样的照片，照的是我那些不堪入目的样子。可是，一时间不知如何跟敏子解释为好。我估计敏子把事情想得还要恶劣，还要严重，大概认为照片说明我和木村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关系。为了丈夫和木村，也为了我自己，必须尽快作出解释，可是照实说出来，敏子是否会相信呢？我想了想说了下面这番话。

也许你不相信，我的确刚刚才从你这儿得知这些照片的存在的。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也是你父亲在我昏睡的时候偷拍下来，然后请木村冲洗出来的，木村与我之间绝对没有越轨的关系。至于你父亲为什么使我昏睡，为什么拍这些照片，为什么让木村去洗，随便你怎么想。现在对女儿说这些话已使我无法忍受，请不要再问我什么。请你相信这一切都是按照你父亲的意思做的。我觉得这是妻子的义务，心里不愿意也只好服从。你也许理解不了，可是受旧式道德培养的妈妈，只能这样做。如果妈妈的裸体让爸爸高兴，妈妈会不顾羞耻站在照相机前面的，何况又是你爸爸自己拍摄的呢？

“妈妈，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敏子吃惊地问道。

“是的。”

“我蔑视妈妈。”敏子气愤地说。“这么说妈妈是贞女的典范喽。”

敏子说她简直无法理解爸爸让木村洗照片的心理状态，这样无缘无故污辱妈妈，使木村苦恼实在太过分了。

我说：“你不要参与进来。你说爸爸污辱了妈妈，真是这样吗？妈妈并没有这种感觉呀。爸爸非常爱妈妈。我想爸爸是希望让自己以外的男人也看到妈妈的肉体仍然那么年轻美丽。虽然有些病态但我能理解。”

——我觉得有必要维护丈夫，忽然变得比平时能言善辩起来。丈夫如果看了这篇日记，一定会了解我的一番苦心。

敏子说："可是事情真是这么简单吗？爸爸明知木村对妈妈的心思，太恶毒了。"

我无言以对。敏子还说木村把照片夹在那本书里并不是偶然的，是想让敏子起某种作用。她还谈了对木村的一些看法，为丈夫着想，在这里不写为好。……

3月18日。……因为参加佐佐木的回国晚宴，10点多才回家。女佣说妻子傍晚出去还没回来。我想她是去看电影了，便去书房写日记。11点多妻子还没回来。11点半敏子来电话说："请爸爸到这里来一下。"

"什么地方？"

"关田町。"

"你妈妈呢？"

"就在这儿。"

"这么晚了，你让她回家吧。"

她忽然压低声音说："妈妈倒在浴室里了，把儿玉先生请来也行。"

"你那边有几个人？"

"三个人。详细情况回头再跟你说，先请医生来吧。"

"不用请，我给她注射。你来这边看家。"

我等不到敏子来就出门了。到了那里，敏子把我迎进去，领到厢房里，然后说："我去看家。"就走了。

"让您担心了。"木村跟我打了个招呼。

我没有询问木村什么，木村也没作什么解释，双方都有些尴尬。我马上开始准备注射。妻子静静地躺在床上，旁边的饭桌上杯盘狼籍。妻子的衣服挂在衣架上，她身上只穿着贴身内衣。妻子穿着讲究，内衣也相当华丽。

“是我请夫人和小姐来寒舍小坐的。”木村说道。

妻子身上还有些潮气，内衣带子没系好，头发散乱。以往晕倒时，头发都束得整整齐齐的，从没这么散乱过。也许这是木村的嗜好。

……我给她打了一针，说：“不能让她躺在这里。”

“房东早就睡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木村说。

脉搏平稳多了。我决定还是带她回家，让木村去叫辆车。

车等在门口，木村背过身来说：“我来背夫人过去吧。”

我抱起妻子放到木村背上，又把外衣给她披上。穿过院子来到大门外，三人都上了车。车里充满了白酒味儿。我让妻子躺在我怀里，将自己的脸埋在她的头发里。

木村一直帮着送进卧室后说道：“我可以回去了吗？”我淡淡说了句“可以”。

木村走后，我去书房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一边写一边想象着下面几小时即将品尝的种种快乐。……

3月19日。……直到拂晓我都没合眼。昨晚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呢？思考这件事令人既恐怖又快乐。木村、敏子、妻子都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当然还没有机会解释，我也不希望马上听到，想象更使我兴奋。如果弄清了事实，快感反而会消失的。

黎明时分，妻子又开始说那句梦话，而且说了一次又一次。……一瞬间我的嫉妒和愤怒全都消失了。我感觉自己进入了四维空间，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也许是登上了忉利天，过去的一切都是幻影，这里才是实在。只有我和妻子两人拥抱在一起。也许我即将死去，这一瞬间就像是永恒。……

3月19日。……我想把昨晚的事详细写下来。昨晚我知道

丈夫有事回来晚，就事先对丈夫说："我们可能去看电影。"4点半木村来了，敏子5点左右才来。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还是吃完饭去比较好。妈妈，今天我请客，去我那儿吃饭吧。你还没有在我那儿呆过呢？"

"算了吧，今天你爸爸不在家。"

"我想请你吃火锅。"

"别麻烦了，回头要去看电影，简单点儿好。"

"火锅就很简单呀。"

把两个小桌并在一起，上面放上火锅，材料很丰盛，我和木村自然又喝起了白兰地。

"难得小姐给斟酒啊。"木村说道，他比平时多喝了几杯。

"电影赶不上了吧？"敏子说。

我喝得晕晕乎乎的，不能去看电影了。起初我提醒自己，今晚会被敏子灌醉，同时，也有些期待——或希望——的心情。我不知道木村和敏子是否预先就安排好了，我也不问她，问也不会告诉我的。

木村担心地说："先生不在，喝酒合适吗？"

我觉得这并不违背丈夫的意志。我没有说出这是为了刺激丈夫，但心里很坦然。

另外我还要说明一下，我并没有爱上木村。喜欢他是事实，进一步发展也不是不可能的。虽说是为了引起丈夫的嫉妒，才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但是如果完全不喜欢木村的话，是不可能到现在的程度的。至今为止我和他之间一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线，自己努力不越过它，可是，我预感到今后万一不小心就会越过它的。我希望丈夫不要过于相信我的贞操，为了使丈夫满足，我已经经受了最大限度的考验，再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自信了。

……而且，我总是在梦幻中看到裸体的木村。……我弄不清这是丈夫还是木村的裸体，……我产生了在不受丈夫打扰的情况下，亲眼看一看真实的木村的裸体的想法。

这时我觉得晕眩起来，就去了厕所。

“妈妈，洗澡水烧好了，等房东太太洗完后，妈妈就去洗吧。”敏子在厕所外面说道。我自己慢慢摸索到了浴室，打开玻璃门，脱了衣服，然后又失去了意识。

3月24日。昨晚妻子又在关田町喝醉了。昨天晚饭后，他们两人来找妻子去看电影，11点过了也没回来，我开始怀疑他们不是去看电影。本想打电话给敏子，又觉得这么做太愚蠢，就等他们打过来。(等待时的焦灼、烦躁、兴奋真是无法形容。)

12点多敏子来了，她让出租车等在外面，进来对我说：“妈妈又喝多了。看完电影（谁知是真是假)，我和妈妈把木村送到他的住处后，木村非要送我们回去，就三个人回到了关田町。我给他们沏了红茶，可是，上次喝剩的白兰地就放在壁龛前，于是他们又喝了起来，直到喝光为止，结果妈妈又晕倒在浴室了。”

“你来这儿，就剩他们两人了?”

“是啊。我屋子里没有电话，这么晚，去上房打电话不太合适。而且考虑到你需要车，就叫了一辆来。”敏子用她那特有的充满恶意的眼睛望着我。“上次运气好，这次好半天都没等到车。我在马路边站了半天，一辆车也没有，夜里本来车就少，我只好走到鸭川出租车站，叫醒司机，才有车的。”然后又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我离开家差不多有二十分钟了吧。”

我知道敏子话里有话，却故意装糊涂说：“辛苦你了。就请你在这儿帮忙看看家。”然后我拿了注射器，坐上那辆车就走了。

我还是搞不清楚他们三人是在何种程度上合谋的，但可以肯

定敏子是主谋。她有意把他们俩留在家里，自己在路上耽误二十分钟（一定不止二十分钟，也许磨蹭了一个小时吧），我尽量不去想象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在一间屋子里会发生什么事。

妻子和前天晚上一样穿着一件内衣躺着。衣架上挂着她的衣服。木村端来一盆热水。妻子看上去不醒人事，似乎比上次醉得还厉害。我心里很清楚，她是在演戏，她的意识是清醒的。脉搏很正常，根本没有必要再注射了，所以，我只给她打了针维他命代替强心剂。木村发现了，小声问道："先生，这样行吗?"

"行，今天好像不太严重。"

……妻子反复喊着"木村，木村……"，声调也和以往不同，不是呓语的感觉，而是很有底气的叫唤。快到高潮时，叫声愈加响亮了。突然，我感觉她咬住了我的舌尖，然后被她咬住了耳朵，……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夜之间，把妻子变成如此大胆、积极的女性的人是木村。一想到这里，我就产生了疯狂的嫉妒，同时也感激他。也许还应该谢谢敏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敏子想让我痛苦，结果却让我高兴。……她一定想象不到我的心理变态到了什么地步。……

……今天早晨我感到头晕得厉害。我看她的脸、头、肩、臂都是双重的，在她的身子上面还有另一个她重叠着。后来我又睡着了，梦中见到的妻子也是双重的。她的身体的每个部分都飘散在空中，眼睛有四只，鼻子两只，两尺远的地方有两个嘴唇，天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头发，鲜红的嘴唇，纯白的鼻子，……这颜色就像电影馆浓艳的海报一样刺眼。我全神贯注地边做梦边想，梦见这样浓艳的色彩正是神经衰弱太严重的证明。她的皮肤白得耀眼，伸着两条右腿，两条左腿，就像漂浮在水中似的，突然眼前被一个又白又大的积雪似的东西遮挡住了，原来是我拍照下来的臀部正对着我。

……几个小时后又做了别的梦，先是木村光着身子站在那里，颈上的人头一会儿变成木村，一会儿变成我，或我们两人同时出现，身体也变成双重的了。……

3月26日。……就这样，在丈夫不在的地方和木村见过三次面了。昨晚我看见壁龛前放着一瓶新买来的白兰地，我问敏子："是你买的?"

"不是我。"敏子否认道。"昨天回来的时候就有，我想是木村买的。"

"不是我买的。"木村也否认道，"肯定是先生买的，我猜得错不了，真是意味深长的恶作剧。"

"如果是爸爸买的话，就是别有用心的。"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虽然丈夫极有可能这样做，但我不敢肯定。敏子或木村买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星期三和星期五房东太太都要去大阪讲学，11点才回来。上一次，敏子也是在我们喝酒时就不见了，昨天晚上早早就不见了她的影子，我不知道失去知觉后的情况，但是无论醉到什么程度，我还是坚守了最后的防线，我没有勇气越过它，我相信木村也是一样。

木村对我说，是我把一步照相机借给先生的。这是由于先生知道了夫人一喝醉就喜欢裸体的缘故。然而我觉得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我痛苦。他让我冲洗照片来尽量使我兴奋，使我忍受诱惑的煎熬，从中获得快感。他还把我的心情透露给夫人，看着夫人也和我一样痛苦，从中感受乐趣。我虽然憎恨使我和夫人痛苦的先生，却不想背叛先生，我看到夫人痛苦，我想要和夫人一起痛苦，来加深这个痛苦。

我对木村说，敏子发现你的法语课本里有我的照片，她说这

不像偶然夹在里面的。大概有其他用意。

木村说，我是为了让小姐看见，这样小姐就会为我们做些什么。我并没有教唆小姐。我知道小姐的性格比较阴险，期望能够导致18日晚上那种情况。23日晚上和今天晚上都是小姐导演的，我只是跟着做。

我说，我和你这样单独谈话是第一次。我和丈夫都没有这样谈过。对于你和我的关系我丈夫从未过问过，也许是没有勇气问，也许是相信我的贞操吧。可是我的贞操能否相信，只有木村能够作出回答。

木村说，请相信我，除了最要紧的一处之外，我触摸过夫人身体的各个部位。先生使我和夫人之间接近到了一纸相隔的程度，我理解他的用意，一定在这个范围内接近夫人。

我说，啊，这我就放心了。你使我能够保持贞操，实在难得。我对我丈夫有恨也有爱，越恨，也越爱。他不把你夹在中间，不使你如此痛苦就无法燃起情欲。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愉悦，我就更加不能背叛他了。木村可能不这么想，但是我觉得丈夫和木村是一体同身的。他里面有你，你里面有他，你们两人是一体的。……

3月28日。今天去眼科检查眼底。我本来不想去，在相马博士的一再劝说下才不得不去了。医生说晕眩是脑动脉硬化造成的。脑充血后，就会发生晕眩和复视的现象，甚至会昏迷。医生问我半夜起来小便时，动作激烈时，改变体位时是不是感到头晕，我说是的。医生说失去平衡，觉得自己要摔倒或坠落下去是耳内血脉运行阻塞所致。

去内科，相马博士给我做了检查。生平第一次量了血压，还测了心电图，检查了肾脏。相马博士说，没想到血压这么高，今

后要多加注意。我问他高到什么程度，他不肯告诉我，只说高压200以上，低压150左右，高压低压之间差距小不是好现象。你不能光注意补充荷尔蒙，应该多吃降压药。另外，要节制房事，少喝酒，少吃刺激的辛辣的食物。相马氏还给我开了降压药，维生素等药品，让我每天服用，还嘱咐我要经常量血压。

我故意把这些写进日记里，看看妻子有什么反应。我暂时把医生的忠告放在一边。照我的预想，妻子看了也会装作没看见，越来越淫荡吧。这是她的肉体注定的命运，而且，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退路了。

从前天晚上以来，妻子的态度突然变得积极了，主动采用了种种技巧，这就越来越使我欲罢不能。她那含羞带娇的醉态简直美得难以形容。

开始我是相隔一段时间才让木村接触妻子，可是随着逐渐习惯了这一刺激，便觉得不能满足了，于是一点点缩短他们接触的间隔时间。越缩短间隔，嫉妒越增强，从中获得的快感，使我达到最后的目的。这是妻子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就这样持续了下来。

从正月以来已经三个月了，我竟然能够与病态的妻子抗衡这么长时间，不能不钦佩我自己。我是多么爱妻子，现在她该明白了。今后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燃起情欲呢？否则又会感到不够刺激了。我已经使他们二人陷于与通奸相差无几的境地了。我仍旧对妻子坚信不移。我在思考还有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呢。他们会想出好办法来的，他们中也包括敏子。……

妻子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我是个比她还要阴险的男人。阴险的男人和女人生出来的敏子，当然是个阴险的女儿，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比我们三人更阴险的就是木村。这四个阴险的人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可想而知了。虽说各人心怀鬼胎，但

在使妻子尽可能堕落下去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3月30日。……下午敏子来找我出去，在岚山电车的终点大宫和木村会合，一起去游岚山，这是敏子的提议，难得她能想到。学校放假了，木村有空闲时间。我们沿河边散步，租了个小艇朝岚峡馆方面开去。在渡月桥附近休息时，游览了天龙寺。好久没有呼吸清新的山野气息了，以后要经常来。丈夫从年轻时就光知道读书，很少带我来这样的地方。傍晚三人各回各的家了，今天玩得很痛快，晚上也不想喝酒了。

3月31日。……昨天晚上，夫妇没喝酒就睡了。半夜，在耀眼的荧光灯下，我故意将左脚伸到被子外面。丈夫马上发觉了，便钻到了我的床上，没有酒力可借、在明晃晃的灯光下行事，我还是第一次。这个奇迹使丈夫异常兴奋。

……关田町的房东太太，我丈夫现在都放假，一天到晚在家，丈夫每天出去一二个小时，在附近散步。虽说是去散步，但另一个目的是让我有机会偷看他的日记。丈夫说“我出去走走”时，在我听来就是“趁这个工夫看我的日记吧”。他越是这样，我越不看，不过，我倒是应该给丈夫制造偷看我日记的机会。……

3月31日。……妻子昨天晚上给了我一个惊喜。她没有喝酒，也没要求关灯，而且主动用各种方法挑逗我，鼓励我。万没想到她学会了这么多技巧。……这一突然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早晚会弄明白的。……

由于晕眩太厉害了，我又去儿玉的医院去检查血压。儿玉的脸上现出了惊讶之色。他说血压计已经量不出血压了，他让我马

上停下一切工作，绝对休息。

4月1日。……敏子领来了裁缝河合女士。此人既教授剪裁西服，也私下承作西服女装。由于不用交税，所以比市价便宜二三成。敏子总是请她做衣服。我除了学生时代穿过校服外，从没穿过西装。我喜好古雅，身材也适合穿和服，根本没想过穿西服。然而在敏子的怂恿下，也想做一件试一试。

这事当然瞒不住丈夫，但我还是不好意思让丈夫知道，就让河合女士在丈夫外出时到家里来。布料和式样都由她们去定。只是我的腿有些弯曲，要她把裙子做得稍稍长一些。她们给我推荐了一种银灰色和豆沙色混织的布料，我同意了。费用加起来不到1万元，但是还要配皮鞋、首饰。……

4月2日。下午外出，傍晚回家。

4月3日。上午10点外出，去河原町T·H鞋店买鞋，傍晚回家。

4月3日。下午外出，傍晚回家。

4月5日。下午外出，傍晚回家。

4月5日。……妻子近来变化很大。几乎每天下午（有时是上午）一个人出去，四五个小时后回家，晚饭和我一起吃。她不想喝白兰地，只喝点啤酒。现在木村正放假，也许是和木村在一起。不知他们到哪儿去消磨时间。今天下午2点多敏子忽然来了，问我："妈妈呢?"，我说："她这个时间一般都不在家，没去

你那儿吗?”她也很纳闷,说:“好几天没见到木村和妈妈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其实我知道她和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4月6日。……下午外出。傍晚回家。……最近我天天出门。我出门时,丈夫一般都在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什么,——桌子上摊着书,他摆出一副看书的架势,——实际上大概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我猜他的脑子里一定是充满了对我出门这段时间去做什么的好奇心,根本没有心情看书。在这段时间里,他肯定会到楼下来,找出我的日记偷看的。可是不巧,我的日记里对这些天的行踪一点都没有记录。我故意把这几天写得很暧昧,只写了“上午外出,傍晚回家。”

我出门前,总要上楼去,把书房隔扇拉开一个缝,说一声:“我出去一会儿”,然后,悄悄从楼梯下来,或者,只站在楼梯上打个招呼就出去了。丈夫从来不回头看我,只是轻轻点个头。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给丈夫提供偷看我日记的时间才出去的,我是到某个地方去和木村约会。至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见面,是为了能在白天健康的阳光照射下,在没有白兰地的酒味儿干扰时,触摸一下木村的裸体。在关田町敏子的住处,我虽然有机会和木村单独在一起,可我总是在关键的瞬间——相互拥抱的时候醉得不醒人事。我在1月31日的日记里写了“我在梦中见到的是不是真正的木村呢?”,又在3月19日的日记里写了“我觉得那裸体一会儿变成丈夫,一会儿变成木村,我真希望在不受丈夫干扰下,亲眼看看木村的裸体。”这些疑问和好奇心至今未得到满足。我一定要在没有丈夫作媒介的情况下,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在白天的阳光下,而不是在日光灯下看一看真正的木村的裸体。……

……这实在太奇妙了,我在现实中确认的木村本人,和今年

正月以来我在梦中多次见到的木村完全是一模一样。我曾写过“我抓住木村年轻的手臂，被压在他那富有弹性的胸脯下面。”“木村的皮肤非常白，简直不像日本人的皮肤。”现在我亲眼看到的木村果然是这个样子。我现在确确实实地抓住了这年轻的手臂，紧挨着他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紧贴着他的不像日本人的白皙的皮肤，我还是不能相信，我的幻觉竟然和现实如此一致。我在梦中想象的木村的影像与实物完全吻合，这不像是偶然的。难道是前生缘定，他早已进入我的记忆中了吗？或者是木村有神通，能够使他自己的样子进入我的梦境吗？

……看到了现实中的木村后，我才分清了丈夫和木村是完全不同的。我要正式收回我曾说过的“丈夫和木村是一身同体，他们两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人是合二为一的”这句话。我丈夫只是和木村瘦削的外形相似，其他毫无共同之处。木村外表瘦削，但裸体时，他的胸脯很厚实，浑身充满了健康的活力，而丈夫却显得骨骼脆弱，血色不足，皮肤缺乏弹性。木村的皮肤白里透红，细腻而有光泽，而丈夫皮肤暗黑，干硬而粗糙。我虽然对丈夫一直是爱憎参半，但是最近却越来越厌恶了。……啊，我怎么会嫁给一个和自己合不来的，令人厌恶的男人呢？如果换成木村该多好，现在我只能终日叹息了。……

……即便到了这个程度，我也没有越过最后的一道界线。——不知丈夫是否相信，不过，信也好，不信也好，都是事实。其实“最后的界线”是非常狭义的解释，因为除此之外，差不多能做的都做了。在封建家庭长大的我，脑子里因循守旧的形式主义根深蒂固。我的潜意识认为无论精神上怎么样，只要肉体上不进行丈夫挂在嘴头的传统的性交，就不算破坏贞操。因此，我只是保住形式上的贞操，采用其他方法做我想做的就可以了。具体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4月8日。……下午去散步，沿着四条路的南边从河原町方向往西走去。在藤井大丸前碰见了妻子。妻子在商店买了东西，正从商店里出来。在我前面十几步远，朝西走去。我看了看表是4点半。从时间上看妻子应该回家，恐怕她先发现了我，为回避我才改变了方向的。我平时都在东山一带散步，很少到四条这边来。她肯定想不到会在这儿碰见我。

我加快脚步，缩短和她之间的距离，已经离得很近了，但只要我不喊她，她是不会回头看我的，我们就保持这个距离往前走。路过她买东西的商店时，我往里看了一眼，是个妇女饰品店，里面网眼手套、耳环、项链等等装饰品琳琅满目。一向不穿西服的妻子来这种商店干什么呢？这时我才注意到，走在前头的妻子耳朵上挂着一副珍珠耳坠。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嗜好呢？我联想起上个月她开始穿一件时髦的短披肩，今天也穿着它。她向来保守，不喜欢赶时髦，不过她穿什么都很顺眼。尤其使我吃惊的是，那副耳环也非常适合她。我忽然想起芥川龙之介曾在哪本书里写过，中国妇人的耳垂后面，很白，很美。我看见妻子的耳垂后面也是白皙的，很好看，连耳朵四周的空气都清新起来了，珍珠和耳垂相互辉映着，这么妙的搭配想必不是妻子自己想出来的。我又产生了嫉妒与感谢互相交织的心情。虽然妻子有这样异国情调的美，作为她的丈夫没能发现，却被别人发现令人遗憾。做丈夫的总是喜欢看已经看惯的妻子的样子，所以，比外人要迟钝。

……妻子穿过乌丸路，继续往前走。她左手提着手包和一个纸袋，那里面装着什么呢？我故意紧走几步超过了她，上了往东去的电车。

……我回家一个小时后，妻子也回来了。妻子的耳朵上已没

有了珍珠耳环，大概是摘下来放进手包里了吧。那个纸袋虽然还提着，在我面前却没打开它。……

4月10日。……丈夫在他的日记里好像写了些有关他那令人忧虑的身体情况。他对自己的头脑和身体是怎么想的呢？我在一二个月前就发现了他身体的异常。他本来脸色就不太好，最近尤其显得灰暗。上楼下楼时常趔趄。他的记忆力本来很好，最近非常健忘。我听见他给别人打电话时，常常想不起某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措。有时他在屋子里走着走着，突然站住，闭着眼睛抓着柱子发呆。毛笔字也写得越来越差（书法应该是越到老年越练达），错别字，丢字落字也多起来。我看到的仅限于信封上的字，日期和地址总是写错，而且错得特别奇怪。把3月写成10月，连自己家的地址也老写错，还把叔父之介写成之助，叫人吃惊。更有甚者，应该写4月，结果写成6月，又把6月划去，认真改写成8月。当我提醒丈夫写错了时，他很狼狈，却装作平静地说："是吗？"，并不打算马上改过来。信封我可以检查，还问题不大，可是，里面的信会错成什么样子啊？

丈夫的脑子有些不正常，看样子已经在他的朋友中传开了。前几天我去找儿玉先生，请他给丈夫检查一下。他说："我正要跟夫人说说这件事呢。"据儿玉先生说，丈夫自己也感觉不安，曾经去相马博士的医院做过检查，博士说情况很严重，他便找儿玉先生商量，儿玉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好下诊断，只是说："血压高得令人吃惊。"

我问："有多高？"

儿玉先生犹豫了一下说："我不知道怎么跟您说为好，您丈夫的血压高得血压计都量不出来了。"

“我丈夫知道吗?”

“尽管相马博士再三警告过先生，但先生还是不注意，我就直言不讳地把病情的严重性告诉了先生。”

丈夫陷入这样的境况我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我不是如此不知满足的要求他的话，他也不会陷入放荡的生活中。（我和儿玉先生讲这些事时，羞愧得满脸通红。好在儿玉先生并不了解我们夫妻生活的真相。以为我是完全被动的，主动的是丈夫，由于丈夫的不节制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在丈夫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妻子快乐。我不否认这一点，我也作为丈夫忠实的妻子同样尽了自己的义务，为了让丈夫高兴，忍受了自己所不能忍。用敏子的话说“妈妈是贞女的楷模”，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现在讨论谁是谁非，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毫无意义。关键的问题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迫使丈夫和我一直拼命地互相教唆，互相损耗生命，以至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我不知该不该把这些都写下来，丈夫看到后会有什么后果。其实，并不只是丈夫的身体值得担忧，我的身体情况也差不多。我感觉身体不适是从今年正月底开始的。以前在敏子十岁时，我咯过几次血，被诊断为二期肺结核，后来不治而了。所以，我一直不大在意身体的变化。——当时我不听医生的劝告，不注意保养身体。我并非不怕死，是我淫荡的血液不允许我顾及它。我回避死的恐怖，而委身于性的冲动。丈夫对我的大胆和莽撞十分惊讶，一边为我担忧，一边被我勾引。运气不好的话，我很可能早就死掉了，不知什么缘故，竟然会好起来。

——正月底我又有了预感，时常胸口发痒，发热，不舒服。2月的一天，吐出了和上次发病时一样的血痰，虽然量不多，也吐了有二三次。最近好一些了，早晚还得犯。有时我感觉身体倦懒，手心和脸上发热，我也不量体温（只量了一次，是37.6°），

也不想去医院。还经常出盗汗。因为有上次的经验，觉得这次也不会怎么样的，不过，还是隐隐有些担忧。上次医生说过，幸亏我的胃口相当好，才有抵抗力的，一般人都会瘦弱下来，太太食欲不减真是少见。可是，这次和上次不同的是，时不时觉得胸口疼，一到下午就感觉疲惫不堪。(为了抗拒这种疲劳感，我更加接近木村，这是我忘记疲劳的需要)。上次胸口没有这么疼，也没有感觉这么疲劳。或许这次会恶化下去，以至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吧。我总觉得这次胸口疼很不妙。而且，从消耗体力来说，也远远超过了上一次。听说这种病最忌讳过量饮酒，而我从正月以来喝了那么多白兰地，病情不恶化才怪呢。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会常常喝得烂醉如泥，正是某种潜在的自暴自弃的心理在作怪，觉得反正自己也活不长了。……

4月13日。……我预料妻子外出时间大约会从昨天开始改变，果然如此。因为木村的学校开学了，白天约会不大可能了。前些日子她吃完午饭就出去，这一二天哪儿也没去。昨天傍晚，敏子来了，妻子马上开始换衣服，我在二楼也猜得到。

妻子上来跟我说："我出去一会儿。"

我照样应道："好的。"

妻子下了几级楼梯，站住又补充说："敏子来了，晚饭和敏子一起吃也行。"

"你在哪儿吃啊?"我故意问道。

"我回来以后再吃，你们等我回来一起吃也行。"

"我先吃了。你在外面吃了回来吧。晚点儿回来没关系。"

我忽然想看看妻子今天是什么打扮，就出了书房，往楼梯上看，她已经走下了楼梯，(她没有想到我会出来)，左手戴着白色网眼手套，右手正在戴手套。我猜想，前几天她买的东西可能就

是这副手套。冷不丁被我这么一瞧，她非常尴尬。

“妈妈，这手套很适合你。”敏子说。

……6点半女佣来通知晚饭准备好了，我下楼来到客厅，敏子在等我。

“你没走啊，晚上我自己吃也行。”

“妈妈说偶尔应该和爸爸一起吃吃饭。”

我觉得她好像有话要对我说。的确，很少和敏子两人单独吃饭，说起来，晚饭时，妻子是很少不在的。妻子近来虽然时常外出，但晚饭总是在家吃的，外出一般都是在晚饭前或晚饭后。所以我感觉有些失落。我从来没有这样伤感过。敏子在这里，反而更增强了这种空虚感，心里不希望她在这里，这或许正是敏子早已计划好的。

“爸爸，你知道妈妈去哪儿了吗?”刚开始吃饭，敏子就说道。

“我怎么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

“去大阪了。”她说完后，等待我的反应。

我本想冲动地说出：“去大阪了?”，终于忍住没说，只是淡淡地说道：“是吗?”

“从三条乘四十分钟旧京阪特快到京桥，再步行五分钟就到了。要不要我告诉你详细地址?”敏子问我，我如果再沉默下去，她就会说出来，于是我说道：

“不用。你怎么会知道地址呢?”我变了个话题。

“是我告诉妈妈这个地方的。木村说京都太若人注目，问我京都以外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我就问了我的一个精通此道的朋友，是这个朋友介绍的。”说到这，敏子拿起酒瓶，问我：“爸爸，喝点儿吗?”

最近我一直没喝酒，昨天晚上吃饭时，敏子拿出来一瓶白兰

地，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喝了一口酒。

"问句不该问的话，爸爸你对这事怎么看呢?"敏子追问道。

"什么怎么看呀?"

"如果说妈妈至今没有背叛爸爸，你相信吗?"

"你妈妈跟你谈过这些吗?"

"妈妈没跟我说过，我是听木村说的。他说太太现在还对先生保持着贞操呢。我才不会相信他这套瞎话呢。"

敏子又给我斟了一杯，我一仰头喝干了。我觉得自己能无止境地喝下去。

"你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

"爸爸怎么想呢?"

"这还用问，爸爸当然相信郁子了。即便木村说他和郁子发生了关系，我也不会相信的。郁子是不会欺骗我的。"

"哼，"敏子冷笑了一声，"可是，假如并不发生关系，而是用比发生关系更肮脏的方法来达到满足——"

"住口，敏子。"我申斥道。"不许信口开河。对父母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说的。你说出这种话，才不可救药，才是肮脏的。我这里没什么事，你赶快回去吧。"

"我走。"

说着，敏子把盛了一半饭的碗往盆里一撂，站起来走了。……

……被敏子戳到了痛处，我的心情半天平静不下来。敏子直言不讳地说出妻子他们"在大阪"时，我觉得仿佛心窝被人戳了一下似的，好半天都缓不过来。其实，我并非一点都没有想到，只是尽量不去往那方面想象而已。现在冷不丁听别人一说，吓了一跳。不过，地点在大阪倒是没想到。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普通那种雅致的旅馆，还是鄙俗的温泉客店呢?……越是尽量

不去想，那旅馆的样子，室内的空气，二人搂抱在一起的景象越是在眼前浮现出来。

……“问了精通此道的朋友”？——我不由得联想到廉价公寓里的一间小屋子，总觉得他们是睡在床上，而不是榻榻米上。不可思议的是，我希望他们睡在床上而不是睡在铺了被褥的榻榻米上。——“用比发生关系更肮脏的方法”——使我想象各种姿势，各种动作。——敏子为什么突然告诉我这些呢？我怀疑这不是她自己的意思，而是她母亲让她这么说的。不知郁子在日记里写了这些没有，大概她怕自己写了而我没有看，所以有必要通过敏子告诉我，来得到我的认可吧。最关键的——也是最让我担心的是——郁子现在大概已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木村了，所以才借敏子之口求得我的谅解的。“我才不会相信他的瞎话呢。”是不是郁子让敏子这么说的呢。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应该在日记里写“她是女性中极其罕见的器具拥有者。”她怎么能够抗拒将这罕见的器具去找别的男人试验一下的好奇心呢？……我一向坚信妻子的贞操的理由，是妻子从来不拒绝和我作爱。即便她出去约会回来的晚上，也从没有惧怕过丈夫的要求，甚至表现得很主动，我认为这是她没有和他做爱的证据，可是，我却忘记了，我的妻子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她下午做过这事后，晚上还可以做，——可以这样连续多少天。一般的人和自己爱的人做爱后，和不爱的人做爱是件难以忍受的事，而她却是例外，她虽然拒绝我，但她的肉体是来者不拒的。这就是淫妇之所以为淫妇的原因。……

昨天晚上妻子是9点回家的。11点我进卧室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她的积极主动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使我只有招架之工。她在闺房中的态度，举动，方式都无可挑剔，其媚态的程度，陶醉的火候，渐渐达到高潮时的技巧把握等等都证明了

她是全身心投入的。……

4月15日。……我自己都感觉自己的头脑变得越来越迟钝了。正月以来，我抛开了所有的事情，一心取悦于妻子。不知不觉间除了淫欲之外，对其他任何事情我都不感兴趣了。思考能力完全衰退，一件事想到一半就想不下去了，头脑里浮现出来的全是有关和妻子睡觉的种种妄想。过去，无论什么场合我从没有荒废过读书，可是现在，终日无所事事的闲呆着。出于长期养成的习惯，照样坐在书桌前，眼睛看着书，其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因为眼睛发花，书上的字都是双的，老是看串行。

现在的我成了夜间才活动的动物，变成除了搂抱妻子之外一无所能的动物。白天在书房里时，感觉浑身倦懒，同时又有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出去散步可以稍稍缓解紧张的心境，可是散步也渐渐困难了。因为晕眩常常导致行走困难，走着走着就要往后仰倒下去。出去散步也走不了多远，而且专拣人少的地方走，在黑谷、永观堂一带就拄拐杖，还不时坐下来休息，打发时间。脚力日渐虚弱，多走一点就觉得疲劳不堪。……

……今天散步回家后，见妻子和裁缝河合女士在客厅说话。我正要去客厅喝茶，妻子说："你先不要进来，上二楼去吧。"我上了楼。不一会儿，妻子在楼下对我说："我出去一下。"就和河合女士出去了。我从二楼往外看，只见妻子穿着西装，这是我头一次见她穿西装。原来前几天戴耳环就是为了这个呀。说实话，妻子并不适合穿洋服。和矮墩墩的河合女士相比，妻子优雅的体形应该穿得出样来，可是总感觉不大协调。河合女士已经穿惯了西装，也很会穿，妻子则有些做作，不那么相称，服装、身体和首饰就像是拼凑到一起的似的。最近时兴把和服穿出洋服的样来，妻子却相反，把洋服穿出了和服的感觉。

透过西装可以看出她那适合穿和服的身段。溜肩膀，膝盖以下至脚踝部分向外歪曲，穿上鞋后，脚脖子和小腿的接合点显得圆鼓鼓的。而且体态、手的摆动、走路姿势、脖颈及肩部、腰部的晃动都显示出和服流的柔和，松弛。然而在我眼里，这柔和的姿态，弯曲的腿型中有种妖艳的美，这种妖冶在她穿和服时是看不出来的。我一边目送妻子远去的背影，尤其是裙子下面露出的令我着迷的弯曲美，一边想象着今晚要做的事。……

4月16日。……上午去锦市场买东西。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亲自去买过东西了，本来亲自买食品是我的习惯。——最近所有的家务事都托付给了女佣，觉得有些对不住丈夫，作为主妇太失职了，所以今天自己出去采买。我在常去的蔬菜店买了一些竹笋、蚕豆和豆角。看见竹笋我想起今年忘记去赏花了。记得去年我和敏子二人，沿着水渠从银阁寺步行到法然院去。当时四周的樱花谢得差不多了。可是，今年的春天怎么过得如此匆忙呢？一转眼二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过去了。……11点回家把书房的插花换了新的，新插上的是木村的房东太太从庭院里给我摘的含羞草。

丈夫好像刚刚睡醒，丈夫本来喜欢早睡早起，近来常常睡懒觉。

“你醒了？”

“今天是星期六吧？”丈夫说道，“那么，明天你一大早就出门吧？”丈夫说话的声音带着睡意。（其实他已经清醒了，因为担心才这么说的）我不置可否地，含糊其词地答应了一句。……

2点时，来了素不相识的男人。他说自己是石家医院的指压治疗师。我很纳闷，不记得请这个医院派人来呀，这时女佣出来说：“是老爷让我打的电话请他来的。”

真是稀罕，丈夫向来讨厌让不认识的人揉胳膊揉腿，从没有请过按摩师之类的人。据女佣说，前几天老爷说肩部酸痛，连扭脖子都疼，我就劝老爷请技术高超的指压师来治治看，一二次就能彻底解除疼痛，老爷疼得受不了，就让我把指压师请来了。

这位指压师其貌不扬，瘦瘦的，戴着副墨镜，我以为是盲人，看样子不像。我不小心叫他“按摩的”，女佣慌忙对我说：“叫按摩的他要生气的，请叫先生。”

他让丈夫躺在床上，自己也上了床。虽说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我总觉得脏。我不愿意让这么个男人上我们的床。

“肌肉太紧张了，我马上就给您放松放松。”他这种卖弄的口吻十分滑稽。

从 2 点揉到 4 点，揉了有两个小时。

“再揉一二次就没事了，明天我再来。”说完指压师便回去了。

我问丈夫：“有效果吗？”

“好些了，揉得我浑身嘎吱嘎吱响，难受得很。”丈夫说，“再揉一二次看看吧。”看来他的肩疼够厉害的。

4 月 17 日。对丈夫来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当然对我来说也是重大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日记会成为终生难忘的回忆。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毫不掩饰地全都如实写下来，不过，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暂时不要把我今天从早到晚是在哪儿，怎样度过的，详细写出来比较明智一些。总之，今天这个星期日，我是怎么度过的，早已不是新鲜事了，我不过是又重复了一次而已。

我去大阪的老地方和木村约会，像以往一样过了个愉快的星期日，也许这次更胜于以往任何一次吧。我和木村玩遍了各种游

戏，只要木村要求我做的，我都为他做。他让我怎么扭动，我就怎么扭动。我摆出在丈夫面前根本不可能做的破天荒的姿势，怪异的体态，甚至杂技演员的姿势。（什么时候我练就了这套运用四肢的本领的，连自己都觉得惊讶，这些都是木村教会我的。）从见面直到分别的前一刻，我们都不说一句没用的话，分秒必争地投入到这件事中去。

今天，木村突然问我："郁子，你在想什么？"他觉察到了我刹那间的表情变化。

"没什么。"我嘴上这么敷衍，其实，刚才我看见丈夫的面容从我眼前掠过。怎么在这个时候会想起丈夫呢？真是不可思议，我拼命想要抹去这个幻影。

木村猜透了我的心思，说："我知道你想到了先生，不知怎么回事，我刚好也想到了先生。"

木村还说："好长时间没敢打扰府上了，我想最近去拜访先生。"

接着两人又沉浸到享乐的世界中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是某种预感在作怪。

……5点我回到家时，丈夫出去散步还没有回来。听女佣说，今天指压师来过了，从2点治疗到4点半，比昨天延长了半个小时。他说："肩膀酸痛说明血压过高，光吃药不见效，无论请多么了不起的大学的先生看也不会马上治好，请放心交给我来治疗，我保证能治好。我不仅按摩，还会针灸"等等。还说："尽管血压高，频繁测量也不太好，越是担心，血压就越高。许多人血压很高，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老担心血压，少量的烟酒不碍事，您的高血压不是恶性的，肯定会好的"云云。

丈夫对这个男人非常满意，让他每天都来，还说要暂停看医生。

6点半丈夫散步回来，7点吃饭。晚饭是笋尖汤，豆角炖高野豆腐，都是我昨天买的菜，叫女佣做的。另外还有牛排和刚寄来的淹鱼子。

我说："有淹鱼子，要不要喝一点?"拿来酒后，我又不太想喝。吃完饭，丈夫上二楼的书房去了。

晚上，丈夫洗完澡，我也洗了洗。(这是我今天第二次洗澡，白天在大阪已经洗过了，没有必要洗了，为了在丈夫面前做做样子才洗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进卧室时，丈夫已经上床了，见我进来，马上拧亮了落地灯。丈夫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见我，吃惊地眨巴着眼睛。原来我灵机一动，没摘耳环就上床了，我故意背对着丈夫以便他能看清我的耳朵，我这一不同寻常的小小举动，使丈夫立刻兴奋起来。

不一会儿，我感觉丈夫上了我的床，从身后抱住了我，疯狂地吻我的耳朵，我闭着眼睛没有拒绝。……我任凭这位很难说曾经爱过的"丈夫"爱抚我的耳朵，却不感到不快。和木村相比，他的亲吻是那么笨拙，但舌头的感触并不十分令人讨厌。我的确从心里厌恶"丈夫"，可是见到这个男人为了我如此的疯狂，也使我对挑动他更加疯狂产生了兴趣。我能够把爱情和情欲分别处理，一方面疏远丈夫，——他真是令人作呕的男人，一方面把这个男人勾引到欢喜的世界中去，同时也使自己进入那个世界。开始我很冷静，以搅乱他的心绪为乐趣，冷眼旁观他濒临发狂的境地，陶醉于自己的手段之巧妙，但是渐渐自己也和他一样变得不能自控起来，和他一样烦恼起来了。

今天晚上我也重复了白天的那套动作，把丈夫和木村作了比较，丈夫的技术拙劣得让人怜悯，然而不知怎么搞的，我和白天一样的兴奋起来了，像拥抱木村那样拥抱了这个男人，我记不得紧紧拥抱了几次，突然间丈夫的身体猛然瘫软在我的身上，我马

上意识到情况不妙，叫了他一声，他含含糊糊地嘟囔着什么，粘粘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脸上。他张着嘴，涎水往下淌着。……

4月18日。……我马上想到了儿玉先生讲过的，在这种时候必须注意什么。我轻轻将自己的身体从他的身子底下抽出来，下了床，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把趴在床上的丈夫翻了过来。又在他的上半身下面垫上了枕头和靠垫，架高他的头部。他的身上除了眼镜外什么也没穿，（我也是除了耳环外一丝不挂），但是考虑到他的病情，不宜移动，就让他这么光着，只把睡衣给他盖上了。

——看样子他是左半边身子麻痹——我抬头看了看书架上的表，是夜里1点零3分。我关掉日光灯，只留着床头灯，还在灯罩上遮了块布。我给敏子和儿玉先生打了电话，请他们马上过来。还让敏子来的路上买些冰块儿。四十分钟后敏子来了。我正在厨房找冰袋和冰枕时，她提着冰进来了。她把冰放进水池里，扫了我一眼，便若无其事地凿起冰块儿来。我简要地跟她说了说爸爸的病情，她表情平静，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继续她的凿冰作业。然后我们把冰袋和冰枕放在他的身边。我们俩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尽量不去看对方。

2点儿玉先生来了。我让敏子留在卧室里，去外面给儿玉先生介绍了丈夫发病的经过，——对敏子不好说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说着说着我的脸又红了。

儿玉先生的检查非常仔细，慎重。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又让拿来只筷子，说道："请把大灯打开。"我开开了日光灯。儿玉先生用筷子在两个脚掌上来回刮了好几遍，（据他后来告诉我，这是为了测试出哪边身子麻痹）。然后掀开被子，又把病人身上盖的睡衣卷到下腹部，（这时儿玉先生和敏子才注意到病人是光着身子的。丈夫的下半身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两人都吃了

一惊，我更是非常尴尬。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的身体还和这个人的身体重叠在一起呢。他常常看我的裸体，甚至拍了几十次照，但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从容观察过他的裸体。）儿玉把病人的腿分开五六寸的间隔，用筷子摩擦他的大腿根，两边交替地摩擦了二三遍。然后又检查了体温和血压。体温正常，血压190多。

儿玉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观察了一个半小时，其间从胳臂上抽了100毫升血。注射了加了维他命B1、维他命K的浓葡萄糖。

儿玉先生临走时对我说："下午我再过来，最好请相马先生来一趟。"

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的。

我问："有必要通知亲戚吗？"

"再观察一段再说。"

儿玉先生走时是凌晨4点，我请先生马上派个护士来。

上午7点女佣来了。敏子说她下午再来，就回去了。

等敏子一走，我马上给木村打了电话，详细告诉了他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暂时不要来探视。他说心里不安，来看一下就走。我说病人虽然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但神志并没完全糊涂，见到木村有可能兴奋。

9点丈夫打起了鼾。丈夫平时也打鼾，今天的声音特别响。好像是进入了昏睡状态。我又给木村打电话，告诉他现在来看望没关系。

11点儿玉先生来电话，说已和相马博士取得了联系，下午2点和博士一起来出诊。

中午12点半木村来了。他今天有课，是抽空来探望的。我让他进了病房，在枕边坐了三十分钟。我坐在丈夫的床上（病人

躺在我的床上），和木村说了会儿话。病人的鼾声如雷。木村一点离去。

护士来了，是一位叫做池子的二十四五的女子。敏子也来了。我才得空吃了饭。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2点相马博士和儿玉来出诊。和早上不同的是，病人进入了昏睡状态，有点发烧。博士的诊断和儿玉先生差不多。博士认为不宜过多放血。还用专门术语详细对儿玉做了交代。

博士和儿玉走后，指压师来了。敏子没让他进来，讥讽他说："多谢你的治疗，我父亲才会变成这样的。"把他赶走了。

因为敏子刚才听见儿玉先生说："两个小时以上的激烈指压也许是发病的直接原因"。（儿玉知道真正的原因，也许为了安慰我，把责任推到了指压师身上。）

"都怪我把他介绍来的，真对不起。"女佣不停地自责着。

3点多时，敏子对我说："妈妈，你去躺一会儿吧。"卧室里有病人躺着，敏子和护士都在，客厅也总有人进进出出。敏子的房间虽然空着，她不喜欢别人用她的屋子，所有的地方都上了锁，我几乎不进她的房间。所以我就上二楼的书房去休息。看来，暂时我要和护士交替在这里睡觉了。

可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干脆不睡了。我想起昨天的日记还没写，就在床上写起来。用了一个半小时，把17日早上至现在发生的事写完，然后把日记本藏在书架后面，装作刚睡醒的样子下了楼。时间不到5点。

去病房一看，病人从昏睡中醒来了。偶尔睁开迷茫的眼睛看看四周。她们说已经醒了有二十分钟了。从早上9点到现在睡了7个小时。小池护士说，连续昏睡24小时以上就危险了。他的左半身还是不能活动。

5点半时，病人的嘴蠕动起来，好像要说什么，右手费力地

指指下半身，大概是想小便。接了尿盆，却不见排尿。看他的神色很焦急，我问他："想尿尿吗?"他点点头，又接了尿盆，还是没尿出来。由于长时间的尿存留，他下腹部发胀，十分难受。可是，膀胱麻痹，尿不出来。我给儿玉先生打电话，问他怎么办。他指示让小池护士用导尿管导尿，排出的尿量很多。

7点，给病人用吸管喂了少量牛奶和果汁。

10点半时女佣回家，她家里有事实在不能留下过夜。我问敏子回不回去，她说我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其实她的话里有话。我说你住不住都可以，病人目前的情况比较稳定，有事会通知你。她就回去了。

病人昏昏沉沉地躺着，并没有睡熟。

4月19日。……半夜12点，和小池相对无言地呆在病房里。

我在灯下看报刊消磨时间。我让她去二楼睡一会儿，她不去，5点左右她才去睡。

阳光从遮雨板的缝隙里射了进来。病人还是没能安睡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用目光搜寻着我。嘴蠕动着在说什么，其他都听不清，只有一个词听得特别清楚。也许是心理作用，我觉得他好像在说："——木——村"。这样重复了二三遍，又闭上了眼睛。……

7点女佣来了，接着敏子也来了。8点小池起床来病房。

8点半给病人喂早饭。一碗粥外加蛋黄和苹果汁。我用勺子喂他。病人露出希望我照顾他的神色。

10点多病人想要尿尿。接上尿盆还是没尿出来。小池护士要给他导尿，他打手势让把导尿管拿走，显得很不愿意。没办法又给他接尿，过了十几分钟仍然尿不出来，他焦急得不行。

"导尿可能有点难受，但是导出来就舒服了，好不好?"小池

护士像哄小孩似地劝说着，又拿来了导尿管。病人反复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还用手比画着。小池、敏子和我三个人一个劲儿问他是什么意思，原来是在跟我说："你来使用导尿管，让护士和敏子出去。"我和敏子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明白，只有护士会用导尿管，必须由小池护士给你导尿。

中午病人吃午饭。大致和早上吃的东西差不多，食欲好多了。

12点木村来了，我告诉他病人已经从昏睡中醒来，正在逐渐恢复意识，好像说到了木村的名字等等，木村没进病房就回去了。

下午儿玉先生来出诊。说情况良好，还不可大意。血压最高165，最低110。体温降到37.2°。注射了葡萄糖、氨茶碱、维他命等。

虽然尽量瞒着丈夫发病的事，学校还是知道了。从下午开始，来探望的人，问候的电话一直不断，收到了好多果篮和花束。关田町的房东太太也来了，得知和他丈夫得的是同一种病，十分同情。而且送来了一篮子自家院子里摘的丁香花。

敏子把花插在瓶子里拿进了病房，对病人说："这是房东太太院子里的丁香花。"放在病人最容易看见的位置。客人送的水果里有丈夫爱吃的伊豫柑橘，用榨汁机榨成汁给他喝。

3点，我让敏子和小池照看病人，上楼写完日记后睡觉。今天实在是缺觉，沉沉地睡了三个小时。……敏子吃完晚饭就回去了。

4月20日。……夜里1点，小池护士去二楼睡觉。我一个人在病房侍候。病人从傍晚就一直在浅睡。小池出去十几分钟后，我觉得他好像睁开了眼睛。由于他躺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看不大

清楚，只见他微微移动身子，嘴也在嘟囔着什么。我轻轻走过去看了看，果然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前面。是敏子插的那盆丁香花——病人的眼睛正望着它。在这么昏暗的光线下，他茫然地注视着那散发着清香的丁香花，在想什么呢？

我猛然想到，昨天敏子把丁香花拿到屋子里来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当时病人听到了这句话吧。即使没有听到，一看见这花，就会想起关田町院子里的丁香树吧。然后会想起那家的厢房，想起在那里发生的种种回忆。——也许是我想得太多了，可是我感觉确实看见病人那空虚的瞳孔深处，浮现出与此相关的种种幻想。我慌忙把花从台灯旁挪开了。……

……上午7点我把丁香花瓶拿出病房，换成了玫瑰花。

……下午1点儿玉先生来了。体温下降6至8度，血压又有上升的趋向。高185，低140。我跟医生谈了病人膀胱麻痹，导尿的事，因一点小事就精神兴奋的事，以及由于不能说话，不能动，非常烦躁等等。为使病人镇定和安眠，给他服用了鲁米那尔。……

……敏子今天上午没有来，傍晚5点左右来了。……10点病人开始打鼾。看来是饭后注射的鲁米那尔起了作用。这次的鼾声和上次不一样。敏子望着父亲的睡脸说："看样子睡得很香。"

敏子和女佣走后，我让小池上去休息，快11点时，电话响了，是木村来的。

"这么晚打电话，很抱歉。后来情况怎么样了？"木村问。

（大概是敏子告诉他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吧）我告诉他大致情况，还说今晚打了针，正在熟睡。

"我现在过去看望一下可以吗？"

"我从后门出来之前，请在院子里等着。不要按门铃，如果我不出来，说明不方便，你就回去好了。"我尽量压低声音说道。

病人依然打着平稳的鼾声。我把他迎进女佣的房间说了三十分钟话。……回到病房里时，病人还在打鼾。……

4月21日。……下午1点儿玉先生来出诊。血压高180，低136。比昨天下降一些，还不容乐观。至少要下降到170以下，必须和低压相差50以上才行。体温已经正常。今早已能勉强自己排尿。食欲相当好，拿来多少吃多少，目前只能给他吃流食。……

2点，病人托给小池照看，上楼去写完日记，一直睡到5点。来到病房，见敏子也在。五点半注射了鲁米那尔。因为儿玉先生说，四五个小时后药力才能起作用，所以每天这个时候打安眠针比较好。还嘱咐小池不要告诉病人是安眠针，只说是降压针。……

……6点，见晚饭运到床头桌上来，病人动动嘴想要说什么。反复只说一句话，说的什么听不清。我用勺子给他喂粥喝时，他推我的手，还在说。我以为他不满意我的喂法，就换敏子喂，又换小池喂，不像是这个原因。慢慢才明白了病人的意思，病人刚才在说—牛—排，—牛—排。越听越像，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可怜巴巴地瞧着我，眼睛一眨一眨的。我虽然能猜到病人在要求什么，但是她们两人大概不会明白吧。我悄悄向病人点了点头，意思是告诉他："暂时要忍耐一下。"不知病人能不能看明白，不过，病人不再说那句话了，老老实实地张开嘴让我喂粥了。

8点敏子回去了，9点女佣回去。10点病人打起了鼾。我让小池去二楼休息。11点，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我从后门把他迎进女佣的房间。12点，他回去。鼾声还在继续。

4月22日。……病情没有什么变化。血压比昨天稍高。安眠剂使病人夜里能够安眠，但是白天似乎在胡思乱想，非常烦躁。儿玉先生说一天必须睡够12个小时，可是，真正熟睡的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其他时间似乎都在打盹。得到儿玉先生的许可，从明天开始每天打二针，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还是那个时间敏子和女佣走了。10点病人开始打鼾。11点院子里响起脚步声。……

4月23日。……发病以来到今天已经一周了。上午9点，早饭后，小池把饭撤了，只剩下我和病人时，他张嘴说出—日—记，—日—记。和昨天相比声音清楚多了。——似乎在惦记日记的事。

我说："你想写日记吗？现在还不行啊。"

他摇着头说："不是。"

"不是日记的事？"

"是你的日记。"

"我的日记？"

他点点头，"你——的日记——还写吗？"

"我从来不写日记，你不知道吗？"我佯装不知。

他嘴角浮现出微笑，点点头说："是吗？知道了。"

病人是第一次露出笑容，却是莫名其妙的，谜一样的笑容。

10点小池正要给病人注射，"这是什么针？"病人问。小池回答，"血压还有点高，这是降压针。"……

下午1点儿玉先生来出诊。

2点半病人打起了鼾，但熟睡时间不足一个小时，大多数时间在梦境中遨游。白天总是不如夜间睡得塌实。晚饭后打第二针。……

准11点时，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4月24日。……发病以来今天是第二个星期日。早上有二三个来探病的客人。病人无特别变化。2点敏子来了。她一般都是傍晚来，今天却白天来了。

她站在正在打鼾的爸爸床边，看着我的脸说："我以为今天客人不多呢？"我没说话，她又说："妈妈，好多东西该买了吧，……偶尔星期日出去走走怎么样？"不知是她自己的想法，还是受他之托。……如果他有这个打算的话，昨天晚上怎么没跟我说呢？我脑子里浮现出他在大阪的旅店前焦急地等着我的身影。……或许真是这么回事。

我又觉得这纯粹是自己的幻觉，想要打消它，越是想要打消，就越是妄想着如果真的等在那里怎么办？可是我今天根本没有时间去那里，不可能离开家那么长时间，怎么也得下个星期日再说了。

……不过我另外有要办的事，就对敏子说："那么，我去锦市场一带转转，一个小时之内回来。"3点多出了家门。我急忙叫了出租车，直奔锦小路，先去买了豆皮，蔬菜等，作为去买菜的证据，然后去纸店买了十大张雁皮纸，和一张做封面用的厚纸，请纸店裁成日记本大小，并包装好，放到蔬菜下面。然后又叫辆出租车，——我在菜店外面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我今天哪儿也不去，在家里。"听口气仿佛是在试探我。说了二三分钟话，我就挂了电话。——4点多回了家。……病人好像在睡觉，没有鼾声。

……我要办的事就是，昨天病人问我："你还写日记吗？"这件事。一向装作不知道我写日记的丈夫，怎么突然问起日记来了呢？大概是头脑糊涂了，忘记自己应该不知道日记的事了吧。或

许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装不知道了吧。——总之，丈夫一定是想知道他发病以后的这段日子，我写没写日记，如果还在写，一定是想让我给他念一念。我只能认为他由于自己已不能偷看，所以为了公开得到我允许，才这么说的。

假如他真有这个打算，我也要想好对策。从正月到4月16日的日记，随时可以念给他听。但17日以后的日记决不能让他知道。我就对他说："你想看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日记只到16日为止。自从你得病以后，我每天忙于护理，根本没有时间写日记，而且也没什么可写的东西。"——于是，我把16日以后的空白页给他看，让他安心。我去买雁皮纸，就是为了把16日以前的和17日以后的日记分开，重新订成两本日记。……

……由于午睡的时间外出了，回家后从5点睡到6点半，然后把日记本拿到楼下来，放到壁橱的抽屉里。敏子她们走了。11点时，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4月25日。……夜里零点送他从后门出去。然后回到丈夫身旁静静地坐了约一个小时，等他熟睡后，来到客厅，拿出两本日记。把到16日为止的那本放在橱柜的抽屉里，把17日以后的拿到楼上，藏在书架里。2点后回病房，病人一直沉睡着。……

下午1点，儿玉先生来了。没有特别的变化。近来血压一直在180至190之间浮动。儿玉先生希望能再降下一些。白天好像依然不能安眠。……

……11点时，院子里响起了脚步声。……

4月28日。……11时，院子里……

4月29日。……11时，院子里……

4月30日。……下午1点，儿玉先生来出诊。……他说下周尽快请相马先生来给看看为好。……

……11点时，院子里……

5月1日。……今天是发病以来第三个星期日。……敏子和上个星期日一样2点多来了，我也猜想到了。她确认了父亲已经睡着了之后，小声劝我说："你去买东西，顺便散散步吧。"

"行吗?"我犹豫不决。

"爸爸刚睡着，没问题，你去吧妈妈。今天关田町白天也烧洗澡水了，你顺便去洗了热水澡再来吧。"

我觉得她这么说一定有原因，就说："那我出去一二个小时。"

3点左右我提着购物袋出门了。直奔关田町，房东太太不在，木村一个人在厢房里，他告诉我说："敏子刚才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房东太太去和歌山，很晚才回来，我现在要去照看病人，不好意思，请你来看二三个小时家好吗?我傍晚之前回来。"所以他就来了。

这就是说虽然没有热水澡洗，但有木村在。……虽说我们已有半个月没有这样充裕的时间在一起了，但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定。……5点我先离开了关田町，因为没有时间，——担心病人会不会醒来——急急忙忙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东西回家。

"你回来啦，真早啊。"敏子说。

"你爸爸怎么样?"

"今天睡的特别好，已经睡了三个多小时了。"

果然正打着鼾。

小池对我说："请小姐照看病人，我去洗了个澡。"她的脸红

扑扑的，很有光泽。

我不由一惊，感觉这里一定有文章，——当然，自从丈夫发病后，家里的浴池很少使用，我，女佣，小池都隔二天去澡堂洗澡，今天轮到小池去洗，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敏子是不是预先想到这一点，为了只剩下她和病人二人，让我出去买东西的呢？我太疏忽大意了，完全应该想到的。就是因为敏子一说："关田町有热水。"我便头脑一热，失去了理智。——我心想"坏了。"便让她们二人看护病人，自己像往常那样上楼去睡午觉。

我马上取出书架后面的日记本，仔细检查了一下，由于忘记贴透明胶布，无法找到被偷看的证据。——不对，我又一想，一定是自己疑心生暗鬼，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把日记分成两本，后一本藏在这里呢？这么一想，我稍稍放下了心，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下午8点，敏子回去后，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去厨房问女佣："今天下午，我外出时，有没有人上二楼去过？"

出乎意外的是，女佣说："小姐上去过。"据女佣说，我出去十五分钟后，小池去洗澡了。不久，小姐上了二楼。二三分钟下来进了病房。好像跟老爷说了些什么。

我说："可是病人在打鼾哪？"

女佣说："那时鼾声突然停了，……小姐和老爷说了一会儿话，又上二楼去了一趟，马上又下来了。不久小池就洗澡回来了。"

"可是，我傍晚回来时还听见病人在打鼾哪？"

"太太不在的时候没有打。在您快回来的时候开始打的。"

看来并不是我的疑心，也不是我想得太多了，但是我还是不能确定。

我把敏子今天的行动排列了一下。——下午3点找借口把我支出去，然后，不知是病人自己醒来告诉敏子，还是敏子叫醒病人，反正她知道了我的日记放在柜厨的抽屉里，把它给病人拿来，病人说这是16日以前的，17日以后的一定藏在什么地方，我想看的是后面的，去找一找。她上二楼从书架里找到后，拿下来念给病人听，然后又上楼去放回原处。小池回来了，病人又装睡。5点我回来了。

这么多的行动，在我出去的二三个小时内一一完成，实在了不起。我想起病人曾对我说过“日记，日记。”，可能是见我不理睬，就去跟敏子说。——这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不记得告诉过敏子我写日记，也许是木村告诉她的，也许是她自己感觉到的，所以，病人一说，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使我最感困惑的是，如果这一推测属实的话，以后怎么办呢？我一旦写了日记，即使遇到困难也不想中断。但是，我还是应该尽量避免以后的日记被偷看，今天我不写日记了，等到夜深人静后，再找个保险的地方把日记本藏起来。……

6月9日。……我有很长时间懒得写日记了。自从上个月1日，即病人第二次发病后去世的前一天以来，我就没有再写日记了。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三十八天，这是因为病人突然死去，家事骤然增加，实在太忙的缘故，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死，再写下去的兴趣——或者说是劲头——没有了。今后很可能不会再写日记了。

今年正月1日以来一百二十天来每天不间断的日记，因故一下子不写了，正好借此告一段落吧。从日记这个体裁上讲也有这个必要。

在此回顾我和去世的人之间在性生活上的争斗，追忆那些往

事并非徒然之事。他写的日记——尤其是5月份以来的日记和我的日记仔细对照的话，斗争的痕迹历历在目。只是我有些事情没敢写进日记里，现在可以补在后面，也算是给日记一个了结吧。

刚才我也写了病人的死很突然。我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大概是5月2日凌晨3点前后——当时小池护士在二楼睡觉，敏子回关田町了，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见病人像往常那样平稳地打着鼾，就悄悄出来去客厅，想把30日傍晚到5月1日的事写下来，正写着，忽然发觉病人的鼾声停了。病房和客厅只有一墙之隔，由于我太专注了，没有意识到什么时候停的。我侧耳听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声音，我把日记本摊在桌子上，赶紧到病房去了。只见病人静静地平躺在床上，好像睡着的样子，由于室内光线昏暗，我一时没看清病人的脸，就坐在椅子上定了定神，目不转睛地望着病人，我忽然觉得有点静得出奇，就把灯罩上遮的布拿下来，病人的脸立刻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这才看清病人半睁着眼睛，瞪着斜上方的天花板，眼睛已蓦然不动了。“他死了。”——我凑近他，摸摸他的手，已经凉了。枕旁的表指着3点零7分。这就是说，他是在5月2日凌晨2点至3点零7分之间死去的，而且看样子是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死去的。我就像胆小的人恐惧地窥视着无底的深渊一般，凝神静气地注视了这张“没戴眼睛的脸”好几分钟，——新婚旅行之夜的回忆突然间鲜明起来。——我赶紧又把布盖在了灯罩上。

第二天相马博士和儿玉先生也说，这么快就第二次脑溢血发作真是没想到，过去，也就是十年前得了脑溢血后，再隔二三年，或七八年第二次发作的情况很多，一般人再发作时就会死去。近年来随着医术的进步，常常见到有的人不再发作，即使再发作也不要紧，三次，四次地发作，照样享尽天年。您家的主人不像个学者，不太注意养生，还常常忽略医生的忠告。虽说再发

作的危险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第二次发作了。我们认为先生还没到60岁，如果能慢慢恢复的话，还能活几年，弄好了再活十几年不成问题，这样的结果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且不论相马博士和儿玉先生是否真的这么想的，人的命数如何即使是名医也预测不出来的。他们这么想是正常的，其实，和我大致预想的时间差不多，并不觉得太意外。恐怕敏子也有这个预感吧。

我又将丈夫的日记和我的日记对照了一遍，现在可以公开追寻我们之间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以至产生这一结局的轨迹了。其实，丈夫从和我结婚前就开始写日记了，也许追根寻源，应该从以前的日记看起。但我没有资格着手这样庞大的工作。我知道二楼的书房里的书架最上层，堆着十几本丈夫的日记，上面落满了灰尘，我没有耐心去去看那些庞大的记录。他自己也曾说过，到去年为止，一直不在日记中写和我的闺房之事。他露骨地写起这些——或者说是专门写这些内容是今天正月以来的事。几乎是同时，我也对抗地写起日记来，所以对照地看一看这个时期我们的日记的话，就能够明了我们是怎样互相爱恋，互相沉溺，互相欺骗，互相引诱，最终一方被另一方所毁灭的经过，没有必要再翻阅以前的日记了。

丈夫在去年1月1日的日记里说我是个“天性阴险，好奇心强”，“表里不一，心怀叵测”的女人，这一点我不否认。总的来说，他的为人比我要正直好多倍，所以他的日记也少有虚伪不实之词，当然，并不等于他写的都是真实的。例如，虽然他写的是“妻子肯定知道这个日记本放在书房的哪个抽屉里”，但是“她决不会做偷看丈夫日记的事”，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尽管如此“从今年开始我不再顾虑这些了”，其实正如他后来慢慢坦白出来的那样，“应该说我预感到她会偷看，而且期待着她

偷看”，这才是他的真心话，我早就看透了。

正月4日早晨，他在书架的水仙花前故意丢下钥匙，就是因为急于让我偷看他的日记的证据。坦白地说，即使他不玩这个小把戏，我早已在偷看他的日记了。我在1月4日的日记里写了“我决不偷看（丈夫的日记）。我不想越过界限，进入丈夫的内心。正像我也不想让别人了解我的内心那样，我也不想去探究别人的内心”，其实是假话。虽然“我不想让别人了解我的内心”，但我喜欢“去探究别人的内心”。从我和他结婚的第二天起，就有了经常偷看他的日记的习惯，绝不是像我写的那样“决不偷看丈夫的日记”。只是以前的日记里没有写有关我们夫妻生活的事，净是我不感兴趣的枯燥的学问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从不认真去看，仅仅偶尔翻阅一下，以偷看丈夫日记为满足而已。

但是自从他“不再顾虑”的今年正月的日记开始，我自然而然被他的日记所吸引了。在正月2日下午，趁他出去散步不在家的时候，发现了他的日记内容的变化。我不让丈夫知道我偷看他的日记，不仅仅是由于我天生喜欢“装模作样”，还因为我猜测到丈夫想让我偷看，又希望我看了也装作没看的心理。

他说“郁子啊，我可爱的妻子”，“我对她无比的爱”是“出自真心的”等等，这一点我丝毫没有怀疑过。但是，同时我希望他能明白当初我也是很爱他的。虽然“新婚旅行时，看见他摘掉近视眼镜的脸，不寒而栗”，“看来我选择了最不适合我的人”是事实，每当看见他的脸就“不由得想吐”也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不爱他。“在有着古老遗风的京都名门里长大的”我，“奉父母之命嫁到这个家里，懂得这就是夫妻”，无论喜欢不喜欢，只知道去爱他。何况我“很看重早已落后于时代的旧道德，甚至以此为荣”。每当我“不由得想吐”时，总觉得对不起丈夫，也对不起父母，深感自责，我压抑那种感觉，努力去爱他，并且

真的爱他了。之所以会这样，对于天生具有放荡体质的我来说，这是惟一的选择。如果说当时的我对丈夫有什么不满的话，就是丈夫不能充分满足我那旺盛的要求。但是我为自己过度的淫欲而羞耻的感觉多于对他体力不足的不满。我虽然叹息他的精力减退，但不仅没有因此而厌恶他，反而更加燃起了爱情之火。可是他是怎么想的呢？从今年开始使我真正开了眼界。

我不知道他今年开始把闺房之事写进日记是什么动机，他说是“我对于不能与她直接谈论闺房之事非常不满”，对我的“极端的秘密主义”，我的所谓“教养”、“那种伪善的贤惠”“那种做作的高雅”抱有反感。为了打破它“才想写进去的”，果真仅仅是这个理由吗？恐怕还有其他重大的原因，奇怪的是日记里没有记载。或许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我第一次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了我是“女性中罕见的器具所有者”，如果我“被卖到从前岛原的妓院去的话，一定会嫖客如云，大红大紫”的。他冒着对自己不利的风险告诉我这些是什么心理呢？他对我的那个“长处感到非常嫉妒，”“如果别的男人知道了她的这个长处，……会发生什么呢?”，他之所以毫不掩饰他的不安，把它写进日记里，我推测他是想让我偷看日记，然后做出让他嫉妒的事。“我在偷偷地享受这一嫉妒的乐趣”，“我一感到嫉妒就有了情欲”，“从某种意义上说嫉妒是必要的，是一种快感。”（1月13日）——等等就证明了我的推测。

6月10日。……我在8日的日记里写了——“我对丈夫一半是极端的厌恶，一半是极端的爱恋，我们虽然性不合，但我并不想去爱别人。旧的贞操观念已经扎根在我的头脑里，从没想过违背它。”——“我对丈夫的那种……爱抚方式深感困惑，然而我知道他是狂热地爱我的，不回应他总觉得对不住他似的。”我从

小受到父母严格的家教，我之所以写了一些丈夫的坏话，是由于尽管受到二十多年来旧道德观念的束缚，而且压抑着对丈夫的不满之情，我还是朦胧地认为，使丈夫产生嫉妒便等于取悦丈夫，这是通向“贞女”之道的缘故。但是我还只是限于写“与丈夫不合”，“不会爱别人”，“不能背叛”丈夫等软弱的话。也许我从那时候开始潜意识里就喜欢上木村了，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了保持对丈夫的贞操，仅限于提心吊胆地，绕着弯子地写点未必能使他嫉妒的话而已。

可是，看了13日丈夫日记里的“我利用对于木村的嫉妒，成功地使妻子兴奋了”，“我希望能让我疯狂地嫉妒”，“妻子可以走到极端的程度，越极端越好”等等之后，我突然认真考虑起木村来了。我看到他7日写的“至少妻子……以为是在监督两个年轻人，其实是自己爱上了木村”这些话，十分厌恶和反感，自认为不管丈夫怎么教唆自己都不会越轨的，后来看到“越极端越好”等等，我心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弄不清到底是在我还没有意识时，丈夫看出了我喜欢木村而教唆我的呢，还是由于他的教唆而使我对木村的感情从无到有的呢？当我意识到自己对木村产生了好奇心之后，仍然为了丈夫“违心”地压抑自己，自欺欺人。

——是的，我刚才使用了好奇心这个词，但是当时我对自己解释说，是为了让丈夫高兴才对丈夫以外的男人好奇起来的。1月28日，第一次大醉的时候，就是由于渐渐搞不清自己对木村的感情是为了丈夫，还是为了自己，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想要掩饰这一苦恼才喝醉的。

我从28日晚上一直睡到30日早上。丈夫在日记中写到“从她的性格来推测，我怀疑她是真的睡着还是在装睡。”我绝对不是“在装睡”，不过也难说是一直都在昏睡。在我当时的日记里

写了当时的半醒半睡的状态。关于“她说梦话时叫了木村的名字”这一点，有必要在此作些补充。

要说“那是真的在说梦话，还是借着说梦话，故意说给我听的”，应该说是二者之间吧。我内心朦胧地感觉是在“昏睡中梦见和木村作爱”时，不禁叫出了他的名字。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被丈夫听见很不好意思，一方面又希望被他听见。但是第二天晚上我的确是有目的的，装作昏睡说的梦话。当然并没有明确的意图和计划，却是利用了昏睡的机会，来麻痹自己的良心。丈夫说“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是被她所愚弄了呢?”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肯定的是，那句梦话里包含有“我要是能和木村这样在一起多好啊”的心情和“丈夫把他介绍给我多好啊”的双重愿望，为了使丈夫了解这些才说的那句梦话。

2月14日，木村把一步照相机介绍给丈夫，丈夫写到“木村怎么会猜到我喜欢这个机械呢，真不可思议。”我也觉得不可思议。连我都不知道丈夫想要拍摄我的裸体照片。即使我猜测到了，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告诉木村的。那时我每天都醉得一塌糊涂，被木村抱进卧室里去，从来没有和他深入交谈过，更别提谈到夫妻生活了。我倒是怀疑敏子。能够给予木村这种暗示的只有敏子。她2月9日提出搬出去住，理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学习。很明显她不想看到每天夜里父母房间里，亮着明晃晃的灯光。大概她从门缝中偷看过荧光灯下床上的景象，——炉子里火苗熊熊燃烧的声音，正好掩盖了她的脚步声。——再假设她把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木村。这些假设后来得到了证实，我在读丈夫14日的日记时就已经有所觉察。就是说，在我发现丈夫夜里的所作所为之前敏子就知道了，并告诉了木村。

尽管如此，木村出于什么动机给丈夫提供那种照相机，暗示丈夫拍我的裸体呢？我到底还是忘了问问木村，据我的推测，一

是为了以此来讨丈夫的欢心，二是期待将来能得到我的裸体照片，后者才是主要目的。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木村所预料的那样。

2月29日，我写了“摸不清敏子的心理状态”，其实我也能捕捉到一些。正如刚才我所说，我隐约猜到了她把夜里看到的事告诉了木村。我知道她在心里悄悄爱着木村，因此“对我抱有敌意”。她认为“妈妈体质弱，经不起过度的房事，但爸爸总是勉强她”，担心我的健康，憎恨父亲，然而见到父亲出于怪异的嗜好，使我和木村接近，而我和木村也不拒绝，就同时憎恨父母了。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还看出来，比我还要阴险的敏子，知道“尽管自己比母亲年轻二十多岁，但姿色和容貌都不如母亲”，木村对母亲爱得更多，所以暂时先站在母亲一边，以后再做打算。然而她是如何和木村串通来安排我们的会面的，我至今还不明白。比如说，她搬出去住，究竟是木村的主意，还是她自己的决定，据木村说那都是她的设计，“我只不过是被牵着跑而已”，果真是这样吗？对于这一点，我还是不能相信木村。

正如敏子嫉妒我一样，我在内心里也非常嫉妒敏子。但是我尽量不表现出来，日记里也没有写。这是由于我的阴险天性，不过我比女儿更有自信，所以不想去伤害自己的自尊心。还有一点，我之所以嫉妒敏子——我怀疑木村也爱她——是因为我害怕被丈夫知道这件事。丈夫自己也曾担忧地写过：“如果我是木村的话，一定更喜欢虽然年龄大一些，却有风韵的母亲”，但是“木村总是不置可否”，也许是“暂时博取母亲的欢心，通过母亲亲近敏子”。我讨厌丈夫这样怀疑。我想要让丈夫明白木村只爱我一个人，为了我不惜牺牲一切。因为不这样的话，丈夫对木村的嫉妒就不会那样执著，那么强烈了。

6月11日。……丈夫2月7日写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妻子在写日记"，"前几天我就有所感觉"，其实他早就知道了，而且已经偷看了。我写的"我不会让丈夫发觉我写日记的"等等也全是谎话。我希望丈夫偷看我的日记。那么为什么使用不出声音的雁皮纸，还封上透明胶带呢，只能说是由于我天生对秘密主义感兴趣的缘故。在这一点上，嘲笑我的秘密主义的丈夫也是一样，我们二人都知道在被对方偷看，却从中设置重重障碍，故意绕圈子，最终也不明示对方是否到达了目的地。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所在。我不厌其烦地使用胶带，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迎合丈夫的嗜好。

4月10日我才开始在日记里写了丈夫的健康不正常的事。——丈夫自己坦白这件事是3月10日，其实也许在他自己意识到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我由于种种原因故意装作一无所知，这是因为我害怕使丈夫神经过敏，那样的话，他就会节制房事。我并非不担心丈夫的生命，但是满足我那不知厌倦的性需求是更为切实的问题。我尽力让他忘却对死亡的恐怖，拼命利用"木村这个兴奋剂"来煽动他的情欲。

……但是进入4月份以后我的心情逐渐变了。3月中，我常常在日记中写自己还坚守着"最后的防线"，使丈夫相信我还保持着贞操，可是，最终突破了我和木村之间的"一纸相隔"是在3月25日。在26日的日记里我写了一些和木村装模作样的对话，那都是为糊弄丈夫而写的。我心里作出重大决定是4月上旬，记得是4日、5日、6日这几天。我在丈夫的诱导下一步步陷入堕落的深渊，但还是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做是为妇之道，然而从这几天开始，我完全撕去了虚伪的面纱。我明确地承认自己爱的是木村，不是丈夫。

4月10日我写了"身体状况值得担心的不只是丈夫，我也

一样”，这真是天大的妄言，因为我什么病也没有。当然，“敏子10岁时咯过二三次血”，“医生说是肺结核的二期症状”等等都是事实，但是后来“不治而愈了”，至今再没有犯过。因此，“2月的一天，吐出了和上次一样的血痰”，“一到下午就感觉疲劳”，“常常胸口隐隐地疼”，“这回大概会恶化”，感到情况“不妙”等等都是我胡编出来的，这是引诱丈夫早日坠入死亡之谷的手段。我的目的是让丈夫知道，我都豁出了性命，你也义不容辞。我后来的日记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不仅写在日记里，有时还装出咯血的样子，我不给他喘息的时间，想方设法使他的血压不断上升。（第一次发作以来我毫不手软，一再玩弄小把戏使他嫉妒），木村很早就预言他肉体的毁灭已为期不远了，比起医生来，我更相信木村的直觉，恐怕敏子也是如此。

我的身体里是流淌着放荡的血，可是怎么会埋藏着谋害丈夫的心呢？究竟是什么时候，怎么产生的呢？被那样乖戾的、变态的、邪恶的、执拗的丈夫不断扭曲的话，无论多么朴实的心也最终会被扭曲的。也许我的貌似贤惠、守旧都是环境和父母造成的，而我本来就有着一颗冷酷的心吧。这个问题一下子还说不清楚。不过，我觉得最终的结局应该说作为妻子对丈夫尽了忠，使丈夫度过了他所希望的幸福的一生。

无论对敏子还是木村我现在仍然抱有许多疑问。据他们说我和木村约会的大阪的旅店是木村请敏子介绍的，这可信吗？很可能敏子也和谁在利用那个旅店，而且现在还在利用吧。

按照木村的计划，找个适当的时候形式上和敏子结婚，以后和我三个人住在这个家里，敏子为了维护家庭的体面甘愿作出牺牲。……

卍

1

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向您倾诉我的心里话，不知是否打扰您的工作。这件事说来话长，如果我能写的话，真想把一切都写下来，写成小说请先生看，……其实我还真写了一点儿，可是由于事情过于复杂，我简直不知如何下笔才好，只好前来打扰，请先生耐心听我诉说，浪费您的宝贵时间，实在不好意思。真的可以吗？我每次都受到先生的亲切对待，竟渐渐不知深浅起来，总是给您添麻烦，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关于一直让您操心的那个人，自从您跟我说不要和他来往以后，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已和他绝交了。当时的确有些留恋，一想起他来，就在家里歇斯底里地闹一通，时

间长了渐渐明白他不是好人。……丈夫见我自从和先生接近以来，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心神不定地出去听音乐会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学画画，学弹琴，整天安静地呆在家里，就说："最近你变得温柔多了。"他心里也很感激先生对我的关心。

当然那个人的事，我什么也没有对丈夫说过。虽然先生曾说过"对丈夫隐瞒过去的错误是不对的。——没有特别的肉体上的关系，容易坦白，都应该告诉他。"……可是我实在……当然丈夫也许有些察觉，但是从我嘴里不好说出来，以后注意就是了，把所有的事都埋在心底吧。所以，丈夫不知道先生跟我说了什么，认为是对我进行了有益的教导，还说我的转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从那以后我一直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丈夫觉得这回可以放心了，说自己不能总这么闲呆着，就在大阪的今桥大厦租了间办公室，开始了律师业务，这是去年 2 月份的事。

——哦，对了，他在大学学的是德国法律，随时可以当律师。开始他想当大学教授，曾经每天到研究生院去上班，后来不知怎么又想干律师了，也没有特别的原因。大概是觉得总依赖我的娘家不体面，在我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我丈夫在读大学时就是尖子，以优异成绩毕业的。这样的人物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就嫁给了他，其实是我娘家相中了他，我父母对他非常信任，还分给我们一些财产，对我们说不用急，想当学者就去当学者，慢慢学习吧。想留学的话，夫妇一起出去二三年也可以。——最初，我丈夫非常高兴，好像他早就有这个打算，——可是由于我的任性，仗着娘家有钱，不把他放在眼里，惹他生了气。他天生的学者气质，特别书呆子气，不会阿谀逢迎，当了律师后也没揽到什么业务，但是他每天照例按时上班下班，我一天到晚闲在家里，无所事事，自然又想起了忘却的往事。

从前我一有空就喜欢写歌，歌可以引起人的回忆，最近写不出来了。我想不能总这样下去，必须使自己振作。先生，您大概知道，——天王寺附近有个女子技艺学校吧，那是个很无聊的私立学校，开设绘画、音乐、裁缝、刺绣，及其它一些科目。入学资格没有限制，大人小孩都可以上。我以前也学过日本画，画得不好，但有些兴趣，于是每天早上和丈夫一起出门，去那个学校上学了。说是上学，那种学校没人正经管理，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我丈夫对绘画一窍不通，却很赞成我去上学。他说主意不错，你好好去学习吧。我早上有时 9 点去，有时 10 点去，我丈夫的律师事务所也无事可做，所以我什么时候走，他就等我一块儿走。我们坐阪神电车到梅田，再换乘出租车到界筋，丈夫先下车，我继续坐车到天王寺。丈夫很喜欢这样和我一同出门。他说："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我说："哪有夫妇一起坐车上学的学生呀。"他听了哈哈笑起来，特别高兴。下午回家时也尽可能一起走，我事先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去他的事务所，或者在阪神车站会合，去松竹影院看看电影什么的。这么一来，我和丈夫之间变得融洽起来。

4 月下旬，我因一点小事和校长先生吵了一架。那时因为学校的写生课让模特穿各种服饰，做各种姿势——日本画一般是不用裸体模特的。那次请的是一位叫丫子的姑娘，据说是大阪的美人模特，摆出了杨柳观音的姿势，——这么一来跟裸体也差不多了。一天我正和其他学生一起写生，校长走进教室，对我说：

"柿内小姐，你的画和模特一点儿都不像，你是不是另外有别的模特呀？"说完阴阳怪气地笑起来。

不光是校长，别的同学也跟着偷偷地乐。我不由得脸红了，自己也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脸红。被别人一说"有别的模特"，

心里不觉一惊，其实以谁为模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脑子里除了丫子以外还有一个人，眼睛看着丫子，不由自主地描绘着另一个人，——我不是有意这么画的，完全是无意识的。

先生一定明白我指的是谁了。——反正也上了报纸了，说也无妨，——就是德光光子。不过，当时我并不认识光子。光子是学西洋画的，又在别的教室上课，没有机会说话，所以光子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即便知道也不会留意我的。我对光子也没有特别加以注意，只是印象不错，对她的性格、品行一无所知，——仅仅是外表的感觉而已。

现在看来我很早就注意光子了，证据就是我对她的姓名、住所知道得一清二楚。她是船场那边一家丝绸店的小姐，住在芦屋川。被校长说了之后，我仔细看了看，那张画的确很像光子，我并不是故意画出来的。丫子是美人模特，但光子比她还要漂亮。丫子的杨柳观音姿势，似乎更适合于光子。

2

过了两三天，又是在写生课时校长先生进来了，他站在我的画前，冷冷地盯着我的脸，怪笑着对我说：

“柿内小姐，这张画真是奇怪，越来越不像模特了，你到底是以谁为模特画的呢?”

“是吗？真的不像模特吗?”我没好气地故意反问道。

校长先生不是教绘画的先生吧?

——是的。日本画的任课教师是筒井春江先生，他不是每次课都来，只是有时来看看，指点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一般都是学生自己随便画。校长先生教授的是英语。据说他连学士都不

是，没有像样的学历。后来我才听说，与其说他是教育家，不如说是个会经营的人，或者说在某方面有两下子的人。所以他根本不懂绘画，没有他多嘴的份儿。而且他一向不关心教学，很少来教室转悠，却偏偏在写生课时来说我的画如何如何。

“是呀，你是打算画这个模特的吗?”他用讥讽的语调说道。我也装糊涂说：

“是的，我画得不好，所以不太像，不过我是努力照着模特画的。”

“我不是说你画得不好，你画得很不错，只是我觉得这张脸很像另外一个人。”

“您是说脸不像吗？因为我想要画出自己最理想的模特来。”

“那么你理想的模特是谁呢?”

“这只是理想，并不一定有具体的人。我想要画出与观音相称的清纯的样子来。这样不可以吗？是不是必须和模特完全一样呢?”

“你真能讲歪理。如果想照自己想象的模特画，就不必来这个学校学画了。正是由于不能照着自己想象的画，才请模特来写生的，否则要模特干什么呀。何况如果这个观音像某个人的话，你的理想也太不庄重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不庄重。即便我画的像某一个人，如果那个人的长相接近观音的感觉，就照她画也不亵渎艺术呀。”

“那可不行。你还不是艺术家。问题是你觉得她很清纯，其他人是否也这么认为呢，这会引起误解的。”

“嘿，会引起什么误解呢？您总说我画的像一个人，您说说到底像谁呢?”

校长听了，显得有些慌乱，只说了句：“你可真固执啊。”就再也不说话了。

见校长软了下来，我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心里别提多痛快了。但是众目睽睽之下和校长争吵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校，我成了同学们议论的中心。大家说我对光子表达同性爱，光子和我之间关系不正常等等。——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和光子当时根本没说过话，这种传言也太出格了。虽然我隐约感到大家在背后议论我，却没想到如此荒唐。反正我也没做什么事，并不往心里去。这世上的人们也真能捕风捉影啊，造谣说毫无来往的人之间有不正当关系，简直莫名其妙，让人哭笑不得。

我自己倒没什么，只是担心光子会怎么想。再碰见她时，我不敢像以前那样盯着她看了，也不敢主动向她表示歉意，——这样又会招致麻烦。于是我每次都尽量作出道歉的神情，低着头，像逃跑似地从她身边溜过去，一边担心她是不是生气了，从她身边经过的一瞬间，偷偷地看她一眼。光子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丝毫没有不愉快的样子。

噢，对了，我带来了一张照片，给您瞧瞧。这是我们两人穿着同样的和服照的，也就是报上刊登的那一张。您一看就明白，我纯粹是个陪衬。光子在船场那一带是首屈一指的美人。先生您觉得她长得怎么样？梳日本发式很适合她吧？

——是啊，她喜欢梳这种式样，经常梳着这种发式来学校。反正这种学校也没有校服，梳什么发式也没关系。光子偶尔穿西服来学校，而穿和服时总是穿便装。这张照片上她梳这个发式显得比我年轻三岁左右，其实她只比我小一岁，——现在她还活着的话，应该是二十四岁。光子比我高一二寸，长得又漂亮，她并不因此而傲慢，但很有自信，也许是我太自卑才这么感觉的。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以后，虽说从年龄上我是姐姐，可总觉得自己是妹妹。

那时候，——还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我们之间还没说过话

的时候，那些传言不可能不传到光子的耳朵里，可是光子的样子却和从前完全一样。以前遇见光子时，她总是目不斜视地走过去，我猜想，如果光子听说了这件事，绝对不会不注意我这个人的。她也许觉得我讨厌，也许觉得我可怜，总之应该有所表现，然而却丝毫感觉不到，于是我又厚着脸皮渐渐凑近她，观察她的表情了。一天午休时，在休息室突然碰见了她。没想到她朝我微微一笑，我也不由自主地弯了弯腰，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

"前几天真是对不起你了。请原谅。"

"你说什么呀。我才应该向你道歉呢。"

"不应该你道歉，你不知内情。有人要陷害我们，你要多加小心。"

"是吗？谁呀？"

"是校长先生。这儿不便说话，咱们到校外去，一起吃午饭好不好，我再详细告诉你。"

"好的，去哪儿都可以。"

我们两人去了天王寺公园附近的餐厅。光子一边吃饭，一边告诉我说，传播我们谣言的就是校长先生。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校长没事到教室来，当着大家的面丢我的脸，的确很奇怪，肯定是别有用心的。可校长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谣言呢。目的似乎是光子，他想要制造出对光子品行不利的传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有人给光子介绍了一个大阪有名的有钱人家的少爷，光子自己无所谓，但家里很想攀这门亲，对方也对光子很满意。可是某市议员的千斤也想结这门亲，便和光子成了竞争对手。——光子根本没打算和他们竞争，市议员方面却如临大敌。因为那位少爷看上了光子的美貌，经常给她写情书，这就更使议员紧张。因此那位议员多方托人，想方设法破坏光子的名声，造谣说她已有男朋友等无根无据的事，这还嫌不够，又把手

伸到了学校，买通了校长。

我还要说明一下，以前这位校长曾经请光子家通融一千元，说是要修缮校舍。光子家很有钱，一千元算不了什么，然而光子的父亲觉得本来可以明说是赞助，却偏说是通融，真是不可思议，再说那么大的校舍，区区一千元够干什么用呢？所以就拒绝了。光子说校长跟有钱的学生借钱时都爱这么说，其实从来就没还过。——说什么修缮校舍，其实都是揣进了自己的腰包，说穿了校长就是高等帮闲。还有他的太太也在学校里教刺绣，夫妇二人每到星期日，经常叫个有钱的学生去郊游等等，相当奢侈。如果学生借给他钱，他就笑脸相迎，否则便背后给这个学生使坏。他对光子本来就怀恨在心，加上市议员的授意，便更加有恃无恐了。

“所以说你是被利用来陷害我的。”光子说道。

“原来这么复杂呀。我完全不知情。可是咱们根本没有来往，造谣也太不沾边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大家居然还真相信了。”

“有人说我们是故意在学校不说话，还说上个星期日看见咱们两人坐车去奈良了。”听光子这么一说，我顿时目瞪口呆。

“是谁说的？”

“估计是校长夫人说的，他们比你想象的要阴险十倍二十倍，要多加小心。”

3

光子还说了好多遍对不起，一个劲儿向我道歉，这倒使我觉得过意不去，安慰起她来了。

“千万别这么说，这不能怪你，可恨的是校长。他算什么教

育家，太卑鄙了。……说我什么我都不在乎，而你还没有出嫁，可别落入那些恶毒的人的圈套里。”

“今天能和你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话，我觉得心里痛快多了。”光子说，“我们这样在一起说话，明天又会有人说三道四了，以后就别见面了。”

我有些不情愿地说：“好容易才成了朋友，太可惜了。”

光子说：“只要你无所谓，我当然愿意和你交朋友。过几天到我家来玩儿吧，我才不怕别人说什么呢。”

“是啊，我也不怕。如果实在受不了，就不来上学好了。”

“柿内小姐，我看咱们干脆大大方方的在一起，看大家怎么样，你说呢?”

“好啊。我真想瞧瞧校长见了会是一副什么表情。”我马上表示赞成。

“那可有好看的了。”光子调皮地拍着手说。“这个星期日咱们真的去奈良好不好?”

“好。咱们一起去奈良，看他们怎么说。”

——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了。

下午我们也不想回学校了，去看了电影，一直玩儿到傍晚才分手。光子走着回家，我从日本桥上了出租车，来到今桥的事务所，然后像往常一样和丈夫一起乘电车回家。当时，丈夫对我说：“你今天好像特别兴奋，有什么高兴事吗?”

我心里想，果然和平时的表情不一样，和光子交朋友竟然使自己这么幸福吗?

“我今天交了个好朋友。”

“什么人哪?”

“是个漂亮的小姐。——你知道船场的德光丝绸店吧，她就是那个店的小姐。”

“你们怎么认识的？”

“是一个学校的。——前几天关于我和她有一些奇怪的传言——”

我也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就把和校长吵架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丈夫听。

“这个学校真不像话。你说她是大美人，也让我见见好吗？”丈夫听了开玩笑地说。

“过几天她会来咱们家玩儿的。我们约好这个星期日一起去奈良，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们校长又要生气喽。”丈夫笑着说。

第二天一到学校，果然昨天一起吃饭的事，出去看电影的事都已经传开了。

“柿内小姐，你昨天去道顿掘了吧？”

“好玩儿吗？”

“和你一起的是谁呀？”

这些女人真是讨厌。光子觉得很有趣，故意来找我。就这样，两三天的工夫，我们就好得形影不离了。校长见了非常吃惊，傻呆呆地看着我们，话都说不出来了。光子对我说：“柿内小姐，你再把那张观音像画得更像我一些，看他说什么。”

于是我把画儿画得更像光子了，而校长也不再露面了。我们高兴极了，不停地说着：“太解气了”。

现在已没有必要特意去奈良了。正是4月底，天气特别好，我们电话联系了一下，在上六终点站会合，下午去若草山散步。光子有时相当老成，有时又十分顽皮。到了山顶上，她买了几个橘子，说声“你瞧着”，便将橘子一个个从山顶上滚下来，有个橘子滚过了马路，滚进一户人家去了。她觉得很好玩，没完没了地玩起来。我说：“光子，你别老玩它了，咱们去采野菜吧，我

知道什么地方野菜特别多。”

我和她采了好多蕨菜、紫萁、笔头菜，一直采到黄昏。

——您问在哪儿吗？若草山并排三座山挨着，就在最前面那座山和第二座山之间的低谷里，——那一带漫山遍野都是野菜，由于年年烧山，所以那里的野菜特别好吃。

——天渐渐黑下来，我们开始往回走，感觉有些累，半路坐下休息了一会儿。好半天我们俩都没说话。忽然光子认真地说：

“我要好好感谢你。”

“感谢什么？”

“托你的福，我终于不用嫁给那个讨厌的人了。”

——说着她莫名其妙地嘻嘻笑起来。

“怎么会这样呢？”

“传言真是神速啊。那边已经对咱们的事知道得清清楚楚了。”

4

“昨天晚上我家里谈到了这件事。我母亲对我说学校里有这些传闻，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说，是有这个传闻，母亲是从哪儿知道的呢？母亲说从哪儿听说都无关紧要，到底是否确有其事？我说，是真的。不过这也没什么呀，只是好朋友而已。——我这么一说，母亲有些为难地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好当然可以，可是据说是有不正当关系。我说，不正当关系是什么呀？母亲说，我也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无风不起浪。我说，那个同学喜欢我的长相，就把我当模特画，因此招致了别人的非议。学校里就是这么讨厌，长得稍微漂亮点儿，就会遭人嫉妒。——是啊，这也是常

有的事。听了我的解释，母亲也渐渐明白了，说你和她好也可以，但是不要只和她一个人好。你现在还未出嫁，最好不要招惹是非。家里这关算过去了。我猜准是议员搜集来这些谣言，讲给那位少爷听，然后传到我母亲耳朵里的。就这样婚事八成是吹了。"

"你也许无所谓，可你母亲一定讨厌我。以后会不让你和我来往了。被误会了可不好。"我担心地说。

"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你还真不简单。"

"嘻嘻。"

"可是你的婚事吹了，那个市议员合适了。"

"那就两头都要感谢你喽。"

我们俩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在山上说了一个多小时。我来过这座山好多次，但从没有呆到黄昏过，我是第一次在这座山上看到夕阳的美景。刚才四处还有游人，不知什么时候，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山上到处是游人扔下的饭盒、橘子皮、罐头盒。天还没有黑透，山脚下奈良市灯火璀璨，远方，透过紫色的雾霭，可以看见位于我们正前方的生驹山上的缆车灯光像珍珠似的连成串，不停地闪烁着。我看着这闪烁的灯光，感到气都喘不上来了。

"晚上这里真凄凉啊。"光子说道。

"一个人的话一定很可怕。"

"和喜欢的人出来玩的话，还是这样的地方好啊。"光子说着叹了口气。

我真想和你一起在这里呆下去——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望着伸开两腿坐在山坡上的光子，天很暗，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那白色布袜子的反光。

“这么晚了，咱们回去吧。”

我们走下山时已经7点了。

“我肚子饿了，你呢？”

“今天我得早点回去，我跟家里只说出去散散步的。”光子说。

“可是我肚子都饿瘪了，晚点回去怕什么的。”我硬拉着她进了一家西餐厅。

“你回家晚了，你丈夫也不说什么吗？”吃饭时光子问我。

“我那位什么都不干涉我。我还跟他说了咱们俩的事了呢。”

“他怎么说？”

“听我一个劲儿地夸你，他就说，有那么漂亮的话我真想见一见哪。还说让你来我家玩儿呢。”

“你丈夫很温和吗？”

“他呀，不管我怎么任性都不会说我的，太好脾气了，有时都觉得平淡。”

我还没有跟光子谈过我的情况，便从和丈夫结婚开始，说到恋爱问题，以及先生对我的种种关心。我问光子认识先生吗，她很吃惊，说：“你认识先生？”还说她很喜欢先生的小说，让我带她见见您。我总是说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却至今没去。

“那么你和那个人已经不来往了吗？”光子问。

“是的。”

“为什么呀？如果是像你说的那么纯洁的友情的话，来往也没关系呀。我认为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

然后光子又问：“你丈夫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吗？”

“他隐约有所感觉，但是我从没有对他提起过这事，他也没多问。”

“他非常信任你啊。”

“那是因为他把我当小孩子看，我最不满意他这一点了。”

晚上回家时将近11点了，丈夫阴沉着脸说：“这么晚才回来。”丈夫从来没有这副表情过。见他那寂寞的样子，我心里觉得很抱歉，虽然自己没有做不好的事，但他等了我一晚上，刚刚才吃了晚饭，不觉很内疚。以前和恋人约会也有晚回来的时候，但最近一直是早早回家的，所以丈夫可能有些多心了，我自己也觉得和谈恋爱时的心情很相似。

5

几天后，那张观音画像画好了，我把它拿回家来给丈夫看。

“噢，光子就是这个样子呀，你能画出这么好的画来，真不敢想啊。”丈夫在吃晚饭的时候，把画铺在榻榻米上，吃一口饭，看一眼画。

“真人有画上画的这么漂亮吗？”丈夫不相信似地叮问了一遍。

“这张画就是因为太像了，才出了问题的。光子比这张画像还要多一些肉感，日本画很难画出这种感觉来。”

这张画我花费了许多心血，自己也认为画得不错。丈夫使劲称赞这画是个杰作，可以说是我学画以来画得最投入的一幅画了。

“干脆把它裱一下吧，然后请光子来看好不好？”

听丈夫这么一说，我也很赞成，一直想拿到京都的画店去裱糊一张漂亮的画来，却一直没有去。一天，我对光子说起了这件事，光子说：“与其送去裱糊，不如再重新画一张。那张画是画得不错，可是光是脸像，身材不太像啊。”

“不太像？怎么不像？”

“怎么不像我可说不好。”

她虽然没有说出来“我的体形要好看得多呢”，但能感觉出她对自己的体形相当有自信。

于是我说：“那就让我拜见一下你的裸体吧。”

“可以呀。”她爽快地答应了。“就到你家里去让你看吧。”

第二天下午，我们早早离开学校到我家来了。一路上她兴致勃勃地说：“你丈夫要是看见了我的裸体，不知会吃惊成什么样啊。”丝毫没有羞涩之态，仿佛是在做一个游戏，顽皮地眨着两只可爱的眼睛。

“我家有间西式房间，一关上门谁也看不见。”我说着带她上了二楼的卧室。

“啊，这房间真舒适啊，这张大床够洋气的。”光子坐在弹簧床上，一颤一颤的，眼睛望着外面大海的景色。——我家建在海边，二楼的景色特别好，东面和南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特别明亮，早上别想睡懒觉。天气晴朗的时候能看见远处的松原，隔海相望的纪州群山以及金刚山等等。——是的，还可以海水浴，稍微往海里走一点就一下子变深了，很危险。香栌园建了个海水浴场，夏天热闹极了。那时正是5月中旬，光子说：“快点到夏天就好了，我就可以每天来这里游泳了。”

光子环顾了一遍房间，说：“我要是结了婚，也要有间这样的卧室。”

“你将来住的肯定要比我好，你会嫁到特别有钱的人家去的。”

“不过，一结婚，无论住什么样的卧室，都像小鸟被关进了美丽的笼子里一样了。”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这不是夫妇的闺房吗？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不怕你丈夫说你吗？”

“闺房有什么关系，你是特别的客人嘛。”

“这可是神圣的地方呀，……”

“处女的裸体也是神圣的呀，这里是最合适的地方了，现在的光线特别好，快点让我看看吧。”我催促道。

“从外面看不见屋里吗？”

“傻瓜，从海上的船里能看见什么呀？”

“可是这是玻璃窗呀，把窗帘拉上吧。”

虽说才5月份，阳光刺得人眼睛疼，于是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呆在不透风的屋子里，热得一个劲儿流汗。光子要装扮成观音，让我给她找块儿白布，我把白床单撤下来。她脱掉和服，散开头发，把床单像观音那样裹在裸体上。

“请看，你的画儿和现在的我差远了吧？”说着光子站在大衣柜的穿衣镜前，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美丽身姿。

“哎呀，你的身材可真美呀！”我的口气似乎在埋怨她有这么好的身材，为什么至今没让我看过。一般来说日本画的模特，长得好看的多，而身材好的极少。那位丫子不光身材不好看，而且皮肤粗糙，黑乎乎的，和光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你身材这么好，为什么没让我看过？”我终于说出了这句怨恨的话。接着我不停地喊着：“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不知不觉眼泪涌了上来，我从背后抱住了光子，脸靠在光子的肩头，看着穿衣镜里的我们两人。

“你怎么了？”光子看见镜子里我眼泪汪汪的样子，吃惊得说道。

“我一看见特别漂亮的东西就感动得流眼泪。”我也不去擦掉涌上来的眼泪，仍然紧紧地抱着光子。

6

“好了，你都看见了，我该穿衣服了。”

“不行，不行，再让我看一会儿。”我撒娇似地摇着头。

“多傻呀，我不能总是这么光着身子呀。”

“当然可以啦。你还没让我看到你的真的裸体呢，把这个床单拿掉吧。……”

说着我就去抓她身上的床单。

“放手！放手!”她拼命抱着床单，只听嘶啦一声床单撕破了，我更火了，哭着说：“我没想到你是个这么庸俗的人，好吧，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刀两断。”我用牙撕起床单来。

“你是不是疯了?”

“我不认识你这么薄情的人，你前几天不是说过我们之间一切都不要隐瞒吗?”

我当时的确非常不理智，我的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死盯着光子的样子真像疯了一样，而我自己一点儿都不觉得。光子默默地看着我，浑身哆嗦，刚才那骄傲的观音已无影无踪了，她抱着自己的肩头，瑟缩地站在那里，令人爱怜。我有些不忍心了，然而当我看见床单的缝隙里露出的她那雪白的肌肤时，便疯了似地扑上去，拚命去撕那床单。光子大概被我吓怕了，一动不动地听任我的摆布，只有两双眼睛互相仇视地盯着对方不放。我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是冷冷的，不怀好意的微笑，逐渐地解开了她身上包裹的白床单，当她那神圣的处女雕像渐渐显露出来时，胜利的感觉变成了惊叹的声音。“啊！太让我嫉妒了，这么美的身体！我想杀了你。”我说着一只手扼住了光子颤抖着的脖子，

另一只手抱着她的头要去吻她。“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我希望被你杀掉——”她那歇斯底里的声音拌着热乎乎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看见光子泪流满面，我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那天我本来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事先却没有把光子到家里来的事告诉丈夫，而丈夫在事务所一直等我到傍晚，见我还不来就给家里打电话，我告诉他和光子先回来之后，他说：“应该告诉我一声呀，害得我傻等。”

“我给忘了，实在对不起，是临时决定的。”

“光子小姐走了吗？”

“正要走呢。”

“你再留她一会儿，我马上就回去。”

“那你就快一点儿。”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希望丈夫回来。刚才发生在卧室的事使我充满了幸福感，今天是多么愉快的一天啊。我觉得脚下轻飘飘的，心里突突直跳。丈夫一回来，就会影响我的幸福感。我只想永远和光子两人在一起聊天，即使不聊天也没关系，只要能看着光子的脸——只要在她的身边，我就感到无限的幸福。

“光子，刚才我丈夫来电话，说他马上就回来，你怎么办？”

“是吗？怎么办哪？”光子慌忙穿上衣服——她已经裹着床单呆了二三个小时了。“不等他回来我就走不合适吧？”

“他说想见见你，……说他马上就回来，让你等一会儿再走。”我虽然这样挽留她，心里却盼望她在丈夫回来之前就回去。因为我想使这一天能够成为完全幸福的一天，不愿意由于第三者使这个美好的回忆变得不纯了。

所以丈夫回来时，我的脸色自然不太好，也不怎么说话。光子见我脸色阴沉，又是和丈夫初次见面，加上心里不安，也不太说话。三个人各自想着心事，气氛很沉闷。这么一来我更有气

了，怪丈夫打扰了我们。

“你们俩人玩什么了?”丈夫开口问道。

“今天我把卧室当画室用了。”我故意淡然说道。“我要重新画一张观音像，所以请光子来给我当模特。”

“画得也不怎么样，还专门请模特来。”

“为了给模特恢复名誉呀。”

“你画的画儿只能糟蹋模特。模特比你的画儿要漂亮多了。”

在我们夫妇争论的时候，光子一直羞涩地低着头微笑，又呆了一会儿，光子就回家了。

7

我今天拿来了一些那段时间我们之间的来往信笺，想请先生看看。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我实在拿不了那么多，这些是从中挑选出的一小部分比较有意思的信。我的信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您可先看我的。光子写给我的信我都一封不少的保存着，只是其中夹了几封我写给她的信。

(作者注：柿内夫人所说的一小部分信，足足有满满当当一大包。这些五彩缤纷的信纸，几乎包括了各式各样的千代纸。这些漂亮的信纸都放在木版印刷的彩色信封里。我看了很吃惊。首先从使用如此艳丽的信封就知道绝不是东京的女子。即使是情书，东京的女子也都使用淡雅的信封。我敢说东京的女子要是见到这些信封一定会轻蔑地嗤之以鼻的。如果东京的男人收到他的情人用这样的信封写的信的话，马上就会对她冷淡起来的。总之，这种极尽浓艳的情趣，只有大阪的女人才会有。而且这又是相爱的女人之间的信笺，就更令人感到浓艳了。下面仅摘录一些

对了解这个故事真相有参考价值的信，顺便将信笺的花色图案也做一下介绍。)

(5月6日，柿内夫人写给光子的信。信封长四寸，宽二寸三分，印有浅粉色的樱桃和心形图案。樱桃共五颗，一根黑茎上结着鲜红的果实。心形图案有十个，每二个重叠为一组，上边的是浅紫色，下边的是金色。信封镶着金色边框。信纸是淡绿色的树叶打底，用银色的点线勾勒出线格。夫人的钢笔字写得很规矩，一看可知很有书法功底，其风格说好听一点是秀丽，说不好听就是矫柔造作，不过和信笺的花色正好吻合。)

阿光

淅沥淅沥淅沥……今晚的小雨下个不停，我倾听着落在梧桐花上的雨声，一动不动地坐在台灯旁，望着你给我织的红色灯罩，心情很抑郁。从房檐上滴落下来的雨点声传进我的耳朵里。淅沥淅沥淅沥……它们在述说着什么？对，是光子光子光子……在呼唤恋人的名字。德光、德光、……光子、光子、德、德、光、光……我不知不觉拿起了钢笔，在左手的指尖上写了无数的“德光”和“光子”，从大拇指写到小指……

原谅我写这么无聊的事。

每天都见面还写信，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可是在学校里我不好意思和你接近。原来什么事没有时咱们故意接近给别人看，当传言成了事实后，就害怕别人的目光了，我是个胆小鬼吧。我想使自己坚强一些，再坚强一些，……坚强得不怕魔鬼，不怕神佛，不怕父母，不怕丈夫……

明天下午是茶道课吧？3点来我家好吗？明天在学校告诉我“行”或“不行”，像上次那样做个手势就行，一定，一定，一定来啊！桌子上花瓶里的含苞待放的芍药花，正和我一起叹息着等待你的到来。你若不来，连可爱的芍药花也会哭泣的。大衣柜上的穿衣镜也想照出你的风姿。你可一定要来啊！

(5月11日，光子写给园子的信。信封长四寸五分，宽二寸三分。深玫瑰色的底色中央，画着一个大大的棋盘，上面散落着几株三叶草，下方有两张扑克牌叠在一起，一张是红桃A，一张是黑桃六。棋盘和三叶草是银色，红桃是红色，黑桃是黑色。信纸是深粉色，在右下方的线格里，用白色水彩笔写着几句话。字迹比园子粗犷，潦草，给人以生动奔放感。)

姐姐

我今天一天都不痛快，又是撕花瓶里的花瓣，又是斥责阿梅（我的女佣），——每到星期日，我都会烦躁不安，因为一天都见不到姐姐。为什么你丈夫在家我就不能去？我给你打电话，佣人说你和丈夫一起去鸣尾摘草莓了，不在家。祝你们玩得愉快！

太可气了！太可气了！

我一个人在哭泣。

啊……

我难过得什么也不想说了。

Ta Soeur Clair Ma Chere Soeur Mlle Jardin

（上文是法语，意思是妹妹光子写给亲爱的园子小姐）

我不喜欢管姐姐叫“夫人”，我一想到这个称呼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要是被你丈夫知道了可不得了。

Be careful!

姐姐为什么落款总是写“园子”呢？为什么不写“姐姐”呢？

（5月18日，园子寄给光子的信。信封长四寸，宽二寸四分。大红色的底色上印有银色的点线，下方有三片大大的樱花花瓣，花瓣上有舞女上半身的背影。由于封皮上的色彩过于浓艳，所以地址和姓名等都写在信封的背面。信纸上印着白百合，四周为浅粉色，可写字的地方只占信纸的三分之一。字写得密密麻麻。）

终于来临了。我早已预料到了。……终于破裂了。

昨天晚上我们闹得很凶。如果光子看见那个场面，不知会多惊讶呢。我们夫妇——啊，请原谅——我和丈夫大吵了一架。这是结婚以来最厉害的一次。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和善的人竟然会发怒！

这也难怪，我当时说的话太过分了。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对他那么强硬。……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丈夫却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什么不良少女，吸血鬼，文学中毒等等，这还不解气，甚至说光子是“卧室入侵者”，“家庭破坏者”等等。我可以忍受对我的谩骂，却不能忍受谩骂光子。

“既然我是不良少女。你干吗娶我？你不像个男人。为了让我家给你出学费才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吧。我的

任性你不是早就知道吗？你真卑鄙，真没出息。”我尽情地数落他。他抄起烟灰缸，我以为他要砸我，却往墙上扔去，他脸色惨白。我说：“你把我打伤一个试试。”他也不说话。从那天起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说话……。

——关于信上写的争吵一事，有必要向先生说明一下。不记得跟您说过没有，我和丈夫一向性格不合，而且生理上也不太协调。结婚以后我没有品味到夫妻生活的乐趣。用丈夫的话说这完全是由于我的任性，并不是性格不合，而是人为的不合。世上的夫妻哪能都那么理想。别人看起来美满的婚姻，实际上有很多不如意之处。我们的婚姻许多人很羡慕，以一般标准来看，实际上也是幸福的。你的阅历太少，总爱幻想，身在福中不知福。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好的丈夫都不会满足的。

他动不动就这样说。我不喜欢他那种精通人情世故，听天由命的口吻，总是反唇相讥说他根本不懂烦恼为何物，没有人情味。丈夫似乎在努力适应我的个性，可是我总感觉他对我像是在哄小孩，使我很反感。我曾经对他说过，你在大学里是尖子，所以在你眼里，我特别幼稚，可我看你就像块化石。究竟这个人会不会激动呢？他到底哭过没有，生气过没有，吃惊过没有呢？丈夫冷静的个性使我倍感寂寞，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抱有一种恶作剧似的好奇心，这可以说是引起上次那件事和光子这件事以及种种事件的根源。

8

不过发生上次那件事时我们刚结婚不久，我还充满着少女时

代的纯真，比现在稚嫩，胆小，对丈夫深感愧疚，可是这次完全没有一点内疚感。说实在的，丈夫丝毫没有察觉到我已经渐渐被他磨练得很狡猾了，而他还在把我当小孩看待。我起初对此很反感，可是我越是反感他越来劲。好吧，既然他把我当小孩看，我就将计就计，使他慢慢放松警惕。表面上我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遇到麻烦事时，又是耍赖，又是撒娇，心里却在嘲弄他，哼，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把别人当孩子看，你自己才是傻瓜呢。你这样的人最好骗了。我觉得这样很好玩，以至发展到他一说我，我就又哭又闹，自己都没有料到有如此高超的演技。……

先生大概能够理解我，人的心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以前我会偶尔意识到，啊，不该这么做，有些后悔。而现在则是反抗的心态，怎么这么没出息，这点事就害怕还行，嘲笑自己的胆怯，……甚至为自己找借口，背着丈夫爱上别的男人是不对的，而女人和女人相恋就没关系。同性之间即使再亲热。做丈夫的都无权过问。实际上我思念光子的程度要比对上次那个人热烈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二百倍……。

我变得这么大胆还有一个理由。丈夫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出名的循规蹈矩，父亲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由于他是个十分保守的，从不越雷池一步的君子，所以对我和光子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察觉，以为我们只是很要好，从不多加过问。丈夫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那样的事，但是渐渐开始怀疑了。也难怪他这么想，以前放学后我都是顺便去他的事务所，和他一起回家，可是最近我总是一个人回家，而且每隔二三天光子就来我家一次。二人长时间关在房间里，名义上是为了画画儿，却一直没见画的影子，他当然会觉得奇怪了。

“阿光，最近他好像有所察觉，咱们得小心一点。今天去你家吧。”

就这样有时也去光子家，……光子的母亲知道是市议员的中伤，所以一点也不怀疑我。我也不能辜负她对我的信任，每次去的时候都努力讨她的欢心。她母亲总是亲热地叫我“柿内夫人”，还说“光子交了这么个好朋友太让人高兴了”等等。所以我每天去玩，打电话都可以。……可是她家里人太多，不能像在我家里那样随心所欲。

“我家还是不行啊。难得我母亲这么信任姐姐，露了马脚可麻烦了。”于是光子提议去宝冢的新温泉，我们就去了那里的家庭浴室。

“姐姐真狡猾，光看我的裸体，却不让我看你的裸体。”

“不是的，你太白了，我这么黑，和你一比多不好意思啊。你会讨厌我的。”

“姐姐也很美呀，和我差不多。”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当真了，坦然多了，……刚在她面前脱了衣服时，我真有些无地自容。

光子的信上写了上个星期日我和丈夫去采草莓的事。本来那天我是打算和光子去宝冢的，可是丈夫对我说：“今天天气好，咱们去鸣屋吧。”我也有心让丈夫高兴一下，就不情愿地答应了。然而我的魂已飞到了光子那里，一点儿玩兴也没有。思念之情越来越浓，整整一天都闷闷不乐，丈夫跟我说话也爱搭不理的。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丈夫有了整治我一次的念头，他一向喜怒不形于色，我根本没察觉他的心理变化。

傍晚回到家，听女佣说光子来过电话，我懊悔得不得了，就拿丈夫和女佣撒气。第二天早上，收到了光子那封充满怨气的信，我马上给她去了电话，然后坐上阪神电车去梅田和她会合，也不去学校，直奔宝冢。那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去宝冢。对了，刚才那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照的。

一天，我和光子像往常一样在二楼聊天，3点多时，女佣慌慌张张地跑上二楼报告“老爷回来了”。“怎么这个时间回来?”我们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神色紧张地从二楼下来。这时丈夫已换上了便服，看见我们的一瞬间他的表情有些异样，但很快恢复了平时的神态，说道：“今天我没什么事，就提前回来了。你们也逃学了吗?”

然后三个人一起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儿，说话间，光子没留神管我叫了声“姐姐”，我心里一惊。我经常提醒她“不要叫我姐姐，要叫园子，叫惯了在别人面前也改不了。”可是光子不愿意，她说：“那多见外呀。你不愿意让我叫你姐姐吧，求求你了，让我叫吧，我会注意的。”结果这次就惹了麻烦。

光子走了以后，丈夫欲言又止。第二天吃完晚饭，丈夫忽然说道：

“我总觉得你最近的举止有些异常，发生什么事了没有?”

“怎么异常啊? 我怎么没发觉?”

“你和那个叫光子的女孩好像特别好，你到底对她是怎么想的?”

“我特别喜欢光子，就和她好起来了。”

“是什么意义上的喜欢呢?”

“喜欢当然是感情上的了，也不用什么理由。”

——我想决不能示弱，故意挑战似地答道。

“你也不必这么激动，平心静气地说清楚。喜欢也有多种意义，——学校里曾有过那种传言，——我不想误会你才问的呀。”丈夫顿了顿又说：“万一这种事让别人知道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年龄大，又是已婚者，……你这样做怎么跟她父母交代呀。人家不光说你，还会说我不管你。”

丈夫说的也在理，可我还是嘴硬：

“我知道，不用你来多嘴。你有你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我知道自己该负的责任。”

“哼，如果是普通朋友我决不干涉，可是每天不上学，背着丈夫两个人关在房间里，就不是正常的交往。”

“这话可就奇怪了。你可真会想象，你才下流呢。”

“如果真是我下流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一直祈祷我的想象是错误的，可是你在说我下流之前，是否先问问自己的良心呢？你能说自己问心无愧吗？”

“怎么今天忽然问起这件事来了？我喜欢光子，所以成了朋友，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你还说那么漂亮的人也让我见见吧。谁都可以喜欢漂亮的人，女人喜欢女人就如同喜爱艺术品一样。你说这样不健康的话，说明那你才不健康。”

“喜欢艺术品也用不着关起门来呀。在我面前也可以呀。……我一回来，你们总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再说你们又不是姐妹，却姐姐妹妹的叫，听着别扭。”

“愚蠢！你真是一点也不了解女人之间的事。凡是好朋友都互相以姐妹相称，只有你这种人才会大惊小怪的。”

那天晚上我丈夫一直不让步。以往只要我一撒娇，他就说句：“真拿你没办法”，不再说什么了，可是这次特别较真，非要我说明到底干什么了。

“这怎么说明呀。我又不是像画家那样正经照模特画，而是一边玩，一边画的，干吗那么累呀。”

“那么不上二楼，在下面的房间里也能画呀。”

“上二楼又怎么了。——你去我们学校的画室看看，哪有人那么严肃地画画儿呀。——都是有心情的时候才画的，这样才能画出好画来。”

“你说得好听，你什么时候能画出一幅像样的画来呢？”

“能不能画出来我无所谓，光子不仅长得好看，身体也格外美丽，我让她摆出观音的姿势，即使不画画儿，看上几个小时也不会厌倦。”

“她就愿意让你看几个小时？”

“当然了。女人让女人看有什么害羞的？谁都愿意别人欣赏自己呀。”

“大白天两个女人都光着身子在一起，你们简直是精神不正常。”

“你看女演员的裸体觉得很美吧？就和这种感觉一样，我完全陶醉了，充满了幸福感，仿佛生活是那么美好，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对没有‘美’的感觉的人说什么也是对牛弹琴。”

“这和‘美’的感觉挨得上吗？纯粹是性变态。”

“你的脑筋太旧了。”

“胡说！你一年到头看恋爱小说，文学中毒了。”

“真讨厌哪。”我扭过脸去不理他。

“那个光子也不像个正经姑娘。懂点道理的话，不会闯进别人的家庭破坏人家的和平的。肯定品质不好，你和这种人交往会有麻烦的。”

——听见他说我喜欢的人的坏话，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那说什么！你有什么权利说我喜欢的人？像光子这样长相和心灵都美的人太少有了。人世间这么清纯的人太罕见了，就像观音一样。你说她坏话要遭报应的！”

“瞧，你说这种话就说明你精神不正常。”

“您才像个化石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不良少女了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你是为了让我父亲出留学费才娶我的吧？”

一向温和的丈夫额头青筋暴露，破天荒地喊起来：

“什么？你再说一遍？”

“哼，说多少遍都可以。是为了钱和我结婚的吧！卑鄙小人。”

丈夫火了，抄起一个白色的东西朝墙上掷去。我赶紧一缩头，原来扔的是个烟灰缸。我丈夫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所以我也火了。

“你这么恨我吗？你要是打伤了我，我就去告诉我父亲。你有胆量就打我，杀死我都行。杀了我吧！快杀了我！”

丈夫骂了句：“混蛋！”，看着半疯狂地哭泣的我发愣。

我们后来一直不说话，第二天一天都在互相怒目而视中度过。夜里，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仍然闭着眼睛，他说：

“昨天我的话说过了头，这是因为我爱你，你明白吗？虽然我看起来好像很冷漠。如果我哪儿不对，我尽力去改，也请你尊重我的意志可以吗？我决不干涉你做别的事，只是请你保证以后不再和光子来往。”

“不行。”我闭着眼睛摇摇头。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不要二人单独在一起，和我一起出去，一起回家。”

“不行。”我又摇了摇头。“我不愿意束缚自己，我希望绝对自由。”我说完就翻过身去不理他了。

9

一旦吵崩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更加想念光子了。第二天早早去了学校却不见她的影子。

往她家里打电话一问，说是去京都的亲戚家了。我就更想见到她，昨天吵架的事也一齐涌上心头，我怀着满腔思念写了那封信。信发出后，我又有些后悔，光子会怎么想呢？会不会说出对不起姐姐的丈夫的话来呢？第二天，我在运动场的梧桐树下等她，她竟不顾旁边有人，喊着“姐姐”朝我跑来。

“我今天早上看了你的信，一直担心极了……”她两手勾住我的脖子望着我说，眼里含着眼泪。

“啊，阿光，你很难过吧，我家那位说了你那么多坏话……”说着我的眼泪也扑簌簌落下来。“你是不是不高兴了？都怪我，不写那些就好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可是姐姐被丈夫说得那么难听，一定讨厌我了吧？”

“别说傻话了。要真是那样我昨天就不给你写信打电话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和你分开的。他再唠唠叨叨的，我就把他轰出去。”

“姐姐现在这么说，说不定以后慢慢会讨厌我了，还会去爱你丈夫的吧？夫妇都是这样的，……”

“我和他不是夫妇，我讨厌当太太。只要光子愿意，咱们可以私奔呀。”

“啊，姐姐！真的？说话算话，不许反悔。”

“当然是真的！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我也有这个想法。我要是去死的话姐姐也跟我一起死吗？”

“可以呀。光子也会跟我一起死吗？”

——就这样我们夫妻的争吵反而导致我和光子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丈夫似乎对我们无可奈何，也不再说什么了。于是我们更加得寸进尺了。

“我那位已经投降了，咱们也不用顾忌他了。”

——我这么一说，光子也更加放肆起来。我们在二楼的时候，即使丈夫回来了，光子也不让我下楼去。有时玩到晚上10点或11点左右时，光子就让我给她家打电话，告诉她母亲“今天晚上光子在我家吃晚饭，X点回家。”到了时间，阿梅就来接她。

我们二人常常在二楼吃饭，有时见丈夫一个人吃饭无聊，就问他：“和我们一起吃吧?”他说：“也行。”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吃。光子当着他的面也“姐姐，姐姐”地叫我。有时她半夜三更打电话来和我聊天。

“什么事啊，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吗?”

“姐姐已经睡了?”

“都2点多了，……我好困哪……正睡得香的时候……”

“真对不起了，打扰了你的好梦……”

“你就为说这些打电话?”

“有丈夫就是好啊。我孤零零一个人，寂寞极了，怎么也睡不着。”

“真拿你没办法。……别撒娇了，早点睡吧，明天去找你玩。”

“明天我早上一起来就去你家，你早点把丈夫打发走啊。”

“好的，好的。”

“一定啊。”

“好，好，知道了。”

就这样说上半个钟头没用的话。

通信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我把光子的来信就摊在桌子上。——当然我丈夫从不偷看别人的信，我以前总是看完信后马上锁进抽屉里的。

我知道丈夫不会善罢甘休的，暂时比以前方便多了。我越来

越头脑发涨，成了感情的奴隶。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那是6月3日的事情。中午光子来过我家，傍晚5点左右回去了。我和丈夫吃完晚饭，大约9点时，女佣叫我接大阪来的电话。

“大阪什么人找我?”

“对方没有说，只说有紧急的事。”

“喂，喂，哪位?”

“姐姐，是我。”

除了光子没有别人这么称呼我，可是，电话里声音不清楚，我怕是谁的恶作剧，就问道：

“你是谁？贵姓?”

“是我呀，姐姐。我是光子。”确实是光子的声音。“……我在大阪南边的一个温泉旅馆里，遇到了麻烦，……衣服被人偷了。”

“什么？……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回头我再跟姐姐解释吧，……我现在很需要你的帮助，请你把那件同样花色的和服马上送到这里来好吗?”

“现在吗?”

“是啊。”

“你和谁在一起?”

“是个姐姐不认识的人。……我没有那件衣服的话，今天晚上就回不了家。求求你，无论如何帮帮我，把和服送过来。”光子带着哭腔说道。

我心里突突直跳，膝盖抖个不停。我又问明了要去的地址。

“……还有，真不好意思，请把你丈夫的衣服也拿一套来，

什么都行……，还有一个人没有衣服。另外，最好再借给我二十元钱。”

“这都好办，你安心等我吧。”

我放下电话，叫了辆车，对丈夫说了句：“我马上去一趟大阪，光子有急事找我。”就上二楼，找出了那套和服，还有丈夫的便装，包在包袱里，让女佣拿着出了门。

“这么晚了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去？”

丈夫这才发觉不对头，大概是见我神色慌张，竟没有梳洗打扮就出去的缘故。

“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要这套和服有急用……”

来到梅田车站，阿梅正在入口东张西望，我从出租车里朝她招了招手。

“咦，是夫人哪。”她见到我很吃惊。

“你在等光子吧。现在发生了一件事，光子让我马上去接她，你上车，咱们一起去吧。”

“真的？”她有些犹豫，我把她拉上车，简要地说了一下光子来电话的事，然后问道：

“和光子在一起的男人是谁，阿梅一定知道吧？”

阿梅没回答，好像很为难。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我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我会谢谢你的。”说着我拿出了十元钱。

“不，不，我不能要。”

“现在没工夫推让了。”我把钱塞进她的腰带里，“他们是什么时候好起来的？”

“有一段时间了，……大概是四月份吧。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男人是谁？”

“我不知道。小姐常给我零花钱，让我来梅田等他们。我也

不知道小姐去哪儿了。我以为是和夫人一起去玩呢。每次回家晚了，小姐都说是和柿内夫人在一起……”

10

“他们见过多少次了?”

“这可说不清。小姐有时说是去学茶道，有时说是去找柿内夫人，我就跟着她出来，结果又说我有点事要办，一个人不知上哪儿去了，而且特别兴奋的样子。”

“真是这样吗?”

“我为什么要说谎呀？——夫人难道一点儿没意识到吗？从没有怀疑过吗?”

“我可真傻，被人这么当成工具一样利用，却还蒙在鼓里，这叫什么事啊。……”

“是啊，我家小姐真是个可怕的人哪。……我每次见到您都觉得很对不住您，非常非常地同情您，……”

阿梅十分同情地说道。我明知跟这个女佣说什么也是没用，可是满肚子的怨恨无处发泄，就一股脑地跟她诉说起来。

“阿梅，你早就觉察到了吧。我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前几天还和丈夫吵架维护她，我竟然愚蠢到这个地步，她一定认为我是个缺心眼的人。这也就算了，像今天晚上这样打来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准是实在没办法了。”

“即使是这样，和喜欢的男人去旅馆，还好意思来找我，你说是不是?”

“说的也是，可是衣服被人偷了光着身子回不了家呀。……”

“要是我的话就光着回家。与其打那个没有廉耻的电话，还不如光着回家。”

“这种时候偏偏遇上小偷，真够倒霉的。”

“这是报应。”

“是啊，是啊，是报应。”

“啊，啊，她准是为了这一天才跟我做那套一样的和服的，……我真是愚蠢透顶了。”

“小姐今天穿那套和服去算是运气呀。要是太太不管她，她可怎么办哪。”

“我起初真是这么想的，可是她在电话里哭起来，我非常吃惊，怎么也从心里对她恨不起来，眼前浮现出她光着身子哆哆嗦嗦的情景，就觉得可怜得不得了。……所以阿梅，别人看我跟傻瓜似的。”

“您别这么说……”

“而且不光要她自己的衣服，还让我把那个男人的衣服也拿来，还在电话里唧唧咕咕商量，好像是故意做给我看的似的，脸皮真厚。嘴里说‘除了姐姐外，我没让任何人见过我的裸体’，这回却让我看他们两人的裸体。”

我只顾说话了，车开到哪儿了也不知道，只听司机问道：

“已经到笠屋町了，具体在什么地方？”

“这一带有个叫做井筒的旅馆吗？”

问了问路边的行人，说是就在前面的胡同里，那是个很背静的胡同，排列着不少艺妓馆，小旅店，小饭馆，这些地方的入口处都很素雅。终于找到了“井筒旅馆”的灯笼，我对阿梅说：“你在这等着。”我自己进了旅店。

打开旅店的拉门，听见有人在厨房打电话。我大声喊了好几声“晚上好”，半天才有个女招待出来，一见我就知道我的来意

似地说了声“请进。”领着我上了二楼。

“来接您的人来了。”

一边说一边拉开隔扇，我进去一看，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肤色白皙的男人坐在屋里。

“请问，夫人是光子的朋友吗?”

“是的。”

他立刻伏下身子向我施了一礼，说道：

“今晚的事真不知怎么向您解释才好。光子本来早就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夫人的，可是她实在张不了这个口。不好意思，先让她把衣服换上再来见您好吗?”

这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正是光子喜欢的那种类型。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感叹到“真是个美男子啊”。他身上穿着单衣，后来知道是跟店里的伙计借来的。我把包袱递给他，他说：“实在对不起。”接过包袱，拉开内屋的隔扇塞了进去，我扫了一眼，看见一个枕屏风……

长话短说吧。我心想该送来的已经送到了，又有这个男人在，我见不见光子都没有意义，就拿出三十元钱交给他说：“我先回去了，这钱请转交光子。”

“您再稍等一下吧，光子一会儿就出来。”

他一个劲儿挽留我，并端正姿势面对着我说：“其实这话应该由光子跟您说，不过我想从我的角度跟您解释一下。”

——看来光子自己不好意思跟我说，借着换衣服，让男人替她说。

“我的衣服被人偷了，名片在衣服里。我是住在光子家附近的棉贯荣次郎。”

——他说他和光子是去年年底相爱的，甚至私下定了婚约。可是今年春天，M那边来提亲，恰巧因同性爱的风波使婚约告

吹。——不过他们绝不是在利用我，一开始好像是利用，但光子渐渐被夫人的热情所感动，像爱他一样热烈地爱起了夫人。他非常嫉妒，感觉自己倒像是被利用了似的。虽然和夫人初次见面，但是常听光子提起夫人。她说同样是恋爱，但同性和异性性质完全不同，如果不同意她和夫人交往，就不再和他好了，所以最近他已经谅解光子了。

光子经常说："姐姐有丈夫，我会和你结婚的。但是夫妇之爱是夫妇之爱，同性之爱是同性之爱，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姐姐的。"她对夫人完全是真心的。

尽管我有种受到愚弄的感觉，然而那个男人的话简直说得天衣无缝。男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总瞒着我，就让光子告诉我，求得我的谅解。可是，到了这个地步，光子实在说不出口来，老是说："等机会吧，等机会吧"，结果拖到了今天。

至于电话里所说的失窃一事，其实并不单纯是失窃。说出来让夫人笑话，晚上有人在旅店的大客厅里赌博，警察好像早有埋伏，突然冲了进来。他们两人吓得跑出了房间，只穿着内衣从房顶上逃到了隔壁的人家，钻进了晒东西的架子下面。那些赌博的人纷纷逃跑，只剩下一对夫妇没来得及跑掉，就钻进了光子他们的房间，结果被警察搜到了，他们就穿着光子他们的衣服被带走了。因为这对夫妇是穿着浴衣去赌博的。

就这样光子他们算是逃脱了，可是回来一看，衣服没有了，连钱包、手包也不见了。旅店的老板也一起被带走了，没人可以商量。加上光子的手包里有阪急的月票，还有男人的名片，警察往家里打电话可就大事不好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给夫人打电话。

男人最后说，既然事已至此，虽不尽情理，还要请夫人把光子送回家，对她家人说今晚一起去看电影了，万一警察来电话，

请您想办法应对一下。

11

“夫人，求求您，今天晚上的事您肯定很生气，可是请您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

男人伏在地上深施一礼。

“我怎么都没关系，只是求您把光子平安送回家。您的大恩大德永生不忘。”

我想我已经对你们够不错的了，提这种要求太过分了，但是既不好回绝，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答应，只是默默地看着男人拼命哀求我。终于我的心软了下来，说了句：“好吧。”那男人听了，像演戏似地欢呼了一声，又深深施礼道：“您同意了？太感谢您了，这我就放心了。”

然后他察言观色地说：“那么现在我就叫光子出来。我还要拜托您一句，光子今天晚上已经受到不小的惊吓了，请您千万别再说她什么了，行吗?”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于是他马上朝着里面的房间喊道：“光子，出来吧，夫人已经都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隔扇拉开了，是一寸一寸慢慢拉开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光子出来了。

我很想看看她是一副什么表情，我们的目光一接触，她慌忙低下头，躲到男人的后面，一声不吭地坐下。我注视着光子，想起了做这身和服和穿着和服一起照相时的情景，不由怒从心头起，恨不能上前去撕烂这件衣服。——如果那男人不在的话，我很可能会这么做。男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不等我们开口，就对我说：

“我也要去换一下衣服，还要跟旅店结帐，请夫人现在就给您家里和光子家打个电话。”

我先给家里打了电话，问女佣：“刚才光子家来过电话没有?”

“来过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只说两人去大阪了。”

“老爷睡了吗?”

“还没有。”

“你告诉老爷我马上就回家。”

然后又给光子家打电话。

“今晚我们去松竹看电影了，出来后觉得肚子饿，又去鹤屋吃饭。天晚了，我送光子回家。”

光子的母亲说：“是吗？我见她这么晚还没回来，刚刚给您家打了电话。”

看样子警察没有打电话来，太好了，得马上赶回去。10点到的旅店，磨蹭了半天，出来时已经11点了。我这才想起阿梅还在门口等着呢，就出来叫上她找了辆出租车往回赶。

我和光子坐在后面的座位上，阿梅和棉贯坐在副座上，四个人都默默无语。到了武库大桥时，男人开口说：“光子，还是换电车回去好吧?”

其实他是想多和光子呆一会儿。我真想说：“别人看见有男人和我们在一起可不好，差不多你就走吧。要不然我走。”可是阿梅附和他说：“是啊，是啊。”于是，棉贯对司机说，请送我们到阪急车站去。在桥边我们下了车，沿着黑黑的大堤往前走。

“夫人，天这么黑，没有男人一起走哪行啊。”他拉着我的胳臂，说起前些日子，在这条路上光子遇见坏人的事。我们俩走在前面。光子和阿梅离我们五六步的距离。我隐约听见她们小声商量着什么。

到了车站后，男人回去了，我们三人谁也不说话。叫了辆人力车送光子回了家。

“哎呀，这么晚才回来。”光子的母亲迎了出来。“总是给您添麻烦，太过意不去了。”一再向我表示歉意。我担心话一说多会露馅，就赶紧告辞出来，又坐阪急到夙川。叫了出租车回到香栌园。到家正好 12 点。

“您回来了。”女佣迎了出来。

“老爷睡了吗?”

“刚睡下。”

我舒了口气，他什么都不知道的睡下最好。我轻手轻脚地打开门，只见床头柜上放着一瓶白葡萄酒，丈夫蒙着被子，睡得正香。他不能喝酒，临睡前更是从来不喝的，准是非常担心我睡不着才喝的。我悄悄地躺到他身边，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越想越窝火，心里乱成一团。一定要报复她，我伸手拿起那半瓶葡萄酒，一口气喝干了。我从没喝过酒，加上太劳累了，很快就醉了。——不是那种很舒服的，晕晕乎乎的感觉，脑袋疼得快要裂开似的，胸口发闷，好像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痛苦地喘着气。我心里想“你们把我当傻瓜，等着瞧吧”，差点儿没把脑子里想的喊叫出来，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就像从大酒桶里往外倒酒那样咕嘟咕嘟地响着。猛然间我发现丈夫也和我一样胸口咕嘟咕嘟地响着，呼呼地喘着热乎乎的气息，两人的呼吸和心跳都同样的越来越强，就在二人的心脏都快要破裂的瞬间，丈夫突然伸出胳膊紧紧搂住了我，他那火热的嘴唇触到了我的耳朵：“你可回来了”。——我听了，不知为什么眼泪刷地涌了出来，“我好难过啊……”，我颤抖着一边哭一边贴紧着他，不停地喃喃说着：“我好难过……”，还使劲摇晃他的身体。“你怎么了？为什么难过?”丈夫极力温柔地问道。“你说说看，别哭呀，到底怎么了?”说着

给我抹去眼泪，不停地安慰我。我更加悲伤了，啊，还是丈夫好，自己受到报应了，我决不再和那种人来往了，我要一生爱我的丈夫，——我感到无比的后悔。“我把今晚的事都告诉你，你可一定要原谅我呀。”我向丈夫一一讲述了至今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

12

我彻底换了个心情。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厨房做早饭，给丈夫准备好西装，这些我一向是交给女佣做的，今天我亲自动手干起来了。

“你今天不去学校吗？”丈夫站在镜前一边系领带，一边问我。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帮丈夫穿上西服后，一屁股坐在丈夫脱下来的一堆衣服上。

“这是为什么？”

“那种学校学不出什么东西来，……再说我也不想见到讨厌的人。”

“哦，是这样，那就不要去了。”

丈夫的眼里充满了感激。然后又用怜悯的口吻说：

“不过，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学校，去研究所学画画儿怎么样？”

“我哪儿也不想去，到哪儿也学不到什么。”

我一整天都像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那样在家里干活。丈夫见那么任性的我像换了个人似的，不知心里有多高兴呢。我仿佛又回到了前一段那样温馨的生活中了。我只要稍微一离开丈夫身

边，就会起邪念，只要看见丈夫就会忘了那个人，所以我打算跟丈夫一起去上班。转念一想，不行，如果在路上碰见那个人怎么办？……我会脸色发青，浑身颤抖，迈不动脚步的。一想到这儿，我又害怕出去，便对自己说，就在家老老实实呆着吧。我在家洗洗涮涮，收拾屋子，从早到晚拼命地干活。

我每天都想要烧掉放在抽屉里的那些信，并且首先想要烧掉那幅观音像。我每天都想着今天烧，今天烧，可是一走到那个柜子旁，一想到要把它们拿在手里时就退缩了。我一天到晚就这样度过。傍晚丈夫一回来，我就对自己说："太好了，可回来了"，好像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

"我现在从早到晚都在想你，你也得这样想我。"我搂着他的脖子说："不要让我的心有一点缝隙，要无时无刻地爱我。"

现在丈夫的爱情是我惟一的依赖。我翻来覆去地说着："多爱我一些，多爱我一些。"

"你真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哪。"丈夫嗔怪地说。我过分的热情反而使丈夫感到吃不消了。

如果那个人突然来找我的话，我就不得不和她说话。我很怕她来，好在她虽然脸皮厚，也没敢再来找我。我心里暗暗祈祷，命运对我真是关照啊。如果没有发生那天晚上的事，我们怎么可能断得这么干净利索呢。这是天意。令人伤心的事，令人难过的事都过去了，都是一场噩梦。我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

过了半个月以后，到了 6 月下旬，——去年的夏天特别热，来我家前面的海岸游泳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我丈夫虽然一向很清闲，那些日子却接了个案子，他说再过几天才有工夫，到时候陪我一起去避暑。

一天，我正在厨房做樱桃酱，女佣来告诉我："大阪的 SK 医院来电话找太太。"出于某种预感，我有些紧张，便问她："你

再问一下是谁住院了。”

“不是，是医院找太太，是个男人。”

“奇怪。”

我满腹狐疑地去接电话。拿起电话时，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手也在微微颤抖。

“您是太太吗？”对方确认了几遍后，突然压低声音说：“突然打扰非常抱歉。请问您曾经借给中川太太一本英语的避孕书吗？”

“是的。那本书我的确借给某人了。可是我不认识中川太太，大概是那个人转借给她的吧。”

“哦，是这样啊。太太曾借给德光光子了吧？”

一听到这个名字，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还是像触电一样浑身发麻。

“是的。一个月前，德光光子说她的朋友中川太太不愿意生孩子，问我有没有好的办法避孕。我说有一本美国出版的书，里面写了许多种方法。就是那个时候借给她的。”

医院那边说，因为这本书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在电话里不好详细说明，此事牵扯到的德光光子小姐很担心，无论如何想要见见夫人，私下磋商一下，前几天给您家去了好几封信，不见回音，很是着急。事情紧急，务必请您见德光小姐一面。医院方面直接和您接触不太方便，您若能在医院不出面的情况下和德光小姐见面是最理想的。万一您不见的话，不管今后此事给夫人带来什么麻烦，医院方面概不负责。

我琢磨这多半是光子和棉贯策划的计谋，又想来骗人，所以对此半信半疑。但是由于当时对堕胎的管制很严。报上经常登出，某某博士被捕，某某医院被起诉等等。而且那本书里写了好多依靠药剂的方法，依靠器具的方法打胎等触犯法律的内容，中

川太太也许是用某种方法打胎失败，不得已才去医院治疗的。我曾吩咐佣人凡是光子的来信一律烧掉，所以一直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医院方面催得很急，要求无论如何今天和光子见面。我给丈夫打了电话，丈夫说："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见不太合适。"我才答应下来。医院说，他们马上通知德光小姐。

13

打完电话是2点左右，才过了三十分钟光子就到了。我以为无论再紧急，也得傍晚才能来，根本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门铃响起来，听见了清晰的脚步声。……从大门到里面的门都敞着，随着刮进来的风，一阵熟悉的香气飘了进来。幸好丈夫还没有回来，我站起来，不安地直转圈，女佣飞快地跑进来说："太太！太太！"她的脸色都变了。我说："知道，知道，是光子小姐吧?"我刚要朝大门走去，又慌忙吩咐女佣："哦，……先请她在客厅里等一下。"

我上了二楼，坐在床上等自己的心跳正常之后，才站起来，往脸上扑了好多胭红，以遮掩自己的脸色变化，又喝了一杯白葡萄酒，这才鼓起勇气走下楼来。

我透过隔扇看见穿着鲜艳的和服，正在用手绢擦汗的身影，胸口又扑通扑通跳了起来，光子一看见我，微笑着问候了一句，然后说道：

"我好久没来问候姐姐了，觉得很抱歉，可是从那次以后发生了好多事情，……不知姐姐对那天晚上的事怎么看，我想姐姐一定很生气，就没敢来打扰，……"虽然她是窥视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的这番话，却仍然是从前那种亲昵的口吻。

“姐姐，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吗？”她注视着我的眼睛。

“德光小姐，你今天就是为了说这些来的吗？”我不客气地说道。

“姐姐不说原谅我，我怎么能往下说呢？”

“我丈夫只允许我和你谈有关SK医院要我办的那件事，其它的事一概免谈。还有，上次的事情，都怪我自己愚蠢，我谁也不恨，你也用不着再管我叫‘姐姐’了，否则，我就不陪你坐在这里了……”

我这么一说她才蔫了下来，低着头把拧成一条绳似的手绢往手指上一圈圈地绕着，还装像似的眼里噙满了眼泪。

“你不是为了说这些才来的吧？赶快谈正事吧。”

“听姐姐这么说我……，满肚子话也说不出来了。其实，刚才那个电话……并不是中川太太怀孕了。”

“什么？那是谁呀？”

光子微笑了一下说：“是我。”

“那么要住院的人是你了？”

——这个人真够恬不知耻的！自己有了棉贯的种，不好处理，又想来利用我，太不像话了。让别人这么跟着吃苦头还嫌不够。——我浑身颤抖，强压着怒火，尽量平静地问道。

“是我。”光子点了点头，“我想住院，可是医院说不能让我住。”

然后她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怀孕后，她照着我借给她的那本书试了好几种方法都没打下来，渐渐肚子大了起来，她急得不得了，幸好棉贯认识一个药店的老板，就照着书上开的药方买来药，吃了下去。他们没有向药店老板说明情况，而是自己配的药，也许是配错了，吃了药以后，昨天晚上突然肚子疼起来，流了好多血。赶紧请了个医生来，还请求医生千万不要跟家里说。

“难办哪。”医生叹着气说，“我可治不了，这得做手术，那你们最好找个熟悉的医院商量一下，我只能做做紧急处置。”

光子认识SK医院的院长，今天早上去医院诊断之后，医生也是同样的态度，根本不听光子的请求。当年建这座医院时，光子的父亲曾出过资。光子和阿梅两人央求他时，他一再说：“不好办哪，不好办哪。”还说“以前这种手术哪个医院都可以做，可是，你们也知道，现在对堕胎管制很严，不光我不能做这种冒险的事，对你父亲也会造成不体面的影响，这样我就对不起你父亲了。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如果一个月以前来的话还能想想办法。”

在院长说话的时候，光子的肚子一阵接一阵地疼，还出了血。院长怕她万一有什么意外，会牵连医院，可是又不能坐视不管，就问她：“到底是谁教给你吃这种药的？你告诉我，我会替你保密，不过万一你出了问题，那个人能来当证人的话，才可以给你做手术。”

于是，光子就把借书的事说了，还说以前一直照着这本书上说的做的，很有效，只是这次失败了。院长考虑了一会儿，说这种情况不一定只有医院才能解决，有经验的外行的办法也有行得通的。欧洲的妇女就常常请人用手帮助自己堕胎，万不得已时我也可以来为你做手术，但不是作为医生，而是以私人身份来做，这样即便追究起来也不能怎么样。

光子对我说：“姐姐，我想让姐姐来帮我打胎，可是老这么疼真受不了，也容易落下病，所以请姐姐表示可以负责任，医院才肯给我做手术……”

“我该怎么负责任呢？”

我正琢磨着光子的话到底有多少水分时，光子捂着肚子叫了起来。

14

“你怎么了?”

只见她的脸色渐渐发青，“姐姐，快领我去厕所。”我也慌了神，扶起在地上打滚的光子，她喘着气，靠着我的肩费力地迈着步子。

我站在厕所外面，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只听呻吟声越来越厉害，“啊啊，我好痛苦啊，姐姐！姐姐!”

我冲了进去，“光子，你忍着点，忍着点。”我摩挲着她的肩头，问她:“有东西掉下来吗?”

她摇摇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救救我。”她的声音非常微弱，“姐姐……”她喊了一声，搂住我的脖子。

“这点病怎么会死呢，光子，光子。”我拼命地给她鼓劲儿，只见她睁开恍惚的眼睛，“姐姐你原谅我了吗？我真希望能死在姐姐的身边……”简直是在说疯话，我感到她的手渐渐发凉，我说:“叫医生来吧。”可是光子说:“不要叫医生，会给姐姐添麻烦的。如果真要死的话，就让我死在这儿好了。”

……总不能躺在这里吧，我叫女佣帮忙把她抬到了二楼的卧室里，让她躺在床上。我打算去给丈夫打电话，可是光子抓着我的袖子不放。她好像好一些了，不像刚才疼得那么厉害了，我松了口气，我想现在可以叫医生了。

可是她一刻也不让我离开，我就吩咐女佣去把厕所打扫干净，然后问她吃点什么药，她使劲摇头说:“不吃，不吃。”让我解开她的和服腰带，帮她脱下了沾了血的袜子，我拿来脱脂棉和

酒精给她擦脚。不一会儿她又发作起来，“好疼，好疼，给我水，水……”一边喊着，一边揪着床单，枕头，痛苦地扭动着身子。我端来一杯水，好容易才按住她，喂了几口水，她香甜地喝下去，然后又喊叫起来，还说：“姐姐，求求你给我揉揉背。”我照她的吩咐，揉了半天，刚好了一点，又疼得叫唤起来，看样子一时半会好不了。

“啊，我受这份罪，都是姐姐在惩罚我呀。……我要是死了，姐姐就会原谅我了吧？”她自言自语地说着，眼泪刷刷地往下流。这回疼得更加厉害了，嘴里一个劲儿说着：“出来了，出来了。”好像感觉有血块儿掉下来似的，我查看了好几遍，什么也没有。

“是你的心理作怪，什么也没有掉出来。”

“真掉出来了我就完了。姐姐希望我死吧？”

“怎么这么说？”

“姐姐这方面很懂行，可是还让我受这份罪……”

其实从刚才她喊“出来了，出来了”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这是场闹剧了，现在是故意装作没发觉，光子也看出来我是在假装受骗，就厚着脸皮继续演戏。再往下两人都是在自欺欺人了，……说到这儿，先生已经明白了吧，总之，我是把自己送进了光子布下的圈套中去了。

……至于那些血迹是怎么回事的，我没有问过她，说不清楚，大概是把演戏用的血浆事先藏在身上的。……

“姐姐，你不生我的气了吧？能够原谅我了吧？”

“你要是再敢欺骗我，我就杀了你。”

“要是我再做出那种薄情的事，你就杀了我。”

——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完全回到了原先那种亲密的程度。我忽然害怕丈夫回来了。一旦恢复了关系，情感比以前更加炽热了，一刻也不想分开，真恨不得每天都能见面。

“光子，明天能来我家吗?”

“来你家可以吗?”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咱们一起去大阪好吗? 明天我给姐姐打电话。”

“还是我给你打吧。”

说着话的工夫就到了傍晚，光子打算穿衣服，

“我该回去了，你丈夫快回来了，……”

“再呆一会儿，再呆一会儿。”我一再挽留她。

“哎呀，别耍小孩子脾气，明天一定和你联系，乖乖在家等我。”结果我倒成了被安慰的一方。5点我才放光子回家。

丈夫平时都是6点左右回家，我以为他今天会为了这件事提前回来，也许是那个案子还没结束，过了一个小时还没回来。趁着这工夫我把屋子和床铺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捡起地上光子的袜子，——她回去的时候穿走了我的袜子。我呆呆地看着袜子上的血迹，仿佛自己在做梦一样。我应该怎么跟丈夫说呢? 今天光子来的事说不说呢? 怎么说才能更有利于今后和光子来往呢? ……就在我正在思考的时候，突然女佣来告诉我:“老爷回来了。”我赶紧把袜子塞进衣柜里，走下楼来。

“怎么回事，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丈夫劈头就问。

“我可真遇到麻烦事了，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呀?”

“我也想早回来，可是事情没办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切都得等我到了医院才能知道，我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就答复说明天去医院……”

“光子小姐去了吗?”

“她非要明天和我一起去。”

“都怪你借给她那本书。”

“我跟她说过不要借给别人，也怪我太大意了。无论如何明天得去医院看看。”我总算为明天的约会找好了借口。

15

那一夜我觉得特别长，丈夫8点刚一出门，我就马上给光子打电话。

“姐姐，这么早就起床了?”光子电话里的声音和面对面时的感觉不一样，令人兴奋。

“阿光还没起床吗?”

“我是被你的电话叫起来的呀。”

“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马上起床。9点半在梅田的阪急车站见面行吗?”

“9点半，可得准时啊。”

“那当然。”

“阿光今天一天都有空吗？回家晚点儿没关系吧?”

“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准时到达车站，等了半天也不久光子的人影，我想她会不会又跟我耍什么花样，作弄我呢，想去打电话，又担心去打电话的工夫，光子来了找不着我，只好焦急的等下去。10点过了，才见光子气喘嘘嘘地跑来，

“姐姐等我半天了吧？咱们去哪儿呢?”

“阿光知道有什么好地方吗？——又安静，人又少，可以悠闲地呆上一天的地方。”

“上次咱们去过的奈良的若草山怎么样？那里的夕阳很美。”

“我怎么给忘了，幸亏你想到了，咱们还去爬若草山吧。”

“我昨晚想了一夜去哪儿玩，我觉得还是奈良最有意思。”

“我一夜都没睡着，胡思乱想的。”

“昨天我走以后，你丈夫马上就回来了吗?”

“一个小时以后才回来。”

“说什么了吗?”

“不要问了，我今天想忘掉家里的事。”

一到奈良，我们就乘公共汽车直奔若草山。正是夏天，我们爬到山顶时，热得出了一身汗。我们在山上的小茶馆里休息时，想起了上次扔橘子的事，就买了好多橘子，你一个我一个地往山下扔了起来，山脚下的鹿群吓得四散奔逃。

“阿光，你饿不饿?”

“有点饿，可是还不想下山。”

“我也想一直这么呆下去，吃点儿点心，忍一忍吧。”

我们吃起了带来的点心，眺望着远处的大佛殿那边的生驹山。

“上次我们采了好多野菜哪，姐姐。”

“现在这个季节什么野菜也没有。”

我们往后山的山谷走下去，即使是春天，这一带也很少有人来，夏天就更寂静了，只有繁茂的草木，阴森森的，一个人真不敢来。我们正巴不得没有人来呢，茂盛的野草遮挡了我们，除了天上的白云，没有人能看到我们。

“阿光……”

“姐姐……”

“我们要一辈子都在一起。”

“我想和姐姐一起死在这里。”

——我们这样热切地说着，后来谁也不说话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觉得一切都消失了，时间，世界，所有的一切，在我

的世界里，只有永久存在的光子……

天渐渐阴了下来，凉凉的东西掉到了脸上。

“下雨了。”

“这雨真不是时候。”

“别被雨淋着，趁着还没下大，咱们赶快下山吧。”

我们慌忙下了山，可是只掉了几滴雨，就停了。

“早知道这样，再呆一会儿就好了。”

“真是的，这雨太可气了。”

虽然这么说，一下山来，两人都感到肚子饿了。

“咱们去饭店吃点三明治吧。”

光子说：“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我们去了大轨附近的新温泉。——我虽然是第一次来，但这里也和宝冢一样有家庭温泉，看样子光子经常来这里，对女招待和餐厅都非常熟悉。我们在这里玩了一天，回到大阪的时候已经8点了，我们还是不想分手，总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我们一起坐阪急回到光子家附近。

“我还想去奈良，阿光，明天咱们去个近一点的地方吧，好久没去宝冢了，想不想去？”

“想去。”

我回到家时已经快10点了。

丈夫对我说：“等你很晚都没回来，我刚才给医院打了个电话。”

我心里一惊，马上急中生智，说道：

“你打电话也没找到我吧？”

“哼，说是没有叫中川的人住院，我猜可能是故意瞒着吧。……”

“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中川太太，而是光子自己。怪不得

昨天她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呢。她怕说是她自己的话，我不去见她，就借用了中川的名字。”

“那么光子住院了？”

“没有住院。我本来去她家，打算和她一起去大阪，她说让我进来坐一会儿，我就进了她家，可是她半天也不准备走，我就催促她，她这才说出了怎么回事，还说总觉得最近身体不对劲，不知道是不是怀孕了，想及早处理掉，就看那本书，可又看不懂英文，担心弄不好出问题。”

“哼，真没想到，这么大的事她还敢撒谎，不像话。”

“我还真的担心极了，心里很生气。可是她说，说谎也是万不得已，千万别生她的气，连阿梅也帮她跟我道歉。”

“那也不至于非要撒谎啊，太过分了。”

“是啊，你说的没错。昨天的电话是个男人打的，肯定是那个棉贯出的主意，光子想不出这样的鬼点子。我气得不行，就说没工夫听你这一套，我走了。她说，千万别走，我求求你了。她抓住我的衣袖说，这事要是被她父母知道了，就不能和棉贯在一起了，那我也就不想活了。说着哭了起来。阿梅也求我说，夫人开恩救小姐一命吧。我被她们弄得不知如何是好，真是进退两难。”

“后来呢？”

“不管怎样我也不能随便教她自己打胎呀。我让她去找认识的医生商量。正说着话的时候，她的肚子又疼了起来，折腾了好半天，……”

我一边说一边不断地添加新的内容，还把昨天发生在家里的事也揉了进来——光子照书上的处方吃了药，结果疼得受不了，还流血等等——所以我想走也走不了，一直拖到现在。丈夫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

16

“今天我得去看看光子怎么样了。我心里不放心……”

这样，一连五六天我都有借口去找她。

“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呆上几个小时好吗？”

“上次让姐姐送衣服去的那个旅馆怎么样？很安全的。”

笠屋町的那家旅馆曾使我非常伤心，可是光子提到这个旅馆时，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同意了。她已经摸透了我的心思。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慢慢习惯了。女佣也心照不宣，回去晚的时候，我给家里打电话，和她统一口径。

……后来发展到我们俩分别从各自的家去那个旅馆，从旅馆给对方打电话，急需见面时就让阿梅给我来电话。……光子家不仅阿梅，就连光子的母亲和其他女佣都知道那家旅馆的电话号码，只有我丈夫不知道。

一天，我先到了旅馆，等光子时，听见女招待在接一个电话。

“……是的，夫人已经来了，光子小姐还没来……好的，好的。我会转告的……哪里，不客气，……我才净给夫人添麻烦呢……”

我觉得有些蹊跷，就问：“刚才的电话是德光家来的吗？”

“是的。”说着嘿嘿地笑起来。

“你刚才说的夫人什么的，是以谁的口气说的？”

她又笑起来，说：“夫人还不知道啊，我是冒充您的女佣啊。”

后来我又详细问了光子，才知道原来是让旅馆冒充我家在大

阪的事务所。光子说："我跟家里说姐姐家的事务所有两处，就把这里的电话告诉家里，说成是事务所的电话。姐姐你也可以对你家里人说这里是光子家的分店，随便编个名字就得了。"

就这样我越陷越深。我也想过这样下去不行，可是已经不能自拔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被光子所利用，她虽然嘴里"姐姐，姐姐"地叫得很亲热，其实是在嘲弄我。——她曾经对我说过："被同性崇拜比被异性崇拜更令人自豪。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理所当然，然而被女人迷恋，说明自己相当有魅力了，所以感到高兴。"她出于虚荣心，为把我的爱从我丈夫身上夺到自己身上而兴奋。我知道光子的心在棉贯身上，可是，我已经下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离开光子。我表面装糊涂，其实嫉妒得要命。所以，我虽然是姐姐，却要像妹妹似地讨她的欢心。

一次，在旅馆她问我：

"姐姐，你愿不愿意见见棉贯？我不知道姐姐什么态度，自从那件事以后，他很想见姐姐一面。他是个好人，姐姐一定会喜欢他的……"

"是吗？既然这样，就见见他。阿光喜欢的人，我也会喜欢的。"

"肯定会的。那么今天可以吗？"

"什么时候都可以。他现在在哪儿？"

"他已经来了。"

——我早已猜到了，就说："那就叫他进来吧。"

棉贯马上进来了。一见我就恭敬地说："姐姐好。上次真是失礼了……"上回他管我叫"夫人"，这回改成"姐姐"了。他的表情十分拘谨。

那天是在夜里，又穿着借来的衣服，而今天是大白天，穿着整整齐齐的和服，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脸色比上次还要白，

真是个“美男子”。不过说实话，他的表情有些呆板，像画上画的一样，没有一点生气。

“他很像冈田时彦吧?”光子说。

我觉得他比时彦还要女性化。他的眼睛更细，眉间神经质地抽动着，给人以阴险的感觉。

“阿荣，不用那么拘谨，姐姐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

光子一个劲儿地给我们调和，可我对他就是没有好感。棉贯似乎也感觉到了，表情很冷漠，一直规规矩矩地端坐着，

“你这是怎么了，阿荣，真是个怪人。”光子朝绷着脸的棉贯瞪了一眼，“你这副样子多不好啊。”她说着用手指戳了他的脸一下。“姐姐，告诉你吧，他在吃你的醋哪——”

“没有，没有，净瞎说。”

“真的没有？那刚才是怎么回事?”

“刚才怎么了?”

“他说我真后悔当男的，当姐姐那样的女人多好啊。”

“我是说了，——可是并不是吃醋。”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我猜是他们为了讨好我而故意在我面前作戏，所以，我一直默不作声地瞧着他们。

“你不要在姐姐面前揭我的短好不好。”

“那你就别老绷着脸哪。”

等他们不吵了，我们三个人去鹤屋餐馆吃饭，然后去看了场电影。三个人一直都话不投机。

17

哦，还有，我刚才忘了交代了。我把笠屋町的电话告诉了丈

夫，说是光子父亲的妾开的旅馆的电话。说起来真是好笑，本来光子让我说是她家的分店，可是我觉得不妥，万一丈夫从事务所来这里接我，就露馅了，怎么办好呢？

还是阿梅想了个好办法，她说："就说成是光子怀孕了，吃药也没打下来，医生又不给作手术，结果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最后只好告诉了她母亲，于是就把她安排到了父亲的妾家里生孩子，笠屋町就是那个妾的家，这样，即便他来接夫人也没关系的。"

"看来我以后去姐姐家时，要在肚子上塞上棉花，装成大肚子了。"光子说着哈哈笑起来。

这个方法很保险，最后决定就这么办。

"真的？光子肚子大了？"

丈夫信以为真，同情地问。

"你不是不让我帮她打胎吗？所以我什么也没教给她。她直到孩子出生都必须住在那里。她说一个人太无聊，要我每天去陪她，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她本来就恨我不帮她，我再不答应她这个要求，也于心不忍哪。"

"说的也是。不过你们又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可怎么办呢？"

"不会的。我早已没有这个想法了。光子这回也吃了不少苦头，比以前成熟多了。再说，她既然已经有了孩子，就必须跟棉贯在一起了，她家里人早晚得承认他们，只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来探望她，只有我是她最亲近的人，尽管是她自作自受，也多少有些令人同情。她说，她有了孩子，姐姐就不会被先生误会了吧，过几天她和棉贯一起去姐姐家跟先生解释一下，今后就像真正的姐妹一样交往好吗？——"

我丈夫好像还有些不放心，又嘱咐了一句："还是小心些好。"就不再过问了。

从那以后，笠屋町就堂而皇之地直接往我家打电话了。有时玩到吃晚饭，丈夫打来电话催我回家。——阿梅真出了个好主意。

再说那个棉贯，光子好容易让我们见了一次面，无奈俩人各怀戒备之心，双方都不想再见面，光子也对调和我们的关系失去了信心。半个月后，一天，光子对我说："姐姐先回去行吗？我还有事晚点走。"这不是第一次，我也习惯了，就说："那我先走了。"

当我从旅馆出来时，听见有人低声喊我，回头一看是棉贯。

"姐姐，现在回去吗？"

"是啊。光子在等你，快进去吧。"我有意讥讽地说道，然后朝马路走去，打算拦一辆出租车。

"姐姐，请等一下……"他追了过来，"我有话跟姐姐说，可以的话，一起在附近散散步好吗？"

"当然可以，不过光子在等你呢。"

"我去给她打个电话。"

我们进了附近的梅园餐厅，吃了点小菜，他给光子打了电话，然后我们沿着太左卫门桥往北走去。

"我刚才给光子打电话说有急事，晚去一个小时，咱们见面的事，请姐姐千万不要告诉光子，行吗？"

"我一向很守信用的，常常是对方不守信用……"

"姐姐，你是不是认为光子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我指使，操纵的？当然，你这么想也很自然。"他低头叹了口气。

"我想说的就是这件事。姐姐觉得光子对咱们俩谁更爱得多一些？姐姐总觉得是在受我们的愚弄，被我们利用，其实，我跟你有同样的感觉。我非常嫉妒你。光子虽然对我说利用姐姐蒙骗家里人是最合适的了，可是现在有必要利用姐姐吗？这不是更添

乱吗？如果她真爱我的话，尽快结婚不就行了吗？”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他的态度很严肃，说得也满有道理。

“结不了婚是因为家里反对，她老对我说想早点结婚。”

“她只是嘴上这么说，家里反对不假，可是如果真有心的话，会有办法说服父母的。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有身孕的人了，还能往哪儿嫁呢？”

——难道说光子真的怀孕了？这问题可严重了。他接着说：

“据说他父亲发了怒，说我的女儿非百万富翁不嫁，决不会让她嫁给一贫如洗的穷小子，生下孩子也要送人。真是岂有此理，孩子太可怜了，这关系到人道的问题呀。姐姐怎么看呢？”

“我是刚听你说光子怀了孩子，当然我也有所察觉。”

“什么？姐姐刚知道？”

他怀疑地死盯着我的脸，像要把人看穿似的。

“是的。刚知道。光子没有对我说过。”

“是吗？——她不是去姐姐家请教过避孕的方法吗？”

“是问过我。但是她说是为了接近我胡编出来的借口。我也趁机跟丈夫说光子怀孕了，所以经常得去看她。”

“原来是这样。”他的眼睛红得快要喷出火来，嘴唇也变了颜色。

18

“姐姐，你想她为什么对你隐瞒怀孕的事呢？你真的不知道吗？”

他还是不相信似地问了好几遍。

棉贯说它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还请医生看过。我还一直以为光子是假装的。难道她不愿意让我知道这件事吗？也许她是害怕我知道了以后不再理她，所以能瞒一天是一天。

“我认为是这个原因。”棉贯说道。他认为光子这个人比起异性来更喜欢同性。所以对我比对棉贯更喜欢，因此不想结婚。——结婚生孩子的话，我就会离开她，于是就拖了下来。——也许是我的偏见，我总以为光子不那么爱我。可是棉贯说：

“不，她爱的是你，没错。姐姐真幸福，我多么不幸啊。”

他像背台词似的有板有眼地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女里女气，现在看他说话时的表情，就像女人那样粘粘糊糊的，特别钻牛角尖，而且总是在窥视别人的脸色。怪不得光子不太喜欢他。

还有上次送衣服那件事，棉贯说他反对告诉我，他认为光子可以借旅馆女招待的衣服回家，借此机会跟家里人摊牌，说“我有这么一个关系很深的男人。”那么家里人会说既然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让他们赶快结婚吧。万一家里还是不同意，就私奔好了，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情况下叫姐姐来多不好意思啊。再说姐姐肯定也不会来。可是光子说没有那件和服回不了家，不听我劝，我说：“咱们干脆私奔吧”，她说：“这样做后患无穷，不如我给姐姐打个电话试试，我的话姐姐会听的。即使姐姐生了气，我也能说服她的。”就给你打了电话。

不知不觉我们已走过了三休桥，来到了本町路。我们还想再谈一会儿，就朝北滨方向走去。

我一直认为都是这个男人不好，可是从刚才谈的来看，不像是假话。他那多疑的毛病，或许是由于光子的缘故。我也太小心眼了，总认为别人在欺骗自己。……想想看他说的也有道理。多

少也对我有些误会的成分在内，但基本上还是诚心诚意想得到我的同情。不过我还是不能相信他说的光子比爱他更爱我的话。我安慰他说：

“是你太多心了。”

“不是，不是。我也希望是那样，绝对不是。姐姐对光子的品质还不十分了解。”

光子在我面前装出爱棉贯的样子，在棉贯面前装出爱我的样子，她很喜欢搞这一套。不过好像更爱我一些，否则就不会以医院的名义来找我了。

“到底光子去姐姐家怎么跟你说的？你们怎么恢复的关系？她没有详细对我讲过。”

我就说了一遍光子装肚子疼，还出了好多血的事。

“噢，噢。”我每说一句，他都发出一声惊叹。

“我真没想到她这么能折腾。她的肚子大了是真的。我觉得有了就有了，用不着采取不自然的手段。她自己去找姐姐商量，我很生气。她背着我吃过药，不过并没有出血，也没有那么疼。还有，那些血是什么东西呀？”

看起来光子不喜欢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和棉贯来往呢？真喜欢我的话，应该早就不理他了。“真是奇怪。”我不解地问道。

棉贯说：“光子无论自己怎么喜欢对方，也不会让对方发觉这一点，而是想方设法让对方来追求自己。她希望别人崇拜自己是绝世美人，以此为荣。如果自己主动的话就等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为了引起姐姐的嫉妒，使自己处于优越地位而利用了我。然而她即使想要和我分手，我也不会同意的，她也害怕这一点。事到如今，她如果敢提出分手，我也不会同意的，我就是豁出去名誉和生命也要报复她。”

19

“怎么样，姐姐还能走一会儿吗?”

“还可以。”

“咱们往回走吧。”我们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总之我和姐姐是情敌，而且我注定要输给你。”

“我不这么看，无论我和光子怎么相爱，也是违背自然的，光子家也会同情你的，没有人会同情我。”

“正是这不自然才更强有力啊。因为想找个异性朋友易如反掌，而同性朋友却没有人可以替代姐姐。所以，我随时可能被抛弃，而姐姐就不用担心这一点。”

他还说：“同性之爱结婚以后也可以继续，即便换几个丈夫都不会受影响的。就是说，姐姐对光子的爱比夫妇之爱还要坚固。啊，我是多么不幸的男人啊。”

他想了想又说：“我想正式问问姐姐，你是希望光子和我成为夫妻，还是和别的男人结婚呢?”

我说既然光子早晚得结婚，当然还是知道我们底细的棉贯最合适。

“那么，我和姐姐不应该是情敌了。”

他说我们以后结成同盟吧，不要互相嫉妒了，要互相帮助来避开不幸。——正是由于我们不沟通，才被光子所利用。今后我们经常见面怎么样？为此我们俩必须互相谅解，互相承认对方的立场。正如光子说的那样，同性爱和异性爱的性质完全不同，根本不必互相嫉妒。她那么漂亮，有多少人崇拜她都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只有两个人能够占有她，把幸福永远把握在我们手里，不

被别人夺去的话，该有多好啊。

“你说呢，姐姐。”

“只要你愿意，我没意见。”

“我原来想如果姐姐不同意的话，我就把你们的事张扬出去。我得不到幸福，也不让你得到。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阿光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姐姐。我没有姐妹，我会把你当作我的亲姐姐看待，也请姐姐把我当作亲弟弟，心里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对我说。我这个人对仇人毫不留情，对朋友也可以豁出性命。如果姐姐帮我和光子成亲，我会把姐姐看得比我们夫妻还重要。”

“你真的会这么对待我吗?”

“当然是真的。我是个男人。我会一辈子不忘姐姐的大恩的。”

——我们又回到了“梅园”，互相约好有事就在“梅园”碰面，又紧紧握了握手，就分开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美滋滋的。光子真的那么爱我？比爱棉贯还爱我？我是不是在做梦？——昨天我还认为自己是被他们俩人耍弄的，忽然间形势急转直下，我有些转不过来这个弯。不过仔细想想棉贯说的每一句话，的确有道理。如果光子不喜欢我的话，是不会那么折腾的，而且已经有男朋友还跟我见面。

——我渐渐回想起画观音像模特那个事件来，也许光子已经从我的表情上觉察到了我对她的爱慕，便设下圈套诱惑我吧。虽然开始是我先跟她说话的。可是是她先朝我微笑的，所以我才有勇气开口的。还有虽然是我提出要看她的裸体的，但却是她促使我这样说的，——总之，她是看出了我对她有意思，便不露痕迹地引我上钩的。这么说来，那个 M 的求婚只是一个幌子，——尽管是她设下套让我钻，但表面上是我在追求她。当然那个棉贯说的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其中不乏疑点，——可是光子有了孩

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也许棉贯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是为了挑拨我和光子的关系？难道是怕我影响他和光子结婚，所以先和我结盟，一旦结了婚就不算数了？——这么一想，我越来越怀疑他的诚意了。

过了四五天，他又在旅馆外面等我，对我说：

“我今天是想跟姐姐商量点儿事。咱们去梅园吧。”

我们来到梅园餐厅，坐了下来。

“光是口头约定，姐姐很难相信我，我也不放心，所以为了消除互相之间的疑虑，咱们订一份誓约书吧。我事先写好了，请过目。”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份写好的文件递给我。

……就是这个，先生您看。

(作者注。从故事的连接上有必要介绍一下誓约书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了解起草誓约书的这个男人的性格。)

誓约书

现住所兵库县西宫市香栌园XX律师法学士柿内孝太郎之妻

柿内园子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八日生

现住所大阪市东区淡路町五丁目XX号公司职员棉贯长三郎次子

棉贯荣次郎

明治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生

鉴于柿内园子和棉贯荣次郎双方都与德光光子有着紧密的利害关系，自昭和某年七月十八日起，按下列条件结为亲姐弟。

（一）以柿内园子为姐姐，棉贯荣次郎为弟弟，尽管荣次郎年长，因是园子之妹夫之故。

（二）姐姐承认弟弟与德光光子的恋人地位，弟弟承认姐姐和德光光子的姐妹爱。

（三）姐弟共同防止德光光子的爱情转向第三者。姐姐尽力促成弟弟和德光光子的婚事，弟弟结婚后不得对姐姐和光子已确立的关系抱有任何异议。

（四）如果一方被光子抛弃，另一方也同样退出。即弟弟被抛弃的话，姐姐也和光子断交，姐姐被抛弃的话，弟弟便和光子解除婚姻。

（五）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和光子私奔或情死等。

（六）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泄露这个秘密，以免引起光子的反感。如果一方想告诉光子的话，有义务先和另一方进行协商。

（七）如果一方违约，不得不承受另一方的迫害。

（八）此誓约书在某一方自愿放弃和光子的关系之内有效。

昭和某年七月十八日

姐姐　柿内园子［印］

弟弟　棉贯荣次郎［印］

（——这些字是用细毛笔，一笔一画地密密麻麻写在一张和纸上的，足足余下了四分之一的空白。按说完全没有必要写得那么挤，也许是平时写字的习惯吧。当然，年轻人能写出这么一手字已十分难得，只是给人以店铺老板的低俗的感觉。两人的署名是钢笔字，下面还捺了指印。）

"怎么样，姐姐，这样写可以吗？有什么要补充的尽管说。"

"基本上可以，只是生了小孩以后，你和光子都会更加重视家庭的，这方面能否再补充一下。"

"这个问题已在第三条里写了'弟结婚后不得对姐和光子已确立的关系抱有任何异议'，我是绝对不会为了家庭牺牲姐姐的。如果姐姐这么担心孩子的话，就按你的意思补充吧，怎么写都行。你想怎么写呢？"

"现在光子肚子里的孩子有利于你们结婚，就算了，但结婚以后就不要再生孩子了吧。"

他想了想说："可以，就这么办。"

（作者注。在后面作为"追加事项"写着："弟和德光光子结婚后，尽力不使其怀孕，一旦有孕，其处置悉听姐姐安排。"然后又想起了两条，"结婚前已怀孕，若怀孕时结婚，婚后还有可能堕胎的话，将采取必要措施。""弟保证使妻合作，忠实履行追加事项，否则不得和光子结婚。"）

——写完后棉贯说：

"订了这个誓约我就放心了。这个誓约书对姐姐很有利，这也表明了我的诚意。来，签字吧。"

"签字可以，印章我没带。"

"结拜为姐弟印章没有用。非常抱歉，你得忍一下疼。"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20

"来，把胳膊露出来，稍微有点疼，忍一下就好。"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我以为要割手指尖，没想到，他一直

把我的袖子捋到了肩头，然后用手绢把上臂扎起来。

“摁指印用得着这样吗？”

“和一般的摁指印不一样，这是结拜兄弟。”

他自己也同样挽起了袖子，和我的胳膊并排挨在一起，说：

“姐姐准备好了吗？不要叫唤。……一下就好，闭上眼睛。”

“我不要。”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想要逃走，可是被他紧紧地抓着手腕，我害怕看见亮闪闪的刀，只好闭上眼睛，横下心，就算被他杀了也罢。这时只觉得上臂被锋利的东西划了一下，我一惊，差点儿晕过去，听见他说：“挺住点，挺住点。”

他把自己割破的胳膊伸到我面前，“请姐姐先喝。”

然后抓住我的手指蘸了他的血捺了指印。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男人是那么可怕。我将誓约书锁进抽屉里，心里觉得很对不住光子。第二天见到光子时，我极力掩饰自己，可是光子还是奇怪地看着我的脸问：

“姐姐的胳膊怎么受伤了？”

“昨天夜里被蚊子叮的，让我给挠破了。”

“真怪啊，阿荣也是这个地方破了。”

我的脸色刷地变了。

“姐姐有什么事瞒着我吗？跟我说实话吧。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出来。姐姐背着我和阿荣订誓约了？”

——没想到光子这么快就觉察到了，我一时找不出搪塞的理由，脸色煞白，一声不吭。

“一定是这样吧？为什么不告诉我？姐姐觉得我和棉贯谁更重要？”又说：“既然瞒着我，就是怕我知道了？”听她的口气似乎在怀疑我和棉贯之间有不轨之事，“你不告诉我，今天就别回家。”

光子满眼含泪，强作镇定，怨恨地盯着我，她的眼神是那么

妖艳，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风情。我实在无法抗拒她那娇嗔的魅力。我知道她早晚会知道的，越隐瞒她就怀疑，可是没跟棉贯商量我是不能说的。

“请你等到明天吧。”

光子说既然明天能说，今天为什么不能说。如果要商量之后才能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了。

“阿光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吗?”

“我瞒你什么了？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真的没瞒我?”

“真的没有。即使有也不是有意的。”

“你怀孕的事为什么瞒着我?”

“你说什么呀？姐姐。”

“上次你来我家折腾了半天，是真的有孩子了吧?”

“那次嘛，”她不好意思地说，“是为了见姐姐故意装的。”

“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没有啊。”

“后来也没有吗?”

“当然啦。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总是有些怀疑。”

“姐姐，我明白了。一定是阿荣跟你说我怀孕了吧？他做的出来的。其实他根本没有能力生孩子……。”光子紧紧咬着牙，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

我惊讶极了，“你说什么，阿光。”

我真怀疑我听错了。光子哭哭啼啼地告诉我，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对姐姐隐瞒，而是棉贯自己有难言之隐。我和他交往是觉得他可怜，也是考虑到我的面子，可没想到他竟然暗地里在姐姐面前说我的坏话，我决不再同情他了。我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归根

到底都是为了他，是他造成我了所有的不幸，光子说着说着又哇哇大哭起来。接着给我讲述了认识棉贯的经过。

那是二年前的夏天，在滨寺别墅时开始接触的。一天晚上他请光子去散步，把她带到了海岸边的渔船后面。夏天过去以后，有一次听中学时的一个女同学说起有关棉贯的传闻。那个女同学曾在宝冢看见过光子和棉贯在一起，就对光子说：

“前几天在街上看见你和棉贯了。”

“你也认识棉贯?”

“跟他不熟。不过他是出名的美男子，你和他一起倒是挺相配的。”说完意味深长地笑起来。

我解释说，和他只是一般的关系，她说：“不用辩解，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知道他的外号吗?”

“不知道。”

“是百分之百安全的‘男伴儿’。”说着又吃吃地笑起来。

光子弄不懂她在说什么，就刨根问底地追问，原来大家都传说棉贯是个没有性能力的中性人，而且据说有证人可以证实。

21

光子的那个女友之所以知道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她的一个熟人和棉贯谈过恋爱，当女方托人去提亲时，他的父母说了些令人费解的话。由于女方非常希望结婚，便对女方讲了棉贯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娶妻。后来经过了解，原来他小时侯因腮腺炎导致睾丸炎，丧失了男人的能力，——我问过医生，说是很少听说腮腺炎会导致睾丸炎的，说不定是行为不轨所致吧。反正那个姑娘恨死了棉贯。

虽说棉贯也挺可怜，可是既然自己是这样的身体，还去追求姑娘，写情书干什么呢？他常说："我认为结婚前发生关系是罪恶的"，其实是由于他只要和姑娘散散步就能得到满足的缘故，却装出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更使那个姑娘气愤，所以尽管棉贯家希望保密，她还是到处宣扬这件事。

棉贯认为自己长得精神，能吸引异性，经常出入女人多的地方，到处勾引人，不少女孩子跟他交往过。然而无论多么热烈的爱，姑娘都能守身如玉，所以几乎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女人都说他人格高尚，令人崇拜。他使人上钩，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便行为诡秘地一走了之，将人家甩掉。如果说他是纯粹的精神恋爱，却又和人家接吻，但是大家一直被他所蒙骗。一旦知道真相后，便一下子传开了。当然也有人同情他。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么多人知道他的隐私，还在不断地追求女人，不知情的不断地上钩，知情的则背地里嘲笑他。

回到家后，光子问阿梅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阿梅反问道：

"真的还是假的，难道小姐自己还不清楚吗？"

——阿梅以为光子应该能感觉出来，然而光子是第一次接触异性。当棉贯说："不能弄出孩子来"时，光子也没有怀疑什么。听朋友这么一说，她有些将信将疑，就来问阿梅，阿梅也很吃惊，说：

"见小姐和那位男士很般配，那些女孩想挑拨离间才这么说的。不如找人去了解了解再说吧。"

于是找了个私人侦探去调查之后，结论是有缺陷是事实，但是否是腮腺炎转成的不好说，总之是小时侯得的这个病。

侦探向棉贯和光子认识以前接触的一些女性做了调查，了解到凡是和棉贯接触过的女性都对棉贯非常迷恋。即便他长得再漂亮，也令人不可思议。大家传说他有秘方，可是侦探去打听时，

所有的人都守口如瓶。于是大家又纷纷猜测他用的各种方法。据侦探了解到的情报是，某个女人发现了他的秘密，而那个女人还是个同性恋者，就把他当作女人来交往，并教给他一些方法，所以后来棉贯被人叫做“半男不女”的人。不久他突然停止了与成熟女人的交往。

——我后来看到了侦探的调查报告书，调查得非常详细。

在这一段时期，棉贯增长了自信，“自己不必悲观”，并转而开始寻找处女了，光子就是这个时候落网的。——可以想见光子当时的心情，她已是万念具灰，真想一死了之，但又一想不能便宜了他，就对棉贯说：“咱们正式结婚好吗？只要你同意，我去做我父母的工作。”没想到他说：“我也希望结婚，可是现在不合适。”还用“过一二年再说”来搪塞。光子说：“你大概过多少年都结不了婚吧？”他一听，突然变了脸色，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光子说听到了一些传闻，还对他说：“既然如此，我也不能抛弃你，咱们一起死吧。”可他还嘴硬，说：“那些都是谣言。”光子便拿出侦探的报告书给他看，他这才软了下来，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吧。咱们就一起死吧。”等等，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就死呀，而且光子也有些同情他，就拖到了现在。

看起来光子还是无法忘记棉贯，想和他多交往一天是一天，而棉贯也看出了光子的内心。迄今为止，一旦知道了他有缺陷的女人，不管多么爱他都会离开的，而光子明知自己有缺陷还继续爱自己，自己也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了。自己有缺陷固然不幸，但也并非重大缺点。如果说因此就不算男人，那么男人真正的价值又是什么呢？如果男人要靠外表来判定的话，不算男人也无所谓。深草的元政上人觉得作为男子特征的东西碍事，竟然自残。男人中最从事精神工作的释迦牟尼也好，基督也好都是接近中性的人，这样看来，自己算是理想的男人了。还有，古希腊的雕刻

也都是表现不男不女的中性的。观音和势至菩萨也是如此，可见，人类中最高尚的人是中性了。自己一直担心被女人甩了而掩盖缺陷，其实，由于恋爱而生孩子是动物之爱，对于崇尚精神恋爱的人来说，这就不是问题了。……

22

……这位棉贯真会给自己找理论根据，而且振振有辞，说个没完没了。

他说如果光子要我一起死，我决不犹豫，只是找不到死的理由。如果自己一死，别人会说，那个男人有缺陷，是悲观而死的，这太让我难过。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轻易死去，我要活着干一番事业，做一个伟大的超人给他们看看。光子你既然有那么大的决心去死，和不如和我结婚呢。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找我这样的丈夫并不可耻，应该认为是高尚的精神性的结合，……尽管外面有些传言，但谁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如果有人问到你头上，你就说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我们应该趁现在结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欺骗人们也是不得已的。我们不会向任何人让步的。虽然对家长不应该隐瞒，但如果告诉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反对的，所以还是瞒着比较好，光子如果有心的话，还是瞒得住的。我的父母当然不会有意见的。

“以后被他们知道了怎么办?”

“知道了再说。到时候就堂堂正正地把道理讲给他们听，说你决不和别人结婚，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就私奔或情死。”

他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无人不知，甚至被起了外号，以为

发现这个秘密的只是个别女人，可以瞒得住别人。然而想要瞒住光子父母达到结婚的目的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一定会在结婚前对男方进行调查，与其这样惹起风波，不如暂时先这样约会，，反正棉贯也不急于结婚，他的身体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但是光子不可能总是不结婚，他担心如果不经常见面，她就会嫁给别人。而且他嘴上说的和内心想的完全相反，他希望和一个健康的男人一样有个老婆，来自欺欺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如别的男人的地方，想要拥有像光子这样漂亮的妻子，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这一虚荣心使他迫切地想要结婚，所以总是冷嘲热讽地说："你是回避我而找的借口，一有合适的人家就会出嫁吧。"光子一再说无论父母说什么我都不嫁给别人，最近也没人提亲，再过几年自己到了二十五岁时就可以自由结婚了，暂时先这样忍耐一下吧……，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等等，好歹说服了棉贯。

光子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十分矛盾，她虽然这样安慰他，其实心里想的是早晚要和他吹。每次约会后都感到后悔，啊，自己有着令人羡慕的外貌，却被那样的男人纠缠，太可悲了，真不想这样下去了，可是过了两三天，自己又主动去找他了。尽管如此，她并不是那么喜欢棉贯，一见他就觉得恶心，非常瞧不起这个卑鄙小人，无耻之徒。所以虽然每天见面，却从来没有和睦过，总是吵架。棉贯动不动就用猜忌的口吻问光子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了没有，还说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呀等等，……光子说，我没事跟别人说这些不光彩的事干什么，这不仅是你的耻辱，我脸上也无光，还用你嘱咐我吗？结果就大吵了一架。

光子毫不示弱地说："你是个虚伪的人，说的和做的对不上号，我们之间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棉贯恼羞成怒，说："我要杀了你。""想杀就杀吧，我早就不想活了。"光子说完闭上眼睛，

一动不动地等着。棉贯便软了下来，“是我不好，原谅我吧。”“我可不像你这么厚颜无耻，如果传出去，我比你还难受，求求你了，不要再说这些无聊的话了好不好。”光子盯着棉贯说道。从那以后棉贯在光子面前收敛一些了，但是更加阴险了，猜疑心更重了。

就在这时，M家来提亲。——当时光子去那个技艺学校是为了有机会和棉贯见面，而和我之间传出同性恋之事，其实与别人无关，完全是光子一手造成的。我虽然也不是那么纯真无暇，不过和棉贯比起来要纯情多了，就不知不觉和我好起来。另外，当棉贯这种人的玩物和被异性崇拜感觉大不相同，既获得了优越感，又增强了自尊心，仿佛世界豁然开朗了。

于是光子对棉贯说学校有这样一些传闻，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女人。这样咱们约会就有借口了。然而棉贯可不是那么好蒙骗的，口头上说：“是吗？这办法不错呀。”心里嫉妒得要命。动不动就认为光子要和他分手。比如上次的衣服被窃事件，光子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因为后来警察既没有来找棉贯，也没有找光子，而且衣服也没有还回来。光子怀疑是棉贯事先设计好的，跟店家串通一气，吓唬光子，等两人跑出去后，把衣服藏起来。

“他的目的是想让姐姐对我失望，不过我当时没有想到是他的计策，简直吓坏了。棉贯提议道，事到如今，只能给姐姐打电话了，让她把那套同样的和服送来。——因为棉贯白天见我穿的是这件和服，就约我晚上去笠屋町，他先去了那里，有充分的时间安排这个圈套。听他这么一说，我说我没脸去求姐姐，他说那就和我一起逃走吧。我宁可死也不想和这种男人一起出走，就不顾一切地打了电话。姐姐来了之后，他说你先躲一躲，我来跟姐姐说。然后摆出一副光子的恋人的架势，套姐姐的话。哼，他就

是这么一个人，其实当时他对我和姐姐的事并不太了解。“

23

“真的？那次他真的是在套我的话吗？他说光子对夫人完全是真心，不像是假话呀。”

“哼，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想惹姐姐生气。我在里面都听见了，真想出来辩解几句，可是我知道你当时是不会相信我的，……”

光子意识到自己中了计，后悔万分。棉贯认为从此不会再有人防碍他了，变本加厉地纠缠光子，甚至对光子说：“你才是骗子呢，花言巧语地把我骗来的。”而且对我们的事耿耿于怀，说什么：“你们决不会轻易绝交的，准是偷偷见面呢。”他挑拨了我们的关系，还总是心存怀疑，故意说这些酸溜溜的话给光子听。

“你真不像个男人，过去的事还这么没完没了的。”

“这怎么是过去的事呢，你一定把我的秘密告诉她了。”他对此十分恐惧，怕我知道了报复他。

“你也别瞎猜了，我哪有机会告诉她呢。而且姐姐也不像知道的样子呀。”

“我总觉得她的表情有些可疑。”

他自己套别人的话，却怀疑别人的态度。——他猜测我对他和光子的关系很嫉妒。所以光子对我说：“他是个有缺陷的人”，我听了就放了心，否则，不会不吭声的。因此，他有意让我去那个旅馆，以此表明他常和光子去那个地方，因此不是有缺陷的男人。

被他这么挑拨和我的关系，而且还总要受到他的怀疑，光子

就赌气要设法使他的阴谋破产。她并不是有心和我闹别扭，很想念我，想和我和好。她知道我不会轻易见她的，再说，见了面又怎么解释呢？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使我消气的。想来想去想到了那本书。……那本书光子也用不上，就借给中川太太了。想到这儿，她有了主意，想出了借 SK 医院的名义给我打电话，这些都是她自己花了好几天时间琢磨出来的。打电话的那个男人是让阿梅找来的。

"我为了挽回和姐姐的友谊真是费尽了心机。现在想起来，我演得那么逼真，当演员都够格了。"

然而我们和好后不久棉贯就知道了，光子本来就是为了使棉贯的诡计破产，所以也没打算隐瞒，反而想看看他知道了后是一副什么表情。

"你最近又和她好了吧，我都知道。"

"我也没想瞒你。"光子若无其事的说，"反正你老是怀疑我，干脆和好得了。"

"为什么背着我呢？"

"没有背着你呀，我敢做敢当。"

"那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呢？"

"我觉得用不着告诉你，没有必要每件事都得一一向你汇报吧。"

"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呢？"

"我这不是承认了吗？"

"光是承认了不行，详细告诉我是谁主动的。"

"是我去找她，向她道歉，请求她原谅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道歉？"

"当然应该道歉了。那么晚，让人家去旅馆，又借衣服又借钱，怎么能不表示感谢呢？这么不懂人情的事，我可干不出来。"

"借的衣服和钱我第二天就还了。对那种下流的女人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哼,你当时在姐姐面前怎么说的?'我自己没关系,只要光子能平安回家,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大恩的',不正是你自己向那个下流的女人拼命恳求的吗?今天竟说出这种话来,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既然你这样说,我倒觉得那天晚上的事是有人设计的圈套呢。"

他听了一惊,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那些衣服为什么警察没有送回来?"

"这算什么问题呀,"他仿佛被刺到了痛处,"你今天太兴奋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件事以后再谈吧。"

他嘿嘿地干笑着,掩饰自己的窘态。其实他不是个大度的男人,过了两三天又说起了这件事。这回他改变了方式,极力讨光子的欢心说:

"那位太太当时相当生气,你是怎么使她消气的?也教我两手吧。"

还说:"看你这么温柔的样子,没想到真有两下子。连行家都比不了你呀。"等等,说了好多连讽刺带挖苦的话。光子也不想和他闹得太僵,便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你什么时候学会演戏了?"

"这是跟你学的呀。"

"胡说八道。你也这样欺骗我吧。"

"你又猜疑起来了。我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惜干出这种事也要和她好?"

"你前几天不是对姐姐说'我不在乎,以后咱们三个人都是朋友'的吗?"

"这是当时为了让她帮助咱们才这么说的。"

“说谎。你是给姐姐设下了圈套吧，那天晚上的把戏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可不知道有什么把戏。”

“你好好听着，俗话说匹夫不可夺志，暗地里使坏的人，最让人讨厌了。”

“你说我使坏，有证据吗？你才喜欢猜疑别人呢。”

“就算我是猜疑吧。既然你那么对姐姐说了，就应该说话算话，和姐姐做朋友。也许你会怀疑我，但是我决不会把你厌恶姐姐的事告诉她的……”

光子的确一直是极力维护棉贯的，想让我相信他是个正派人。她以为自己这样维护棉贯的名誉棉贯会变得宽容一些，今后三个人就可以在一起了。——同时，她抓住棉贯的短处，又是恫吓，又是威胁，“既然和你在这儿约会，我也让姐姐来这儿”。不许他干涉和我的交往，如果他再说三道四的话，就不再理他了。棉贯也只好忍气吞声了。

24

“……姐姐，尽管咱们的关系很亲密，跟你说这些事也是我的耻辱，我怕因此而失去你的爱，所以一直忍着没告诉你。可是今天我全都说出来了。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说着光子伏在我的膝上哭了起来。眼泪沾湿了我的裤子，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才好。

自从认识光子以来，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开朗，好强的人，那双充满自信的眼眸总是神采奕奕的，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她有这么深的痛苦。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王般傲慢的、目空一切的女

人，竟然会抛弃所有的自尊，终日沉浸在痛苦之中。用光子的话说，她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不管多么痛苦，都要竭力掩藏起来。如果没有姐姐的话，我会更加抑郁的，多亏姐姐使我产生了战胜不幸命运的勇气。只要看见了姐姐，心情就舒畅了，就忘掉了一切烦恼。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悲从中来，竟然没有控制住自己，长时间压抑着的眼泪会一泻而出。

"姐姐，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刚才的那些话而讨厌我。我惟一可以依赖的人就是姐姐了。"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你能告诉我这些实在不容易。我能得到你如此的信任，高兴还来不及呢。"

光子松弛了下来，哭得更伤心了。她说自己的一生被棉贯弄得一塌糊涂，没有了希望和光明，一辈子将被他葬送掉，就是死也不会和那样的男人结婚，请姐姐帮助我和那个男人切断关系，有什么好办法赶快教给我。

"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吧。我和阿荣结为姐弟了，签了这么一份誓约书。"

我把昨天的事全都告诉了她，她也猜到了这一点。她说棉贯这个家伙想出这种办法，是怕万一被我抛弃了，就拉姐姐当垫背的。怪不得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用花言巧语使我对他产生同情心。这也就算了，他还得了好卖乖，说什么："这个誓约书对姐姐有利，由此可见我的诚意。"本来也不是我想要定什么誓约，无所谓条件有利不有利。他这样说来博得我的好感，目的是什么呢？究竟为什么要定这个誓约呢？

现在我才明白，一定是为了"姐要促成弟和光子的婚姻。""弟被抛弃时，姐也要和光子断交。""一方不得和光子私奔或情死。"——尤其最后这一条是关键的关键，其它那些条都是充数的。光子也说这么点事何至于弄得这么繁琐，完全没有必要。这

个男人动不动就喜欢写成书面的东西。

由于近来光子对棉贯越来越不耐烦，表现出对棉贯不在乎的样子，棉贯担心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就暗地里做手脚。前几天，三个人一起去看电影时，光子对棉贯说："你别老是胡思乱想的，和姐姐见个面，就知道姐姐是不是知道你的秘密了。"光子也担心他背着自己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来。

"这么说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琢磨背着你和我联合了？"

"不好说，反正我一直担心他会和姐姐私奔呢。"

"一定是利用我迫使你和他结婚，然后就不再理我了。"

"他总是说要结婚结婚，这纯粹是自欺欺人。他知道逼急了我就会寻死，而姐姐也不会找别的男人，就想尽可能维持现有的关系。"

——光子还说今天她和棉贯有约会，可是她今天实在是不想见到他，我劝她道，突然不去赴约会引起他的怀疑，以后就更不好办了。今天就当什么也没说，你该去还是要去，我会想办法帮你尽快和他了断，就是死我也要拯救你，必要时就杀了他。我哭着和光子分了手。

……对了，看一下誓约书的日期就可以明白，……写的是7月18日，我告诉光子是19日，当时我丈夫手里的案子刚刚结束，对我说咱们一起去轻井泽避暑怎么样？可是光子每天一个人很寂寞，她说我现在这样哪儿也去不了，真羡慕你呀。我就对丈夫说还是等再凉快一些去箱根吧。不顾丈夫失望的脸色，以后的半个月里只要丈夫一出门，我就直奔笠屋町。

我觉得从那以后光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温顺极了。以前那个美丽的恶魔忽然间变成被老鹰追捕的鸽子，惹人怜爱。每次见面时，她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从没有露出过笑容。我十分担

心，生怕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于是我对她说：

“阿光，你在阿荣面前要表现得高兴一些，否则他又会多心，说出什么话来的。我早晚会让他在世人面前丢脸，现在不管多么伤心，你也要忍一忍。”

我虽然这么安慰她，可是究竟怎么惩治棉贯，我还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在欺骗人方面他比我手段高超得多。下次和棉贯见面时，我该怎么面对他呢？虽说不遵守那个誓约也没什么可愧疚的，但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每次从旅馆出来时都是提心吊胆的，害怕听见他那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好在他一直没有找我。那种男人一旦定了誓约，便会马上对人冷淡下来，这对我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

光子每天都对我说：“姐姐帮我想想办法吧。我一天也忍受不下去了。”

我打算实在无路可走时，就假意和棉贯一起私奔，事先让他告诉我逃往何处。当报纸上登出这个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时，找个最佳时机，让别人来捉奸，这样一来棉贯再有本事，也无法再纠缠光子了。即使有损自己的名誉我也在所不惜。

光子说：“他可能已经察觉到我们的动静了，要做就得抓紧时间。”

我说：“如果他察觉了的话，一定会来找我质问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这么做。”

当时我真是无计可施了。我本来想找先生商量一下，可是又没有勇气。我问了阿梅的意见，她说这是个好主意，我想不如借助丈夫的帮助，多少坦白一下和光子的关系，问问他有没有法律手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棉贯的迫害。平时从我丈夫的口气里我感觉他很同情光子，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只有这样做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丈夫突然到笠屋町来了，事先也没打招

呼。那天下午4点半左右，他从事务所回家时顺便来的。当时我正和光子在二楼聊天，女招待慌慌张张上来说："太太的先生来了，说是想见见你们两个人，怎么办哪?"

我们俩吓了一跳，我说："他是来找我的，你先回避一下。"就下了楼梯。

25

"哎哟，这地方可真难找呀。"

丈夫说他今天去凑町站送人，回来时走到心斋桥时，忽然想起光子家的旅馆好像就在这一带，我想你肯定在这里，就心血来潮想来看看。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觉得你总在这里打扰，我既然到了附近，不过来看看不大妥当。顺便想表达一下谢意，如果没有不方便的话，晚上可否一起吃个便饭。虽说从丈夫的表情上看不出异常，但我还是觉得他不单单是为这个来的。

"光子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不能见人，所以不方便出去吃饭。"

"那么，我就见她一面吧。"

这个要求不好拒绝，我就说："那我上去问问她的意思。"

"怎么办? 这里头一定有原因。"

"我也这么想。"

"我就见见他吧。跟阿春借个腹带，塞上棉花，帮我捆个大肚子吧。"

我正帮光子捆肚子时，阿春上来说："先生说就在门口见个面就行，不上二楼来了。"

我和阿春两人手忙脚乱地给光子捆肚子。如果是冬天还好蒙

混过去，可现在是夏天，只穿一件单衣，怎么捆也不像个孕妇。

“姐姐告诉先生我怀孕几个月了？”

“我说已经显形了，差不多六七个月吧。”

“我这样子像不像啊？”

“还得再圆一些。”

三个人憋不住笑了起来。

阿春又去找了几条毛巾来，我对她说：“你下去跟他说，光子不愿意被人看见，所以不方便去门口，把他领到光线暗的房间里去。”

足足让他等了有三十分钟，光子终于装扮成身怀六甲的孕妇走下楼来。

“尽管你说没关系，可是光子觉得只穿浴衣不太礼貌，所以换了半天衣服……”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丈夫的表情，他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端端正正地坐着。

“真是打扰了。好久没来问候，一直想来看一看，恰好今天路过这边。”

也许是我多心，总觉得丈夫在盯着光子的肚子看。

光子说：“哪里，我才净给姐姐添麻烦呢。”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了好多客套话，什么姐姐为了我没去避暑，多亏有姐姐陪伴，才没感到寂寞等等。由于这间屋子很暗，而且通风不好，光子肚子上又塞了好些东西，所以一个劲儿地冒汗，呵呵直喘气，愈加像个孕妇。我心里想，她可真会演戏啊。

丈夫只呆了一会儿，就站起来说：“实在打扰了，能出门时，务必来我家玩。”

又对我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和我一起回家吧。”

我悄悄对光子说：“看他的样子有些反常，我今天就先回去

了，明天你一定等我。”

然后不情愿地跟着丈夫出了旅馆。一路上，丈夫脸色阴沉，话也很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进家门，他也不脱西装，说了句：“上二楼来一下。”便噔噔地上了楼。我早做好了思想准备，也跟着上了楼。他啪的关上房门，“你坐下。”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沉思了半晌没有说话。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找我呀?”为了打破沉闷，我先发问。

“这个嘛……”他顿了顿，“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掏出一张纸，在桌上展开。我一看，脸上刷的没有了血色。怎么会落到他的手里呢?

“这上面的签名的确是你吧?”丈夫把那张誓约书推到我的面前。

“我要根据你的态度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如果你想知道它怎么到我手上的，我可以告诉你。不过，首先我要弄清楚一点，这上面的署名真是你的，还是假冒的。”

……啊，被棉贯抢先了一步！我的那份锁在衣柜里，这份一定是棉贯的。原来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和我签约的。我早就想向丈夫坦白一切，这样会对我们更有利，可是他这一手使我们十分被动。事到如今，反而不好承认刚才是装孕妇了，那就更丢脸了，还不如当时就坦白了呢！

“嗨，你怎么不说话。”

丈夫尽量控制自己不发火，用平静的语调说。

“你不回答我，就是默认了?”

接着，他跟我讲起了来龙去脉。五六天前，棉贯突然来到他的事务所，要求见他。他就在客厅和棉贯见了面。

棉贯说：“今天前来拜访，是有一事相求。想必您也有所耳闻，我和德光光子不仅有婚约，而且光子还怀了我的孩子。可是

您的夫人却插了进来，处处干扰我们的关系，光子最近对我越来越冷淡，这样下去我们的婚姻难以保证。能否请您将我的意见转达给夫人?”

“我妻子怎么干扰了? 我虽然不十分了解情况，但我知道妻子很同情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早日结婚。”

“您对夫人和光子之间的真实关系真的一点不了解吗?”

我丈夫一方面对初次见面的这个男人的话不完全相信，再说光子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怎么可能继续和同性来往呢，也许是这个男人的错觉吧。

“您可以不相信我的话，那么请看这个证据。”

棉贯把这个誓约书递给了丈夫。丈夫对妻子还在欺骗自己感到不快，更使他不快的是，妻子竟和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拜兄弟。而这个男人和人家的妻子订了誓约，却连一句抱歉的话都不说，像警察给犯人出示犯罪的证据那样得意地冷笑着，使我丈夫感到恶心。

“您看看这是不是您夫人的手印?”

“很像妻子的手印。不过我想问一下，署名的这个男人是谁?”

“是我，我是棉贯。”

他平静地回答，完全没有听出丈夫话里的讽刺意味，竟厚颜无耻地详细叙述起了当时的情况，不等他说完，丈夫就质问道：“这上面详细规定了你和光子、园子的关系，而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园子的丈夫，你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请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另外，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这个协议并不是园子自愿订立的，而是被迫的。”

本以为棉贯会道歉，没想到他仍旧嘿嘿地笑着说：

“正如这上面所写的那样，我和园子是因光子而联结在一起

的，所以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和园子的丈夫有着利害冲突。如果园子把您放在眼里的话，就不会和光子有那种关系了，也就不用定什么誓约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可是为人妻者自己要做的事，作为第三者的我又能如何呢？我认为订立这个誓约，已经是对园子的最大让步了。”

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在怨恨丈夫的管束不利，他还说结拜兄弟并不等于通奸，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等等。

26

我丈夫虽然连碰都不愿意碰这份协议，嫌它肮脏，可又一想对方是个不通情理的人，谁知他会拿它干出什么来，必须设法把它拿到自己手里，就说：

“我都听明白了。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即使你不来求我，我也不会放弃作丈夫的责任的。只是我和你素不相识，还要回去问问妻子，以免偏听偏信。这个誓约书能否暂时由我来保管，我给妻子出示了这个证据，她才会承认。”

棉贯听了不置可否，把誓约书放在膝盖上，说：“可是如果园子不承认的话，您打算如何处置她呢？”

“怎么处置要看当时的情况，现在不好说。我并不是因为你来求我才过问这件事的，我是为了我自己的体面，自己家庭的幸福而采取每个行动，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他听了，显得不大高兴，说：“我也不是让您为我做什么事，这件事偶然同时关系到了你我的利益，所以我才来找您的，您不否认吧？”

“我没工夫想这些，也不愿意去想。对不起，我不想和你勾

结起来卷进这里面去，我只打算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对待妻子。”

“是吗？那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按说我和您非亲非故，根本不该来求您，我只是不能眼看着园子和光子一起私奔，那样的话，难过的不仅是我，也对不住您，所以才来找您的。”他一边说一边打量我丈夫的表情，“那样一来，不管您愿意不愿意，也要被卷进这件事里去的。”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感谢。”

“光是感谢有什么用啊。您大概认为园子不会和光子私奔吧。可是万一真的发生了怎么办呢？是横下心来放弃呢，还是无论天涯海角也要把她追回来呢，请明确表个态可以吗？”

“我无法对自己的行动向别人作出任何保证。何况夫妻之间的事只能在夫妻之间解决。”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您都不会和园子离婚的吧？”

丈夫觉得棉贯太咄咄逼人，十分厌恶，就说：“我和妻子离不离婚，用不着别人多管闲事。”

“看来您是欠着园子娘家的情吧。是不是觉得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把园子赶走对不住她娘家人吧。”

他大概是从光子那儿听说的，对我们家内部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棉贯还说：“您也是个体面的绅士，不会忍受这种不道德的事吧。”

丈夫实在忍无可忍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些什么！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不能保证和你的利益完全一致而已，请你谅解。”

“既然如此，我也很抱歉，不能把这个誓约书交给你了。”说着将那张纸轻轻地装进信封，塞进内衣口袋里。

丈夫虽然想拿到那个协议，但事已至此，也无计可施，便硬着头皮说：“好的，我也不想勉强你，请自便，只有一点我提醒

你一下，既然你拒绝由我将它出示给我妻子，那么妻子否认这件事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比起初次见面的你来，我当然更相信妻子了。”

棉贯听了，嘟囔了一句：“都是因为丈夫太放纵妻子才会惹出麻烦的。”然后不客气地对丈夫说道：“园子那里也有一份，您好好找一找准能找到，即使找不到，看看您夫人的胳膊，也能找到证据。”最后故作镇定地说声：“打扰了。”就起身走了出去。丈夫送他到走廊后，心里想着这个人真是厚颜无耻的人，刚回到屋里，舒了口气，又响起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又是棉贯。这回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笑容满面地说：“哎呀，刚才真是失礼了。请允许我再占用您--点时间。”

仅仅过了不到五分钟，这变化也太快了。丈夫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心又提了上来，默默地瞧着棉贯。棉贯径直走到桌旁，鞠了一躬，没等丈夫请，就自己坐在了刚才坐过的椅子上了。

“刚才都是我不好。由于我正面临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去留的关键时刻，就光顾自己，忽略了您的感情。我刚才所说的完全没有恶意，请您千万不要介意。”

“你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是的。一出门我后悔了，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你，所以回来给您道歉。”

“你太客气了。”

他没有走的意思，满脸堆笑地说：“其实我这次来求您，向您道歉都是因为实在太苦恼了，束手无策的缘故。请您千万原谅我的焦躁，理解我的绝望和欲哭无泪的心情，只要您能理解我，我就可以把那份协议交给您。”

“你要我怎么理解你呢?”

“说心里话，我非常害怕您和园子离婚。你们一离婚，园子

会更加无所顾忌地干扰我们了，我和光子就没指望结婚了。我知道您不会轻易那么做，但还是很担心园子和光子一起私奔。请允许我多一句嘴，如果您不严加管束，您夫人肯定会于近日和光子一起私奔的。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即使您心里想原谅园子，可是在世人面前您很可能做不到。想到这些我觉得危险迫在眉睫，夜里睡觉都胆战心惊的。”

然后他深深低下头说：“请您务必帮帮忙。您也许认为我是个只顾自己合适的自私的家伙，请您千万理解我的苦衷，保证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让园子逃离家门，或者万一没看住而逃走的话，能够负责追回来。只要您同意这个请求，我就可以把它交给您。”

停了一下又说道：“我知道您非常爱园子，决不会和她离婚的，我只是想听您亲口说出这句话。您如果同情我的话，就请把您的打算告诉我好吗？”

——丈夫听他说话的时候，心里想，本来可以坦诚相告的事，这个人却故意绕弯子，说些不中听的话，态度一会儿一变，真是个可恶的男人，女人怎么可能喜欢他呢，怪不得光子会厌恶他，天生的不招人喜欢的性格。这么一想，丈夫反而有些同情他了，说道：

“那么你能发誓将来不把这个协议公之于众吗？而且让我来保管它吗？你接受这个条件的话，我也接受你的条件。”

“这个协议上写着，不得到双方同意不得给别人看，园子已经先背叛了协议。我如果有心为难您的话，我什么都干得出来。可是我不是那种卑鄙小人，否则不会特意把协议拿来给您了。其实如果一方没有诚意的话，这份誓约就如同废纸。如果您觉得有用您尽管拿去。我只求您接受我刚才提的两条就心满意足了。”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丈夫一边想着说道：“那我就收下了。”

丈夫正要接过誓约书，棉贯说：“请等一下，实在不好意思，为了减少日后的麻烦，请您写张收据好吗？”

丈夫同意了，写了“收到誓约书一份。”交给他后，他又说：“请再补充几条。”

“补充什么？”

“本人保证在保管誓约书期间遵守下列条件。

一、本人负责监督妻子不悖为妻之道；

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和妻子离婚；

三、当誓约书所有者需要时，本人有义务出示或交还誓约书；

四、若丢失誓约书的话，只要不能作出其它使所有者满意的保证，就不得解除第一条及第二条规定的义务。——”

这几条棉贯并不是一块儿提出的，而是想出一条加一条这么凑出来的。简直滑稽透顶，丈夫觉得挺有趣的，就随他想怎么写怎么写，最后丈夫说道：

“我补充一条。——如果本人保管的誓约书是虚构出来的话，所有协议均无效。——可以吗？”

棉贯很吃惊，露出犹豫的神色，我丈夫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刷刷几笔写在纸上交给他，他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留下誓约书走了。

丈夫一口气说完后问我：“这个誓约书和你那份是不是一样的？拿来给我看看。”

我默默地站起来，打开抽屉的锁，拿出自己那份誓约书放在桌子上。

27

“这么说来这誓约书不是假的了?”

丈夫说道。我仍然默默地点点头。丈夫猜不透我是怎么想的，探究地审视着我。

“那么，这上面写的都是事实了?”

“也有事实，也有虚假。”

——事到如今，也无法再对丈夫隐瞒了，我干脆彻底揭穿了棉贯的计谋，无论对自己有利没利都一股脑说了出来，任凭丈夫发落了。或许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说不定反而会对自己有利呢。

我首先揭穿了棉贯的秘密。然后说了光子怀孕是假的，刚才丈夫看到的大肚子是填了东西的。以及这个誓约书是被迫订立的等等，从自己被欺骗直到欺骗自己的丈夫，从头到尾足足说了两个钟头。丈夫“哦，哦。”地点着头，有时叹口气，听完后说道：“你刚才说的都是真话吗? 棉贯真是那样的男人吗?”然后才说：“其实我也对他进行了调查。”

丈夫和棉贯见面是四五天前了。之所以一直没声张，就因为觉得棉贯行迹可疑，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便想在问我之前聘个私家侦探做一番调查。然而大阪是个商业城市，私人侦探很少，结果也请了光子曾请过的那位私人侦探。侦探当即应承下来，说道：“那个人的情况我都了解，以前曾经调查过他。”所以在棉贯来访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查得差不多了。

对调查结果丈夫大感意外，就问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侦探说，这个人是和光子有关联的人，不会有错。……于是，丈夫又

对光子怀孕一事和笠屋町的情况以及我和光子的关系产生了种种疑窦，这样又调查起光子来。调查报告是今天早上送来的，而丈夫还是半信半疑，打算自己亲眼去看一看，所以突然到笠屋町来了。

“那么你看出来光子的肚子是假的没有?”我故意轻松地问道。

丈夫没有回答，说道：“我觉得你今天的态度非常诚实。但是我想知道诚实是否意味着对过去错误行为的悔恨。你知不知道，你过去的行为有多么出格吗？我丝毫无意纠缠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只是希望你告诉我，今后有没有决心赎罪。当然你和棉贯的协议不必去履行，不过我已在棉贯面前发誓不会和你离婚。现在看来发生这些事都是由于我的疏忽。棉贯说的也有道理，作为丈夫我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如果光子家找来，我首先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发生这样的事，夫妻双方都有责任。要是上了报纸的话，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啊。如果是一般的恋爱或三角关系还好说，而这协议书上的字句，无论谁看了，都会把你们看做疯子的。也许是我偏心，听了你刚才说的情况，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棉贯引起的事端，都是这个男人不好。你和光子如果不遇上他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德光光子小姐家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我一直认为光子小姐不好，是这个不良少女对你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是她的父母一定会恨死棉贯的，将他大卸八块儿也不解恨。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被那个家伙缠上，比起我的不幸来还要不幸得多……”

尽管我感觉得出这是丈夫的手腕，他是想以情打动我，但是他一提到我的父母，特别是用那么同情的口吻说到光子，使我百感交集，悲从中来，眼里噙满了泪水。

“你说是不是?”丈夫注视着满脸泪水的我问道，“光哭有什

么用，好好思考一下，把你今后的打算如实告诉我。如果你一定要离家出走，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说心里话，我觉得可恨的是那个男人，你和光子都被他害惨了。假如我和你分开的话，你那可怜的样子会长久地留在我的回忆里，使我永远不得安宁。再说你也不可能和光子结婚。即便脱离了我的管束，世人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不仅会使更多的人为你担心，还会使自己蒙羞，最后不得不终止这种关系。与其落到那种地步，不如趁现在就觉悟，何去何从都要看你的决定了。”

“可是我……我命该如此，……我会以死谢罪的！”

丈夫吓了一大跳，我伏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反正现在大家都鄙视我，我活着也没脸见人了，……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对我这种不可救药的人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谁鄙视你了？如果真是那样，我还跟你谈什么呀。”

“我很感谢你的好意，可是事到如今我怎么能只顾自己舒服，不管光子的死活呢？……你不是最同情光子的吗？”

“所以我才想要救你们哪。……你听我说，你完全把我想错了。像你那样奉献爱情根本救不了她。我并非只担心你一个人，我还有义务去找光子说服她，绝对不要再接近那个男人，也不要来找你。这样做才是为光子着想。”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光子会死在我之前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死呢？”

“……她早就说想死，我好不容易才劝阻了她。……那我就和她一起死，以死来向人们谢罪。”

“别说傻话！你这样做只能给我和你父母添麻烦，何谈谢罪呀！”

28

我根本听不进丈夫的话。

“不，我要死，让我死吧！”

说完我伏在桌子上像撒娇的孩子似的，没完没了地哭了起来。

此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在这种场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死”来吓唬他，这样才能达到今后继续约会的目的。说实话，我最害怕丈夫跟我离婚，既然他已经都知道了，如果他能认可我和光子的关系，我今后会善待他，使夫妻关系融洽的，无论棉贯怎么挑拨，作为证据的誓约书在我们手里，棉贯纵有三寸不烂之舌。也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即便光子出嫁之后，我们也是要好的夫人，谁又能说什么呢。这样的话，不仅和过去没有一点变化，而且比过去关系更要密切了。这个结局比起闹得众人皆知来不知要强多少倍。最担心我任性胡为的还是我丈夫，他比我还要害怕离婚，向来喜欢大事化小，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所以我早就想好了下一步的做法。我先吓唬他说：“如果你老是管着我，我就真的离家出走了。”并找合适的时机提出我的要求——不管是花多少天，最后我一定会叫他听我的。为此我尽可能不引起他的反感，他说什么我都默默地掉眼泪，见我这副横下一条心的样子，丈夫更是害怕了，那天晚上他一夜没阖眼地守着我，连我去厕所都跟着。第二天他没有去上班，把饭还给我送到二楼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观察我的脸色，对我说：

“你这样下去身体会搞坏的，好好睡上一觉，清醒一下头脑，然后认真思考一下这件事。”又说：“你要发誓决不寻死或离家出

走。”

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一言不发，表现得很顺从，心里却想，这回差不多了。第三天早上丈夫有要紧事必须去事务所二三个小时，要我保证不外出，不打电话，否则就带我一起去事务所。我说：

“我还担心你一个人出去呢，我跟你去好了。”

“你担心我什么?”

“怕你背着我去跟光子乱说什么呀，那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我从来没有不经过你的同意，做突然袭击的事。我可以保证不去找光子，你也能保证吗?”

“只要你不做挑拨离间的事，我就保证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你放心去工作吧。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丈夫出门时是9点左右，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却兴奋得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丈夫一到大阪就打来电话，以后差不多每隔三十分钟就打一次电话，使我更加无法平静下来，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了很多。忽然我想到，趁着我每天和丈夫这样对峙的时候，棉贯说不定又在搞什么鬼花样呢。自从前天和光子分手后一直没见面，不知她怎么样了，昨天她一定在等我。我光是口头上寻死觅活地吓唬丈夫没有用，不如干脆和光子私奔到奈良或京都等不太远的地方去，这样可以尽快了断这件事。我的计划是，等我和光子出走后，让阿梅故作惊慌地去找丈夫，告诉他说：“您府上的夫人和我家小姐出走了，去了XX地方，被老爷太太知道了可不得了，请您赶快去找她回来吧。”就在我们吃了药昏迷不醒的时候，让她把丈夫领来。……要实行这个计划，今天是惟一的机会，可是我现在出不去，便给光子打电话说：“有话要当面跟你说，你马上到我家来一趟。”二十分钟后光子来了。

丈夫不断打来电话，正好说明他在大阪，倒使我放心了。不

过，为防备他突然回来，我叫女佣把光子的洋伞和鞋放在院子里，以便逃走。我在一层的客厅里和光子见了面。光子脸色苍白，心神不定的样子，才一天没见就憔悴了许多。她听我诉说时，泪流满面。

“这么说姐姐这边也不好过呀。”她说从前天晚上直到昨天她也一直受到棉贯的折磨。棉贯对光子说：

“你和姐姐勾结起来欺骗我，所以我也不讲信用去事务所把一切都跟柿内先生说了。因此他才到笠屋町来的。他把姐姐带回家了，你怎么等她也不会来了。”

29

棉贯还说：“我和姐姐签定了协议这件事你也知道吧，那已经是废纸一张了，我把它作为证据留在了新桥，这是收据。”说着从怀里掏出张纸给光子看，

“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本人负责监督本人之妻不悖为妻之道——”一条条念给光子听，“只要有这张柿内先生写的保证，我就不用担心姐姐了。你也给我写份保证书吧。”

他边说边从怀里拿出一张写好的保证书给光子，上面写着光子要和棉贯永远同心同德，誓死与棉贯相守，背弃这个誓约的话将如何如何，全是棉贯一相情愿的要求。

“你同意的话就请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

“我不愿意。”光子拒绝了，“你动不动就要别人写保证，没见过你这种人。你想要靠它来威胁别人吗？”

“你如果不会变心，就不会害怕这个保证书的。”强迫光子签字。

“我又没跟你借钱，签什么字。想用这个来约束别人是不可能的。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你不愿意签约，说明你不能保证自己不变心。”

“哼，签了约也未必能保证不变心哪。”

“你这样和我作对没有好处。我想要逼你签协议很容易，我这里有好多材料呢。”

说着他从一个纸口袋里拿出张照片给光子，原来竟是我和棉贯的誓约书的照片。他在把誓约书交给我丈夫之前，已经拍成了照片。

棉贯说：“柿内先生大概不打算还那份誓约书了，我早就防着这一手了。我把这张照片和收据给新闻记者看的话，肯定能卖个好价钱。逼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还说：“你一切都要听我的，否则我就毁了你的前途。”

光子说：“瞧瞧，你就是这么卑鄙，我早就料到了。既然你有这么多材料，也用不着折磨人了，愿意卖给哪家报社随便你好了。”

两人不欢而散。光子今天故意没去笠屋町，表示自己不示弱。所以一接到我的电话，就飞快赶来了。

看来棉贯很可能会孤注一掷，这就需要联合我丈夫。我对光子说了我的计划，她说：“如果逃到近一点的地方的话，我家在浜寺的别墅比较合适。”那里只有一对夫妇看管，光子就说是带阿梅去海水浴，住上四五天，家里人也不会担心的。我悄悄从家里跑出来，在难波和光子会合，等我们三人到了浜寺时，丈夫发现我不在家，一定会首先给光子家打电话的，然后会打电话到浜寺来的。就让阿梅接电话，告诉他说：“刚才您的夫人和小姐吃了药昏睡过去了。还写了遗书，一定是打算自杀。我正要给家里和您家打电话呢，请您马上来吧。”

这样一说，他准会急忙赶来的。——虽说阿梅很有办法，但是不真的吃药是装不出昏睡的效果的。最好是吃适量的药，等医生看了后说："不要紧，睡二三天就没事了了。"可是到底吃多少合适呢，我们俩煞费了一番苦心。

光子说："只要能和姐姐在一起，就是真的死了我也认了。"

我说："我也是。"

我又嘱咐阿梅，要她对丈夫说："千万不要告诉小姐的父母。今天晚上您就先住在这里吧，等夫人身体恢复了以后再回去。"

在以后的两三天里，我们就假装昏睡，说胡话，醒来就哭，同时让阿梅对丈夫说："您就发发慈悲，接受她们的请求吧。"这样一来，丈夫肯定会让步的。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我现在简直像坐牢一样，今天是惟一的机会。"

"我也希望早一点，不然，棉贯又要来找我胡说八道了。"

就在我们商量的工夫，丈夫又来了几通电话，照这样子很难有机会出走，即便出走，也会很快被发现，计划根本来不及实行。我本来想跟丈夫说我要睡到傍晚，不要来电话吵我，然后锁上房门，从窗户跳出去。可是窗外就是海滨浴场，众目睽睽之下不大合适，便改了主意，干脆这二三天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使丈夫和家里人都放松了警惕，然后，假装去海边游泳，借机逃走。

我只穿着泳装去海滨，让阿梅事先拿着衣服在海边等着我，我迅速套上裙子，再戴一顶帽子，遮住脸部。海边人很多，不易被人察觉。会合时间定在上午 10 点至 12 点之间。这段时间丈夫肯定去大阪了。只要不下雨，就在大后天实行，有雨的话就顺延。这样商量妥之后，我又想出了个好主意，让光子提前一天去浜寺，如果丈夫给她家打电话时，她家人会说："小姐昨天去别墅了。"他再给别墅来电话时，光子就说："姐姐不知道我来这儿

了，她怎么可能来呢。”丈夫就会认为我一定是在海里淹死了，就会先去海里打捞，等差不多了再让阿梅来电话说：“刚才夫人到别墅来了，我一没留神出了大事了，……”照这个计策实行的话，等家里人发觉我离开了海滨就已经过了一二个小时了，然后通知丈夫，丈夫回到家里需要一个小时，到海边和附近寻找又得一二个小时，丈夫赶到浜寺要一个半小时，总共加起来有五六个小时的充裕时间。只是难为了阿梅。头一天跟着光子去别墅，第二天早上又专门到香栌园来，顶着酷暑在海边等一二个小时，万一我去不了，第二天要接着等下去。光子说：“没有问题，她喜欢做这种事。”

我们十分周密地商讨了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互相鼓励说：“但愿一切顺利。”光子便回家去了。光子前脚走，丈夫后脚就回来了，我庆幸没今天出走。

30

……三天后我出走了。天气晴朗，一切都按计划实行。我10点多穿着泳装去海边，看见阿梅后朝她使了个眼色，便沿着海滩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停下来，套上一条连衣裙，拿着坤包，打上太阳伞遮住脸，和阿梅拉开距离朝公路走去。到了公路旁正好来了辆出租车，我上了出租车直奔难波。11点半之前就到了别墅。三十分钟后阿梅也到了。

“姐姐这么快就到了，没想到这么顺利。咱们得动作快一点，马上就会有电话来的。”

我们赶紧来到庭院中的一间屋子里，床铺已经铺好，枕边放着药和水。我换上了浴衣，和光子面对面坐下来，心中暗想，会

不会从此与世永别呢？会不会真的死去呢？

我说："如果出了差错，我真的死了的话，光子也会跟我去死吗？"

光子说："要是我死了，姐姐也会那么做吗？"

我们两人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光子拿出两封遗书，一封给她父母，一封给我丈夫。

"请姐姐看看吧。"

我也把我写的遗书拿给光子看。光子写给我丈夫的遗书上这样写着：

"非常抱歉，我把您最宝贵的妻子带走了。请您想开一些，只当是命该如此吧。"

丈夫看了以后一定会感动不已而忘掉怨恨的。连我们自己看了这些遗书都真心想死了，仿佛不这样做不行似的。一个小时过去了，走廊传来阿梅啪嗒啪嗒的木屐声，"小姐，小姐，刚才从今桥来电话了。如果你们还没有喝药，就去接一下电话吧。"

光子接完电话回来，我说："好了，现在一切都就绪了，我们还等什么呢。"

两人又一次用颤抖的手握别对方，把药喝了下去。

我根本记不清吃药后两三天的事情了，后来听说我们完全失去意识用了半天的时间，晚上8点左右，我还偶尔睁开眼睛看看周围。……我只觉得胸闷，恶心，坐在床边的丈夫像幻影一样迷离，就是说这些天我一直在做梦，我梦见我和丈夫、光子、阿梅一起出去旅行，晚上睡在一个六铺席大的房间里，而且睡在同一个蚊帐中。我和光子睡中间，丈夫和阿梅睡两边。……后来听说把我们俩分开了，不在一个房间里。光子比我先苏醒过来，梦呓般地喊着我："姐姐，姐姐，把姐姐还给我！还给我！"边喊边掉眼泪，所以只好又让我们睡在一个房间里了，这就是我梦见的旅

店的房间。

此外，我还梦见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梦见在我睡觉的时候，旁边棉贯和光子在悄声说话，我断断续续听见他们在说：

“姐姐真的睡着了吗？”

“醒了可麻烦了。”

我迷迷糊糊地想，这里是什么地方？一定是我们常去的笠屋町。可恨的是我背朝他们躺着，看不见他们的脸。我到底还是被他们给骗了。准是我一个吃了药，睡了过去，趁这个时候，光子把棉贯叫来了。啊，我好后悔，好后悔。我要起来剥去他们的假面具！心里着急，身子却不听使唤。想要说话，舌头硬得说不了，眼睛也睁不开，气死我了，我想着怎样报复他们时，又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然而，这说话声继续了很长时间，奇怪的是，我觉得那男人的声音似乎不是棉贯，而是变成了我丈夫的声音，……丈夫怎么会在这里？难道说丈夫和光子有那么亲密吗？

“姐姐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的，这是园子本来的愿望啊。”

“那么咱们三个人成为好朋友吧。”

——这些说话声断断续续传进我的耳朵里，到现在我还弄不清究竟真的是他们两个人在谈话呢，还是我在梦中想象的呢，……尽管我知道这都是自己心绪纷乱导致的幻觉，决不可能是事实，我还是头一次做这种不着边际的梦。随着药劲过去，我慢慢清醒过来，其它梦境逐渐消失，惟独这一情景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竟使我深信不疑起来。

我和光子喝的药量是一样的，之所以我昏睡了很长时间，是因为光子 11 点左右吃的饭，胃里东西多，而我匆匆吃了点早点，就出门了，胃里空空的，药一喝下去就被完全吸收了。在我昏睡

不醒的时候，光子把药全都吐了出来，所以没多长时间就醒过来了。

后来光子对我说："我迷迷糊糊地把身旁的人当成了姐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是丈夫的过错了。可是丈夫向我坦白说，第二天下午，他接到阿梅的电话，来到这里，守在我身边，用扇子给我驱赶蚊蝇。这时，光子喃喃地喊着："姐姐，姐姐"朝我爬过来，丈夫怕吵醒我，就把光子抱开，又给她放好枕头，盖上被子……，以为她睡着了，就放松了警惕，谁料到不知不觉已无法逃脱了。丈夫在这种事上一向没有经验，像个孩子似的天真，我相信丈夫说的是真的。

31

唉，事到如今追究谁先主动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一旦有了第一次，尽管丈夫对我心怀歉意，却仍在重复这个错误。细想起来，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丈夫也不是没有责任，但我对他抱有同情。我在前面也说过多次，我和丈夫一直不和谐，所以我总是到外面去寻求爱，而丈夫在潜意识中也在寻求吧。加上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样找艺妓，下酒馆，是个完全不知设法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正因为如此，更容易陷入诱惑之中，一旦遇到诱惑，就会像开了闸的水流一样奔腾，盲目的热情会压倒理智熊熊燃烧起来，所以丈夫比光子的热情要高出十倍二十倍。我能谅解丈夫的心情变化，却不明白光子是怎么打算的。到底真是神志不清时的逢场作戏，还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放弃了棉贯而换成了我丈夫，使我和丈夫之间互相嫉妒，来操纵我们，——她天性喜欢别人崇拜她，这个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不然的话，就是像

她自己说的，是她拉拢丈夫的一种手段。“等我明白过来时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不过这样对我们也有利，他肯定会帮我们的。”她是个十分复杂，高深莫测的人，我很难猜到她的真意。总之是这种种动机加上一时的冲动而导致的。

他们二人向我坦白是后来的事了，我刚清醒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模模糊糊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叛”。阿梅来到我枕边，对我说：“夫人，您可以放心了，您先生什么都会听你们的了。”我听了，亦喜亦忧，他们二人也隐约感觉到了我的猜疑。

到了第三天晚上，医生说：“可以起来了”。第四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浜寺。

光子对我说：“姐姐，不用再担心了，详细情况我明天去你家告诉你。”看她说话时的样子有些做作。

丈夫好像和光子约好了似的，把我一送回香栌园就说：“我还有事要处理，得马上去事务所一趟。”立刻出了门。晚上8点回来后，说：“我吃过饭了”，似乎在回避和我谈话。我知道丈夫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都说出来的，就故意耗着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到时间就先睡了。丈夫更加心神不安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时偷偷观察我睡着了没有，黑着灯我也能感觉到。过了许久，他拉着我的手问：

“好点了吗？头还疼不疼了？要是你还没睡着，我有话跟你说。你……已经知道了吧？……请你原谅我，就当作是命运来忍受吧。”

“原来那些梦都是真的呀……”

“原谅我吧，请你说一句原谅我好吗？”

任凭他怎么恳求，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啜泣，他抚摩着我的肩，安慰我说：“我也希望那些是梦，……想把这些噩梦忘掉。……可是我总也忘不了。我现在才体会到恋爱的滋味。才了解了

你为什么会那么不顾一切。你总是说我没有激情，其实我也有激情。这样吧，我原谅你，你也原谅我好吗？"

"你这么做是出于报复心理吧。你想要和她勾结起来孤立我，……"

"你胡说什么！我可没那么卑鄙！我现在才明白你的心情，我不该让你那么伤心。"

他还说，他从事务所回来时和光子见了面，商量好了，只要我能接受这个现实，其它所有的事情他都包了，他会让棉贯从此不再打扰我们。光子明天要到家里来，可又不好意思见我，就让丈夫"先跟姐姐道个歉。"

丈夫还说，他不像棉贯那样不讲信用，我允许棉贯做的事，是否也可以允许他做。丈夫从不欺骗人，我担心的是光子。用丈夫的话说："我和棉贯不一样，你可以放心。"然而对我来说，正是这"不一样"让我担心，因为光子第一次知道了男人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可能会比以往都要投入，甚至会因此而抛弃我。而且会找到堂堂正正的理由，即"自然的爱比起不自然的爱更宝贵"等等，而不感到良心的苛责。……如果光子这么一说，丈夫很可能会被她说服，以至向我提出"想跟光子结婚"也说不定。

"我和你阴差阳错地成了夫妇，性格合不来对双方都是不幸，还是离婚为好。"——真说不定会有这么一天。我这个一向把恋爱自由挂在嘴上的人，也不好说"不愿意"，人们也会觉得理所当然。一想到未来，我后悔自己真是多此一举，看来这就是我的命运了。然而现在我如果不原谅丈夫的话，明天就见不到光子了，于是我哭哭啼啼地说：

"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你的妄想。咱们三人中有一个人不幸福，就三个人一起死。"就这样两人一直相对哭到天明。

32

第二天，丈夫就开始为取得光子家的许可和解决棉贯的问题而四处奔走起来。他首先去拜访了光子家，请求面见光子的母亲。他从我是光子小姐的好友园子的丈夫，受光子小姐的委托而来。小姐现在被一个无赖纠缠……说起，一一叙说这个男人是如何如何一个人，小姐的贞操并未被玷污，但这个男人是个卑鄙小人，到处散布小姐怀了他的孩子，以及小姐和我妻子是同性恋等等不实之词，并强迫小姐和我妻子同他签定了协议书，很可能不久将到府上来以此协议书相威胁，请您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谎言。我最清楚小姐的清白，小姐和我妻子的交往也是正当的，我作为丈夫可以证明这一点。我站在朋友的立场上，理当尽力帮助小姐，请把这件事全权交给我来处理吧。小姐的安全也由我来负责。那个男人如果来您家，您就让他到今桥去找我，不要与他见面。

——从来没有撒过谎的丈夫，为了爱情竟变得如此能说会道。光子的母亲完全听从了他的安排。然后丈夫又去找棉贯，用钱做了了结，把那张照片底版，收据等所有证据一概拿了回来。这一切都是二三天之内干脆利索地解决的。可是，就算丈夫再能干，那个棉贯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手呢？我和光子都十分疑惑。

“你给了他多少钱?”

“他要一千元，我给了五百。那家伙的诡计我了如指掌，别想敲诈我。”丈夫不无得意地说。

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实现了。只有阿梅最倒霉，受到了主人的训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你整天跟着小姐，为什么

不及时报告我们?”并因此解雇了她。她恨死了我们。——也难怪，她那么辛苦地跑前跑后，结果落了这个结局，都怪我们考虑不周。临走时我们给她买了好多东西作为补偿，可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阿梅后来会报复我们。

丈夫去光子家跟她父母报了平安后，光子的父亲特意来事务所致谢，光子的母亲也到我家来表示谢意，说：“务必请您把我这个任性的女儿当作妹妹相待，只要我女儿去您家，我们就非常放心。无论她说去哪里，必须和您一起去才行。”对我真是信任有加。阿梅走了后换了个叫阿开的女佣，光子每天带着她来我家玩，有时干脆就住在我家，她母亲也不说什么。

虽然外界的关系事事如意，内部的关系却比棉贯那时候陷入了更深的相互猜疑之中。每天就像在遭受地狱里的煎熬，这是种种原因造成的。过去有笠屋町这样方便的地方，而现在没有了，即使有也不能扔下一个人，另外两个人一起外出，所以我们三个人只能都呆在家里。这样一来，我和丈夫必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我们约定互相之间都不能隐瞒，但是光子一般总是下午才来，来之前她会给今桥那边打电话说：“我现在去香栌园了”，丈夫接到光子的电话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刻赶回来，所以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于是我对丈夫说：“你何必那么急着赶回来呢，我根本没有和光子说话的时间了。”

丈夫说：“你说的也对，无奈事务所闲得没事可干，就回来了。”或者说“越是想象心里越难受。在家里呆着觉得安心。如果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去楼下。”还说“你们俩人有单独呆在一起的时间，我却没有，你也体谅体谅我呀。”在我的一再逼问下，他终于说出：“其实光子曾生气地说过，我给你打了电话，为什么不马上回来？还是姐姐对我有诚意。”我实在弄不懂光子是真的嫉妒呢？还是一种手段呢。

光子有时神经兮兮的。例如，我叫丈夫“亲爱的”时，她眼里噙满了泪，说：“你现在和他又不是夫妇，不应该叫亲爱的。在外人面前没有办法，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就叫孝太郎或阿孝吧。”她也不让丈夫管我叫园子，必须叫园子姐或姐姐。这还算是好的，更有甚者，拿来安眠药和葡萄酒，对我们说：

“请你们喝了药和酒再睡，我要看着你们睡了之后再走。”

起初我们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她很认真，说：“这是我请人专门配制的，很见效的药。”

说着拿出两包药面，放在我和丈夫面前，“既然你们都发誓忠实于我，那么就把药喝下去来证明一下。”

我担心这药里下了毒，万一只有我一个人长眠不醒呢？——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她催促快喝，我更加疑心了，死盯着光子的脸。丈夫也同样充满了恐怖感，反复比较着他手心里和我手心里的药面的颜色，然后来回看着光子和我的脸。光子不耐烦了，说：“为什么不喝药？为什么不喝药？我明白了，你们是在欺瞒我呀。”说着哭了起来，哭得浑身直抖。没办法，我横下心来打算把药喝下去。当我把药送到嘴边时，一直默默地望着我的丈夫，突然喊了声“园子”，猛地抓住我的手，

“等一下，那就试试咱们俩的运气吧。把药交换一下。”

“好，就这么办。咱们同时喝。”

就这样才把药喝了下去。

33

光子的这个计策使我和丈夫互相猜疑，互相嫉妒到了极点。每天晚上喝药时，我总认为我喝的是真的安眠药，而丈夫喝的是

假的，结果只有我一个人睡过去。这么一想，我就想假装喝药，暗地里再把药扔掉。然而光子不会让我们有空可钻，每次都守在旁边看着我们吃下去。这还不放心，她站在两张床的中间，同时将药放在双方的手上，让我们平躺在床上，张开嘴，把药面倒进我们嘴里，然后，一只手拿一个水瓶，同时往我们嘴里倒水。“多喝一点水更有效。”一瓶接一瓶往我们嘴里倒水。我们翻个身都不容许，必须仰面躺着，让她能够看见我们的脸。

然后，她坐在两张床中间，观察我们的呼吸，用手感觉我们的心跳，直到我们完全入睡后才离开。其实她即使不这么做，我们现在也不会有夫妻生活了。我和丈夫连互相碰碰手的欲望都没有，没有比我们再安全的男女了。

“不过，你们还是睡在一个屋子里，所以让你们吃药。”

药劲渐渐失效后，她又重新进行配制，并增加了药量。由于药劲过大，我每天早上醒来后总是昏昏沉沉的，感觉特别难受，后脑麻木，手脚软绵绵的，胸闷恶心，起不来床。丈夫也是一样的脸色蜡黄，嘴里粘粘的。他叹气道：“这么下去，真会中毒死掉的。”

见他这样子，我确认丈夫也喝了药，反而安了心，同时又觉得十分滑稽。我问他：“我们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得喝药呢?”

“是啊，为什么呢?”丈夫也疑惑地望着我。

“明摆着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事的。她大概有什么别的目的吧。”

“你知道她有什么目的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呀。”

“咱们这么互相猜疑下去，何时是个头呀。我总觉得我会被她害死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

“可是在别墅时你们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才觉得轮到我了。”

“你说实话，你每天真的吃药了吗?”

“当然吃了。你呢?”

“那药的劲真大，早上都起不来床。”

“哼，这么说来，你也确实吃药了?”

“当然了。你瞧我这苍白的脸色。”

“我的脸色也跟你差不多呀。”

每天早上8点，光子都会准时来电话叫我们起床，丈夫便揉着眼睛爬起来，去事务所，或到走廊上，坐在藤椅里迷糊一会儿。丈夫去了事务所也打不起精神来，可是如果他想多睡一会儿的话，光子会说他“肯定是想在姐姐身边多呆一会儿”，所以，每天不管有事没事丈夫都要去事务所，每次出门时，都说一句:“我去事务所睡个午觉回来”。

我对丈夫说:“光子可没对我说过什么，对你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明她更爱你。”

丈夫说:“对所爱的人不会这么虐待。她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疲劳，麻痹得我起不了情欲，这样你们两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可笑的是，吃饭时我们俩都被安眠药弄得没有胃口，可是如果不吃东西，药就更容易吸收了，所以就尽可能多吃，而且互相比谁吃得多。

光子说:“你们吃这么多，药就不起作用了。每人不许超过两碗饭。”控制我们的饭量。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生理状态竟然能够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胃那么虚弱，却每天喝大剂量的药，一天到晚昏沉沉的，不知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体越来越虚弱，更

严重的是思维也开始迟钝了。然而光子一边折磨我们，限制我们的饭量，她自己却吃香的喝辣的，脸色白里透红。这就是她的目的，让我们像仰望太阳的光辉那样，无论多么疲劳，只要一见到光子，就有了活力，将我们的快乐系于她一身。

光子还说："不管多么精神恍惚，一见到我就清醒了吧？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有热情。"并以兴奋程度来判断谁对她更有激情，因此安眠药更不能停了。换句话说，她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热情了，必须是用药力镇静下去之后再燃烧起来的情欲才能使她有感觉。——结果，我们二人就像没有灵魂的木偶人一样，对这个世界早已失去了任何希望和兴趣，仅仅依靠着光子的所谓太阳的光辉而活着，这就是我们惟一的幸福。

当然光子这种以受到别人崇拜为荣的心理，从我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就有，发展到现在这样歇斯底里的地步，大概是受了棉贯的影响吧。就是说她已经不再满足于健全的人了，她要把对方变成像棉贯那样的人，否则她为什么要那么残酷地麻痹别人的感觉呢？过去有阴魂附体的说法，从光子的情形来看，很像是棉贯的怨恨在她身上作祟，而且日甚一日，令人毛骨悚然。不仅光子如此，就连身心健全，循规蹈矩的丈夫也在不知不觉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他总是献媚地讨光子的欢心。我仔细观察他说话时的口气，表情，那声音和眼神简直和棉贯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万没想到，人的脸会由于内心变化而面目全非。如果说这是怨鬼作祟，先生以为如何？您会说是不值一提的迷信吧？因为棉贯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他或许在暗中诅咒我们，并使他的灵魂在丈夫身上附体吧？

于是我对丈夫说："你越来越像棉贯了。"

他说："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光子打算使我成为第二个棉贯。"

丈夫已完全顺从了命运，不仅不拒绝自己被变成第二个棉贯，反而充满了幸福感。以至主动要求吃药。我猜想光子的内心深处也许潜藏着用药物将我和丈夫慢慢杀死的企图，丈夫也这样想，说他“做好了死的准备”，说不定她是等我们像幽灵般的衰弱而死之后，自己摇身一变为良家闺秀，再物色好夫婿也未可知。

丈夫说：“我和你都是面无血色，只有光子一个人红光满面，也许她真是这么打算的呢。”

我和丈夫已经虚弱得感觉不到任何快乐，只是有今天没明天地等待着死的时刻到来。

啊……，我多么希望如我预想的那样被杀死啊，那该有多幸福啊。谁料想一篇新闻报道导致了意外的结局。

记得是 9 月 20 日左右。一天早上丈夫对我说：“你起来一下”。我不知他有什么事，“有人送来一张报纸。”他打开第三版给我看，上面登着棉贯写的誓约书的照片。在夸大其词的标题上，用彩笔画着两个红圈，报上还预告说记者手上有许多材料，要连续数日揭露有闲阶级的丑恶行径。

“看来我又被棉贯耍了。”丈夫镇定地说道，既不后悔也不埋怨，有种毅然决然的神情。“哼，蠢驴，现在发表这些有什么用啊。”丈夫没有血色的脸上浮现出冷笑，“不用理他，不用理他。”

好在这是一家小报，人们不大会相信的。他首先给光子打了电话，问她是否也收到了这样的报纸，光子慌忙找了找，“送来了，送来了，幸好别人还没有看到。”她拿上报纸赶忙到我家来了。

开始我们以为这些材料也没写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因为我和光子的事早就有传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过了几天，光子家里人知道了，就由丈夫去解释说：“又是

那家伙惯用的伎俩，还伪造签名拍成照片，实在太恶毒了，我们都可以去法院告他了。”好歹稳住了光子的家人，可是报道却没完没了，渐渐触及到了真相，就连对棉贯自己不利的事实也一股脑抖搂出来，把笠屋町的事，我和光子去奈良的事，光子装孕妇的事……甚至棉贯都不知道的事也登了出来，照这样下去浜寺别墅的假自杀以及丈夫卷了进来等等，一切的一切都会被揭露出来的。奇怪的是，光子和我之间的信笺，都是收藏起来的，从没给人看过，其中一封——写的内容很露骨的——也登在了报上，只有阿梅有偷窃这些信的可能。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阿梅和棉贯勾结起来了。回想起来，阿梅被解雇后曾来过我家几次，到处察看，不大正常。我们以为她是为了钱才来的，并没有多加理会。报上登出这些报道后，她就再没露过面。

“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在我家时，我从来没把她当外人看，一直是姐妹相称的……”

“都是被你宠坏了。”

“这叫养虎为患。姐姐对她也不薄，她有什么不满足的呀?”

“一定是被棉贯收买了。”

——我们猜想起初报社只是根据棉贯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了阿梅，便抓住她不放。或者从一开始，棉贯就和阿梅取得了联系，不知羞耻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阿梅，然后串通一气的。无论怎样，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再磨蹭下去的话，光子就一步也出不了家门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商量解决的办法，也无计可施，最终还是按照以前的约定，三个人一起自行了断，于是发生了浜寺事件。

后来的事报纸上有详细报道，先生大概都知道了，不用我再罗罗嗦嗦地讲述那些已经过去的事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头脑过于兴奋，有些语无伦次，我只补充一点报上没有的情况。

首先提出自杀，并作出最后决定的是光子。发觉被阿梅偷走那封信的当天，光子把可以作为证据的文件都拿到我家来了，告诉我说：“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太危险。”我问她：“是不是都烧掉?”她说：“不用，说不定我们哪天会死，把这些东西留下当作遗书吧。请把它们和姐姐的信放在一起保管吧。”

她还让我们清理自己的东西，两三天后，10 月 28 日下午一点的时候，光子来了，对我们说：“家里的空气不大对劲，今天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出不来了。如果逃走被抓回来可受不了，干脆在上次那个房间里死吧。”

于是我们在那个房间的墙上挂了一张观音像，三个人一起上了香，我说：“有观音菩萨牵着我的手，我就是死也是幸福的。”

丈夫说：“我们死了之后，如果大家管这个观音叫做光子观音，都来参拜，可就出名了。”

为了到阴间去之后，不再互相嫉妒，而像观音菩萨两旁的立佛一样追随本尊，就让光子躺在中间，我和丈夫躺在两边，三人一起喝了药。

是啊，不知怎么搞的，只有我活了下来，第二天醒来时，我真想追随二人而去，可是转念一想，也许我活下来并非偶然，一直到死，我都被他们二人所蒙骗，他们是不希望在阴间也受到干扰。啊……，先生，（柿内夫人落下泪来）……要不是有这个猜疑，……恐怕我是不会厚着脸皮活到今天的，……尽管如此，怨恨已死的人也无济于事。至今我还是很思念光子，丝毫没有“怨恨”和“后悔”的念头。啊，光子，请你原谅我，我痛哭流涕地请求你的原谅。

少将滋干的母亲

1

本故事始于那位有名的好色之徒平中。

在《源氏物语》末摘花卷的结尾有这样一段："紫姬吓坏了，连忙拿纸片在水盂里蘸些水，替他揩拭。源氏公子笑道：'你不要像平中那样误蘸了墨水！红鼻子还可勉强，黑鼻子太糟糕了。'"其实源氏是故意将自己的鼻头涂红，装做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样子给紫姬看，所以十一岁的紫姬着急得弄湿纸想要亲自擦拭源氏的鼻头，这时源氏开玩笑说："像平中那样被涂上墨水的话就糟糕了呀，红鼻头还能忍受。"《源氏物语》的古注释书之一《河海抄》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平中去某女处佯哭，因为哭不出眼泪，就把水盂偷偷地揣进怀里，把眼皮濡湿了。

这女子看穿了他的把戏，便事先磨了墨放进水盂里。平中并不知情，用墨水濡湿了眼睛，这女子让平中照了镜子后吟咏了一首和歌："弄巧成拙妄自怜，好色本是此面颜。"据记载，源氏所言即出于此处。《河海抄》中说此故事引自《今昔物语》，"《大和物语》中亦有此事"，可是现存的《今昔物语》和《大和物语》里并无记载。然而从源氏开这种玩笑来看，平中涂墨的故事作为好色之徒的失败谈，在紫式部时代大概已经广泛流传了吧。

平中在《古今和歌集》和其他敕撰集中留下了许多和歌，他的家谱也大致清楚，又有许多传闻记载，因此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只是不能确定是死于延长元年还是六年，而且其生年也无记载。《今昔物语》中说："有名曰兵卫佐平定文之人，字平中，贵为皇子之孙，乃其时，好色之徒、他人妻女、宫中侍女不见者少矣"。另一处又说："品格高贵，容貌俊美，气质高雅，言谈风趣，其时无人能与他媲美。他人之妻女、甚至于宫中侍女争相与他交谈。"正如这里所记，此人本名平定文（或贞文），是恒武天皇之孙茂世王的孙子，右近中将从四品上平好风的儿子。之所以名叫平中，有人说是因为他是三兄弟排行老二，理由是写作平仲的例子也很多。（据《弄花抄》记载，平中的中应读作浊音）这就如同把在原业平称为在五中将一样吧。

这样说来业平和平中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两人都是皇族出身，都生于平安朝初期，都是美男子而且好色，都善于写和歌。前者是三十六歌仙之一，后者是后六六选中之人，前者著有《伊势物语》，后者写了《平中物语》、《平中日记》等。只是平中比业平的时代稍晚，从上面的涂墨故事、被本院侍从耍弄的故事来看，他和业平所不同的是多少给人以滑稽的感觉。《平中日记》的内容不全是轰轰烈烈的恋爱故事，也有对方逃走啦、体面分手啦等等情况，很多最后是以"默默无言地结束了"，"结果只剩下

独自烦恼的男人”之类的词句告终的插曲。还有的属于粗心大意的故事，例如与七条皇后宫里的女官武藏，眼看愿望就要实现了，第二天因公事离开京都四五天，而他又忘记了告诉女方知道，结果女方慨叹男人靠不住而出家当了尼姑。

在平中的许多女人中，最让他神魂颠倒、不能自拔，被要弄得狼狈不堪，最后连性命都丢掉的女人是侍从君——世人称为本院侍从。

这女子是供职于左大臣藤原时平官邸中的女官，由于时平被称为本院左大臣，因此这女子被叫作本院侍从。那时平中只是个小小的兵卫佐，尽管他的血统和家世不错，但官职很低，加上本人有些懒惰，他在日记里曾写过“宫中供职苦，吾只逍遥游”的诗句，总之是讨厌去衙门做事，整日游手好闲吧。皇上反感他这一点，曾一度免了他的官职加以惩戒。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他被免官是因为比他官职高的一个男子和他争女人，这女人讨厌那个男子而喜欢平中，所以那个在爱情竞争中落败的男子对平中怀恨在心，不断向朝廷进他的谗言。《古今和歌集》第十八卷〈杂歌下〉中有“忧患人间世，闭门谢客居，我身将遁隐，莫道是吾庐。”这首和歌，即是平中起了出家的念头时写下的，序言里说是“司职被免时之作”。他和皇太后身边的一个女官相好，写了一首“落魄之身如时鸟，大限到来隐山林”送给那个女子，使其在皇太后面前为他美言，另一方面其父好风也向皇上哀求，所以不久以后他又恢复了官职。

不爱做事的平中懒于去宫中供职，却常常去左大臣家问安。本院是位于中御门之北、堀川东一条的时平府第的名称。当时时平作为原关白太政大臣昭宣公基经的嫡出长子，又是当朝皇帝醍醐的皇后稳子的哥哥，可谓权倾一时。时平当左大臣是在昌泰二年，二十九岁的时候，开始的二三年间菅原道真任右大臣，时平

多少受到其牵制，但自从他于昌泰四年正月成功地陷害了这个政敌以后，就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人了。当时，他不过才三十三四岁而已。在《今昔物语》中记载着这位大臣也是“形容美丽，风雅无比”，“大臣的音容气度这世上惟薰香可比，非同寻常云云”。因此我们能立即在眼前描绘出他的形象，一位被赋予富贵、权势、美貌而傲慢的年轻贵公子。

一说起藤原时平，就容易让人想起在舞台上出现的那位恶公卿式的青眼圈的脸谱，他一向被看作奸佞小人，那是因为世人过分同情道真，也许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坏。高山樗牛曾著《菅公集》，批评道真起用他抑制藤原氏的专横，辜负了宇多太上皇的恩情。也有人说像菅公那样的人是没志气的爱哭的诗人，不是什么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也许时平更富于政治行动力。《大镜》中不只说时平坏的一面，也讲了他可爱的地方。例如说他有个习惯，一遇到可笑的事情就笑个不停，足以证明他那天真、开朗、豁达的个性。有这样一个滑稽的趣闻，还是道真在朝和时平二人共同处理政务时的事情，因为时平总是粗暴地处理政事不让道真过问，道真的一个负责记录的属下想出一计。一天，他在把文件呈交给左大臣时平的一刹那，故意放了个屁。时平听见哈哈哈地捧腹大笑，怎么也停不下来。他笑得前仰后合没法批阅文件，于是道真得以从从容容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裁断。

时平还非常有勇气。道真死后，在人们都相信他的灵魂变成雷神向朝中大臣报仇的时候，一天雷击清凉殿，满朝公卿大惊失色时，时平却拔出佩剑，凛然瞪视天空呵斥道：“你在世不是位居我下吗？即使变成了神来到这个世间也要尊敬我。”似乎是畏惧他的气势，雷鸣暂时安静了下来。因此《大镜》的作者也认为他虽是个做了许多坏事的大臣，但也是“非常具有大和魂的人。”

这样说来，时平似乎可以被看成是个鲁莽冒失的、少爷出身

的淘气大王，但他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传说醍醐皇帝和这位大臣曾密谋惩戒社会上的奢靡之风。有一次时平穿着违背皇帝规定的华美服装进宫谒见，皇上从板窗的缝隙中看到后立刻板起了面孔，召来宫中职事说："近来规戒严格，虽说左大臣位列百官首位，穿着华丽的服装进宫也太不像话，赶快命他退下。"职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诚惶诚恐地传达了圣旨，时平更是不知所措，也不让随从鸣锣开道，狼狈地退出了宫，以后一个月坚决闭门不出。即使偶尔有人来访也只说"因为皇上的处罚很重"而谢绝会客。这件事受到好评，世人都变得勤俭节制，实际上这是时平和皇上事先商量好的。

平中常常去这位时平家问安，并非没有献媚于权贵以求抓住升迁机会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位大臣和兵卫佐说话投缘。尽管两人从官职、等级来说有很大距离，但说起家谱和家世平中并不逊色，而且两人兴趣、修养也相同，都是喜欢女人的贵族美男子。因此两人可以互相猜测到对方有兴趣谈什么事情。当然陪伴左大臣并不是平中来此的惟一目的。跟左大臣聊到深夜以后，他就估摸着适合的时机告退。但很少直接回家，只是在大臣面前做出回家的样子，其实是偷偷去女官们的房间那边，在侍从君的房间外面转来转去，这才是他来的真正目的。

然而十分滑稽的是，从一年前开始，平中就经常偷偷地去那边，或是在她房间的拉门外屏息偷听，或是站在回廊栏杆边偷看，一直很有耐心地寻找机会，可是运气不好，别说没能打动她的芳心，连这位风传是世上少有的美女的容颜也没有偷看到。还不只是运气差，对方好像是在故意回避他，因此平中更加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手段是让熟悉她身边的侍女代转书信，可是尽管没有任何疏漏，送了两三次信却全然不见回信。平中经常揪住那个侍女执拗地叮问："确实替我交给她了吗?"曾经有一

次，侍女同情地看着平中的脸孔支支唔唔地说：

“是的，我已经交给她了，可是……”

“是不是没有接受？”

“不，确实接受了。”

“你说希望一定得到回信了吗？”

“我也这样说了，可是……”

“然后呢？”

“小姐什么也没说。”

“她看了吗？”

“也许看了吧……”

就这样，平中越是追问，侍女越感到为难。

一次，他照例是在详详细细地倾诉了仰慕之情以后，又添上几句带着哭腔的话：“至少我想知道你是否看了我的信。不一定非要你写亲热的话语，如果看了的话，请你回一封哪怕只有‘看了’两个字的信。”这次侍女破天荒地微笑着回来说：“今天有回信了。”然后递给他一封信。平中激动万分，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急忙开封一看，只有一张小纸片，他仔细一看原来是把他刚才送去的“请您回封哪怕只有‘看了’两个字的信”中的“看了”两个字撕下来放进信封里的。

就连平中都万没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奚落，一时瞠目结舌。他和很多女人谈情说爱过，却没遇见过如此故意刁难、冷嘲热讽的女人。无论如何自己也是尽人皆知的美男子平中呀。一般来说，女人如果知道是平中，很容易就喜欢上他，像侍从这样厉害地对待他的一个也没有。平中感觉就像被人用力打了个耳光一样，那以后很长时间再也没去找她。

以后的两三个月间不用去找那女人，现实的平中自然也就怠于去左大臣家问安了。偶尔去问候，回来时也不走到那边去了，

他告戒自己："那里是要忌避的地方"，而迅速离开了。那以后又过了几个月，一个下着梅雨的晚上，平中又去了大臣家，夜深以后才出来。本来淅淅沥沥下着的梅雨突然下大了，要冒着这么大的雨回自己家使他不快，这时他忽然想到：如果在这样的夜晚去拜访那个人的话，会怎么样呢？虽然想想很可气，但上次她搞的那个恶作剧，虽说过分了点，却也用了点心思。也许对方这样使自己苦恼，是在表明不讨厌他，而是对他感兴趣吧。"可能是想让我知道'我可不是像那些女人似的，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喜出望外的人'，姑且还是坚持这种想法的好。"平中还是这样的自负，尽管被人那样苛待，也不引以为戒，不打算放弃。在这样大雨倾盆的漆黑的夜晚拜访的话，即使有着魔鬼一样心肠的女人也不可能不动心。这样一想，他就情不自禁地，匆匆朝那个应该忌避的方向走去。

"哎呀，早知道是您的话……"被叫出来的侍女透过黑暗，看到无精打采地站在挂着竹帘的漏雨的房间里的平中的身影，吃惊地说。

"很久不来了吧，我以为您放弃了呢。"

"不，怎么能放弃呢？男人遭遇到那种对待，会爱得更强烈。从那以后没再来，是因为我觉得总是纠缠不休也很失礼。"

平中故作冷静，但声音颤抖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

"虽然过了很长时间，但我一天也没忘记她，一直一心一意地想念着她。"

"您要带信吗？"

侍女不理睬他罗里罗嗦的诉苦，直接了当地问道。

"我没拿什么信来，反正她不会回信，写了也没用。姑娘，拜托你，哪怕就一小会儿，哪怕就看一眼，不，哪怕隔着东西，请让我见见她，听听她的声音。……就不能稍微可怜一下冒雨而

来的我吗？”

“可是其他女官还没睡，现在不太方便……”

“我会等，不管到什么时候。直到其他人都睡下为止。今晚不见到她的面，我不打算离开此处。”平中一个劲地这样说。

“姑娘，拜托你了啊。”他像个磨人的孩子一样喋喋不休，抓住侍女的手不放。侍女用半是吃惊、半是害怕的眼神凝视着这个男人发疯似的脸孔，无可奈何地说：“那么您真的会等吗？如果等的话，其他人走了以后，我只能试着说说看。”

“多谢姑娘，全靠你了。”

“可是还早着呢。”

“我有心理准备。”

“真的只是转达，以后的事我可不能负责噢。”

“好的。”

“那么，请站在那边拉门前面等，尽量不要让人看见。”侍女说完退入了房间。平中不知站了多长时间。渐渐地夜深了，可以听到人们准备睡觉的声音，不久夜深人静，女官们的房中寂静无声了。突然平中倚靠的拉门里面好像来了个人，喀哒一声响起了摘开门钩的声音。“果然来了”，他试着推了推拉门，门开了。平中感到像做梦一样，心想：“今晚她终于被我打动了，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兴奋得发抖，蹑手蹑脚地溜进去，从里面挂上了门钩。房中漆黑一片，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不知从何处飘来的香味。平中在黑暗中摸索着一步步前进，逐渐地爬到了卧室附近，这时，他的手碰到了披着丝衣躺在床铺上的身体。纤细的肩头、姣好的头形，准是她没错。他触摸了一下她的头发，感觉她浓密的秀发像冰一样凉。

“终于见到你了啊……”

这实在使他喜出望外，就连一向对各种场合应付自如的平

中，一下子也想不出合适的词语来，情不自禁地只是发抖。好容易说完这句话，就不停地喘息起来。他把双手从她的头发上移到脸颊上，使她的脸颊正对着自己的脸，想要看清她那据说很美的容貌，但不论脸和脸靠得多近，由于两人之间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这样凝视了一会儿，觉得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微白的幻象。女人在这期间一言不发，默默地由着平中摆弄。平中来回抚摸着女人的整个脸颊，根据触觉想象它的轮廓，女人仍然柔软地伸展着身体，一动不动，她的无言令人感到无比顺从。谁知这女人一感到男人要开始动作，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边说“等一下”，一边挪开了身体。

“我忘了挂上那边拉门的门钩了，我去挂一下。”

“马上就回来吧?”

“哎，马上……”

女人所说的拉门就是现在的隔扇，如果那儿的门钩不挂上，就有可能从隔壁房间进来人，所以平中无可奈何地放开手。女人起来后，脱掉了套在外面的衣服，只穿着单衣和和服裙裤就出去了。这时平中宽衣解带躺着等她，虽然明明听见挂门钩时喀哒响了一声，却迟迟不见女人回来。隔扇就在不远处，她怎么耽搁了这么半天呢?刚才门钩的声音响了以后，好像听见女人的脚步声逐渐向远处走去，后来这屋里便没有一点动静了。他总觉得不大对劲，就悄声问道：“你关好了吗?如果……”可是没人回答。

“如果……”

他爬起来走到隔扇那边一看，这边的门钩开着而对面的门钩锁着。原来女人逃到了隔壁房间，从那边反锁上后，去了别处。

难道又被这女人给捉弄了吗?平中呆呆地靠着隔扇站在黑暗中。深更半夜，故意把人引诱到自己的卧室，关键时刻却隐藏起来，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之前，她做的已经很过分了，但今

天的事更是不可思议。事情好容易进展到这一步，就在今天，得尝素日倾慕之愿了，——尽管刚才抚摸她冰凉的秀发、触摸她柔软的面颊的感觉还残留在手中——，在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竟眼睁睁让她跑了。——已握在手里的珍珠居然从手指缝中滑落了。——想到这里，平中流下了懊悔的眼泪。现在回想起来，刚才女人起来去关门时，自己也应该跟着过去。糟糕的是自己太疏忽大意了。大概女人正是想试试他有多高的热情吧。如果他由衷地为今晚的约会而感动，当然一刻也不会离开她的身边。而自己却躺着不动，让她一个人去，她一定很不满意。“稍微对他表示了一点儿热情，他就如此得意忘形，还要多多惩罚他才行。抱歉得很，要想得到我这样的恋人，还需要忍耐再忍耐。”

以这女人性情乖僻的个性来推断，估计她回来的希望不大，但平中还是不死心，时不时侧耳倾听隔扇那边的动静。最后终于回到睡铺后，也不马上把衣服穿上，一会儿抱抱、一会儿摸摸那女人的衣服和枕头，还把脸贴在那枕头上，把她的衣服套在身上，长时间一动不动地趴着。他想：“好吧，管它天亮不亮，就一直这样呆在这里，被人看见时再说。这样固执地坚持下去的话，她也不得不让步而返回来吧……”在笼罩着她浓郁香味的黑暗中，听着寂寞的雨声，他一夜没合眼。将近拂晓时，外面渐渐响起了嘈杂的人声，平中觉得实在无脸呆下去，偷偷地溜走了。

自打这件事以后，平中对待从君愈加认真而投入了。如果在此之前，还是以几分游戏的心态追求的话，从那以后却是完完全全地坠入了情网，不达目的不罢休。照这样热情高涨下去，眼看就会陷进那个人预备的圈套中的，但他还是一步一步地被引入圈套，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然而，除了托侍女带信外，想不出特别的好主意。只有在信的写法上呕心沥血，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反复为那天晚上自己的过失道歉。——虽然我也感觉到你会考验

我，还是一不小心犯下了那天晚上的错误，我很懊悔。也许你觉得这证明了我对你的热情不足，但是，请你对从去年以来一直都不气馁的我稍加怜悯，再恩赐我哪怕一次像那天晚上一样的机会好吗？——大意就是这些，是用尽了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写的。

2

不知不觉间那一年的夏天过去了，到了秋天，平中家篱笆上的菊花开始芬芳吐艳。

这位古今驰名的花花公子，不仅爱慕人间美色，也有一颗喜爱植物之美的心，特别是相当擅长栽培菊花。《平中日记》以“这男子还喜好在家里植花种草，种植最多的是美丽的菊花”为题这样写到：在一个美丽的月夜，一群女子趁着平中不在家偷偷地来赏菊，把和歌系在长得高的花茎上之后就回去了。《大和物语》中也记载有：住在仁和寺的宇多太上皇即亭子院皇帝曾召见平中说：“我想在佛前种菊花，你献上好菊花来。”当时太上皇叫住了正要恭恭敬敬地退出去的平中说：“你将菊花配上和歌献上，不然我不收。”平中诚惶诚恐地退下，从自家庭院里盛开的菊花中挑选了几株出色的，并为花配上了和歌。《古今和歌集》第五卷〈秋歌下〉中附着“于仁和寺招赏菊花时奉诏作歌”序言的即是这一首。

秋去重阳过，菊残尚有时，花颜虽变化，花色却增姿。

到了他精心栽种的菊花都香消色殒的那年冬天，一天晚上，平中去本院的大臣家里问安，东拉西扯地陪大臣聊天，除他以外

还有五六个公卿也在座。起初还很热闹，渐渐人们陆续都走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只剩下大臣和他两个人了。打算要回家的平中也想找机会退出来，但是只要剩下他俩时，时平总要谈论女人，这已经成了他们二人的习惯了。当时时平谈起与他相好的女人，然后又问道："你最近没有什么收获吗？不必对我隐瞒。"时，他虽然心里很着急，但已失去了离座的好时机，只好又谈了一会儿只有在亲密的朋友间才会说的心里话。特别是平中不知大臣最近对他与侍从君的事是否耳闻，担心说出这件事会被大臣挖苦，心里惴惴不安，所以总是聊得不起劲。这时时平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把坐垫从上座移过来，贴近平中说："有件事想跟你详细打听打听……"

"又来了。"平中想着，心嘭嘭乱跳。时平轻薄地笑着说：

"哦，很冒昧地问你一件事，那个太宰府长官大纳言家的夫人……"

"哦，哦。"

平中应着，莫名其妙地注视着时平微笑的脸。

"那个夫人，你知道吗？"

"是……那个夫人吗？"

"别装糊涂，知道的话还是老实说知道的好。"

看到平中慌慌张张的样子，时平又往近靠了靠。

"忽然间说出这样的事，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传说那个夫人是世上少有的美人，是真的吗？……你不要装糊涂……"

"没有，我没有装糊涂。"

原来不是自己所担心的侍从君的事，而是要打听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平中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个人，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不行，不行，即使你隐瞒不说，秘密也会被揭穿的。”

两人之间进行这样的问答并不少见。经常是时平一开玩笑，最初佯装不知的平中，在时平一再的追问之下，就会改成“也不是不知道”，再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就变成了“只是通过信”，“见过一次”，“实际上是五六次……”，最后就什么都坦白了。让时平吃惊的是，凡是社会上评价好的女人，平中几乎没有不染指的。今晚也是如此，在时平的逼问下，逐渐地语无伦次起来，嘴上拼命否定，脸上的表情却开始肯定，时平再一追问，他就开始慢慢地招认了。

“是这样，在侍奉那个夫人的女官中，我有个关系稍微亲密一点的女人。”

“嗯，嗯。”

“是听她说的，那夫人是个漂亮得无与伦比的美人，年龄也就刚刚二十岁。”

“嗯，嗯，这些我也听说了。”

“可是，毕竟大纳言殿下已经很老了。——看起来有七十多岁了吧。”

“是的，大概是七十七八岁吧。”

“这么说来，和夫人要相差五十岁以上，那么夫人真是太可怜了。虽然是世上少有的天生丽质的美女，而千挑万选的丈夫却像祖父、曾祖父那么老，想必心存不满吧。那女官说夫人自己也为此感叹，还对身边的人说过‘还有像我这么不走运的人吗?’也曾偷偷哭泣过。”

“嗯，嗯，还有呢?”

“还有，虽说不太应该，还是和她那样了……”

“哈哈哈哈……”

“您可以大概猜想到……”

“我也估计到可能是这样，果然是这样啊。”

“佩服。”

“那么，你见过她多少次呢?”

“要说多少次嘛，也不是那么经常见，也就一两次吧……”

“不要撒谎。”

“真的。靠着那个女官介绍，只有那么一两次，也没到特别融洽的程度。”

“算了，这个无所谓。我更想知道她是否确实如人们所说的那么美。”

“是这样啊，这个么……”

“怎么样呢?”

“怎么说才好呢?”

平中故意逗他，一边忍着笑一边煞有介事地歪着头。

那么，这两个人所谈论的太宰府长官大纳言和他的夫人是什么人呢？大纳言就是藤原国经，他是闲院左大臣冬嗣的孙子，权中纳言长良的嫡出长子。时平是这位国经的弟弟、长良的老三基经的儿子，所以他和国经是叔侄关系，但从地位来说，原太政大臣关白基经的长子、摄政家嫡子的时平要高得多，已经位居左大臣这一显赫官职的年轻的侄子瞧不起老朽的伯父大纳言。

国经在当时候来说是非常长寿的人，延喜八年以八十一岁高龄辞世，他生来就是个没有才干的老好人，好歹升到了从三品大纳言的位子，是托了长寿的福。由于曾当过太宰府权帅，所以被称为太宰府长官大纳言，实际上成为大纳言是延喜二年的正月，他七十五岁的时候。他惟一的长处，就是身体非常健康，精力非常人可比，以如此高龄却拥有二十几岁的夫人，还生了个男孩儿。附带提一下，在当今昭和时代，就在最近，有个六十八九岁的著名的老和歌诗人和四十多岁的某夫人谈恋爱，成为报纸和杂

志大加渲染的桃色新闻，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轰动，这件事给人印象很深。这位老和歌诗人的知心朋友间，最常讨论的问题是他的体力是否能够受得了，有个好事的人曾悄悄地问过夫人，结果证实，夫人在那方面没有任何不满，我们再一次对老和歌诗人的精力又是羡慕又是惊讶。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组合的性生活作为稀有之事尚且如此引人注目，那么像国经那样比老和歌诗人还要大八九岁的高龄，娶了比自己小五十岁的女人为妻，在从前的平安朝时代不就更是罕见的吗?

那位夫人是筑前的长官在原栋梁的女儿，也就是在五中将业平的孙女，这位夫人的准确年龄不详。和大纳言相差五十岁好像不大可能，但在《世继物语》中有“年仅二十”,《今昔物语》中也有“二十余岁”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是二十一二岁。虽不能说因为她祖父是业平，她就一定是美女，但由于她的儿子敦忠也是个美男子，所以她大概也有着不愧为美人家族一员的容貌。时平听到了这些关于她的传闻，还听说她有时背着丈夫招来情人，偶尔又听说那个情人不是别人，正是平中，所以他就起了野心：“如果这是真的，如此美女就不能交给蹒跚的老翁和官位低微的平中那样的人，必须由本大人取而代之。”恰巧平中这天晚上前来问安了。

正如以后要讲到的，不久时平的愿望就实现了，他顺利地把比自己小十岁的这位伯母从伯父那里夺过来据为己有。《大和物语》中记载了一首据说是这位夫人还是国经妻子时时平中送给她的和歌：

春野遍绿五味子，愿汝能做吾君实。

这里的“君实”是正妻的意思，尽管不知他多大程度上是真

心说的，但既然写这样的诗句送给她，说明平中还算是认真的。他突然被时平揭穿了秘密，才慌慌张张地做了回答，其实说实话，他还有几分无法忘记这位过去的恋人。因为他是个见异思迁的男人，所以迄今为止和他有过关系的女人不计其数，大多当场就抛弃了，甚至已不记得她们的相貌和名字，但是和这位美丽的夫人虽说近来疏远一些了，却有过非同寻常的关系。眼下，追求侍从君已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一门心思只想着那边，可是决没有完全和夫人断绝缘分。特别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被时平这么一问，平中又重新想起了她。

“不，就像刚才说的，只见过一两次，说不太清楚，不过，她真的是相貌出众，名不虚传。”

平中虽然不由自主地撒了谎，还是一点一点地说了出来。

“唔，这么说和社会上的传闻一样啦。”

“我就毫不隐瞒地说吧，那么漂亮的人真是罕见。我敢说，在迄今为止我见过的人当中，那位夫人是最漂亮的。”

“唔。”时平哼了一声憋住了气。

“那么，据你所知夫妻俩人的关系怎么样？和老人之间不太融洽吧。”

“啊，她曾含着泪水感叹自己的不幸，可是她也说过‘大纳言殿下是个特别亲切的人，非常珍惜我’，她的心情到底怎么样，真实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说，她还有个可爱的公子。”

“她有几个孩子？”

“好像只有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公子。”

“噢，那么是过了七十岁以后有的孩子吧。”

“是啊，可了不起呢。”

平中被时平刨根问底地打听关于她的事情，只要是他知道的都毫不吝惜地告诉了时平。平中心想，“诚然，不知今后是否还

能遇上这样美丽文雅的女人，但是自己和她恋爱过了，已经知道了她的魅力如何，和她的梦已做完了，并不是对她失去了兴趣，但是比起她来还是未知的女人好，——只有能不断使用手腕点燃自己热情的女人，才更为强烈地吸引自己。”渔色者的心理从王朝时代的缙绅到江户时代花街柳巷的老手，都是同样不拘泥于过去的女人。平中认为：“如果左大臣迷恋她的话，不管怎样还是让他更喜欢她一些的好。”而且背着像大纳言那样的好人做出那种不义的事，不知别人怎样，他自己是不能心安理得的。虽说在跟别人的女人私通这一点上他算是惯犯，但看到那个可怜的瘦得皮包骨头的老翁，好容易获得了美丽的妻子，奉若至宝、心满意足的样子，竟起了恻隐之心。

顺便提一下，大纳言国经和平中之间除了这位夫人的关系以外并没有直接的深交。但在《平中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年秋天，因为一件小事国经派使者来平中家送信的时候，平中摘了一枝在庭院里盛开的菊花附在回信中。收到菊花的国经立即做了一首和歌赠给他。

老臣拄翁杖，无缘赏菊花。

平中也和了一首。

君使临寒舍，菊香正浓时。

不清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概是平中自觉摘了这老头儿最珍爱的“花”，而不无嘲讽地送了他那样的礼物吧。

3

从那以后，时平在宫里一见到国经，就赶紧圆滑地打招呼。对这位官位虽低，却是他伯父的老者表示尊敬按说也是应该的，只是时平自从把菅公整下台以来，态度格外傲慢，在朝廷飞扬跋扈，从未把这位伯父放在眼里，谁知如今一遇到伯父就满脸堆笑，还假惺惺地说些关心的话，“您身体健康真是太好了，最近天气寒冷，没有受不了吧。”或是“当心不要感冒”等等。一天早晨天气非常冷，看到伯父大纳言冻得滴下了鼻涕，他悄悄地靠过去，提醒说：“鼻涕流出来了。”又小声说：“要是冷的话，应该多穿点儿棉衣。”

像一般长寿的老人一样，大纳言有点儿耳背。反问他：“棉衣？……”

“嗯，嗯。”时平点点头，又说了些老人听不明白的话。老人刚回到府里，左大臣派来的使者送来了很多雪一样白的棉花。使者传口信说：“像您这样快到八十岁还保持矍铄的精神，甚至超过年轻力壮的人，真令人羡慕。国家有您这样的朝臣真是可喜可贺，请您今后更加保重身体，长命百岁。”然后放下了那些礼物回去了。两三天以后，从早晨就开始下起的大雪到傍晚已积了将近一尺，这时又有使者来，带口信说：“这样的下雪天您如何渡过呢？我想今晚大概会格外寒冷。……”说着把衣箱恭恭敬敬地搬了进来。又说：“这是从大唐国来的东西，是以前我家先代昭宣公冬天穿的，左大臣说他还年轻，没机会穿这样的东西，想让伯父代替先父穿用。”说完把箱子放下就走了，从衣箱里拿出来的是气派的貂皮大衣，散发着陈年的熏香味。

那以后时平又送了几次礼物。有时是锦缎、绫罗等纺织品，有时是从大唐国运来的各种珍奇的香木，有时是染成葡萄色、金黄色等等颜色的成套衣服，只要一有机会，时平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断地派使者来。大纳言并不怀疑时平有什么企图，只是满怀感激之情。往往人一到老年，只要年轻人说一点儿慰问的话，就不禁高兴得要掉眼泪，何况是生来就头脑简单、懦弱的国经。尤其对方虽是侄子，却是天下第一的人物，继承昭宣公的家业，是将来可能会成为摄政、关白的人，竟没忘了骨肉亲情，对一无长处的老伯父如此照顾。

“还是长寿好啊。”

一天晚上老人用自己满是皱纹的脸贴着夫人丰满的面颊说。

“我娶了你这样的人为妻，本来觉得自己已经够幸福的了，最近像左大臣这样的人都对我如此关心。……人真是不知道怎么会交到这样的好运。”

老人的额头感觉到夫人默默地点了点头，脸贴得更紧了，两臂搂抱着她的脖颈，长时间地抚摸她的头发。直到两三年以前还不是这样，最近老人爱抚的方法变得执拗了，冬天时每天晚上片刻都不让夫人离开，整个晚上身体一点儿缝隙也没有地紧紧贴着夫人睡。加上左大臣近来对他表示了好意，老人感激之余不觉多喝了几杯，酩酊大醉之后进了房间更加固执地缠绕着她。而且这老人还有一个习惯，讨厌床上黑暗，尽量把灯弄亮。这样做是因为老人只用手爱抚夫人还不够，有时还喜欢退后一两尺的距离，仔细地欣赏她的美貌，为此，使周围保持明亮是很必要的。

“我已经是穿什么都没关系了，那些绵织品、锦缎就给你穿吧。”

“但是大臣说要殿下您当心不要感冒，……”一向说话声音很小的夫人，要让耳背的老人听见她的声音很困难，所以自然地

对丈夫说的话就少了，特别是进卧室以后基本上一直不说话，所以这对夫妻之间很少互相讲枕边话，差不多都是老人一个人不停地说。夫人只是点点头或把嘴靠近老人的耳朵边说上一两句。

“不，我什么也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是给您的。……我只要您这个人……”

听夫人这么一说，老人又让自己的脸稍稍远离妻子的脸，拨开垂在妻子额头上的头发，使灯光朦胧地照着她的面容。这种时候，夫人总是感觉到老人骨节凸起的弯曲的手指哆嗦着摆弄她的头发，或是摩挲她的脸颊，她也老老实实地闭上眼睛任由老人抚弄。与其说这是为了避开照在脸上的晃眼的亮光，还不如说为了避开老人贪婪的眼神的凝视。年近八十的老人有这样热烈的感情确实是不可思议，但这位以强健自豪的老人近一两年来体力渐渐开始衰退，首先在性生活上已显露出来，老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可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很焦急，比起自己的愉悦不能如愿来，更多的是感到对不起这个年轻的妻子。

“不，别这么担心……”

老人向夫人含蓄地表达了“我觉得对不起你”的意思，夫人默默地摇摇头，反而觉得丈夫很可怜，她说：“上了年纪那是正常的，不要放在心上，如果违反生理规律勉强做的话，才对身体不好，与其那样，我还是愿意殿下您好好养生，健康长寿。”

“你能这么说真是太感谢了。”

老人听了夫人温柔的安慰，更感受到夫人对他的体谅。他注视着再次闭上眼睛的夫人，心想：“到底她的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呢?”尽管她拥有如此的美貌，却和自己大五十多岁的丈夫结了婚，不可思议的是，看起来她对自身的不幸并没怎么觉察到，这倒使大纳言总感觉自己欺骗了不懂世故的妻子，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了妻子做出牺牲的基础上。怀着这样的疑虑注视着她，老

人越发觉得这张脸孔充满了神秘，不可琢磨。自己独占着如此的宝物，只有自己知道世上有这般美女，甚至连她本人都没意识到。老人想到这些，不禁有些得意，甚至产生了把美丽的妻子炫耀给人看的冲动。反过来说，如果她真的像嘴上说的那么想的话——如果她对自身性方面的不满足并不介意，真心实意地希望年老的丈夫能够长寿的话，——对她的深厚情意自己回报什么才好呢？自己的余生能注视着这张脸度过，便可满足地死去，可是，让这个年轻的肉体和自己一起腐朽太可怜也太可惜。凝视着被紧紧地搂在自己两臂间的这个宝物，老人不由产生了倒不如自己早日消失，给她以自由的怪念头。

“您怎么了？”

感觉到老人的泪水滴落到自己的睫毛上，夫人吃惊地睁开了眼睛。

“啊，没什么，没什么。”

老人像是在自言自语。

几天以后，即那一年只剩下几天的12月20日左右，时平又送来了许多礼物。使者转述口信说：“望大纳言殿下来年更加添寿，每当听说离八十大寿越来越近，作为亲戚的我们不胜恭贺。送上薄礼聊表喜悦之情，请您一定笑纳，迎接美好的初春吧。”附带还传达了时平可能要在正月的头三天来大纳言的官邸拜年的意思。“大臣说，自己的伯父中有这样长寿的人是一族最大的荣誉，自己早就想和这位伯父好好地对饮，共享喜悦，一方面请教养生之术，一方面使自己也能像您一样健康，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过几天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这个正月是个好机会。自己以前每年都没有到伯父府上来拜年，觉得很对不起，从明年春天开始要重新来问安，为几年来的失礼向您道歉。大臣吩咐我来告诉您，头三天里大臣一定会来。”使者说完就回去了。

这个通知越发使国经惊喜。事实上，时平来这位大纳言家表达岁首之礼，可以说是前所未闻的。这个给自己很多恩惠的年轻的左大臣，由于自己是一族中的年长者，多次给我这一介老夫送来了大量财宝，这次又赐予了屈驾光临我家的荣耀。国经一整天寝食难安地想着对于左大臣的无法估量的恩情要如何回报。他以前也想过，尽管我这里无法和大臣的府邸相比，但是哪怕只是一个晚上光临我家的宴会，我也要尽心竭力地招待，让他能够知道我感激之情的万分之一也好。但转念一想，他不会轻易来大纳言家的，提出来也没有用，只会成为笑柄，说我是个不自量力的家伙，就没敢提出邀请，谁想到左大臣自己提出要来做客。

从第二天开始，国经的官邸突然热闹了起来，许多工匠进进出出。离正月所剩日子不多了，为了迎接尊贵的客人，雇佣了工匠、园丁，进行府邸的修缮，庭园的整理。家里的隔板、柱子都擦得闪闪发亮，塌塌米、拉门、隔扇全部换新，挪动了屏风、幔帐，改变了客厅的模样。家臣、侍女长在指挥，这么不行，那么也不行，一个家具反复摆放好几次，一会儿让搬到那儿，一会儿让搬到这儿。庭园里掘起了树木，堵住了池水，拆毁了假山的一部分，国经亲自来到庭院指挥，在布置树木、石头上下了很多工夫。在国经来看，这实在是一生一世的体面，使晚年热闹了起来，因此，这次的准备工作，哪怕倾入再多的人力和物力也不可惜。

正月初二左大臣家预先来了通知，接下来初三这天，华丽的车子、骑马的队列开进了大纳言的官邸。为了不张扬，随从的人数不太多，但是，右大将定国、式部省的次官菅根等，这些经常跟在时平身边效力的部下们，以及一些五品以上的公卿跟随来了很多，平中也在其中。申时过后，客人们各自就座，宴会开始以后，很快天就黑了。那天晚上觥筹交错喝得格外热闹，主客双方

都醉得很快，这也许是了解内情的定国、菅根等人劝酒的缘故吧。

酒过三巡，时平说："光喝酒没意思。"说完打了个手势，一个少纳言拿出横笛吹了起来。和着笛声不知是谁弹起了古琴。有人用扇子边打拍子边唱歌。接着又搬出了筝、和琴、琵琶等。

"老人家，老人家，还是从您先开始吧……"

"主人家不能如此拘谨，不然我们的酒也醒了。"

"不，我十分感谢，十分感谢……老朽已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八十年来头一次如此高兴……"国经带着醉意说。

"哈哈哈哈。"时平用他特有的朗声大笑打断了他的话，"别这么拘谨，放开一些热闹热闹吧。"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说着，国经突然大声地吟了一首诗。

"劝我酒，我不辞，请君歌，歌莫迟。"

老人爱读《白居易文集》，乘兴背诵了一首，一般来说，这种时候他的酒劲儿将要发作了。

"洛阳儿女面似花，河南大尹头如雪。"

人老了以后即便控制酒量也不行，大纳言本来就喜欢喝酒，若是平时喝多就喝多了，而国经今晚作为主人迎来了非同小可的人物，不敢有差错，所以尽可能地控制酒量，但心中涌起了无法抑制的喜悦之情，加上客人们频频敬酒，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地松弛了下来，变得兴高采烈了。

"不，即使白发如雪，您旺盛的精力也令人极为羡慕啊。"

说这话的是式部省次官菅根。

"虽说我也算是老人，过了年才五十岁，在您老来看就像孙子一样大，可我最近也明显地感到衰老了。"

"您这么说我很荣幸，可我已经老得不行了……"

“说不行是什么不行呢?”时平说。

“什么都不行了，而且这两三年以来更加不行了。”

“哈哈哈哈。”

“玲珑玲珑老奈何”，老人又吟起了白居易的诗。

有两三个公卿站起来开始跳舞，宴会逐渐达到了高潮。在这还是春寒料峭的良宵，客厅里热闹非常，沸腾着笑声、歌声、欢声笑语，人们解开上衣的领子，有的脱掉一只袖子露出衬衣，忘记了礼法欢闹着。

4

主人的妻子、大纳言的夫人一直透过帘子偷窥客厅里的情景。起初，围在客人座位后面的屏风挡着她的视线，看不太清楚，后来不知是有意还是偶然，随着喧闹逐渐加剧，人们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那屏风也一点点地被折了起来，现在能从正面看见左大臣的容貌身形了。左大臣就在夫人斜对面隔着三四块塌塌米的地方，面对这边坐着，正好他前面放着灯架，所以尽管隔着帘子，还是一览无余。他那富态的脸庞由于喝醉了酒泛着红润，眉头不时神气地抖动着，笑起来很可爱，眼角、嘴边都洋溢着孩子般的天真。

“哎呀，多么高贵啊……”

“真是与众不同呀。”

旁边的女官们像是为了求得夫人的同感，悄悄地互相拉着衣袖感叹着，夫人用眼神责备了她们，可身体像是被吸引了一样，又往帘子那边靠过去。首先让夫人吃惊的是作为主人的国经露出平常所没有的醉态，衣冠不整，口齿不清，声音嘶哑，而左大臣

好像也醉得不亚于他。不过丈夫不愧为大纳言，并没有完全失态，他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眼睛游移不定地不知在看什么。左大臣也端坐着，腰板挺直，即使醉了也威容不减，还不断地倒满酒杯，不停地喝着。

在管弦乐曲的间奏期间，大家都唱着宫廷歌谣催马乐，左大臣优美的嗓音和歌唱的技巧无人能比。——这只是夫人和服侍她的女官们的感觉，时平是否真的具备音乐才能，并没有特别证明这点的记录。但是时平的弟弟兼平擅长弹琵琶，被称为宫中的琵琶……儿子敦忠也是不亚于博雅三位的弦乐名手，这样联系起来看，也许时平多少也有这方面的天分，并不完全是这些妇人们偏爱吧。——夫人注意一看，发现左大臣从刚才起就不时往帘子这边瞟。最初还比较客气，偷偷地把视线投向这边，马上又装做若无其事，但是越喝眼神变得越大胆，竟明目张胆地用色迷迷的眼神望着她这边。

左大臣大声唱着催马乐《我门乎》里的曲子，眼神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毫不胆怯地直直注视着帘子。起初夫人对于左大臣是否知道自己偷看他还半信半疑，但现在已没有怀疑的余地，想到这儿，她感到自己的脸突然红了。左大臣衣服上馥郁的香味飘到了帘子这边，由此看来，她身上的熏香味儿也一定飘到了那边。说不定那屏风被折起来也是有人体察到左大臣的意思，特意那么移动的。左大臣似乎是想尽办法要看清帘子里她的模样，眼睛频频地朝这边探索、寻视。

夫人老早就意识到离左大臣座位很远的末席那边，还有一个男人也在偷偷地关注着帘子这边，那人就是平中。当然女官们也注意到他了，但是顾忌到夫人，也都避免谈论这个美男子，心里却在把他和左大臣比较，评论哪一位更算是美男子。夫人记得曾经有很多夜晚，在卧室的灯火摇曳的阴影里委身于这个男人的怀

抱，但在这种明亮的场合，看见他在高官显贵中间还是第一次。即使是平中，在这样的客厅中也被仪表堂堂的时平的威严压倒，和别人一样显得逊色，没有了在幔帐深处，灯笼的柔光下相会时的魅力。虽然今晚人人都尽情欢闹，却不知是什么原因，惟独平中一个人心情郁闷，很没味地自己喝着酒。

这时时平从隔得很远的座位上叫他："次官殿下，你今天格外沮丧啊，有什么心事吗？"

时平的脸上浮现出像淘气的孩子似的恶作剧的微笑，平中恨恨地斜眼看着他，勉强露出苦笑说："不，没那回事……"

"可是你一点儿酒也没喝，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喝得够多了。"

"那么，好歹讲个风流故事来听听。"

"您别开玩笑了……"

"哈哈哈哈，怎么样，诸位？"时平环视一周，指着平中说："这人讲色情故事特别拿手，大家不想让他在这儿讲讲吗？"

"好啊，好啊！"

"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大家鼓掌欢迎，平中窘迫得快哭出来了，频频摇头说："请原谅，请原谅。"时平更加露骨地恶作剧似地强迫他说："你经常讲给我听的，为什么在这酒席上不能讲？有不方便讲的人在场吗？如果你实在不讲，我揭发好吗？我可要代你把前几天的那个故事披露出来了。"平中快要哭出来了，他反复央求似地说："请原谅，请原谅。"

夜深了，还看不出宴会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大家胡闹得更加厉害了。左大臣又唱起了《吾之马》。唱完后踮起脚来向帘子那边送秋波。然后，不知是谁唱起了《东屋》中的曲子，又有人唱起了《我家》中的曲子。然后大家都各自分散开，随便地胡叫乱

嚷，谁也不仔细听别人在说什么。

国经更是醉得一塌糊涂。上半身歪着，好容易坐直了，还嘟嘟囔囔地吟着那句诗“玲珑玲珑老奈何”，也不管是谁，抓住身边的人就说：“老朽我只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如此高兴的事八十年来……”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掉眼泪。尽管如此他还是令人钦佩，没忘了主人应尽的责任，在左大臣道完谢准备要回去的时候，让人拿出早就备好的赠品古筝，还拉过白栗毛和黑鹿毛的漂亮的马来送给左大臣。当左大臣踉踉跄跄地要离开座位时，自己也同样脚下不稳地站起来说：“殿下，殿下，对不起，请您留神脚底下。”还命令时平的车靠近房檐：“让车到这边来。”

“哈哈哈哈，这么看来还是我没醉，你才酩酊大醉了呢。”其实时平也已醉得神志不清，即使把车子完全拉近到栏杆这边，走到那里也有困难。刚走了两三步，扑通一声摔了个屁股蹲儿。

“啊，这不行……”

“哎哟，您都走不稳了……”

“没什么，没什么。”时平说着要站起来，刚站起来马上又摔了一跤。

“哎呀，哎呀，连我都丑态毕露了。”

“看来实在是不能乘车了啊。”

定国一说，菅根就附和说：“是啊，是啊。”

“干脆等酒醒了以后再回去吧。”

“不行，不行，打搅的时间太长了，主人家会为难的。”

“哪里，虽然我这里是个又乱又脏的地方，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希望您一直呆在这儿！”

不知什么时候，国经已挨着时平坐下，抓着他的手说：“殿下，殿下，老朽我可要强行留下您了，即使您说要回去，我也不让您走。”

“噢，您是说可以长呆下去吗?”

“岂止是可以。”

“但是，如果要留下我还必须有更特别一点儿的招待。”突然时平的语调变了，国经一看，他那刚才一直发红的脸变得苍白，嘴角神经质地微微抽动。

“今晚您已尽善尽美地款待了我们，还送了很好的礼品，但仅有这些，很抱歉，还不足以留住我左大臣。”

“您这么一说，我真是无颜以对了，老朽已竭尽了全力。……”

“您说已竭尽了全力，不好意思，仅有那个古筝和两匹马，礼品还不够。”

“这么说来，除此以外您还想要什么东西呢?”

“即使我不说出来，您也能猜到呀? 喂，老人家，不要那么小气嘛。”

“您说我小气我很意外，老朽想尽办法要报答您平日的恩情，如果您能得到满足，不管是什么，我都会献上。”

“什么都行吗? 哈哈哈哈。”时平似乎有些难为情，但仍像往常一样仰天大笑，“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

“请说，请说。”

“如果真像你嘴上说的想对我平日的好意表示感谢的话……”

“是的，是的。”

“哈哈哈哈，尽管醉得没样儿，下面的话还是很难说出口。”

“您别这么说，请讲，请讲。”

“那当然是别说我的官邸，就是连皇宫里也没有，只有您老人家才有的东西。对您老来说是比性命还重要，任何东西也不能取代的东西。是古筝呀马呀都无法媲美的宝物。”

“老朽这里有这样的东西吗?”

“有！只有一个！老人家，请把那东西当作礼品送给我吧！”时平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愕然的眼睛。“请送给我吧，证明您并不小气。”

“哦，证明我并不小气。”若有所思的国经鹦鹉学舌地说。接着他走向围在客厅后面的屏风那边，很快地折叠起屏风，把手伸进帘子的缝隙里，突然抓住了藏在里面的人的袖口。

“左大臣殿下，请看。比老朽我的性命还重要，无论什么也不能取代的东西，胜过所有宝物的宝物，除了老朽的官邸哪里也找不到的宝物就是这个。”一直烂醉如泥的国经突然有了生气，笔直地站着，虽口齿不清，但仍很利落地、声如洪钟地说。只是他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发狂了般的奇特的光辉。

“殿下，为了证明我并不小气，我送上这个礼物，请您收下！”

时平以及全场的公卿们一言不发，都心醉神迷于展现在眼前的意想不到的场景。——最初，国经刚一把手伸进帘子后面，帘子的表面就从中间鼓了起来，紫色、红梅色、浅红梅色等各种颜色重叠的袖口显露了出来。那是夫人穿的衣服的一部分，从缝隙里微露出一点儿，像是万花筒那样闪闪发亮、令人眩目的色彩，好似波浪起伏翻腾，更像是大朵的罂粟花或牡丹花摇曳生姿。那个宛如一朵花儿似的人勉勉强强地现出了半个身子，像是拒绝露出更多的身姿。国经缓慢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像是要把她再往客人这边拉一拉，可是，这样一拉，她更是将身体向帘子里面躲。因为扇子遮在脸上，所以无法看到她的面容，就连握着扇子的手指都隐藏在袖子中，只能看见从两肩滑下的秀发。

“哦！”时平叫道，宛如从美丽的梦中解放出来一样，突然走到帘子旁边，推开大纳言的手，自己紧紧地抓住她的袖子，“太宰府长官殿下，这个礼物我就拜领了。这样今晚来得才有意义。

衷心感谢您的礼物!”

“啊，世上独一无二的宝物这才得其所在。该老朽我道谢才对!”

国经给时平让了座，来到屏风的这一边，“诸位，”他对呆然地注视着事情进展的公卿们说：“诸位，已经没有大家的事了。就算你们要等，恐怕大臣一时也不会出来。请自行回去吧。”

边说边再次展开已叠起来的屏风，围在了帘子前面。

接连发生意外的事情，使客人们大吃一惊，尽管这官邸的主人已说了“请回吧”，大家仍然没有马上动身要走的意思，看着主人兴奋之至的脸色，无法判断他是高兴还是伤心。

“请回去吧。”主人再次催促道，人群中逐渐响起了嘈杂的声音，但痛痛快快离开的人还是没有几个。即使勉强答应站了起来，大部分人还是眼神中流露出惊讶的神色，面面相觑，且走且留，或藏在柱子、大门的后面，非看到事情解决才甘心。

这些人充满好奇心的视线投向被屏风围起来的帘子那边的时候，屏风的那一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时平不声不响地把袖子拉向自己这边。像刚才国经那样，半个身子探进了帘子，从后面抱住了这个花朵般美丽的身体。刚才在屏风外边闻到的微带甜味的香气扑鼻而来，浓郁的令人喘不过气。女人此时脸上还是遮着扇子。

“对不起，你已经是属于我的了，请让我看看你的脸。”说着时平悄悄地从袖子里抓住了她的手，颤抖着把扇子放在膝盖上。帘子这边没有灯光，宴会席上的灯光被屏风遮住了，远远地照过来闪烁的光，在微弱的光亮中散发出香味的微白的东西，就是他初次见到的这个人的脸庞，时平对自己的计划顺利地进展到这一步感到了难以言表的满足。

“来吧，一起回我的官邸吧。”他冷不防地把她的手搭在自己

肩上。女人被强行拉着，看上去还是有些踌躇，但也只是轻轻地稍做抵抗，就顺从地站起身来。

等在屏风外的人们原以为左大臣不会很快出来，可不大工夫他就把个色彩艳丽的东西搭在肩上走出来，衣服发出夸张的响声，大家又吃了一惊。往左大臣肩上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贵妇——一定就是这官邸的主人称为宝物的那个人。她右手搭在左大臣的右肩上，脸深深地俯靠在左大臣的背上，像死了一样显得十分疲乏，但好歹也是靠自己的力量在走。刚才从帘子里露出的华丽的衣袖、衣襟和长长的秀发互相纠缠在一起，被硬拉着离开床铺的时候，左大臣的衣服和她的五彩华衣成为了一个整体，发出簌簌的响声，歪歪斜斜地走向房檐那边，人们一下子让开了道。

“那么，太宰府长官殿下，我就接受你的礼物回去了。”

“是!”国经说，恭敬地低下了头，但马上又站起来喊道：“车子，车子。”说着自己先走下了台阶，两手高高地掀起车上的帘子。时平艰难地背着肩上又沉重又美丽的东西，气喘吁吁地好不容易到了车子跟前，勤杂工、杂役各自手中举着火把，在摇动的火光中，定国、菅根以及其他人加了把力，终于把这个庞大的东西从两侧举着放进了车里。国经在放下帘子时说了一句：“不要忘了我。”不巧的是车里漆黑一片，已看清她的脸，正想着至少也要让她听见自己告别的话时，从后面进入车里的时平的身子已完全挡在了他的眼前。

就在时平跟着夫人上车之后，有一个人把从车帘里露出来垂在地上的衬袍后襟举在手上，趁着混乱来到车边，把它塞进了帘子里，几乎没人注意到他，他就是平中。那天晚上平中在宴席上呆不下去，曾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可能是看到昔日的恋人要被时平硬拉走而坐不住了吧。他随手找了张纸，草草地写了首和歌。

无言一青松，有岩名踯躅，难言苦恋情，只好藏心曲。

他突然出现在左大臣的车旁，在把衬袍的后襟塞进帘子的同时，偷偷地把那张叠成小块儿的纸塞进了夫人的袖子底下。

5

国经目送着时平的车载着夫人带着大量的随从走了，在此之前他的意识还有几分是清醒的，可是等车子一消失，紧张的神经冷不丁地松弛了下来，体内的醉意发作了。他筋疲力尽地坐在栏杆下，然后倒在外廊的地板上就要睡，被侍女们扶起来送到睡铺那里，帮他脱了衣服，放好了枕头让他就寝，本人却全然不觉，立刻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感觉脖颈有点儿冷，睁眼一看，已是拂晓，卧室中已微微发亮了。国经打了个寒战，心想："为什么今天早晨这么冷？自己这是睡在哪儿？这儿不是自己平时睡觉的地方吗？"环顾四周，幔帐、褥子、以及它们散发的香味，毫无疑问都是每天再熟悉不过的自己家的卧室，和平时不同的是，今天早晨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他和一般的老人一样，早上很早就醒了，经常是一边听着天明时分的鸡叫，一边像今天这样望着妻子甜甜的睡脸。可是今天没有抱在自己的怀里，这是为什么呢？她去哪里了呢？国经想。有种奇怪的幻影一样的东西附着大脑深处的某个角落，那东西一点点苏醒过来，随着早上逐渐变亮的阳光，那幻影的轮廓也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他尽量想把那个幻影看做是醉酒之后做的一场噩梦，但冷静下来一回味，才发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噩梦而是事实。

“瓒岐……”

国经叫的是随时在隔壁屋里伺候的侍女长。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过去是夫人的乳母，曾经随丈夫周期瓒岐次官去赴任的地方生活，丈夫死了以后靠着与夫人的关系来到这里，这几年在大纳言家做侍女。大纳言把年轻的夫人当女儿一样看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也把这侍女当成女儿的母亲似的，不用说夫妻间的事了，一切家庭事务都要和她商量。

“您已经醒了吗？”

瓒岐说着，恭恭敬敬地走到他的枕边。国经把脸埋到棉睡衣的领子里冷淡地“唔”了一声。

“您感觉怎么样？”

“头疼，恶心，酒还没完全醒……”

“我给您拿点儿什么药来吧。”

“昨晚喝得太多了，喝了多少呢？”

“是啊，到底喝了多少呢？我从未见过您醉成那样。”

“是吗，醉成那样了啊。”国经抬起头来稍稍改变了语调，“瓒岐，今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一个人在睡……”

“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去什么地方了？”

“是的……”

“你说‘是的’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了吗？”

“现在有点儿想起来了，……夫人已经不在家里了吗？……那不是做梦吗？……左大臣要回去的时候我硬是挽留。于是左大臣说‘仅有古筝和马匹还不够，要拿出更气派的礼物，你可不要小气啊’，于是我就把那个比我性命还重要的人当作礼物送给了他。……那不是做梦吗？”

“真的要是梦就好了……”

国经忽然觉得有抽鼻涕的声音，抬头一看，瓒岐用袖子挡着脸，一动不动地低着头。

“那么，不是做梦吗?”

“请恕我大胆，不管您醉成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疯癫的事情呢? ……”

“别再说这样的话了，事到如今已经无法挽回了。”

“可是，左大臣这样的人真的会做出夺取别人妻子的事吗?昨晚的事不就是个玩笑吗? 今天早上一定会让她回来的。”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如果您愿意派人去接的话……”

“这怎么可以呢? ……”

国经又把头蒙在睡衣里，用很难听清的浑浊的声音说道：“算了，你下去吧。”

现在想想，虽然是带点儿疯狂的事，但做出这种事的心理，自己也不是不能解释。自己把昨天的宴会看作是报答平素左大臣的恩情的绝好机会，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招待，但另一方面，自己的能力有限，一心想着如果款待不能让左大臣满意，那就太令人惭愧和懊恼了。自己本来就有这种自责的心理——不能以如此简陋的宴会了事，有什么东西能让左大臣更高兴呢? ——正在这么想时，左大臣说了那些话，还说“你可不要小气”，所以自己马上回应说，如果左大臣想要，无论什么都愿意奉献。其实左大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自己大概也能猜得出来。昨天晚上左大臣一直朝帘子那边瞟。开始还有所控制，可越来越露骨，最后竟当着我的面儿踮起脚来送秋波。……无论自己怎么衰老，头脑怎么迟钝，也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

……国经回忆到这儿，想起了昨天那个时候自己感情的微妙

变化。看到时平那种让人无法容忍的行为，他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反而有几分高兴。

……为什么自己会高兴呢？……为什么不感到嫉妒却感到满意呢？……自己许久以来就为拥有如此罕见的美貌妻子感到无上的幸福，说实话，也为社会上对这一事实漠不关心感到一丝遗憾。自己有时也想向人炫耀一下自己的这种幸福，让人羡慕他。因此，看到左大臣以不堪艳羡的神情向帘子里频送秋波，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自己如此衰老，官位也不过是正三品大纳言，然而自己却拥有连年轻力壮的美男子左大臣都没有的东西，不，恐怕连皇宫里的皇上后宫里都没有如此的美女。自己每次这么想时，都会感到说不出的自豪。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可以炫耀炫耀，而实际上自己另有苦衷。这两三年以来，自己在生理上已开始失去作丈夫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不努努力的话，——越发觉得对不起妻子。自己在感受到幸福的同时，也逐渐感受到，有个像自己这么衰老的丈夫是女人的不幸。社会上有很多为本身悲惨的命运而伤心的女人，一一地去可怜她们就没有止境了，可她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别说是左大臣配不上她，以容貌和品格来说她都可以做皇后了，而丈夫却偏偏是个没有能力的老头儿。自己最初尽量装作看不到她的不幸，但随着深刻地了解了她的完美无缺、不同寻常后，不得不反省像自己这样的人独占她这种人简直是深深的罪孽。自己虽然认为天下没有像自己这么幸福的人，可妻子是怎么想的呢？即使自己对她再珍重、再疼爱，妻子的内心也只会更为难，决不会感谢我。无论自己问什么，妻子都不清楚地回答，没办法了解她的内心，也许她在怨恨长寿的丈夫，心里诅咒他："你这个老头儿还是早点儿死了的好。"

……自从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就常想，如果有合适的对象，

能把这可怜又可爱的人从现在这种不幸的境遇中解救出来，给她真正的幸福，就把她主动让给那人也行。反正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早晚会是这种命运。女人的年轻和美貌是有限的，为了她还是早一天这么做的好。如果让她等自己死去，还不如当作现在就死了，给她幸福的后半生。就像把心爱的人留在世上而自己死了的人，会从草叶后面一直注视这个人的未来那样，自己虽然活着，却抱着和死人同样的心情生活。如果自己那样做的话，她也会第一次了解到老人的爱情是多么具有献身精神。只有在那一天的黎明，她才会为这老人流下无限感激的泪。她会以在故人墓前叩拜的心情，哭着感谢自己说："啊，这人对我是多么的好，真是个可怜的老人啊。"自己隐身在她看不见的某个地方，暗中看着她流泪，听着她的声音，比起活着被这个可怜的人怨恨、诅咒来要幸福得多。……

昨晚看到左大臣那纠缠不休的举动时，平素萦绕在自己心头的那些想法随着醉意的发作逐渐涌了上来。这个人是否真的那么喜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这样，自己平日的梦想或许会实现吧。如果自己真心想实行这个计划，现在就是绝无仅有的机会，这个人才是具备那些资格的人。从官位、才能、容貌、年龄等所有方面来看，这个人才是适合自己妻子的对象。这个人真的能给她以幸福。

就在自己心中萌发出这些想法的时候，左大臣表现得如此积极，所以，自己毫不犹豫就决定了。没想到自己的心愿和左大臣的心愿不谋而合，这使自己十分感激。一是能报答左大臣的恩情，二是能向这个可怜的人赎罪，想到这些，自己就高兴得忘乎所以，并立刻采取了那样的行动。……在那一瞬间也曾听见自己心底有个声音说："你这样做可以吗？就算是报恩也太过分了吧。……借着酒劲儿做一件无法挽回的错事，醒来后不会痛心疾首

吗？为了你爱的人献身是可以的，可是你果真能忍受以后的孤独吗？”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既然已确信无疑，就应该借着酒劲断然实行，虽然活着但随时准备死的人怎么还会害怕孤独呢？……就这样强迫自己嘲笑那些畏惧的念头，终于让左大臣抓住了她的衣袖……

国经现在虽然彻底查明了昨晚自己采取那种行动的动机，但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减轻心里的郁闷。他静静地把脸埋在睡衣里，全身心地沉浸在紧逼而来的悔恨之中。啊，我做了件多么轻率的事……就算说是要报恩，也没人会做出把心爱的妻子让给他人这么愚蠢的事吧。……这种事情如果被世人知道，只会成为笑柄。……就是左大臣也非但不会感谢我，还会暗中嘲笑我吧。至于她，也许不会理解这种出于狂热的感情所采取的行动，反而会怨恨我的薄情吧。……实际上，像左大臣这样的人，无论多么美丽的妻子也能寻求得到，而自己要是失去了她的话，还有谁会来呢？想到这儿，发觉自己才最需要她，死也不应该放弃她……昨晚一时兴奋，以为不会觉得孤独，但今天早上醒来才几个小时已是如此难熬，今后这种寂寞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怎么能忍受得了呢？……国经一想到这儿，眼泪就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俗语常说老小孩，八十岁的大纳言像孩子呼唤母亲一样号啕大哭。

6

被人夺走了妻子的国经为思念和绝望所折磨，那以后三年半里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后面关于滋干的段落更详细地提到。现在暂且转换笔端，叙述一下那天晚上往车里扔进“无言一青松”这首和歌的平中的情况。

平中虽然不像国经那么痛苦，和他也差不了多少，尝到了某种苦涩的滋味。这件事的起因就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本院的官邸问安的时候，左大臣向他问起了许多关于那位夫人的事，自己得意忘形之余无意中说了出来，想起这件事，他不得不恨自己考虑不周。他自负地以为“只有我才是当代第一好色者”，加上做事欠考虑，因此屡次在时平巧妙的煽动下，老老实实吐露了真情。如果预想到时平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自己也不会说的。他也曾担心精于此道的左大臣知道了夫人的情况后，会不会乱来，但转念一想他并不是自己这种官位低下、无足轻重的人，人家毕竟是朝廷的重臣，不会轻率地晚上出来游荡，偷偷潜入别人家，进到夫人的卧室里去的。那只是区区一个左兵卫的快乐，这么一想就安心了，可是完全没料到他会使出那种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所顾及地抢走别人妻子的大手笔。在他看来，妻子瞒着丈夫，丈夫瞒着妻子，做出格的事情，度过危险的关头，偷偷地享受兴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幽会，才是恋爱的乐趣。利用地位和权势强抢属于他人的东西是毫不含蓄的俗事，丝毫不值得骄傲。左大臣的做法岂止是践踏别人的体面和社会规范的旁若无人的行为，也是无视友情，不仁不义之举，只能说他不具备真正好色者的资格。平中越想越不快，虽然他很懒，但作为一个有女人缘的男人，他洒脱、不拘小节、为人和善、很少拘泥于某件事，但这次时平前所未闻的所作所为，使他气得不得了。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本来他对那位夫人寄予的感情，比一般的恋爱要深，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也许两人的关系还能进一步发展，但是一贯风流的他对这位老好人大纳言产生了恻隐之情，不愿再继续这种行为，所以尽量忘记她、疏远她。当然时平不会了解他的心理，时平的行为使平中的苦心白费了。平中以前罪孽，至多是偷偷地和大纳言的妻子发生肉体关系，偶尔和她见

上几个小时，而时平只给了大纳言一点点恩惠，就使老人醉得糊里糊涂，把老人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轻易地据为己有。平中和时平的做法，对老人来说哪一个更残酷就不言自明了。现在平中对于自己过去的恋人被硬生生地拉到了他难以接触的贵人那里，感到无法排遣的愤懑，那么老大纳言的不幸就不是轻易能了结的了。而且老人蒙受这样的灾难是因为平中对时平说的那些无聊的话。平中知道使老人陷入不幸的元凶是自己，但老人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也不知该如何向老人道歉。

人都是自私的，在平中看来，他也明白老人比自己可怜得多，但一想到最上当的人是自己，就气不打一处来。虽说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但内心深处还没有忘记她。说得更清楚些就是虽然暂时忘了她，但一了解到时平对她抱有好奇心，马上就要失去的兴趣又猛然复活了。去年的那个晚上以后，时平突然开始接近伯父大纳言，不断地讨他欢心，平中不安地注意着这个过程，暗中猜测时平的意图，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个宴会，自己也被要求随他同去。

那天晚上平中可能是有预感吧，总觉得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从一开始就很郁闷。他觉得左大臣让自己参加这个宴席一定有原因，宴会一开始，酒就喝得非常快，左大臣和一帮捧场的人联合起来灌醉了老头儿，左大臣又是频频地向帘子那边眉目传情，又是不断地对平中说些莫名其妙的挖苦话，更加深了他的不安。他看到时平像个淘气包一样眼睛发亮，醉脸上放着红光，又叫、又唱、又笑的样子，就越发觉得重大的危险正在迫近帘子里的那个人，与此同时，他感觉到往日的爱情又复苏了，而且越来越强烈。当时平闯入帘子里的时候，他再也坐不住了，急忙离开了座位，不久当她被带上了车要离去的时候，便走到车边，不顾一切地把和歌扔了进去。

那天夜里，平中和随从一起跟着车子，陪同左大臣回到官邸，然后一个人脚步沉重地沿着深夜的街道往家走去。一路上，每走一步，思恋之情就加深一分，平中希望她下车的时候能看上自己一眼，但这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想到她已和自己永远地隔绝开来了，就更燃起了依依不舍的念头。他自己也惊讶得不得了："自己还如此地爱着她吗？对她的热情为什么这样无法消除呢？"大概平中的思慕之情，是由于夫人成了他难以触及的鲜花而引起的。也就是说，夫人是老大纳言的妻子的时候，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两人就能重归于好，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为此感到惋惜是他痛苦的主要原因。

附带说一下，前面提到的平中作的"无言一青松"这首和歌在《古今和歌集》里按作者不祥记载，"无言一青松"一句变成了"念彼常磐山"。另外《十训抄》中认为这首和歌的作者是国经，文章是这样写的。

时平公乃极为骄横之人，伯父大纳言国经之妻室者在原栋梁之女也，阴谋使之为己妻，成敦忠之母，国经卿慨叹不已，然惮于世人评述，力所不及也。

念彼常磐山，有岩名踯躅，难言苦恋情，只好藏心曲。

此和歌乃国经卿其时所作。

确实如此，作为和歌，比起"无言一青松"来感觉还是"念彼常磐山"格调更高，而且如果认为是国经写的话，悲哀之情会更深，推敲这个问题已超出了这篇小说的范围，就不管是谁写的了吧。只是正像这里所说的，因为时平是打定主意带走了夫人在原氏，当然第二天早上也不会让她回到大纳言那里去，非但如此，还让她住在预先装修好的正殿最里头的一间屋子里加以宠

爱，以至于第二年很快就生下了后来成了中纳言敦忠的男孩，终于世人也把这位夫人尊称为“本院夫人”了。软弱的国经看到这种情况也没能怎么样，据《今昔物语》记载，他“又妒又悔又悲又恋，世人皆知乃其自愿所为，然内心甚是怀恋”，过着郁郁不乐的日子。平中更是不能释怀，一有机会就偷偷地向现在已是左大臣妻子的夫人大胆示爱。《后撰集》第十一卷〈恋歌三〉里写有：“此女在大纳言国经朝臣家时，平中曾与之私下约定永结同心，后此女忽被赠于太政大臣（时平），无法互通书信，其有一子年仅五岁，玩耍于本院西配殿，唤之，写于其腕上曰：与母看之。平定文。”

海誓山盟今安在，新人不见旧人悲。

其中记载的这首和歌就是最好的证据，在这首和歌的后面，还有一首题为〈答歌　作者不祥〉的和歌值得注意。

一切随缘无由定，梦里不知身何处。

由于国经和平中的关系，所以不难想象时平如何毫不松懈地戒备新夫人的身边，提防有人靠近的情景，但平中还是避过戒备的眼睛，成功地让个幼童传送和歌。这个幼童就是《十训抄》里写的“此女之公子，年仅五岁”，《世继物语》里也记载有“写于公子腕上”，夫人在原氏和国经之间生的男孩，便是后来的少将滋干，大概只有这个小孩在母亲被带到本院的官邸以后可以在乳母的陪伴下自由进出，而不加追究。机敏的平中很早以前就留意到这点，巧妙地讨好这个小孩，一天这孩子来到本院的官邸，在母亲住的正殿的西配殿玩耍的时候托他传递的吧。他想尽办法要

接近她，一有空闲就到这附近转悠，可能是突然之间没有现成的纸，或者是担心纸反而会丢失吧，就在少年的胳膊上写下和歌，夫人看了以前的情人写在自己孩子胳膊上的和歌，哭得很伤心，然后擦掉了那些字，把应答和歌照样写在孩子胳膊上，推着孩子说："去让那人看"，自己急忙隐身于幔帐后面。

平中用这种方法托小孩送和歌给得宠的左大臣夫人不止一次两次，《大和物语》中还记载着他写的其它和歌。

宿命难卜真情在，昔日恩义君忘却。

夫人好像也写了应答和歌，不幸没有流传下来。然而即使能够互通文字也不能会面，那样痴情的平中也渐渐失去了希望，认为不可挽救而死了心。这个好色之人的心就再次转向了以前的另一个恋人侍从君。说起这个人，她作为左大臣家的女官也同样住在本院的官邸，所以夫人那边既然毫无希望，作为平中也不会因空手而归就垂头丧气地退缩，恐怕他也曾想过，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把那个人弄到手，自己这个男人也太没用了。但是不止一次地捉弄自己的侍从君现在更不可能轻易地喜欢上平中。如果那时候平中即使被玩弄，也不失去热情一心一意地追求她，考验就一定会通过而得到她的许可，可是由于中途又走上了歧路，惹得对方不高兴，闹起了情绪，现在不管平中说什么，对方都非常冷淡，根本不接受他。

一个恋人被别人夺走了，又遭到另一个恋人的断然拒绝，平中为了面子，拼命地向侍从君哭着道歉，由于过程很烦琐，在这里就不赘述了。读者们应该很容易想象到，自尊心非常强，对于让男人焦急抱有特殊兴趣的侍从君像以前那样，甚至是加倍地对平中施以苛刻的考验，平中格外坚忍地承受了一次次的考验，无

论如何都让她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终于平中的愿望也实现了，得以享受和这个长久以来倾慕的对象幽会了，但那以后这个喜欢捉弄人的女人仍不改旧习，动不动就想出别出心裁的恶作剧来拿他开心，在这个没达到目的就回去的男人身后又伸舌头又做鬼脸，三次当中必然会有一次这样做，最后平中也急得发了脾气，心想"该死！真可恶，总是被她捉弄，对这种女人怎么还不死心呢?"几度下决心，几度又屈服于她的诱惑，总是如此重复，在《今昔物语》和《宇治拾遗物语》中出现的那个有名的逸闻，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吧。听说这个逸闻在已故的芥川龙之介的著作中曾出现过，所以可能有许多读者已经知道了，只是为了那些没看过那本书的人，我再讲一下这故事的概要。

故事是这样的，平中想法设法地要找出侍从君的毛病，他想："要是能找到这女人尽管是无可非议的美人，其实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人的证据的话，沉迷于此人的梦就会醒，也就能厌弃她了。"这么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个办法："虽然她是个容貌如此美丽的人，但从她身体里排泄出来的东西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污物，因此就想方设法地要偷出那女人的便盆，看看里面的东西，这样自己想到她的脸虽很美丽，可却排出这么污秽不堪的东西，就会很快厌烦她了。"

顺便说一下，笔者不知道那时候的便盆是什么样子。《今昔物语》中只说是个"盒子"，《宇治拾遗物语》中说是"皮盒"，可能通常是用皮革制作的盒子吧。那种地位的女官们在盒子里解完手后，有时也会让女仆去丢掉。于是平中就去那所房子附近藏在隐蔽处，等收拾盒子的仆人出来。一天，有个女仆把那个盒子用黄褐色的染布包着，用红纸上画着画儿的扇子遮着出来了。她十七八岁的年纪，发型很可爱，头发的长度比衬衣短两三寸，穿着瞿麦色的薄衬衣，邋里邋遢地提着深色的和服裙，平中悄悄地

跟在她后面，来到没人看见的地方，突然跑过来，伸手去拿盒子。

“哎呀！你要干什么？”

“请你，请把这个……”

“哎呀！你知道这个是……”

“哎，我知道，请你给我。”

趁着女孩儿发呆的工夫，平中很快地抢过盒子一溜烟儿地跑了。

平中极其珍重地把那个东西夹在袖子里逃回自己家，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确认了周围没有人，先恭敬地把它搁在地上左看右看。想到这是自己深深迷恋的人使用的容器，觉得立刻打开盖子可惜了，就更加仔细地欣赏它，这不是个普通的皮盒子，而是涂着金漆的好看的盒子。他再一次把它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还掂了掂它的重量，过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子，一种类似丁香味的馥郁香气扑鼻而来。他感到不可思议，往里面一看，只见下半部沉淀着香料色的液体，里面有三条圆圆的、大拇指那么粗的、两三寸来长的暗黄色固体。怎么看都不像那东西，散发出格外馥郁的香味，试着扎在木头片儿上一点儿，拿到鼻子跟前一闻，酷似一种叫做黑方的薰香——把沉香、丁香、贝香、檀香、麝香等熬炼在一起制作的香料的味道。

《今昔物语》中描写到：“刺入其中置于鼻边嗅之，乃黑方妙不可言之馥郁香气，一切皆出乎意料，觉其非寻常之人，每每见此物，对伊倾慕之心狂热不已。”总之，本来想找到她不过是个平凡人的证据就死心，反而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哪里谈得上轻易地厌烦她。平中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把盒子拿到跟前，试着呷了一小口里面的液体，也是浓郁的丁香味儿。平中又把扎在棍子上的东西放了一点儿在舌头上，味道苦中带甜。仔细地用舌头咂

摸，看起来像是尿的液体可能是丁香煮出来的汁，看起来像是屎的固体可能是用甘葛汁熬炼山萆樹和薰香使之凝固，放在粗大的毛笔杆里挤出来的，虽然他看穿了她的巧妙用心，但想到她在便盆上就下了这么多工夫，费尽心思让男人为她神魂颠倒，觉得她是个十分机智的女人，果然不是寻常之人，因此很难死心，恋慕之情惟有更加深而已。

人的运气一开始转向坏的方向，就不知道会坏到什么程度，就连平中在闻了侍从君便盆的味道以后，无论去哪里，恋爱都不成功，全都接连不断地失败了。何况侍从君变得越来越傲慢、残酷，他越是狂热，对他的态度越是冷淡，每当稍有新进展就又冷冷对他，可怜的平中终于因此生了病，郁郁而死。——《今昔物语》中说："平中迷恋此人，不见心不甘，遂生疾郁郁而终"，不过，在这里不能漏掉的是，据《十训抄》记载，侍从君本来是平中的女人，时平又来横刀夺爱。于是笔者想象，本来这女人就是在本院的官邸服侍的女官，恐怕时平早就对她下手了，平中不知是不知道呢，还是在知道的情况下，结成了三角关系。因此便盆事件以及侍从君对他所做的种种的恶作剧也许是背后操纵她的左大臣出的主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杀死平中的可以说就是时平了。

7

笔者前面提到了平中的卒年是延长元年或六年，确切时间不详。按《今昔物语》的说法似乎平中死于时平之先，而《后撰集》注释中又怀疑平中活得更长一些。孰先孰后姑且不论，时平夺取国经之妻四五年后，于延喜九年四月四日故去，年仅三十五

岁，则是确实无误的。

对于这位左大臣盛年早逝，众人皆以为是其所积恶业之报。其中最大的报应便是菅公的怨灵作祟了。菅公先于延喜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毙于发配之所，延喜六年七月二日，与时平共谋向天皇进菅公谗言的右大将大纳言定国死去，时年四十一岁。延喜八年十月七日，时平一伙的参议式部大辅菅根死去，年五十三岁，据说他是被化为雷神的菅公之魂蹴杀的。下面就讲述一下菅公变为雷神报生前之恨的传说中与时平及其一族相关的故事。

菅公第一次显灵是在他死去那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五更过后，天色还未大亮。延历寺第十三世座主法性房尊意正在四明岳上凝神于三密观想时，忽听中门有敲门声，开门一看，见是已亡故的菅丞相站在门外，尊意掩饰住心中的惊异，恭敬地让入佛堂，问道：

“殿下深夜光临敝舍，有何见教？”

丞相灵魂答道：“鄙人生逢浊世，蒙受小人谗害，身遭左迁发配之罪，心实不甘。为报仇雪恨，变成雷神，盘旋于都城上空，欲图接近凤阙。此事已得到梵天、四王、阎王、帝释、五道冥官、司令、司录等的许可，因此无可忌惮之人，惟高僧法术甚强，深恐为高僧挟制，务请看在多年交往的份上，即便朝廷宣诏，也万万不可应诏降魔。鄙人特为此事，由筑紫前来拜访。”

尊意道：“诚如所言，自古以来贤者为小人陷害之例不可胜数，非殿下一人之命运。既逢无道之世，怀怨恨报复之心莫不浅薄，还望打消此念。然殿下与愚僧素有交谊，既求诸于愚僧，理当万死不辞，拒接圣旨。无奈天下皆王土，愚僧亦王之子民，如若数次宣诏，愚僧将拒诏二次，第三次只得从命了。”

话音刚落，丞相脸色突变，凶相毕露。尊意请他吃石榴，他一把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嚼碎，使劲吐到门框上，刹那间门框成

了一条火舌，尊意结洒水手印，大火才熄灭了。

其后不多时，整个洛阳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冰雹铺天盖地，宫中到处落雷，满朝文武惊恐万分，四下躲避。有的大声哭泣，有的一心念经，只有时平一人拔剑指天，申斥雷霆。暴风雨无止无休，以至于鸭川洪水泛滥。尊意在第三次宣诏时，不得已奉旨入宫，施法力收住了雷电，解除了皇上之忧。据说尊意在宫中做祈祷时，皇上梦见不动明王在火焰中高声念咒，待睁眼一看，原来是尊意在诵经。

大概是尊意的法力屡次使用而渐渐失效的缘故，五年后，即延喜八年的十月，菅根朝臣被雷击死。时平从九年三月开始卧床不起，菅丞相冤魂常常在他枕旁现身，并不停地念咒语，家人召来阴阳师和巫师，作各种法事，治疗，针灸等等，都没有丝毫起色，似乎只有等死了。万般无奈之下，聘请了德高望重的圣僧来施展法力。这圣僧非当时闻名天下的净藏法师莫属。

这位净藏圣僧是文章博士三善清行第八子，其母是弘仁天皇的孙女。早在昌泰三年菅公还是右大臣，与时平明争暗斗时，清行曾写了一句“明月之目，无由见睫上之尘，仲尼之智，不能知囊中之物”呈给菅公，暗喻明年必有灾祸降身，宜及早辞官保身之意。净藏自幼聪颖过人，四岁读千字文，七岁要求出家，十二岁上被宇多上皇看中，成为上皇的出家弟子。其后，上皇诏命他上睿山登坛受戒，师从玄昭法师学习密教。传说他天生多才多艺，显密二教自不必说，还精通十余种学问技艺，如医道、天文、音律、相面、管弦、文章、卜巫、占卦、舟师、画师、诵经等等，在乐曲等各种技艺方面也无人可比肩。

在左大臣恳请之下，这位净藏前往时平府时，见时平已面呈死相，便断言此乃定业所致，无论施何法术，也难逃一死。然而禁不住病人和家属的一再恳求，只好诵经祈求上苍保佑。恰巧净

藏之父清行也去探望，坐在病人枕边。在净藏一心祈祷下，由病人两耳中飞出青龙，口吐火焰，对清行说道："只因鄙人生前未听从阁下劝告，才遭此左迁之罪，郁郁而死。现得到梵天、帝释的许可，得以变成雷神向陷害鄙人的人报仇伸冤了。可是，令郎净藏以法力阻碍我报仇，欲降伏于鄙人，实出乎意料之外；乞求阁下务必阻止令郎继续作法。"

清行闻听胆战心惊，当即命令净藏中止祈祷，净藏刚离开房间，时平便咽了气。

宇多上皇听说此事，十分不悦。因此，净藏以赎罪之心，隐居于横川的首楞严院三年之久，每日修炼，苦行。世人都认为时平之死是恶有恶报，无人同情，而且，报应不止限于时平一人，还殃及子孙后代。他的三个儿子中，长子八条大将保忠于承平六年七月十四日死去，年四十七岁。三子中纳言敦忠——为新夫人在原氏所生，死于天庆六年三月七日，年仅三十八岁。按说保忠活到四十七岁，在那时还不算早死。其实他是过于恐惧菅公作祟而得了病，招来验者诵药师经时，错把经中一个词句听成"缢死汝"而气绝身亡的，当然也不能算是正常死亡。

此外，时平后代中有一女当了宇多天皇的女御，竟也是以短命告终。另有一女子仁善子与醍醐天皇的皇太子保明亲王所生的康赖王，相当于时平的外孙，也仅五岁便夭折了。

只有二子富小路右大臣显忠于康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六十八岁的高寿而毙，这是少有的例外。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一向敬畏菅公之灵，每晚在院内遥拜天神。而且持家严谨，清正廉洁。在位六年间，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从不前呼后拥，也不带随从；吃饭时不用奢侈的器皿，只使用陶碗；也不用桌儿，将托盘置于榻榻米上用餐；洗脸、洗手不用脸盆，而是让人在墙根搭个小棚，放一桶水，里面放个长把舀子，每天早上，仆人只需将水

桶里倒满水，要洗手时，他自己舀水来洗，从不使唤下人。由于他的品行端正，一直仕途顺达，官至右大臣，后来又被封为正二品。他的后人中，像三中寺的心誉、兴福寺的扶公等人了佛门者皆平安无事，升至大僧都或权僧正的高位。出家者中，还有敦忠纳言之子右卫门佐佐理，以及佐佐理之子若仓的菩提房文庆等，他们皆因皈依佛门而趋祸避害。总之，昭公只有长子时平的后裔衰败下去，其四子忠平不仅官至从一品摄政关白太政大臣，而且一门皆出人头地，执掌重权。据说这是因为菅公被发配时，当时的右大办忠平暗地里同情菅公，不与兄长勾结，时常给发配的地方传送消息，而结下友情的缘故。

时平之三子敦忠是三十六歌仙之一，人称本院中纳言，或枇杷中纳言，或土御门中纳言等等。他以百人一首中的“与君相识后，心中添忧烦，莫若不识君，心静一如前。”为人所知。正如《今昔物语》所记载的那样“此权中纳言乃本院大臣之妻在原夫人所生，年四十，俊美风雅，品行端正，深为世人喜爱”。他与时平不同，是个温和善良的人物，而且继承了曾祖父的血统，还是位多愁善感，热情洋溢的诗人。但是据《百人一首一夕谈》里的记述，夫人在原氏从国经宅邸被时平带走时，已怀上了敦忠，可见敦忠的确是国经的骨血，然而夫人是到了本院之后生产的，所以是作为时平之子抚育的。果真如此的话，敦忠便是少将滋干的胞弟了。不过，笔者尚未找到《一夕谈》记载的出处，或许是当时世间的传闻也未可知。

这敦忠于天庆六年早逝后，一度博雅三位成了管弦乐班不可或缺的人物了，只要三位有事不能来，当日的演出便中止。老臣们听说后，无不叹息“敦忠在世时，三位从未受到器重过”。由此一事可推知，敦忠之死为世人所惋惜，他不仅和歌优秀，还颇通管弦之道。

参议藤原玄上之女，贵为皇太子保明之御息所，还是左近少将时的敦忠曾当过传送二人情书的信使。因此缘分，亲王去世后，御息所便与敦忠结合了。敦忠对这位御息所十分爱恋，曾对她说："我家一族皆短命，我也活不长。我死之后，你会嫁给那位文范吧。"

文范是民部卿播磨郡守，曾当过敦忠家的总管。御息所说："怎么可能呢?"

"肯定会的。我会从空中看着你们的。"

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敦忠所预料的那样。

时平的子孙们苦恼于天神作祟，惶惶不可终日，从保忠之死可见一斑。敦忠也自知难享天年，早已认命了。

除上面所述的御息所外，敦忠还有几位相好的女子。《续敦忠歌集》大部分是恋歌，其中与斋宫雅子内亲王赠答歌居多。可以想象他与雅子内亲王交往的时间很长。在《后撰集》卷十三恋歌五里，记载了斋宫嫁到伊势去时，敦忠的和歌以及下面的内容。

> 西四条前，斋宫还是少女时，就曾盼望在斋宫出嫁的次日之晨，将自己的愿望插在神枝上。
>
> 伊势海浪涌千寻　我情深深不见底

还有，他对被他称为"梳妆匣殿下"的小野宫左大臣实赖之女心仪已久，终未能如愿，在某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写了一首歌送给她。

思念一年复一年　今年依然空耗过

却被其父右大臣发现，愈加无由相会，于是又写了一首：

何时能将满腔情　不用信笺面君诉

他和季绳少将之女右近也有交往。此女在宫中任职时，二人多有唱和，后来该女回乡后，便不再收到敦忠的赠歌，女子写歌给他。

信誓旦旦难忘怀　如今誓言又安在

敦忠还是未写一字，只送了只雉鸡给她，女子又写来一首：

栗驹山上雉鸡美　怎比相思负心人

此外还有长子助信之母，即参议源之女，《敦忠集》中称之为“长夫人”或“佐理母”的女人。不知她是否属于上述那些女人。佐理是他的次子，不是与行成和道风齐名的书法家佐理，据《敦忠集》所载，佐理之母生下他后死去，所以他被寄养在二夫人处，乳名“东儿”，“东儿”二岁时，敦忠去看望他时，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吟了下面这首歌。

衷情未诉伊人去　留下东儿尤可怜

这位佐理后来出家之事前面已叙述过了。

8

平中、时平及其子孙们的情况大致如上所述。那位可怜的老大纳言和他的夫人在原氏腹中的滋干，后来的境况又如何呢？

国经除滋干外还有三个儿子，按家谱所排顺序，长子敦忠，次子世光，三子忠干，四子保命。其中忠干之母不是在原氏，而是伊豫守未并之女，这一门的后裔绵延不绝，世光和保命却无后人，也不知他们的母亲是何人。如果滋干在那个事件时是五岁的话，便是老大纳言七十二三岁时的孩子。国经活到了八十一岁，难道在这期间又生了三个孩子吗？也许是家谱按尊卑排列，颠倒了长幼顺序，那么世光以下三子或早于滋干，或是同时出生的庶子也未可知。这么说来，国经在娶相差五十岁的在原氏为妻之前又是和谁结为夫妻的呢？那女人难道没有生育吗？这种种疑问无处可考。另外滋干有从五品上左近少将的官衔，生育有亮明、正明、忠明三子，这些儿子的母亲也不甚明了，而且三人都没有后代。再说滋干的名字在公卿辅任里也不见踪迹，他何时当的从五品不得而知。家谱之外的零星记载还有《大和物语》里的：

“女人写给滋干少将。

宁为情死两相知　若有人问莫承认

少将写给女人：

生命短促如朝露　情愿与君共生灭

在《后撰集》卷十二恋歌三中，作为藤原滋干的记载有，“夜晚去和女人幽会，次日滋干必写和歌给女人，要其发誓不变心：

山盟海誓心不变　此生来世永相伴

以上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此外，未流传于世的有古阁文库所藏的抄本滋干日记，这抄本残缺不全。另外还有二三个抄本，都不是全本。大致从天庆五年春天开始断断续续七八年间写成的。仅仅从流传下来的那部分内容看，几乎都是表露恋母之情的。

滋干的生母即敦忠之生母已不用赘述。那么滋干的母亲究竟活了多大年纪呢？据《拾遗集》卷五贺部所载的源公忠那首“千秋万代永繁昌”贺词来看，多半是为滋干之母五十寿辰而作的。但据滋干的日记中记述，敦忠死后第二年，即天庆七年时，这位母亲还健在，即她的第二任丈夫时平死后第三十五个春秋，她当时应为六十岁左右，滋干是四十四五岁。滋干到了这般年纪，仍念念不忘母亲，时常回忆母亲的音容笑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他只是个五六岁的幼童，被允许出入本院的宅邸，而到了七八岁时，由于种种俗世的规矩限制而不能再去了。后来尽管知道母亲健在，却一直不能相见。如果从未见过母亲倒也罢了，却是在刚刚记事时留下了母亲的记忆，又遭遇了母亲被拐到别的男人家去的事件，所以对母亲依恋之情就非同寻常了。再说他母亲是稀世美女，曾经亲手在他的胳膊上写过和歌，烙印就更加深刻了。更何况明知母亲还活在世上等等。这样想来，滋干的日记似乎是由于恋母之情无从排遣而写成的。现存的日记虽然只是片断的，那些残缺的部分想必也全是对母亲的憧憬吧。不，或许滋干四十二三岁前后，愈加思母心切，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动笔，想把

这一切写下来的吧。虽说叫做日记，其实是从自幼与母亲生离死别，不久父亲又去世的，充满悲伤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四十年后，天庆某年的一个春天，一天傍晚去访西坂本的敦忠故里时，与母亲不期而遇的经历，可以说更像是一篇小说。

按照日记来想象的话，滋干对母亲的记忆是4岁左右时，一点点积存下来的。最初的记忆十分朦胧，淡如霞烟。关于发生那件对于他自己，对于父亲国经都是一生的大事件的那天夜晚——母亲被本院的大臣带走的那个夜晚，他丝毫不记得了，只是不知何时听人告诉他，母亲已离开自己家了，就伤心得大哭起来。告诉他这件事的也许是老侍女瓒岐，也许是乳母卫门。当时他每夜都是乳母抱着入睡的，大概是乳母被哭闹着要妈妈的滋干弄得没办法，就哄他说：

“乖乖地睡吧，你妈妈虽然不在家里，可是就住在不远的地方，你要是听话，就带你去找妈妈。”

年幼的滋干高兴起来，问道：

“什么时候带我去?”

“过几天吧。”

“真的吗?”

“当然的真的了。”

“一定带我去，别骗我。”

每天晚上滋干都是在和乳母重复这些对话之后才入睡的。连孩子幼小的心里都在怀疑是在哄他，然而，乳母真的把这件事跟瓒岐说了，一天，瓒岐牵着他的手领他去看母亲了。可是这么重大的日子，他已经记不得了，他的记忆像旧电影胶片那样断断续续的，前后不连接，有的地方很不清晰。在这些影像中，时常浮现出来的，是蹲在本院宅邸的回廊栏杆旁，无聊地看着院中景致的自己幼年的身影。

他知道母亲就在回廊那边的寝室里，自己是为了见母亲而等在这里的，总是等了半天后，瓒岐从那寝室里出来，向自己招手。母亲很少到门口来迎自己。每次一见他进来，总是一把将他抱到膝上，抚摩他的头，吻他的脸颊。

“妈妈。”

“和子。”

母亲紧紧抱住他。但是因为他太小，母亲从没有跟他过谈很多话，只是三言两语而已。他想要把难得一见的母亲的模样牢牢记在心里，所以在母亲怀抱里时，拼命想看清母亲的模样，可是房间昏暗，而且浓密的头发遮住了母亲的脸庞，宛如佛龛里的佛像一般，从来没能仔细看真切过。他常听侍女们说，像母亲那样秀美的人实在少有，可是自己怎么也弄不清到底是如何漂亮。只是闻着母亲衣服上那股特有的熏香味儿，被静静地抱在母亲怀里时的感觉十分的舒服，甚至回家之后，沁入他身上的香气还二三天不散，仿佛母亲附身了似的。

幼年时的他，惟一一次真正见到母亲的美貌，是第一次为平中传递恋歌时的事。记得那是个红梅盛开的春日，他正在西配殿外廊上和几个女童嬉戏，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喂……你见过你妈妈了吗?”男人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滋干想说“还没有……”，又怕这么回答不合适，就一声不吭地瞧着那个男人。他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平中，那张脸并不陌生，常常在家里见到的。

男人见滋干支支吾吾的，也猜到了几分，又问道：“还没见到妈妈吧?”然后，弯下腰对他耳语道：

“和子真是个聪明的孩子，真聪明。你要是想见妈妈的话，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愿意听吗?”

“什么要求?”

"你跟我来一下。"说着拉着滋干走到离女童们稍远的地方。"我想给你妈妈写首和歌，你替我带去好吗?"

瓒岐和乳母曾嘱咐过滋干不要对别人说去看妈妈的事情，所以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男人一个劲地说："不用担心这一点，我和你妈妈很熟，如果你帮我带歌去的话，你妈妈一定会非常高兴的。"等等，就这样连哄带骗地絮叨了半天，终于使滋干同意了。

男人见滋干点了头，又夸奖道："和子真聪明，真聪明。"然后，谨慎地看了看周围，说："到这边来一下。"

他拉着滋干来到一个房间的屏风后面，拿起桌上的毛笔，蘸了墨，说道："站着不要动。"

说着他把滋干的袖子捋到了肩头，在滋干的小臂上刷刷地写下了两行和歌。

写完后，还不松开滋干的手，等到墨干透，才小心翼翼地放下袖子，说：

"好了，让你妈妈看看你胳膊上的这些字。一定要找没人的时候，……明白了吗?"

滋干点了点头。

男人又叮嘱了一遍："记住只让你妈妈看，不要让别人看见。"

后来滋干像往常那样在回廊上等到瓒岐朝他招手，一进到母亲的幔帐里，他就被母亲抱在了怀里，他叫了声："妈妈。"就捋起袖子让母亲看他胳膊上的字。母亲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屋里光线太暗，就来到帐子外面，把滋干放到地上，将他的胳膊伸到亮处，一遍又一遍地看。滋干很奇怪，母亲根本不问他是谁写的，好像一切都了然于心似的。忽然滋干觉得眼前滴落了什么，抬头一看，母亲眼里噙满泪水，茫然凝视着前面。就在这一瞬

间，滋干觉得母亲简直是美丽非凡，从窗户射进来的日光，正好照在母亲的脸上，一向在幽暗的地方看到的面部轮廓，一下子清晰地浮现了出来，母亲意识到孩子在看她，慌忙掩饰地将脸贴在孩子的脸上，这样一来，滋干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觉到从母亲的睫毛上落下来的冰凉的泪珠，滚下了自己的脸颊。

滋干清楚地看见母亲的模样尽管只有这一瞬间，母亲那楚楚动人的面容，那美妙的感觉却长久地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一生都不能使他忘怀。

母亲这样和滋干脸贴脸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段时间里母亲是在哭泣，还是在思考，滋干都回忆不起来了。后来母亲叫侍女端来一盆水，亲自擦去了滋干胳膊上的字。母亲在擦拭的时候，显出很惋惜的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印在脑子里后才擦去的。然后母亲又像刚才平中那样，捋起儿子的袖子，在刚才擦去字迹的地方，写下了同样长的文字。

开始滋干给母亲看胳膊上的字时，屋子里没有别人，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两三个侍女，她们都是母亲信赖的人，好像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似的。滋干虽然清楚地记得母亲在自己的胳膊上写字，但是不记得母亲对他说了些什么，说不定母亲是默默地写的。

“少爷。”

瓒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的身边。

“去把你母亲写的东西给那个人看。他肯定还等在那里呢。你赶快到刚才的地方去找他吧。”

滋干回到西配殿这边来一看，果然那个男人正在外廊边等得着急呢。

“喂，有回信吗？——乖孩子，真聪明。”

他飞奔过来，兴奋地说道。

滋干后来才知道，当时自己成了母亲和平中之间恋情的传递者，自己被平中利用了。但是在母亲身边伺候的侍女们和瓒岐早就知道此事了，瓒岐同情平中，教给平中这个联络方法的也许就是她，因为滋干记得后来又给母亲看胳膊上的字时，瓒岐不仅在场，而且是她给滋干擦掉的，一边擦还一边说："擦掉真可惜。"

滋干记不清在胳膊上写了几次字，只记得还帮平中带过几次信。滋干把信交给母亲，母亲有时回信，有时不回，渐渐没有刚开始时那么动情了，甚至偶尔流露出厌烦的神色，以至于滋干觉得为平中带信成了一种负担。而平中也渐渐不再来了，不久滋干也不能去见母亲了，因为乳母不再带他去了。每当滋干说想见母亲时，乳母就说："你母亲快生孩子了，现在需要安静休养。"当时母亲的确是怀孕了，但是，滋干被禁止出入，似乎另有缘故。

就这样滋干再也没见到过母亲。对他来说，所谓"母亲"，不过是五岁时只看了一眼的那张泪眼朦胧的面容的记忆，和沁入肺腑的熏香的感觉，而且这记忆和感觉四十年来在他的头脑中被滋养培育，越来越被美化，被净化起来，与实物的差距越来越遥远。

滋干对于父亲的回忆比母亲晚一些，大概是从他不能与母亲相见以后开始的吧。

因为在那之前和父亲亲近的机会非常少，而那以后父亲的存在突然间鲜明了起来。他记忆中的父亲，是个完完全全被心爱的人抛弃的，孤独可怜的老人。母亲不惜为平中的歌流泪，但是，滋干从没听母亲说过她对父亲的真实想法。被母亲抱在怀里时，滋干从没跟母亲提起过父亲，母亲也一次也没有问过"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之类的话。而且，无论瓒岐还是其他侍女，竟然都同情平中，没有人谈论国经，惟独乳母卫门是个例外。

9

乳母对滋干说："少爷想念母亲是可以理解的，但真正可怜的是你父亲呀。""你父亲非常寂寞，你要多关心安慰他呀。"等等。她并没有说过母亲什么坏话，但她好像知道母亲和平中的事，对为他们牵线的瓒岐抱有反感。自从知道连滋干也被利用来传递情书后，更加憎恨瓒岐了，滋干不能去见母亲，也许跟这些事有关系。乳母曾用可怕的眼光瞪着滋干说："少爷去见母亲可以，但不要给别人带什么信噢。"

母亲出走之后，父亲懈怠公务日渐增多，常常整天足不出户，病恹恹的躺着。看起来非常憔悴，郁闷压抑，这样的父亲在孩子眼里更加可怕，难以亲近，怎么谈得上去安慰他呢。乳母告诉滋干："你父亲是个和蔼的人，少爷去看望的话，他一定很高兴的。"有一天乳母硬拉着滋干到父亲的房门外，说了声"快进去吧"，就打开拉门，把滋干推了进去。本来就瘦弱的父亲，现在更瘦得眼窝凹陷，银色的胡须乱蓬蓬的，好像刚刚起床的样子，像一只狼似地坐在枕头旁，父亲瞧了他一眼，滋干一哆嗦，到了嘴边的"父亲"卡在喉咙里发不出声音来。

这对儿父子互相对视着，慢慢地滋干内心的恐惧融化了，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甘甜感觉所代替。起初滋干不明白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后来他发觉是母亲常用的熏香味儿充满了这个房间。再仔细一看，父亲的周围摊着一片母亲的内衣、单衣、外套等等。突然父亲问道：

"和子还记得这些吗？"说着伸出骨瘦如柴的胳膊，拎起了一件华丽的衣服。

滋干走过去，父亲双手捧着衣服伸到滋干的面前，跟着又把衣服贴在自己的脸上，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然后慢慢抬起了头。

“和子也想见妈妈吧?”

父亲用一种亲切的，寻求同感的口气问道。滋干从没有这么仔细地端详过父亲的相貌，他眼角积着眼屎，门牙掉光了，声音嘶哑，听不清他咕哝的是什么。父亲说话时的表情，说不上是哭还是笑，只是一门心思，执拗而认真地盯视着滋干，于是滋干又害怕起来。

“唔。”

滋干只是点头，不敢说话。

于是父亲锁起眉头，不高兴地说了句：

“好了，去玩儿吧。”

从那以后，滋干有好一阵没有再去父亲的房间。乳母告诉他“你父亲今天也在家”时，他反而尽量不到父亲房间那边去了，父亲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都不出来。滋干偶尔路过父亲房门外时，总要偷听里面的动静，里面静悄悄的，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滋干猜想，父亲恐怕又是像上次那样，把母亲的衣服都翻出来，沉浸在那浓郁的熏香中了吧。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是第二年的一个晴朗凉爽的秋日，下午父亲难得来到庭院里，呆呆地坐在胡枝子绽开的水池旁。滋干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觉得父亲就像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地在路旁歇息的旅行者似的。他的衣服脏兮兮，皱巴巴的，袖口和领子都破了口子，也许是伺候他的人走了，也许是他不让侍女们碰他的缘故吧。

滋干望着西斜的太阳光照下的父亲，那枯槁的脸颊泛着辉光，但是他仍然不敢走近父亲，站在五六步远的地方，听见父亲嘴里咕哝着什么。

看样子不像是在自言自语，似乎是有节奏地背诵着什么。父亲完全没注意滋干在旁边，眼睛茫然地凝视着水面，同样的句子反复吟咏了两三遍。

“和子。”

父亲看见了少年。

“我来教和子背诗吧。这是唐国的一个叫做白乐天的人作的诗。小孩子也许不懂诗的意思，没有关系，照我说的背就行了。和子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父亲让滋干坐在他身边的石头上。开始父亲还一句一句地教，等滋干学完一句再教下一句，然而教着教着就忘记了是在教孩子，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感情里，提高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失若庭前雪
飞因海上风
九霄应得侣
三夜不归笼
声断碧云外
影沉明月中
郡斋自今后
谁伴白头翁

滋干长大以后，发现此诗是《白氏文集》里，题为“失鹤”的一首五言律诗，但当时他还不明白诗的含意，只知道父亲每次喝醉酒，都会吟这首诗，听得滋干耳朵都起茧子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把弃他而去的母亲比做鹤，将自己的郁闷之情寄托于此诗。听着父亲吟诗时悲痛的声调，连孩子都感受到了父亲痛断

肝肠的悲伤情感。父亲声音嘶哑，不能高声吟咏，底气不足，不能拖长声音，因此他的吟诗技巧拙劣，然而当父亲吟咏“九霄应得侣”一句，“声断碧云外，影沉明月中”一句，“谁伴白头翁”一句等时，笼罩着超绝技巧的凄怆韵味，听者无不为之感动。

父亲见滋干将这首诗背下来后，对他说：

“背下这首之后，再教你一首更长的。”

这首更长的诗就是题为《夜雨》的诗——

我所念之人
相隔在远乡
我所感之事
郁结在深肠
乡远不得去
无日不瞻望
肠深不得解
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
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
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
安可忘前心

这最后一句“不学头陀法　安可忘前心”，是父亲时常挂在嘴头上的，不久以后父亲开始倾心于佛道，恐怕是受了此诗的影响吧。此外还有一些滋干不知道是什么题名的诗句，如“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形羸不觉朝食减，睡少偏知夜漏长”，“二

毛落晓梳头懒，两眼春昏点药频”，“倾酒须入肠，醉倒亦何妨”等等，滋干也断断续续跟着学了一些。父亲有时悄然立于庭院角落里，小声吟诵，有时避开他人，自斟自饮时，感极而泣，放声吟唱，这时的父亲总是双泪长流。

那时瓒岐已不在府里了，可能是对父亲厌烦了，跑到母亲那边去了。滋干只记得乳母卫门对滋干和父亲都是尽心竭力，照顾周到的。她动不动就像哄不懂事的滋干那样劝慰父亲，特别是对父亲的过量饮酒，经常加以劝阻。

“您这么大年纪，没有别的嗜好，喝点酒也没什么，只是……”

每当乳母这么一说，父亲总是难为情地低下头，就像被母亲申斥的孩子一样，温顺地说：

“让你费心了。”

老年不遇的父亲本来就喜好喝酒，如今愈加嗜酒了，以至每天以酒为伴，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其醉态越来越狂暴，越来越出格，难怪乳母这么担忧。父亲在乳母劝阻时，老老实实地道歉，可是，转眼就又喝得酩酊大醉，又是吟诗，又是哭闹，甚至时常半夜三更跑出去，两三天不回来。

“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乳母和侍女们忧虑地叹息着，还派人出去悄悄寻找过。滋干虽然还是个孩子，也非常心疼父亲。然而，过了两三天，有时是父亲自已悄悄回来，溜进自己的房间睡觉，也有时是被人见到，带回家来的。有一次父亲倒在远离都城的荒野里，被人发现抬了回来，只见父亲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手脚肮脏不堪，简直像个乞丐。乳母见了非常吃惊，“哎哟”叫了一声，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父亲十分难为情地垂着头，一声不吭，马上回到自已的房间里，一头扑在被褥上。

“这样下去不是发疯，就是得病啊……”

乳母常常背地里这么念叨。谁想到嗜酒如命的父亲，突然一下子戒酒了。

滋干不十分了解父亲是出于什么动机戒的酒，这件事是乳母告诉他的。

“你父亲最近真令人钦佩，每天都在安静地念经。”

也许父亲不堪对母亲的思念，才借酒浇愁，可是又发觉酒终归无法排遣痛苦，便求助于佛的慈悲吧。可能是受到了“不学头陀法，安可忘前心”这首白诗的启示，这是父亲去世一年前，滋干七岁左右时的事情。这一时期，父亲的狂暴性渐渐消失了，终日呆在佛堂里，或耽于冥想，或看经书，或请来某寺高德之僧讲佛法。因此，乳母她们都舒展了愁眉，高兴地说：“老爷总算平静下来了，可以放心了。”可是滋干还是不敢接近父亲，觉得他有些可怕。有时乳母感觉佛堂太静了，就对滋干说：

“少爷悄悄去佛堂一下，看看老爷在干什么呢。”

于是滋干提心吊胆地走到佛堂门口，跪在门边，轻轻把拉门打开一条缝，看见正面墙上挂着普贤菩萨的画像，父亲寂然端坐在画像前。滋干只能看见他的背影，看了好半天，父亲既不念经，不看书，也不烧香拜佛，只是默然坐着。

“父亲在干什么呢?”

一次滋干问乳母。

“那是在修不净观呢。”乳母回答。

所谓不静观很是深奥，乳母也不能详细解释清楚，只是告诉滋干：简单地说，修不静观，会悟出人的种种官能快乐都不过是一时的迷惑而已，于是，对于曾经眷恋的人不再眷恋了，所看见

的美的东西，好吃的食物，好闻的香味等也不再感觉好看，好吃，好闻，而变成了污秽不堪的东西了。你父亲大概是想要忘掉你母亲，才做这种修行的。

关于这段时期的父亲，滋干有着令他终生难忘的回忆。那个时期，父亲不分昼夜地一连几天静坐沉思，滋干好奇地想知道父亲到底什么时候吃饭、睡觉，就在半夜趁乳母不注意，溜出卧室，到佛堂去偷看，隔扇内亮着微弱的灯光，从门缝往里一看，父亲和白天一样在打坐。滋干看了老半天，父亲始终像座雕像般一动不动，只好又关上拉门，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晚上，又去看时，和昨天的情形一样。到了第三天的半夜，滋干又被好奇心驱使着，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屏住呼吸，把门拉开一条缝瞧了一会儿，忽见父亲摇晃起双臂来，烛台的灯火也随之忽闪着。父亲的动作极其缓慢，滋干不明白这是要做什么，父亲晃动了一会儿后，一只手扶地，好像扛起重物般喘息着，慢慢抬起了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滋干这才明白，上年纪的人，行走坐卧原本很吃力，加上长时间端坐不动，不那样晃动的话，一下子站不起来的。父亲站起来后，踉跄着走出了房间。

滋干惊讶地跟在父亲后面，父亲也不回头，下了台阶，穿上了金刚草鞋。正是秋季，院内月光皎洁，虫声啾啾，当滋干随便穿了双大人的草鞋，站在院子里时，感到脚底凉丝丝的，就像在水中行走一样。月光照在地上，像撒了一层白霜，恍然感觉已是冬季。父亲蹒跚的身影在向前移动。父亲如果回头看一下，就会发现滋干，但是父亲似乎连走路都沉浸在冥想之中，径直出了大门，朝着某个明确的目标，信步而去。

八十岁的老翁和七八岁的幼童，当然去不了太远的地方，然而滋干还是感觉走了好远的路。他远远地跟着父亲忽隐忽现的身影，深夜的路上，除了这对儿父子外一个人影也没有，月光把父

亲的影子拉得老长，不用担心会跟丢了。路旁先是一座座漂亮的宅院，越往前走房子越是寒酸，成了竹篱笆和房顶上压满石头的板房，渐渐的板房也稀疏起来，到处是水洼和丛生的野草。草丛中恬噪的虫声，因二人走近而停歇下来，待二人一过，又响成一片。越是接近城外，虫鸣声越是喧闹。到了这里已没有一个住家了，草丛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野草足有一人多高，不断遮挡住父亲的身影，滋干已将跟踪的距离缩短到几米近了，他不停地拨开野草，两只袖子都被露水濡湿了，冰凉的露珠沁入了他的领口。

父亲走到一座桥头，过了桥，并不继续沿小路往前走，而是拐下河边，穿过沙土地，朝下游走去。走了有一里多路，来到一块有四五个土馒头的平地上，土馒头的土还是柔软的新土，顶上插着白色的塔牌，明晃晃的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见上面的经文。有的没插塔牌，只插了枝松枝，有的围了个栅栏，用石头堆成五轮塔，还有更简单的，只在尸体上盖了块苇席，放一束花作为标志。其中有的坟头上的塔牌被大风刮倒了，刮走了土馒头的土，露出了尸体。

父亲好像在寻找什么。来回转悠着，后面的滋干几乎快要挨上父亲了，不知父亲意识到被人跟踪没有，从开始就一直没有回过头。一只正在啃食尸体的野狗，突然跳出草丛逃跑了，而父亲连看都没看一眼，他仿佛正异常紧张地专注于什么。过了一会儿，父亲站住了，滋干也马上停下了脚步，就在这个瞬间，滋干眼前呈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月光像下了雪似的，把所有的东西都涂抹成了磷色，因此，滋干在最初的一刹那没有完全看清楚地上躺着的是什么，然而凝神细看，才渐渐看清楚那是一具已经腐烂的年轻女尸。他是从四肢和皮肤颜色判断出是年轻女尸的，长发连着头皮整个脱落下

来，面部溃烂得只剩下一个肉团儿，腹部流出了内脏，上面爬满了蛆。在亮如白昼的月光下，看见这般恐怖景象时的感觉可想而知，滋干吓得竟忘记了扭过脸去，忘记了逃走，甚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仿佛被捆在那里似的呆立不动。而父亲却静静地走到尸体旁，先恭恭敬敬地拜了拜，然后坐在了旁边的席子上。接着又像在佛堂打坐那样，凝神沉思，时不时看一眼尸体，半闭着眼睛冥想起来。

月光清明如洗，四野里沉入了深深的寂静，除了阵阵微风刮得芒草刷刷响之外，只有显得格外刺耳的虫鸣了。看着影子一样孤独坐着的父亲，滋干仿佛被引入了奇特的梦境，可是周围刺鼻的尸臭，又使滋干不得不回到现实的世界来。

不知这里——滋干的父亲看女尸的场所在什么方位，大概到处都有这样的坟地吧。当时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流行时，死人很多。人们一是怕传染，二是无法处置，便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是空地，就把尸体抬去，草草埋上些土，或用草席一盖了事，这里想必也是这样一个地方。

10

在父亲对着尸体冥想的时候，滋干躲在一个坟头后面偷看，大气也不敢出，直到高挂中天的月亮开始西斜，坟头上塔牌的影子长长地横在地上时，父亲终于站起来，走上了回家的小路。滋干又和来时一样跟在后面往回走，过了小桥，来到芒草地时，父亲突然开了口：

“和子，……和子知道今天晚上我在那里干什么吗？”

父亲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站在小路中间等着滋干走近。

“我知道和子在跟踪我，我是故意装着不知道的。……”

见滋干默不作声，父亲用更加柔和的语气说：

“和子，我不会骂你的，你跟我说实话，今晚你一直在跟踪我吗?”

“唔。”滋干点了点头，又马上补充了一句，“我是担心父亲，所以……”

“和子以为我疯了吧?”

父亲咧开嘴“呵，呵”地笑了几声，笑声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不光是和子，大家好像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并没有疯。这样做自有我的道理。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以便使你放心。……你想听听吗?”

就这样，父亲和滋干并肩往回走，一边走一边跟他进行下面那些话。当时的滋干根本听不懂父亲说的话，他的日记里记录的并不是当时父亲所说的内容，而是多年后，长大成人的滋干加入了自己的解释，即佛家的所谓不静观。笔者不谙佛家教理，不知能否无误地表述出来。笔者为此专门拜访过平素承蒙眷顾的天台宗某饱学之士，还跟他借阅了参考书，然而越看越觉深奥难解。幸好在此不必深入讲解，所以只讲述一下与故事相关的方面。

据笔者所知，通俗解释不静观的书籍，有慈镇和尚，亦称为胜月房庆政上人所著的《闲居之友》一书。此书收录了《往生传》和《发愿集》所遗漏的往生发愿者的传记，名僧智识的逸话等。看了其上卷中的“怪仆役僧偷闲修不静观的故事”，“某怪人野地看尸发愿的故事”，“青楼女尸的故事”，下卷中的“皇室之女修不静观的故事”等便可大致了解所谓不静观为何事了。

现仅举书中的一个故事为例。

从前，有个在比睿山的某上人处做仆役的僧人。他为上人做

各种各样的杂役，平素对主人十分恭敬，做事一丝不苟，忠实可靠，所以上人非常信赖他。这个僧人每天一到傍晚就不知去向，第二天一大早才回来。上人听说此事后，猜想他一定是每天晚上去坂本那种地方冶游，内心憎恶起他来。又见他早晨回来的样子，显得特别静默，总是满眼含泪，不愿见人，就以为他是在为女人伤心，而且越想越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上人和其他人都深信不移。可是，有一次上人派人跟踪了他，结果他去了莲台野。跟踪的人感到非常奇怪，就跟着他走进野草丛生的野地，见他来到死人身边，或闭目，或睁眼凝神念起经来，有时念着念着竟放声大哭，一整夜都是这样，拂晓的钟声响起时，才慢慢抹去脸上的泪水往回走。跟踪的人也被感动得泪涟涟的。见差使这副模样，上人便问怎么回事，差使回答说，怪不得那僧人每次都是一副悲伤的样子，原来是这么这么回事，每天晚上他都去做那件神圣的事了，而我们却妄加猜疑，实在是罪孽。上人一听，惊讶万分，从此以后对这仆役僧另眼相待，尊敬有加。一天早晨，这仆役给上人端来粥时，上人见四周没人，便问道：

“听说你修不静观，是真的吗？”

“哪里，那是有学问的了不起的人修的，像我这样的人哪配呀。”

上人又道：“你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愚僧内心一直觉得你很不简单，你什么都不用隐瞒我了。”

“那就恕我冒昧了。其实深奥的东西我并不懂，只知道一点儿皮毛而已。”

“那你且看一下此粥，试试你的修行。”

于是，仆役将粥碗盖上，闭目凝神，过了一会儿，掀开盖子一看，米粥都变成了白虫子。上人见状哭泣起来，恳求仆役一定要将此修行传授给他。

——以上是“怪仆役僧偷闲修不静观的故事”，《闲居之友》的作者付言“此实为难得之事”，天台大师也在《次第佛门》中说“即便是愚钝之人，至冢边见到腐烂尸体，也易成就观念”，这仆役僧或许也学过此书吧。《摩诃止观》中说讲“观”时有一句“山河皆不净也，衣食亦不净也，饭似白虫衣如臭皮”，那仆役僧的观念也于此文暗合。另有天竺国之比丘也说“器物如骷髅，饭如虫衣如蛇”；唐国之道宣律师也说“器乃人之骨也，饭乃人之肉也”。无知的僧人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说教，却在实行这说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般人即便达不到这仆役僧的境界，能够明白这些道理的话，五欲就会渐渐消失，达到内心清净的。——“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贪欲精美衣食，厌恶粗食敝衣，尽管程度不同，都是轮回之因。（中略）实为徒劳无益，在梦幻的世界中长眠不醒，可悲可叹。”

“某怪人野地看尸发愿的故事”也是大致相同的寓意。大概情节是某人在野地里看见一丑陋女尸回家后，脑子里总是出现女尸的影像，与妻子相拥入睡时，摸着妻子的脸，觉得那额头、面颊、嘴唇等无不与死人相像，于是醒悟到世事无常。书中说“读了《摩诃止观》，为人死身腐，终拾骨化烟而悲叹，然未读此文之人，竟能自动发愿”，就更加难得了。

要问究竟何为修行，就像禅师坐禅那样瞑目沉思，将意念专注于一事。这一事即是，自己之身本是父母淫乐的产物，产生于不净不洁的液体，用《大智度论》中的话说，“身内的欲虫在人们交合时，男虫为白精，如泪而出，女虫如赤精，如唾而出，二虫随骨髓如唾泪而出”，是这赤白二液融合为自己的肉体的。其次出生时要从一个充满臭气的通道出来，生出来后要大小便，鼻孔要流鼻涕，嘴里呼出臭味，腋下出着粘汁，体内积存着粪、尿、脓、血和油脂，内脏里塞满污秽之物，各种虫子聚集在里

面，死后尸骸被野兽噬咬，被飞禽啄食，四肢分解，内脏外流，臭气熏人，恶臭散到五里之外，皮肤变成黑紫后，比狗的尸体还丑陋，总而言之，要想成此身从出生之前直到死后都是不净的。

《摩诃止观》这本书里，论述了这些思索的顺序，人体的不净由来于种子不净或五种不净等等，解释得非常详细。书中还细致描述了人死之后的尸体变化过程。第一个过程叫做坏相，第二个过程叫做血涂相，第三个过程叫做脓烂相，第四个过程叫做青瘀相，第五个过程叫做啖相，还未观透这五相时，一味倾心恋慕他人，一旦达观之后，刚才还感觉美的事物，突然之间变得不堪忍受，恰似没有看到大粪时尚可吃饭，一旦闻到了臭气，便恶心得难以下咽就是一个道理。

然而有时，只是独自一人静坐，思考这些道理，想象变化的过程，仍然难于体会的时候，偶尔要到放置死尸的地方去，亲眼观看《止观》中所写的那些现象的发生，也是其中一个方法，上面讲述的仆役僧就是进行了这个实践。那僧人每天夜里去莲台野，不止一遍两遍，而是反复无数次观察尸体的变化，将坏相、血涂相、脓烂相牢记于心后，回到室内，只要端坐冥想，便历历如在眼前。不仅如此，即使是众人眼中的美女，在这行者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丑陋的，由腐肉和脓血装填的皮囊，因此，试验修行功效时，常找来一美女，让其坐在眼前，凝神静观。修成此功的行者，活生生的美女不仅在行者自身眼里变得丑恶不堪，就连第三者看来也变得同样丑恶了。那位仆役僧奉主人之命，凝神看粥时，米粥化为一堆白虫即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不静观修成正果时能出现这样的奇迹。

根据少将滋干的日记记载，他的父翁老大纳言也是修的不静观，老大纳言由于那失去的鹤——声断碧云外，影沉明月中的佳人的倩影，难以忘怀，不堪断肠之痛，为打消这幻影而起了这个

念头的。那天夜里，父亲给滋干讲了许多，从解释什么是不静观讲起，讲到想要忘记对背叛自己的人的怨恨，忘记眷恋之情，拂去印在心底的那人的美貌，断绝烦恼才修行的，自己的行为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但这正是在修行之中。

“这么说父亲并不是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吧？”

等父亲的讲述告一段落时，滋干问道。父亲点了点头。父亲早在几个月前就常常选择月明之夜，趁家人熟睡后，漫无目标地跑到野地里的坟场去，专注于观想，天亮时再悄悄回来。

“那么父亲已经想明白了吗？”

“没有。”

父亲站住了，望着挂在远处山端的月亮，叹了口气。

“难哪。成就不静观，并不像说说那么容易的呀。”

后来，无论滋干问什么，父亲再也没有说话，好像在专心思考什么，一直到了家都没有再开口。

滋干夜里跟着父亲走这么远的路，这是仅有的一次。父亲早就瞒着别人去干这种事了，恐怕后来又去了几次，但父亲既不想带滋干去，滋干也不想跟父亲去了。

那么，父亲跟还不懂事的幼童谈论自己的心事，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滋干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和父亲谈了那么长时间的话。当然大部分是父亲在说话，滋干在听，父亲的语调最初很沉重，带着令少年感觉压抑的沉郁感，但说着说着，渐渐变成如泣如诉的语调，最后竟变成了哭腔。在幼小的滋干看来，忘记对方是个小孩，不择对象的倾诉内心的父亲，是很难成就此观念的。恐怕不论如何修行也是徒劳的吧，这使滋干感到恐惧。他不能同情因怀念所爱之人而日夜烦恼的父亲，不堪苦恼而求助佛道的行为，但又不能不为父亲感到怜悯和痛心。他对于父亲不去努力保存母亲美丽的印象，将母亲比做令人作呕的弃

尸，想象成那样腐烂丑陋的东西，不禁怀有近似愤怒的反抗心。在父亲说话时，他有好几次忍不住要说出：

“父亲，求求你，请不要玷污我最喜爱的母亲。”

自从那天晚上以后，过了十个月，第二年夏末，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他最终从色欲的世界中得到了解脱没有。不知他能否把自己曾经那样眷恋的人，想象成一堆不值一顾的腐肉，得以清雅、高贵、豁然地死去的，还是像少年滋干猜想的那样，未能得到佛的拯救，再次被所爱的人的幻影缠绕，八十老翁的心中燃烧着炽热的爱情咽气的呢。——滋干无法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父亲内心激烈斗争的结局，然而父亲的死法绝不是人们羡慕的那种平静的往生。由此来推测，滋干觉得自己那时的猜想好像没有错。

从一般的人情来说，对出走的妻子不能忘怀的丈夫，会把爱转移到妻子给他生的孩子身上的，以此来缓和无法排解的思念，然而滋干的父亲不是这样。在他看来如果不能挽回妻子的话，属于她的任何东西，包括她的亲生骨肉，都不能代替对她的怀念。父亲对母亲的爱恋就是这样的纯粹，这样的执著。在滋干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是没有跟他和蔼地说过话，但是话题仅仅限于谈及母亲时，除此之外，就是个冷冰冰的父亲。父亲满脑子都是母亲，以至于无暇顾及孩子，然而滋干不仅不觉得父亲的冷淡可恨，反而感到高兴。自从那天晚上以后，父亲对孩子越来越冷淡，似乎把滋干全都忘记了。一天到晚只是茫然凝视着面前的虚空，因此，有关最后一年中的父亲的精神生活，父亲虽然没有对他讲过什么，但是，从父亲又恢复了酗酒，从父亲尽管把自己关在佛堂里，墙上却不见了菩贤菩萨的画像，而且又吟起了白居易的诗，不再诵经文等等可以略见端倪。

11

关于老大纳言临终前一段时期的精神状态，笔者很想找到更详细些的资料，可是在滋干的日记中没有得到，所以，从前后的情况来判断，只能这样认为，他最终也未能得到拯救，——被心爱的人的美丽幻影打败，怀着永劫的迷惑死去。也可推论出，这件事对于老大纳言本人来说虽是非常痛苦的结局，但对于滋干来说，父亲没有冒渎母亲的美丽而死去，是最值得庆幸的事了。

老大纳言去世后的次年左大臣时平死去，以后的四十年间时平一族接连不断地衰败下去，已如上述。天子经醍醐、朱雀到村上，世道变迁，除藤原氏和菅原氏的荣枯盛衰之外，还有种种有为转变。有关其间滋干在何处，如何成长，升到少将之位的情况，由于滋干的日记忙于叙述母亲的事，无暇谈及自己而无法了解，但从所记述的事情来推断，父亲死后的几年，他大概是被乳母领养的。还知道那位叫做瓒岐的老侍女，后来去了夫人那里，成了本院的侍女，以后她再没有在日记里出现过。

另外滋干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以及他们的母亲之间似乎毫无来往，日记中没有提到一句。但是滋干对于同母异父的弟弟中纳言敦忠，却怀有非同一般的亲情，他与敦忠不仅门第、官爵不同，而且双方的父亲之间，因夫人的事有着隔阂，由于这些障碍，两人似乎都有所顾虑，避免互相过于接近，尽管如此，滋干暗地里对敦忠的人品抱有好感，常常为他祈祷幸福，关注他的行动。因为，毕竟敦忠与母亲相像，一见到敦忠，就不由得想起昔日母亲的容貌，而伤感不已，滋干的日记里多处记述了这一点。而且他还哀叹自己的容貌不像漂亮的母亲，而像父亲，母亲走

后，父亲一味怀念母亲，却不爱自己，就是因为自己长得不像母亲的缘故吧。他羡慕敦忠在时平死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一定是非常喜欢那位相貌堂堂的敦忠的，而自己这样相貌丑陋的儿子，即便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得到宠爱的吧。正像母亲厌恶父亲一样，肯定也会厌恶自己的吧。

那么滋干朝思暮想的对象，他的母亲在原氏，后来是怎样度过她的余生的呢？——时平死时她才二十五六岁吧，这位美丽的寡妇是静静地过了一生呢，还是又跟了第三个，第四个男人呢？从她作为老大纳言的妻子时，与平中偷情来看，即便暗中与人交欢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但这一切都无据可考。比起父亲来更偏爱母亲的滋干，即使听到不利于母亲的传闻，也不会记录下来，这里暂且相信他的日记，假设其母以抚养左大臣的遗孤敦忠为念，谨守妇道吧。尽管如此，前夫老大纳言为了她日夜焦虑，抑郁而死，平中由于被她抛弃，为摆脱苦恼而追求侍从君，终于丢了性命，她听到这些会做何感想呢？左大臣专权时，她作为本院女主人受到大家的崇拜和仰慕，左大臣死后，昔日的荣华化做一枕黄粱梦，会感到万事不如意吧。对她倾注了火热爱情的男人们相继死去，左大臣一门由于菅丞相作祟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最后竟连爱子敦忠也未能幸免，这一切使她深深体味到了冷彻骨髓的无常之风吧。

但是滋干对母亲那样的憧憬，为什么不去接近她呢？左大臣在世时还情有可原，大臣死去后，并没有特别的障碍，却还要避讳敦忠来看，大概是由于他地位低微所以不能随意去看望母亲吧。关于这个问题，滋干的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自己十一二岁时，曾数次要求过想见母亲，但是，世间的事往往不能如愿，每次乳母都阻止他说："你妈妈已经不是你的妈妈了，她到比我们家高贵的人家当妈妈去了。"——滋干还写到，后来自己

长大成人，离开乳母的膝下，独立生活之后，到了自己判断、处理事情的年龄时，越来越理解了乳母的话，更没有机会和母亲相见了。自己的年龄越是增长，越是感到与母亲之间的距离在拉大。即便在左大臣死后，他想象中的母亲依然是自己无法企及的云上之人，是众人簇拥的高贵家庭的夫人，住在漂亮宅邸的珠帘之内。这样一想，正如乳母所说的那样，那人已不是自己能叫“母亲”的人了。可悲的是，必须把自己的“母亲”想成已经不在人世了。——即使不这样想，滋干已经认定自己是和父亲一起被母亲抛弃的，因此对于母亲怀有某种固执的偏见，这成了与母亲之间的心理距离疏远的因素吧。

冬去春来，天庆六年三月敦忠死去，不久母亲出了家，滋干肯定听说了这件事。滋干与母亲之间的障碍之一，就是敦忠的存在，由于敦忠的去世，与母亲团圆的机会到来了，只要滋干愿意，就能很容易地见到母亲。曾经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世俗义理，如今完全不存在了，况且母亲成了尼姑，在西坂本敦忠的山庄旁结庵度日。这些消息不可能不传到敦忠的耳朵里。母亲周围已没有了监视的目光，草庵柴门不拒来者，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如果是这样，想必滋干也有所心动吧，但似乎迟迟下不了决心，一直在犹豫彷徨。这其中既有上面说的乖僻或含羞的成分，也不能排除滋干害怕与现实的母亲见面的心理。

这也难怪，从前父亲老大纳言修不静观时，叹息会亵渎母亲美好的幻影而憎恨父亲的滋干，——四十年来与母亲隔绝，把朦胧的回忆中的面影不断理想化，将其深埋在心中的滋干，希望永远怀念的是幼儿时留下的母亲的记忆。四十年的星转斗移，经历了无数人世沧桑，最终遁入佛门的母亲，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了呢？滋干记忆中的母亲，是二十一二岁，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面容丰腴的贵妇人，而隐居在草庵里的尼僧的母亲，已是六十多

岁的老妪，一想到这儿，滋干的心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退缩不前了。在他看来，怀抱着永恒的昔日的面影，回味着儿时听到的柔和的声音，甘美的熏香，胳膊上行书时的毛笔的感触等等来度日，比起品尝近乎幻灭的苦酒要强得多。滋干自己虽然没有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写出来，笔者从他白白耗过了几年的岁月推想，大概是这个原因。

出家后的滋干的母亲居住的西坂本，即是现在的京都左京区一乘寺附近敦忠山庄的所在地。《拾遗集》卷八〈杂歌〉上里有“权中纳言敦忠写于西坂本山庄的瀑布岩石”的和歌可做左证。

瀑布引水音羽川　怡然野趣世人羡

当时从京都市内骑马便可去山庄，说明不算太远。恰巧滋干时常去拜访住在睿山横川旁的定心房良源，聆听佛教教理，所以他在回去时，如果取道云母坡下山的话，就会来到母亲居住的村庄。他确实也经常满怀思念地眺望西坂本的方向，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走去过，但每次他都制止住自己，故意走别的路下山。

又过去了几年后的一个春天。在横川的良源处借宿一夜的滋干，第二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离开了那里，从峰道经西塔，过讲堂，来到中堂的十字路口时，忽然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去云母坡的山路。以前他不止一次地想过要走这条路，每次都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而这一天正值阳春三月，云霞缭绕山间，景色十分诱人，所以竟忘情地想逍遥自在一番，正好又没有别的事情要办，当时完全没有从这条路走会到达西坂本，然后去寻找母亲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念头。

滋干走上坡路时太阳稍稍西斜，走过水吞岭的地藏堂附近，耳听着音羽瀑布的声音，快走到山脚下的时候，一轮皎洁的月亮

挂在了天边。壬生忠岑的和歌中有这样一句：

飞瀑流逝已经年　黑迹历历阅沧桑

便是咏的这个瀑布。瀑布发源于音羽山，只有细细的一条，山路沿河流而下，滋干信步走着，来到一个低矮的篱笆前，透过里面的树木，可以看见一座别墅样的房子。滋干从塌落的围墙处跨进去，往里走了几步，环顾四周，阴森森的不像有人居住。房子的东边是比睿山绵延的群峰，西边平缓的坡面上修建了池塘、假山、人工流水的庭园，依然可见往日的奢华，而今已破败荒芜，地面杂草丛生，藤蔓像网一样缠绕着树干。

这里靠近高山，加上树木繁茂，阳光很稀薄，而且又是黄昏，空气冷飕飕的。滋干踏着去年的落叶，走近上房跟前，房屋也已成废屋，拉门紧闭着，没有一丝灯光。滋干坐在台阶上，想要休息一下，发现有个边门的合叶坏了，一扇门开着，便进去瞧了瞧，里面黑黢黢的，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儿。滋干猜想这里会不会是故中纳言的山庄呢？大概是中纳言死后无人居住，任其朽烂下去。如果是这样，曾经和中纳言一起生活在这个山庄里，中纳言死后在这附近结庵的母亲，现在恐怕就住在这一带吧。即便是弃世出家，一个女人也不可能住在这样寂寞的地方。……滋干这样想着，依然沉浸在这静谧的世界中。四外里的阴暗和静寂越来越浓，但是，这里是母亲曾经住过的地方，滋干还是不忍离去。

夹杂着猫头鹰的叫声，传来潺潺的流水声，他慢慢站起身，寻着这声音，沿着人工水流，绕过池塘，翻过假山，穿过树丛，果然看见山崖上挂着一条瀑布，山崖足有七八尺高，不是陡峭的断崖，平缓的斜壁上四处摆放着奇异的石头，这是为了使瀑布蜿蜒流过石头中间时泛起白沫，崖上枫树和松树探出参差的枝桠，

遮盖在瀑布上方，这瀑布一定是从刚才那条音羽川引来水，注入这围堰之中的。这时滋干不由想起那首伊势和歌“瀑布引水音羽川”来，这歌里的瀑布无疑是这里了，因此这山庄是已故中纳言的别墅已经确凿无误了。

滋干见天色更加昏暗下来，水面已渐渐看不清楚了，觉得该离开这里了，可又有些依依不舍，就跳着迈过水边的石头，朝瀑布流下来的方向走去。这边好像已经出了别墅的范围，石头没有了人造庭园的风情，越来越粗陋了，这时，忽见前面溪川岸边的山崖上，有一棵大大的樱树，仿佛故意与四周笼罩的夜色相映衬般，盛开着烂漫的樱花。贯之有一首咏红叶的和歌“开在深山无人赏”，可以想象在那山谷里，不为人知的报春之花，也必定是“夜之锦绣”了。这樱树正长在路边稍高的地方，只有这一棵鹤立鸡群般高高耸立，伸展开伞一样的枝叶，把它的周围映照得红艳艳的。

谁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孤身一人走夜路时，偶尔遇见美丽的女子时，比遇见男人还要可怕，同样，在这无人之境，碰见这静静盛开的夜樱，有种被魔怪附体的感觉，他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并不急于靠近，而是站得远远的望着。樱树所在的山崖，是个巨大的布满苔藓的岩石，距离河面有一丈多高，一条涓细的清水，绕过崖边流到小溪里，山崖的半腰上有一簇胡枝子，垂向下面的溪水。奇怪的是，自己在这里已呆了很长时间，可是，对面的景色依然这样鲜明地出现在眼前，——难道是花色像白雪似的能映出周围的景物吗？——滋干忽然发现这不是花的作用，原来正照在樱树的上方月亮，此时突然明亮起来，土地湿漉漉的，身上感觉凉丝丝的，而天上却是阳春三月的朦胧夜色，月影婆娑，映照出锦簇的花云，这充满了夜樱的香气的山谷，笼罩在幻境般的光影中。

滋干幼年时，曾跟踪父亲去过野地，在苍白的月光下目击了凄惨的一幕，那时是秋天深夜的冰冷惨白的月光，不是今天这样朦胧轻柔而温暖的月光。那月光将地上照得一览无余，能清楚地看见在尸体的内脏上蠕动的一只只蛆虫，而今晚的月光虽然如实地将涓涓细流，飘落的片片花瓣，胡枝子的黄颜色都映照出来，却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梦幻的色彩，仿佛是远离现实的，海市蜃楼般出现在空中的瞬间，只要一眨眼睛就会消失的世界一样。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特的光照，滋干觉得有些恍惚，不知怎么会处于这样的情境中，就在这时，滋干看见了一个万没想到的东西——一个白色的蓬松的东西，在樱树下游动。由于一枝开满樱花的枝桠遮住了视线，开始没看清楚是什么，如果是朵花，又太大了。滋干定睛一看，是个矮小的僧侣，——从个头和纤细的肩头来判断是个尼僧，——站在树干旁边，这尼僧——他这样推测，不时拽一拽防寒的白绢帽，大概就是这个白帽子在风中晃动吧。然而他仍然以为这是在梦中，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尼姑呢？难道自己在做梦吗？否则就是遇见了夜樱的树精了，……就这样，内心想要否定自己的视觉世界，故意不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

然而，尽管他拼命地否定，随着遮住月光的云霭逐渐退去，那人影立刻清晰起来了，刚才还半信半疑的，现在确实看清是个尼姑了。她戴的帽子就像后世的高祖头巾那样将头部全部包裹起来，甚至垂到了肩头，所以从这里看不见长相，她凝神仰望着天空，不知是在欣赏樱花，还是在观看照在樱花上的月亮。……然后尼姑静静地离开了樱树，朝崖下走去。走到清水旁时，她弯下腰，伸手折了一枝胡枝子。

就在尼姑折花枝的时候，滋干也不知不觉走了过去。他尽量放轻脚步，悄悄从后面走近她，尼姑拿着胡枝子朝山崖那边走

去。到了这里才发现，崖上的青苔中间有一条不明显的坡道，走到尽头的地方，有个歪斜的小院门，看样子这里面就是庵房了。

“请问……”

尼姑发觉身后有人吃了一惊，猛地一回头时，仿佛有人从背后推了滋干一把似的，他一步迈到尼姑面前。

“请问……您莫非是已故的中纳言殿下的母亲?”滋干结结巴巴地说。

“曾经人们是这样称呼的，……您是?”

“我是……，我是……已故大纳言的儿子滋干。”

接着，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突然叫了声：

“母亲。”

他跪在地上，抬头望着母亲，那姿势就像是趴在她的膝盖上似的。被白帽子遮着脸的母亲，在月色花影的辉映下，仿佛背后衬托着一轮光环，是那样娇小可亲。四十年前的春天，在幔帐后面被母亲搂抱时的记忆，又历历浮现在眼前，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变成了六七岁的幼童。他推开母亲手里的胡枝子，使自己的脸尽量贴近母亲的脸。他贪婪地闻着她那墨染的袖子上散发出的香气，这熏香更加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像个撒娇的孩子似的，用母亲的袖子不停擦拭着倾泻而出的泪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疯癫老人日记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著　　竺家荣译
页数=367
SS号=11137479
出版日期=2000年08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